

阅微草堂笔记 下



清·纪昀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阅微草堂笔记

二

（清）纪昀 著

卷十三·槐西杂志三

丁卯同年郭彤纶，戊辰上公车，宿新中驿旅舍。灯下独坐吟哦，闻窗外语曰：“公是文士，西壁有一诗请教。”出视无所睹；至西壁拂尘寻视，有旅邸卧病诗八句，词甚凄苦，而鄙俚不甚成句。岂好疥壁人死尚结习未忘耶？抑欲彤纶传其姓名，俾人知某甲旅卒于是，冀家人归其骨也？

奴子宋遇凡三娶：第一妻自合卺即不同榻，后竟仳离。第二妻子必孪生，恶其提携之烦，乳哺之不足，乃求药使断产。误信一王媪言，舂砺石为末服之，石结聚肠胃死。后遇病革时，口喃喃如与人辩。稍苏，私语其第三妻曰：“吾出初妻时，吾父母已受人聘，约日迎娶。妻尚未知，吾先一夕引与狎。妻以为意转，欣然相就。五更尚拥被共眠，鼓吹已至，妻恨恨去。然媒氏早以未尝同寝告后夫，吾母兄亦皆云尔。及至彼，非完璧，大遭疑诟，竟郁郁卒。继妻本不肯服石，吾痛捶使咽尽。歿后惧为厉，又贿巫斩殃。今并恍惚见之，吾必不起矣。”已而果然。又奴子王成，性乖僻。方与妻嬉笑，忽叱使伏受鞭；鞭已，仍与嬉笑。或方鞭时，忽引起与嬉笑；既而曰：“可补鞭矣。”仍叱使伏受鞭。大抵一日夜中，喜怒反覆者数次。妻畏之如虎，喜时不敢不强欢，怒时不敢不顺受也。一日，泣诉先太夫人。呼成问故。成跪启曰：“奴不自知，亦不自由。但忽觉其可爱，忽觉其可憎耳。”先太夫人曰：“此无人理，殆

佛氏所谓夙冤耶！”虑其妻或轻生，并遣之去。后闻成病死，其妻竟著红衫。夫夫为妻纲，天之经也。然尊究不及君，亲究不及父，故妻又训齐，有敌体之义焉。则其相与，宜各得情理之平。宋遇第二妻，误杀也，罪止太悍。其第一妻，既已被出而受聘，则恩义已绝，不当更以夫妇论，直诱污他人未婚妻耳。因而致死，其取偿也宜矣。王成酷暴，然未致妇于死也，一日居其室，则一日为所天。歿不制服，反而从吉，是悖理乱常也，其受虐固无足悯焉。

吴惠叔言：太湖有渔户嫁女者，舟至波心，风浪陡作，舵师失措，已欹仄欲沉。众皆相抱哭，突新妇破帘出，一手把舵，一手牵篷索，折钺飞行，直抵婿家，吉时犹未过也。洞庭人传以为奇。或有以越礼讥者，惠叔曰：“此本渔户女，日日船头持篙櫓，不能责以必为宋伯姬也。”又闻吾郡有焦氏女，不记何县人，已受聘矣。有谋为媵者，中以蜚语，婿家欲离婚。父讼于官，而谋者陷阱已深，非惟证佐凿凿，且有自承为所欢者。女见事急，竟倩邻媪导至婿家，升堂拜姑曰：“女非妇比，贞不贞有明证也。儿与其献丑于官媒，仍为所诬，不如献丑于母前。”遂阖户弛服，请姑验，讼立解。此较操舟之新妇更越礼矣，然危急存亡之时，有不得不如是者。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，非通论也。

杨雨亭言：劳山深处，有人兀坐木石间，身已与木石同色矣。然呼吸不绝，目炯炯尚能视。此婴儿炼成，而闭不能出者也。不死不生，亦何贵于修道，反不如鬼之逍遥矣。大抵仙有仙骨，质本清虚；仙有仙缘，诀逢指授。不得真传而妄意冲举，因而致害者不一，此人亦其明鉴也。或曰：以刃破其顶，当兵解去。”此亦臆度之词，谈何容易乎！

古者大夫祭五祀，今人家惟祭灶神。若门神、若井神、若

厕神、若中二神，或祭或不祭矣。但不识天下一灶神欤？一城一乡一灶神欤？抑一家一灶神欤？如天下一灶神，如火神之类，必在祀典，今无此祀典也。如一城一乡一灶神，如城隍社公之类，必有专祠，今未见处处有专祠也。然则一家一灶神耳，又不识天下人家，如恒河沙数，天下灶神，亦当如恒河沙数；此恒河沙数之灶神，何人为之？何人命之？神不太多耶？人家迁徙不常，兴废亦不常，灶神之闲旷者何所归？灶神之新增者何自来？日日铨除移改，神不又太烦耶？此诚不可以理解。然而遇灶神者，乃时有之。余小时，见外祖雪峰张公家一司爨姬，好以秽物扫入灶。夜梦乌衣人呵之，且批其颊。觉而颊肿成痛，数日巨如杯，脓液内溃，从口吐出；稍一呼吸，辄入喉呕啉欲死。立誓虔祷，乃愈。是又何说欤？或曰：“人家立一祀，必有一鬼凭之。祀在则神在，祀废则神废，不必一一帝所命也。”是或然矣。

孙叶飞先生夜宿山家，闻了鸟（了鸟，门上铁系也。李义山诗作此二字）丁东声，问为谁？门外小语曰：“我非鬼非魅，邻女欲有所白也。”先生曰：“谁呼汝为鬼魅而先辩非鬼非魅也？非欲盖弥彰乎！”再听之，寂无声矣。

崔崇岍，汾阳人，以卖丝为业。往来于上谷、云中有年矣。一岁，折阅十馀金，其曹偶有怨言。崇千恚愤，以刃自剖其腹，肠出数寸，气垂绝。主人及其未死，急呼里胥与其妻至，问：“有冤耶？”曰：“吾拙于贸易，致亏主人资。我实自愧，故不欲生，与人无预也。其速移我返，毋以命案为人累。”主人感之，赠数十金为棺敛费，奄奄待尽而已。有医缝其肠，纳之腹中。敷药结痂，竟以渐愈。惟遗矢从刀伤处出，谷道闭矣。后贫甚，至鬻其妻。旧共卖丝者怜之，各赠以丝，俾拮据自给。渐以小康，复娶妻生子。至乾隆癸巳、甲午间，年七十乃终。

其乡人刘炳为作传。曹受之侍御录以示余，因撮记其大略。夫贩鬻丧资，常事也。以十馀金而自戕，崇岍可谓轻生矣。然其本志，则以本无毫发私，而其迹有似于乾没，心不能白，以死自明，其平生之自好可知矣。濒死之顷，对众告明里胥，使官府无可疑；切嘱其妻，使眷属无可讼，用心不尤忠厚欤！当死不死，有天道焉，事似异而非异也。

文安王丈紫府言：灞州一宦家娶妇，甫却扇，新婿失声狂奔出。众追问故。曰：“新妇青面赤发。状如奇鬼。吾怖而走。”妇故中人姿，莫解其故。强使复入，所见如前。父母迫之归房，竟伺隙自缢。既未成礼，女势当归。时贺者尚满堂，其父引之遍拜诸客，曰：“小女诚陋，然何至惊人致死哉！”《幽怪录》载卢生娶弘农令女事，亦同于此，但婿未死耳。此殆夙冤，不可以常理论也。自讲学家言之，则必曰：“是有心疾，神虚目眩耳。”

李主事再瀛，汉三制府之孙也。在礼部时为余属，气宇郎彻，余期以远到。乃新婚未几，遽夭天年。闻其亲迎时，新妇拜神，怀中镜忽堕地，裂为二，已讶不祥，既而鬼声啾啾，彻夜不息。盖衰气之所感，先兆之矣。

选人某，在虎坊桥租一宅。或曰：“中有狐，然不为患，入居者祭之则安。”某性啬不从，亦无他异。既而纳一妾，初至日，独坐房中。闻窗外帘隙有数十人悄语，品评其妍媸。忸怩不敢举首。既而灭烛就寝，满室吃吃作笑声（吃吃笑不止，出《飞燕外传》。或作嗤嗤，非也。又有作啞啞者，盖据毛亨《诗传》。然《毛传》啞啞乃笑貌，非笑声也），凡一动作，辄高唱其所为。如是数夕不止。诉于正乙真人。其法官汪某曰：“凡魅害人，乃可劾治；若止嬉笑，于人无损。譬互相戏谑，未酿事端，即非王法之所禁。岂可以猥褻细事，渎及神明！”

某不得已，设酒肴拜祝。是夕寂然。某喟然曰：“今乃知应酬之礼不可废。”

王符九言：凤皇店民家，有儿持其母履戏，遗后圃花架下，为其父所拾。妇大遭诟詈，无以自明，拟就缢。忽其家狐崇大作，妇女近身之物，多被盗掷于他处，半月馀乃止。遗履之疑，遂不辩而释，若阴为此妇解结者，莫喻其故。或曰：“其姑性严厉，有婢私孕，惧将投缢。妇窃后圃钥纵之逃。有是阴功，故神遣狐救之欤！”或又曰：“既为神佑，何不遣狐先收履，不更无迹乎？”符九曰：“神正以有迹明因果也。”余亦以符九之言为然。

胡太虚抚军能视鬼，云尝以葺屋巡视诸仆家，诸室皆有鬼出入，惟一室阒然。问之，曰：“某所居也。”然此仆蠢蠢无寸长，其妇亦常奴耳。后此仆死，其妇竟守节终身。盖烈妇或激于一时，节妇非素有定志必不能。饮冰茹蘖数十年，其胸中正气，蓄积久矣，宜鬼之不敢近也。又闻一视鬼者曰：“人家恒有鬼往来，凡闺房媾狎，必诸鬼聚观，指点嬉笑，但人不见不闻耳。鬼或望而引避者，非他年烈妇、节妇，即孝妇、贤妇也。”与胡公所言，若重规叠矩矣。

朱定远言：一士人夜坐纳凉，忽闻屋上有噪声。骇而起视，则两女自檐际格斗堕，厉声问曰：“先生是读书人，姊妹共一媼，有是礼耶？”士人噤不敢语。女又促问。战栗囁嚅曰：“仆是人，仅知人礼。鬼有鬼礼，狐有狐礼，非仆之所知也。”二女唾曰：“此人模棱不了事，当别问能了事人耳。”仍纠结而去。苏味道模棱，诚自全之善计也。然以推诿僨事，获谴者亦在在有之。盖世故太深，自谋太巧，恒并其不必避者而亦避，遂于其必当为者而亦不为，往往坐失事机，留为祸本，决裂有不可收拾者。此士人见诮于狐，其小焉者耳。

济南朱青雷言：其乡民家一少年与邻女相悦，时相窥也。久而微露盗香迹，女父疑焉，夜伏墙上，左右顾视两家，阴伺其往来。乃见女室中有一少年，少年室中有一女，衣饰形貌皆无异。始知男女皆为狐媚也，此真黎丘之技矣。青雷曰：“以我所见，好事者当为媒合，亦一佳话。然闻两家父母皆恚甚，各延巫驱狐。时方束装北上，不知究竟如何也。”

有视鬼者曰：“人家继子，凡异姓者，虽女之子，妻之侄，祭时皆所生来享，所后者弗来也。凡同族者，虽五服以外，祭时皆所后来享，所生者虽亦来，而配食于侧，弗敢先也。惟于某抱养张某子，祭时乃所后来享。久而知其数世前本于氏妇怀孕嫁张生，是于之祖也。此何义欤？”余曰：“此义易明。铜山西崩，洛钟东应，不以远而阻也。琥珀拾芥不引针，磁石引针不拾芥，不以近而合也。一本者气相属，二本者气不属耳。观此使人睦族之心，油然而生，追远之心，亦油然而生。一身歧为四肢，四肢各歧为五指，是别为二十歧矣；然二十歧之痛痒，吾皆能觉，一身故也。莫昵近于妻妾，妻妾之痛痒，苟不自言，吾终不觉，则两身而已矣。”

宋子刚言：一老儒训蒙乡塾，塾侧有积柴，狐所居也。乡人莫敢犯，而学徒顽劣，乃时秽污之。一日，老儒往会葬，约明日返。诸儿因累几为台，涂朱墨演剧。老儒突返，各搥之流血，恨恨复去。众以为诸儿大者十一二，小者七八岁耳，皆怪师太严。次日，老儒返，云昨实未归。乃知狐报怨也。有欲讼诸土神者，有议除积柴者，有欲往诟詈者。中一人曰：“诸儿实无礼，搥不为过，但太毒耳。吾闻胜妖当以德，以力相角，终无胜理。冤冤相报，吾虑祸不止此也。”众乃已。此人可谓平心，亦可谓远虑矣。

雍正乙卯，佃户张天锡家生一鹅，一身而两首。或以为妖。

沈丈丰功曰：“非妖也。人有孪生，卵亦有双黄；双黄者，雏必枳首。吾数见之矣。”与从侄虞惇偶话及此，虞惇曰：“凡鹅一雄一雌者，生十卵即得十雏。两雄一雌者，十卵必殒一二，父气杂也。一雄两雌者，十卵亦必殒一二，父气弱也。鸡鹜则不妨，物各一性尔。”余因思鹅鸭皆不能自伏卵，人以鸡代伏之。天地生物之初，羽族皆先以气化，后以卵生，不待言矣（凡物皆先气化而后形交，前人先有鸡先有卵之争，未之思也）。第不知最初卵生之时，上古之民淳淳闷闷，谁知以鸡代伏也？鸡不代伏，又何以传种至今也？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。

刘友韩侍御言：向寓山东一友家，闻其邻女为狐媚。女父迹知其穴，百计捕得一小狐，与约曰：“能舍我女，则舍尔子。”狐诺之。舍其子而狐仍至。詈其负约。则谢曰：“人之相诳者多矣。而责我辈乎！”女父恨甚，使女阳劝之饮，而阴置砒焉。狐中毒，变形踉跄去。越一夕，家中瓦砾交飞，窗扉震撼，群狐合噪来索命。女父厉声道始末，闻似一老狐语曰：“悲哉！彼徒见人皆相诳，从而效尤。不知天道好还，善诳者终遇诳也。主人词直，犯之不祥，汝曹随我归矣。”语讫寂然。此狐所见，过其子远矣。

季廉夫言：泰兴旧宅后，有楼五楹，人迹罕至。廉夫取其僻静，恒独宿其中。一夕，甫启户，见板阁上有黑物，似人非人，影影沙长毳如蓑衣，扑灭其灯，长吼冲人去。又在扬州宿舅氏家，朦胧中见红衣女子推门入。心知鬼物，强起叱之。女子跪地，若有所陈，俄仍冉冉出门去。次日，问主人，果有女缢此室，时为祟也。盖幽房曲室，多鬼魅所藏。黑物殆精怪之未成者，潜伏已久，是夕猝不及避耳。缢鬼长跪，或求解脱沉沦乎？廉夫壮年气盛，故均不能近而去也。俚巫言，凡缢死者著红衣，则其鬼出入房闼，中二神不禁。盖女子不以红衣敛，红

为阳色，犹似生魂故也。此语不知何本。然妇女信之甚深，故衔愤死者多红衣就缢，以求为祟。此鬼红衣，当亦由此云。

先足晴湖言：沧州吕氏姑家（余两胞姑皆适吕氏，此不知为二姑家、五姑家也），门外有巨树，形家言其不利。众议伐之，尚未决。夜梦老人语曰：“邻居二三百，忍相戕乎？”醒而悟为树之精，曰：“不速伐，且为妖矣。”议乃定。此树如不自言，事尚未可知也。天下有先期防祸，弥缝周章，反以触发祸机者，盖往往如是矣（闻李太仆敬堂某科磨勘试卷，忽有举人来投刺，敬堂拒未见。然私讶曰：“卷其有疵乎？”次日检之，已勘过无签；覆加详核，竟得其谬，累停科。此举人如不干谒，已漏网矣）。

奴子王敬，王连升之子也。余旧有质库在崔庄，从官久，折阅都尽，群从鸠资复设之，召敬司夜焉。一夕，自经于楼上，虽其母其弟莫测何故也。客作胡兴文，居于楼侧，其妻病剧。敬魂忽附之语，数其母弟之失，曰：“我自以博负死，奈何多索主人棺敛费，使我负心！此来明非我志也。”或问：“尔怨索负者乎？”曰：“不怨也。使彼负我，我能无索乎？”又问：“然则怨诱博者乎？”曰：“亦不怨也。手本我手，我不博，彼能握我手博乎？我安意候代而已。”初附语时，人以为病者瞽乱耳；既而序述生平、寒温故旧，语音宛然敬也。皆叹曰：“此鬼不昧本心，必不终沦于鬼趣。”

李玉典言：有旧家子，夜行深山中，迷不得路。望一岩洞，聊投憩息，则前辈某公在焉。惧不敢进，然某公招邀甚切。度无他害，姑前拜谒。寒温劳苦如平生，略问家事，共相悲慨。因问：“公佳城在某所，何独游至此？”某公喟然曰：“我在世无过失，然读书第随人作计，为官第循分供职，亦无所树立。不意葬数年后，墓前忽见一巨碑，螭额篆文，是我官阶姓字；

碑文所述，则我皆不知，其中略有影响者，又都过实。我一生朴拙，意已不安；加以游人过读，时有讥评；鬼物聚观，更多姗笑。我不耐其聒，因避居于此。惟岁时祭扫。到彼一视子孙耳。”士人曲相宽尉曰：“仁人孝子，非此不足以荣亲。蔡中郎不免愧词，韩吏部亦尝谏墓。古多此例，公亦何必介怀。”某公正色曰：“是非之公，人心具在；人即可诤，自问已惭。况公论具存，诤亦何益？荣亲当在显扬，何必以虚词招谤乎？不谓后起者流，所见皆如是也。”拂衣竟起。士人惘惘而归。余谓此玉典寓言也。其妇翁田白岩曰：“此事不必果有，此论则不可不存。”

交河老儒刘君琢，居于闻家庙，而设帐于崔庄。一日，夜深饮醉，忽自归家。时积雨之后，道途间两河皆暴涨，亦竟忘之。行至河干，忽又欲浴，而稍惮波浪之深。忽旁有一人曰：“此间原有可浴处，请导君往。”至则有盘石如渔矶，因共洗濯。君琢酒少解，忽叹曰：“此去家不十馀里，水阻迂折，当多行四五里矣。”其人曰：“此间亦有可涉处，再请导君。”复摄衣径渡。将至家，其人匆匆作别去。叩门入室，家人骇路阻何以归。君琢自忆，亦不知所以也。揣摩其人，似高川贺某，或留不住（村名，其取义则未详）赵某。后遣子往谢，两家皆言无此事；寻河中盘石，亦无踪迹。始知遇鬼。鬼多酩酊人，此鬼独扶导醉人。或君琢一生循谨，有古君子风，醉涉层波，势必危，殆神阴相而遣之欤？

奴子董柱言：景河镇某甲，其兄歿，寡嫂在母家。以农忙，与妻共诣之，邀归助个盍饔。至中途，憩破寺中。某甲使妇守寺门，而入与嫂调谑。嫂怒叱，竟肆强暴。嫂扞拒呼救，去人穹远，无应者。妇自入沮解，亦不听。会有个盍妇踏于途，碎其瓶罍，客作五六人，皆归就食。适经过，闻声趋视。具陈状。

众共愤怒，纵其嫂先行；以二人更番持某甲，裸其妇而迭淫焉。濒行，叱曰：“尔淫嫂，有我辈证，尔当死。我辈淫尔妇，尔嫂决不为证也。任尔控官，我辈午餐去矣。”某甲反叩额于地，祈众秘其事。此所谓假公济私者也，与前所记杨生事，同一非理，而亦同一快人意。后乡人皆知，然无肯发其事者：一则客作皆流民，一日耘毕，得值即散，我从知为谁何；一则恶某甲故也。皆曰：“个蠢妇之蹄，不先不后，岂非若或使之哉！”

缢鬼溺鬼皆求代，见说部者不一。而自刭自鸩以及焚死压死者，则古来不闻求代事，是何理欤？热河罗汉峰，形酷似趺坐老僧，人多登眺。近时有一人堕崖死，俄而市人时有无故发狂，奔上其顶，自倒掷而陨者。皆曰：“鬼求代也。”延僧礼忏，无验。官守以逻卒，乃止。夫自戕之鬼候代，为其轻生也。失足而死，非其自轻生。为鬼所迷而自投，尤非其自轻生。必使辗转相代，是又何理欤？余谓是或冤谴，或山鬼为祟，求祭享耳，未可概目以求代也。

余乡产枣，北以车运供京师，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，土人多以为恒业。枣未熟时，最畏雾，雾浥之则瘠而皱，存皮与核矣。每雾初起，或于上风积柴草焚之，烟浓而雾散；或排鸟铳迎击，其散更速。盖阳气盛则阴霾消也。凡妖物皆畏火器。史丈松涛言：山陕间每山中黄云暴起，则有风雹害稼。以巨炮迎击，有堕虾蟆如车轮大者。余督学福建时，山魃或夜行屋瓦上，格格有声。遇辕门鸣炮，则踉跄奔逸，顷刻寂然。鬼亦畏火器。余在乌鲁木齐，曾以铳击厉鬼，不能复聚成形（语详《滦阳消夏录》），盖妖鬼亦皆阴类也。

董秋原言：东昌一书生，夜行郊外。忽见甲第甚宏壮，私念此某氏墓，安有是宅，殆狐魅所化欤？稔闻《聊斋志异》青凤、水仙诸事，冀有所遇，踟躅不行。俄有车马从西来，服饰

甚华，一中年妇揭帏指生曰：“此郎即大佳，可延入。”生视车后一幼女，妙丽如神仙，大喜过望。既入门，即有二婢出邀。生既审为狐，不问氏族，随之入。亦不见主人出，但供张甚盛，饮饌丰美而已。生候合卺，心摇摇如悬旌。至夕，箫鼓喧阗，一老翁褰帘揖曰：“新婿入赘，已到门。先生文士，定习婚仪，敢屈为宾相，三党有光。”生大失望，然原未议婚，无可复语；又饫其酒食，难以遽辞。草草为成礼，不别而归。家人以失生一昼夜，方四出觅访。生愤愤道所遇，闻者莫不拊掌曰：“非狐戏君，乃君自戏也。”余因言有李二混者，贫不自存，赴京师谋食。途遇一少妇骑驴，李趁与语，微相调谑。少妇不答亦不嗔。次日，又相遇，少妇掷一帕与之，鞭驴径去，回顾曰：“吾今日宿固安也。”李启其帕，乃银簪珥数事。适资斧竭，持诣质库。正质库昨夜所失，大受拷掠，竟自诬为盗。是乃真为狐戏矣。秋原曰：“不调少妇，何缘致此？仍谓之自戏可也。”

莆田李生裕翀言：有陈至刚者，其妇死，遗二子一女。岁馀，至刚又死。田数亩、屋数间，俱为兄嫂收去。声言以养其子女，而实虐遇之。俄而屋后夜夜闻鬼哭，邻人久不平，心知为至刚魂也，登屋呼曰：“何不崇尔兄？哭何益！”魂却退数丈外，呜咽应曰：“至亲者兄弟，情不忍崇；父之下，兄为尊矣，礼亦不敢崇。吾乞哀而已。”兄闻之感动，詈其嫂曰：“尔使我不得为人也。”亦登屋呼曰：“非我也，嫂也。”魂又呜咽曰：“嫂者兄之妻，兄不可崇，嫂岂可崇也！”嫂愧不敢出。自是善视其子女，鬼亦不复哭矣。使遭兄弟之变者，尽如是鬼，尚有阅墙之衅乎？

卫媼，从侄虞惇之乳母也。其夫嗜酒，恒在醉乡。一夕，键户自出，莫知所往。或言邻圃井畔有履，视之，果所著，窥之，尸亦在。众谓墙不甚短，醉人岂能逾；且投井何必脱履？

咸大惑不解。询守圃者，则是日卖菜未归，惟妇携幼子宿，言夜闻墙外有二人邀客声，继又闻牵拽固留声，又訇然一声，如人自墙跃下者，则声在墙内矣；又闻延坐屋内声，则声在井畔矣；俄闻促客解履上床声，又訇然一声，遂寂无音响。此地故多鬼，不以为意，不虞此人之入井也，其溺鬼求代者乎？遂堙是井，后亦无他。

族叔 庵言：尝见旋风中有一女子张袖而行，迅如飞鸟，转瞬已在数里外。又尝于大槐树下见一兽跳掷，非犬非羊，毛作褐色，即之已隐。均不知何物。余曰：“叔平生专意研经，不甚留心于子、史。此二物，古书皆载之。女子乃飞天夜叉，《博异传》载唐薛淙于卫州佛寺见老僧言居延海上见天神追捕者是也。褐色兽乃树精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二十七年，伐南山大梓，丰大特。注曰：‘今武都故道，有怒特祠，图大牛上生树本，有牛从木中出，复见于丰水之中。’《列异传》：秦文公时，梓树化为牛。以骑击之，骑不胜，或堕地，髻解被发，牛畏之入水。故秦因是置旄头骑。庾信《枯树赋》曰：‘白鹿贞松，青牛文梓。’柳宗元《祭纛文》曰：‘丰有大特，化为巨梓；秦人凭神，乃建旄头。’即用此事也。”

王德圃言：有县吏夜息松林，闻有泣声。吏故有胆，寻往视之，则男女二人并坐石几上，喁喁絮语，似夫妇相别者。疑为淫奔，诘问其由。男子起应曰：“尔勿近，我鬼也。此女吾爱婢，不幸早逝，虽葬他所，而魂常依此。今被配入转轮，从此一别，茫茫万古，故相悲耳。”问：“生为夫妇，各有配偶，岂死后又颠倒移换耶？”曰：“惟节妇守贞者，其夫在泉下暂留，待死后同生人世，再续前缘，以补其一生之劳苦。馀则前因后果，各以罪福受生，或及待，或不及待，不能齐矣。尔宜自去，吾二人一刻千金，不能与你谈冥事也。”张口噓气，木

叶乱飞。吏悚然反走。后再过其地，知为某氏墓也。德圃为凝斋先生侄，先生作《秋灯丛话》，漏载此事。岂德圃偶未言及，抑先生偶失记耶？

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尝告先太夫人曰：“沧州一宦家妇，不见容于夫，郁郁将成心疾，性情乖刺，琴瑟愈不调。会有高行尼至，诣问因果。尼曰：‘吾非冥吏，不能稽配偶之籍也；亦非佛菩萨，不能照见三生也。然因缘之理，则吾知之矣。夫因缘无无故而合者也，大抵以恩合者必相欢，以怨结者必相忤。又有非恩非怨，亦恩亦怨者，必负欠使相取相偿也。如是而已。尔之夫妇，其以怨结者乎？天所定也，非人也；虽然，天定胜人，人定亦胜天。故释迦立法，许人忏悔。但消尔胜心，戢尔傲气，逆来顺受，以情感而不以理争；修尔内职，事翁姑以孝，外娣姒以和，待妾媵以恩，尽其在我，而不问其人在人，庶几可以挽回乎！徒问往因，无益也。’妇用其言，果和睦如初。”先太夫人尝以告诸妇曰：“此尼所说，真闺阁中解冤神咒也。信心行持，无不有验；如或不验，尚是行持未至耳。”

蔡太守必昌云：判冥，论者疑之。然朱竹君之先德（唐人称人故父曰先德，见《北梦琐言》），蔡君先告以亡期；蔡君之母，亦自预知其亡期，皆日辰不爽。是又何说欤？朱石君抚军，言其他事甚悉。石君非妄语人也。顾郎中德懋亦云判冥。后自言以泄漏阴府事，谪为社公，无可验也。余尝闻其论冥律，已载《滦阳消夏录》中。其论鬼之存亡，亦颇有理。大意谓人之馀气为鬼，气久则渐消。其不消者有三：忠孝节义，正气不消；猛将劲卒，刚气不消；鸿材硕学，灵气不消。不遽消者亦三：冤魂恨魄，茹痛黄泉，其怨结则气亦聚也；大富大贵，取多用宏，其精壮则气亦盛也；儿女缠绵，埋忧赍恨，其情专则气亦凝也。至于凶残狠悍，戾气亦不遽消，然堕泥犁者十之九，

又不在此数中矣。言之凿凿，或亦有所征耶？

雍正戊申夏，崔庄有大旋风，自北而南，势如潮涌，余家楼堞半揭去（北方乡居者，率有明楼以防盗，上为城堞）。从伯灿宸公家，有花二盎、水一瓮，并卷置屋上，位置如故，毫不欹侧；而阶前一风炉铜铫，炭火方炽，乃安然不动，莫明其故。次日，询迤北诸村，皆云未见。过村数里，即渐高入云，其风黄色，嗅之有腥气。或地近东瀛，不过百里，海神来往，水怪飞腾，偶然狡狴欤？

从侄虞惇，甲辰闰三月官满城教谕时，其同官戴君，邀游抱阳山。戴携彭、刘二生，从山前往。虞惇偕弟汝侨、子树璟及金、刘二生，由山后观牛角洞、仙人室诸胜。方升山麓，遥见一人岩上立，意戴君遣来迎也。相距尚里许，急往赴之。愈近，其人渐小，至则白石一片，倚岩植立，高尺五六寸，广四五寸耳。绝不类人形，而望之如人，奇矣。凡物远视必小，欧罗巴人所谓视差也。此石远视大而近视小，抑又奇矣。迨下山里许，再回视之，仍如初见状。众谓此石有灵，拟上山携取归。彭生及树璟先往觅，不得；汝侨又与二刘生同往，道路依然，物物如旧，石竟不可复睹矣。盖邃谷深崖，神灵所宅，偶然示现，往往有之。是山所谓仙人室者，在峭壁之上，人不能登。土人每遥见洞口人来往，其必炼精羽化之徒矣。

申丈苍巖言：刘智庙有两生应科试，夜行失道。见破屋，权投栖止。院落半圯，亦无门窗，拟就其西厢坐。闻树后语曰：“同是土类，不敢相拒。西厢是幼女居，乞勿入；东厢是老夫训徒地，可就坐也。”心知非鬼即狐，然疲极不能再进，姑向树拱揖，相对且坐。忽忆当向之问路，再起致词，则不应矣。暗中摸索，觉有物触手；扪之，乃身畔各有半瓜。谢之，亦不应。质明将行，又闻树后语曰：“东去二里，即大路矣。一语

奉赠：《周易》互体，究不可废也。”不解所云，叩之又不相应。比就试，策果问互体。场中皆用程朱说，惟二生依其语对，并列前茅焉。

乾隆甲子，余在河间应科试。有同学以帕幂首，云堕驴伤额也。既而有同行者知之，曰：“是于中途遇少妇，靓妆独立官柳下，忽按辔问途。少妇曰：‘南北驿路，而车马往来，岂有迷途之患？尔直欺我孤立耳’忽有飞瓦击之，流血被面。少妇径入秫田去，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。但未见举手，而瓦忽横击，疑其非人；鬼又不应白日出，疑其狐矣。”高梅村曰：“此不必深问。无论是人是鬼是狐，总之当击耳。”又丁卯秋，闻有京官子，暮过横街东，为娼女诱入室。突其夫半夜归，胁使尽解衣履，裸无寸缕，负置门外丛冢间。京官子无计，乃号呼称遇鬼。有人告其家迎归。姚安公时官户部，闻之笑曰：“今乃知鬼能作贼。”此均足为佻薄者戒也。

乌鲁木齐千总柴有伦言：昔征霍集占时，率卒搜山。于珠尔土斯深谷中遇玛哈沁，射中其一，负矢奔去。馀七八人亦四窜，夺得其马及行帐。树上缚一回妇，左臂左股，已齧食见骨，噉噉作虫鸟鸣。见有伦，屡引其颈，又作叩颡状。有伦知其求速死，事刃贯其心，瞠目长号而绝。后有伦复经其地，水暴涨，不敢涉，姑憩息以待减退。有旋风来往马前，倏行倏止，若相引者。有伦悟为回妇之鬼，乘骑从之，竟得浅处以渡。

季廉夫言：泰兴有贾生者，食饫于庠，而癖好符篆禁咒事。寻师访友，炼五雷法，竟成。后病笃，恍惚见鬼来摄，举手作诀，鬼不能近。既而家人闻屋上金铁声，奇鬼狰狞，汹涌而入。咸惊悚避出。遥闻若相格斗者，彻夜乃止。比晓视之，已伏于床下死，手掬地成一深坎，莫知何故也。夫死生数也，数已尽矣，犹以小术与天争，何其不知命乎？

廉夫又言：钟太守光豫官江宁时，有幕友二人，表兄弟也。一司号籍，一司批发，恒在一室同榻寝。一夕，一人先睡。一人犹秉烛，忽见案旁一红衣女子坐，骇极，呼其一醒。拭目惊视，则非女子，乃奇形鬼也。直前相搏，二人并昏仆。次日，众怪门不启，破扉入视。其先见者已死，后见者气息仅属，灌治得活。乃具述夜来状。鬼无故扰人，事或有之；至现形索命，则未有无故而来者。幕府宾佐，非官而操官之权，笔墨之间，动关生死，为善易，为恶亦易。是必冤谴相寻，乃有斯变。第不知所缘何事耳。

乌鲁木齐军吏茹大业言：古浪回民，有踞佛殿饮博者，寺僧孤弱，弗能拒也。一夜，饮方酣，一人舒拇指呼曰：“一。”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，自门探入，五指齐张，厉声呼曰：“六。”举掌一拍，烛灭几碎，十余人并惊仆。至晓，乃各渐苏，自是不敢复至矣。佛于众生无计较心，其护法善神之示现乎？

苏州朱生焕。举壬午顺天乡试第二人，余分校所取也。一日，集余阅微草堂，酒间各说异闻。生言：曩乘舟，见一舵工额上恒贴一膏药，纵约寸许，横倍之。云有疮，须避风。行数日，一篙工私语客曰：“是大奇事，云有疮者伪也。彼尝为会首，赛水神例应捧香而前。一夕犯不洁，方跪致祝，有风飏炉灰扑其面；骨栗神悚，几不成礼。退而拂拭，则额上现一墨画秘戏图，神态生动，宛肖其夫妇。洗濯不去，转更分明，故以膏药掩之也。”众不深信，然既有此言，出入往来，不能不注视其额。舵工觉之，曰：“小儿又饶舌耶！”长喟而已。然则其事殆不虚，惜未便揭视之耳。又余乳母李媪言：曩登泰山，见娼女与所欢皆往进香，遇于逆旅，伺隙偶一接唇，竟胶粘不解，擘之则痛彻心髓。众为忏悔，乃开。或曰：“庙祝贿娼女作此状，以耸人信心也。”是亦未可知矣。

献县刑房吏王瑾，初作吏时，受贿欲出一杀人罪。方濡笔起草，纸忽飞著承尘上，旋舞不下。自是不敢枉法取钱，恒举以戒其曹偶，不自讳也。后一生温饱，以老寿终。又一吏恒得贿舞文，亦一生无祸，然歿后三女皆为娼。其次女事发当杖，伍伯夙戒其徒曰：“此某师傅女（土俗呼吏曰师傅），宜从轻。”女受杖讫，语鸨母曰：“微我父曾为吏，我今日其殆矣。”嗟乎，乌知其父不为吏，今日原不受杖哉！

交河有姊妹二妓，皆为狐所媚，羸病欲死。其家延道士劾治，狐不受捕。道士怒，趣设坛，牒雷部。狐化形为书生，见道士曰：“炼师勿苦相仇也。夫采补杀人，诚干天律，然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！饰其冶容，蛊惑年少，无论其破人之家，不知凡几，废人之业，不知凡几，间人之夫妇，不知凡几，罪皆当死。即彼摄人之精，吾摄其精；彼致人之疾，吾致其疾；彼戕人之命，吾戕其命。皆所谓请君入瓮，天道宜然。炼师何必曲庇之？且炼师之劾治，谓人命至重耳。夫人之为人，以有人心也。此辈机械万端，寒暖百变，所谓人面兽心者也。既已兽心，即以兽论。以兽杀兽，事理之常。深山旷野，相食者不啻恒河沙数，可一一上渎雷部耶？”道士乃舍去。论者谓道士不能制狐，造此言也，然其言则深切著明矣。

程鱼门言：朱某昵淮上一妓，金尽，被斥出。一日，有西商过访妓，仆舆奢丽，挥金如土。妓兢兢恐其去，尽谢他客，曲意效媚。日赠金帛珠翠，不可缕数。居两月馀，云暂出赴扬州，遂不返，访问亦无知者。资货既饶，拟去北里为良家。检点筐笥，所赠已一物不存，朱某所赠亦不存；惟留二百馀金，恰足两月馀酒食费，一家迷离惝恍，如梦乍回。或曰，闻朱某有狐友，殆代为报复云。

鱼门又言：游士某，在广陵纳一妾，颇娴文墨。意甚相得，

时于闺中倡和。一日，夜饮归，僮婢已睡，室内暗无灯火。入视阒然，惟案上一札曰：“妾本狐女，僻处山林。以夙负应偿，从君半载。今业缘已尽，不敢淹留。本拟暂住待君，以展永别之意，恐两相凄恋，弥难为怀。是以茹痛竟行，不敢再面。临风回首，百结柔肠。或以此一念，三生石上，再种后缘，亦未可知耳！诸惟自爱，勿以一女子之故，至损清神。则妾虽去而心稍慰矣。”某得书悲感，以示朋旧，咸相慨叹。以典籍尝有此事，弗致疑也。后月馀，妾与所欢北上，舟行被盗，鸣官待捕；稽留淮上者数月，其事乃露。盖其母重鬻于人，伪以狐女自脱也。周书昌曰：“是真狐女，何伪之云？吾恐志异诸书所载，始遇仙姬，久而舍去者，其中或不无此类也乎！”

余在翰林日，侍读索公尔逊同斋戒于待诏厅（厅旧有何义门书“衡山旧署”一匾，又联句一对。今联句尚存，匾则久亡矣）。索公言：前征霍集占时，奉参赞大臣檄调。中途逢大雪，车仗不能至，仅一行帐随，姑支以憩。苦无枕，觅得二三死人首，主仆枕之。夜中并蠕蠕掀动，叱之乃止。余谓此非有鬼，亦非因叱而止也。当断首时，生气未尽，为严寒所束，郁伏于中；得人气温蒸，冻解而气得外发，故能自动。已动则气散，故不再动矣。凡物生性未尽者，以火炙之皆动，是其理也。索公曰：“从古战场，不闻逢鬼；吾心恶之，谓吾命衰也。今日乃释此疑。”

崔庄多枣，动辄成林，俗谓之枣行（户郎切）。余小时，闻有妇女数人，出挑菜，过树下，有小儿坐树杪，摘红熟者掷地下。众竞拾取。小儿急呼曰：“吾自喜周二姐娇媚，摘此与食。尔辈黑鬼，何得夺也？”众怒詈，二姐恶其轻薄，亦怒詈，拾块击之。小儿跃过别枝，如飞鸟穿林去。忽悟村中无此小儿，必妖魅也。姚安公曰：“赖周二姐一詈一击，否则必为所媚矣。”

凡妖魅媚人，皆自招致。苏东坡《范增论》曰：‘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。’”

有选人在横街夜饮，步月而归。其寓在珠市口，因从香厂取捷径。一小奴持烛笼行，中路踣而灭。望一家灯未息，往乞火。有妇应门，邀入苟饮。心知为青楼，姑以遣兴。然妇羞涩低眉，意色惨沮。欲出，又牵袂固留。试调之，亦宛转相就。适携数金，即以赠之。妇谢不受，但祈曰：“如念今宵爱，有长随某住某处，渠久闲居，妻亡子女幼，不免饥寒。君肯携之赴任，则九泉感德矣。”选人戏问：“卿可相随否？”泫然曰：“妾实非人，即某妻也。为某不能贍子女，故冒耻相求耳。”选人悚然而出，回视乃一新冢也。后感其意，竟携此人及子女去。求一长随，至鬼亦荐枕，长随之多财可知。财自何来？其蠹官而病民可知矣。

牛犊马驹，或生鳞角，蛟龙之所合，非真鳞也。妇女露寝，为所合者亦有之。惟外舅马氏家，一佃户年近六旬，独行遇雨，雷电晦冥，有龙探爪按其笠。以为当受天诛，悸而踣，觉龙碎裂其裤，以为褫衣而后施刑也。不意龙掀转其背，据地淫之。稍转侧缩避，辄怒吼，磨牙其顶。惧为吞噬，伏不敢动。移一二刻，始霹雳一声去。呻吟媵上，腥涎满身。幸其子持蓑来迎，乃负以返。初尚讳匿，既而创甚，求医药，始道其实。耘苗之候，乍盍妇众矣，乃狎一男子；牧豕亦众矣，乃狎一衰翁。此亦不可以理解者。

王方湖言：蒙阴刘生，尝宿其中表家。偶言家有怪物，出没不恒，亦不知其潜何所。但暗中遇之，辄触人倒，觉其身坚如铁石。刘故喜猎，恒以鸟铳随，曰：“若然，当携此自防也。”书斋凡三楹，就其东室寝。方对灯独坐，见西室一物向门立，五官四体，一一似人，而目去眉约二寸，口去鼻仅分许，部位

乃无一似人。刘生举铙拟之，即却避。俄手掩一扉，出半面外窥，作欲出不出状。才一举铙，则又藏，似惧出而人袭其后者。刘生亦惧怪袭其后，不敢先出也。如是数回，忽露全面，向刘生摇首吐舌，急发铙一击，则铅丸中扉上，怪已冲烟去矣。盖诱人发铙，使一发不中，不及再发，即乘机遁也。两敌相持，先动者败，此之谓乎！使忍而不发，迟至天晓，此怪既不能透壁穿窗，势必由户出，则必中铙；不出，则必现形矣。然自此知其畏铙。后伏铙窗棂，伺出击之，琤然仆地，如檐瓦堕裂声。视之，乃破瓮一片，儿童就近沿无；幼处戏画作人画，笔墨拙涩，随意涂抹，其状一如刘生所见云。

有富室子病危，绝而复苏，谓家人曰：“吾魂至冥司矣。吾尝捐金活二命，又尝强夺某女也。今活命者在冥司具保状，而女之父亦诉牒喧辩。尚未决，吾且归也。”越二日，又绝而复苏曰：“吾不济矣。冥吏谓夺女大恶，活命大善，可相抵。冥王谓活人之命，而复夺其女，许抵可也。今所夺者此人之女，而所活者彼人之命；彼人活命之德，报此人夺女之仇，以何解之乎？既善业本重，未可全销，莫若冥司不刑赏，注来生恩自报恩，怨自报怨可也。”语讫而绝。案欧罗巴书不取释氏轮回之说，而取其天堂地狱，亦谓善恶不相抵。然谓善恶不抵，是绝恶人为善之路也。大抵善恶可抵，而恩怨不可抵，所谓冤家债主，须得本人是也。寻常善恶可抵，大善大恶不可抵。曹操赎蔡文姬，不得不谓之义举，岂足抵篡弑之罪乎（曹操虽未篡，然以周文王自比，其志则篡也，特畏公议耳）？至未来生中，人未必相遇，事未必相值，故因缘凑合者，或在数世以后耳。

宋村厂（从弟东白庄名，土人省语呼厂里）仓中旧有狐。余家未析箸时，姚安公从王德庵先生读书是庄。仆隶夜入仓院，多被瓦击，而不见其形，惟先生得纳凉其中，不遭扰戏。然时

见男女往来，且木榻藤枕，俱无纤尘，若时拂拭者。一日，暗中见一人循墙走，似是一翁，呼问之曰：“吾闻狐不近正人，吾其不正乎？”翁拱手对曰：“凡兴妖作祟之狐，则不敢近正人；若读书知礼之狐，则乐近正人。先生君子也，故虽少妇稚女，亦不相避，信先生无邪心也。先生何反自疑耶？”先生曰：“虽然，幽明异路，终不宜相接，请勿见形可乎？”翁磬折曰：“诺。”自是不复睹矣。

沈瑞彰寓高庙读书，夏夜就文昌阁廊下睡。人静后，闻阁上语曰：“吾曹亦无用钱处，尔积多金何也？”一人答曰：“欲以此金铸铜佛，送西山潭柘寺供养，冀仰托福佑，早得解形。”一人作啐声曰：“咄咄大错！布施须己财。佛岂不问汝来处，受汝盗来金耶？”再听之，寂矣。善哉野狐，檀越云集之时，倘闻此语，应如霹雳声也。

瑞彰又言：尝偕数友游西山，至林峦深处，风日暄妍，泉石清旷，杂树新绿，野花半开。眺赏间，闻木杪诵书声。仰视无人，因揖而遥呼曰：“在此朗吟，定为仙侣。叨同儒业，可请下一谈乎？”诵声忽止，俄琅琅又在隔溪。有欲觅路追寻者，瑞彰曰：“世外之人，趁此良辰，尚耽研典籍。我辈身列黉宫，乃在此携酒珰看游女，其鄙而不顾宜矣，何必多此跋涉乎！”众乃止。

沧州有一游方尼，即前为某夫人解说因缘者也，不许妇女至其寺，而肯至人家。虽小家以粗粝为供，亦欣然往。不劝妇女布施，惟劝之存善心，作善事。外祖雪峰张公家，一范姓仆妇，施布一匹。尼合掌谢讫，置几上片刻，仍举付此妇曰：“檀越功德，佛已鉴照矣。既蒙见施，布既我布。今已九月，顷见尊姑犹单衫。谨以奉赠，为尊姑制一絮衣可乎”仆妇踟躇无“此尼乃深得佛心。”惜闺阁多传其轶事，竟无人能举其名。

先太夫人乳母廖媪言：四月二十八日，沧州社会也，妇女进香者如云。有少年于日暮时，见城外一牛车向东去，载二女，皆妙丽，不类村妆。疑为大家内眷，又不应无一婢媪，且不应坐露车。正疑思间，一女遗红帕于地，其中似裹数百钱，女及御者皆不顾。少年素朴实，恐或追觅为累，亦未敢拾。归以告母，谯诃其痴。越半载，邻村少年为二狐所媚，病瘵死。有知其始末者，曰：“正以拾帕索帕，两相调谗媾合也。”母闻之，憬然悟曰：“吾乃知痴是不痴，不痴是痴。”

有纳其奴女为媵者，奴弗愿，然无如何也。其人故隶旗籍，亦自有主。媵后生一女，年十四五。主闻其姝丽，亦纳为媵。心弗愿，亦无如何也。喟然曰：“不生此女，无此事。”其妻曰：“不纳某女，自不生此女矣。”乃爽然自失。又亲串中有一女，日构其嫂，使受谯责不聊生。及出嫁，亦为小姑所构，日受谯责如其嫂。归而对嫂挥涕曰：“今乃知妇难为也。”天道好还，岂不信哉！又一少年，喜窥妇女，窗罅帘隙，百计潜伺。一日醉寝，或戏以膏药糊其目。醒觉肿痛不可忍，急揭去，眉及睫毛并拔尽；且所糊即所蓄媚药，性至酷烈，目受其熏灼，竟以渐盲。又一友好倾轧，往来播弄，能使胶漆成冰炭。一夜酒渴，饮冷茶。中先堕一蝎，陡螫其舌，溃为疮。虽不致命，然舌短而拗戾，话言不复便捷矣。此亦若或使之，非偶然也。

先师陈文勤公言：有一同乡，不欲著其名，平生亦无大过恶，惟事事欲利归于己，害归于人，是其本志耳。一岁，北上公车，与数友投逆旅。雨暴作，屋尽漏。初觉漏时，惟北壁数尺无渍痕。此人忽称感寒，就是榻蒙被取汗。众知其诈病，而无词以移之也。雨弥甚，众坐屋内如露宿，而此人独酣卧。俄北壁颓圯，众未睡皆急奔出；此人正压其下，额破血流，一足一臂并折伤，竟舁而归。此足为有机心者戒矣。因忆奴子于禄，

性至狡。从余往乌鲁木齐，一日早发，阴云四合。度天欲雨，乃尽置其衣装于车箱，以余衣装覆其上。行十馀里，天竟放晴，而车陷于淖，水从下入，反尽濡焉。其事亦与此类，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。

沈淑孙，吴县人。御史芝光先生孙女也。父兄早卒，鞠于祖母。祖母，杨文叔先生妹也，讳芬，字瑶季，工诗文，画花卉尤精。故淑孙亦习词翰，善渲染。幼许余侄妆备，未嫁而卒。病革时，先太夫人往视之。沈夫人泣呼曰：“招孙（其小字也），尔祖姑来矣，可以相认也。”时已沉迷，犹张目视，泪承睫，举手攀太夫人钏。解而与之，亲为贯于臂，微笑而瞑。始悟其意欲以纪氏物敛也。初病时，自知不起，画一卷，缄封甚固，恒置枕函边，问之不答。至是亦悟其留与太夫人，发之，乃雨兰一幅，上题曰：“独坐写幽兰，图成只自看；怜渠空谷里，风雨不胜寒。”盖其家庭之间，有难言者，阻滞嫁期，亦是故也。太夫人悲之，欲买地以葬。姚安公谓于礼不可，乃止。后其柩附漕舶归，太夫人尚恍惚梦其泣拜云。

王西候言：曾与客作都四，夜行淮镇西。倦而少憩，闻一鬼遥呼曰：“村中赛神，大有酒食，可共往饮啖。”众鬼曰：“神筵那可近？尔勿造次。”呼者曰：“是家兄弟相争，叔侄互轧，乖戾之气，充塞门庭，败征已具，神不享矣。尔辈速往，毋使他人先也。”西候素有胆，且立观其所往。鬼渐近，树上系马皆惊嘶。惟见黑气蒙蒙，转绕从他道去，不知其诣谁氏也。夫福以德基，非可祈也；祸以恶积，非可禳也。苟能为善，虽不祭，神亦助之；败理乱常，而渎祀以冀神佑，神其受赇乎？

梁谿堂言：有廖太学，悼其宠姬，幽郁不适。姑消夏于别墅，窗俯清溪，时开对月。一夕，闻隔溪撈掠冤楚声，望似缚一女子，伏地受杖。正怀疑凝眺，女子呼曰：“君乃在此，忍

不相救耶？”谛视，正其宠姬，骇痛欲绝。而崖陡水深，无路可过，问：“尔葬某山，何缘在此？”姬泣曰：“生前恃宠，造业颇深。歿被谪配于此，犹人世之军流也。社公酷毒，动辄鞭捶。非大放焰口，不能解脱也。”语讫，为众鬼牵曳去。廖爱恋既深，不违所请；乃延僧施食，冀拔沉沦。月馀后，声又如前。趋视，则诸鬼益众，姬裸身反接，更摧辱可怜。见廖哀号曰：“前者法事未备，而牒神求释，被驳不行。社公以祈灵无验，毒虐更增，必七昼夜水陆道场，始能解此厄也。”廖猛省社公不在，谁此监刑？社公如在，鬼岂敢斥言其恶？且社公有庙，何为来此？毋乃黠鬼幻形，诒求经忏耶？姬见廖凝思，又呼曰：“我实是某，君毋过疑。”廖曰：“此灼然伪矣。”因诘曰：“汝身有红痣，能举其生于何处，则信汝矣。”鬼不能答，斯须间，稍稍散去。自是遂绝。此可悟世情狡狴，虽鬼亦然；又可悟情有所牵，物必抵隙。廖自云有灶婢歿葬此山下，必其知我眷念，教众鬼为之。又可悟外患突来，必有内间矣。

豁堂又言：一粤东举子赴京，过白沟河，在逆旅午餐。见有骡车载妇女住对屋中，饭毕先行。偶步入，见壁上新题一词曰：“垂杨袅袅映回汀，作态为谁青？可怜弱絮，随风来去，似我飘零。蒙蒙乱点罗衣袂，相送过长亭。丁宁嘱汝：沾泥也好，莫化浮萍。”（按：此调名《秋波媚》，即《眼儿媚》也）举子曰：“此妓语也，有厌倦风尘之意矣。”日日逐之同行，至京，犹遣小奴记其下车处。后宛转物色，竟纳为小星。两不相期，偶然凑合，以一小词为红叶，此真所谓前缘矣。

舅祖陈公德音家，有婢恶猫窃食，见则搯之。猫闻其咳笑，即窜避。一日，舅祖母郭太安人使守屋。闭户暂寝，醒则盘中失数梨。旁无他人，猫犬又无食梨理，无以自明，竟大受捶楚。至晚，忽得于灶中，大以为怪。验之，一一有猫爪齿痕。乃悟

猫故衔去，使亦以窃食受挞也。“蜂蚕有毒”，信哉。婢愤恚，欲再挞猫。郭太安人曰：“断无纵汝杀猫理，猫既被杀，恐冤冤相报，不知出何变怪矣。”此婢自此不挞猫，猫见此婢亦不复窜避。

桐城耿守愚言：一士子游嵩山，搜剔古碑，不觉日晚。时方盛夏，因藉草眠松下。半夜露零，寒侵衣袖，噤而醒。偃卧看月，遥见数人从小径来，敷席山冈，酌酒环坐。知其非人，惧不敢起，姑侧听所言。一人曰：“二公谪限将满，当入转轮，不久重睹白日矣。受生何所，已得消息否？”上坐二人曰：“尚不知也。”既而皆起，曰：“社公来矣。”俄一老人扶杖至，对二人拱手曰：“顷得冥牒，来告喜音：二公前世良朋，来生嘉耦。”指右一人曰：“公官人。”指左一人曰：“公夫人也。”右者顾笑，左者默不语。社公曰：“公何悒悒？阎罗王宁误注哉！此公性刚直，刚则凌物，直则不委曲体人情。平生多所树立，亦多所损伤。故沉沦几二百年，乃得解脱。然究君子之过，故仍得为达官。公本长者，不肯与人为祸福。然事事养痾不治，亦貽患无穷。故堕鬼趣二百年，谪堕女身。以平生深而不险，柔而不佞，故不失富贵。又以此公多忤，而公始终与相得，故生是因缘。神理分明，公何悒悒哉？”众哗笑曰：“渠非悒悒，直初作新妇，未免娇羞耳。有酒有肴，请社公相礼，先为合卺可乎！”酬酢喧杂，不复可辩。晨鸡俄唱，各匆匆散去，不知为前代何许人也。

李应乡玄言：甲与乙邻居世好，幼同嬉戏，长同砚席，相契如兄弟。两家男女时往来，虽隔墙，犹一宅也。或为甲妇造谤，谓私其表弟。甲侦无迹，然疑不释，密以情告乙，祈代侦之。乙故谨密畏事，谢不能。甲私念未侦而谢不能，是知其事而不肯侦也，遂不再问，亦不明言；然由是不答其妇。妇无以

自明，竟郁郁死。死而附魂于乙曰：“莫亲于夫妇，夫妇之事，乃密祈汝侦，此其信汝何如也。使汝力白我冤，甲疑必释；或阳许侦而徐告以无据，甲疑亦必释。汝乃虑脱侦得实，不告则负甲，告则汝将任怨也。遂置身事外，翏然自全，致我赍恨于泉壤，是杀人而不操兵也。今日诉汝于冥王，汝其往质。”竟颠痫数日死。甲亦曰：“所以需朋友，为其缓急相资也。此事可欺我，岂能欺人？人疏者或可欺，岂能欺汝？我以心腹托汝，无则当言无，直词责我勿以浮言间夫妇；有则宜密告我，使善为计，勿以秽声累子孙。乃视若路人，以推诿启疑窦，何贵有此朋友哉！”遂亦与绝，死竟不吊焉。乙岂真欲杀人哉，世故太深，则趋避太巧耳。然畏小怨，致大怨；畏一人之怨，致两人之怨。卒杀人而以身偿，其巧安在乎？故曰，非极聪明人，不能作极懂懂事。

龚东皋前辈言：前任浙江学政时，署中一小儿，恒往来供给使。以为役夫之子弟，不为怪也。后遣移一物，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异而询之，始自言为前学使之僮，歿而魂留于是也。盖有形无质，故能传语而不能举物，于事理为近。然则古书所载，鬼所能为，与生人无异者，又何说欤？

特纳格尔为唐金满县地，尚有残碑。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，则李卫公所筑也。周四十里，皆以土壑垒成；每壑厚一尺，阔一尺五六寸，长二尺七八寸。旧瓦亦广尺馀，长一尺五六寸。城中一寺已圯尽，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，犹高七八尺。铁钟一，高出人头，四围皆有铭，锈涩模糊，一字不可辨识。惟刮视字棱，相其波磔，似是八分书耳。城中皆黑煤，掘一二尺乃见土。额鲁特云：“此城昔以火攻陷，四面炮台，即攻城时所筑。”其为何代何人，则不能言之。盖在准噶尔前矣。城东南山冈上一小城，与大城若相犄角。额鲁特云：“以此一城

阻碍，攻之不克，乃以炮攻也。”庚寅冬，乌鲁木齐提督标增设后营，余与永馥斋（名庆，时为迪化城督粮道，后官至湖北布政使）奉檄筹画驻兵地。万山丛杂，议数日未定。余谓馥斋曰：“李卫公相度地形，定胜我辈。其所建城必要隘，盍因之乎？”馥斋以为然，议乃定。即今古城营也（本名破城，大学士温公为改此名）。其城望之似孤悬，然山中千蹊万径，其出也必过此城，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。褚筠心学士修《西域图志》时，就访古迹，偶忘语此。今附识之。

喀什噶尔山洞中，石壁贴平处有人马像。回人相传云，是汉时画也。颇知护惜，故岁久尚可辨。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，仅见刻本，真迹则莫古于斯矣。后戌卒燃火御寒，为烟气所熏，遂模糊都尽。惜初出师时，无画手囊笔摹留一纸也。

次子汝传妇赵氏，性至柔婉，事翁姑尤尽孝。马夫人称其工容言德皆全备，非偏爱之词也。不幸早卒，年仅三十有三。余至今悼之。后汝传官湖北时，买一妾，体态容貌，与妇竟无毫发差，一见骇绝。署中及见其妇者，亦莫不骇绝，计其生时，妇尚未歿，何其相肖至此欤？又同归一夫，尤可异也。然此妾入门数月，又复夭逝。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，使一见再见乎？

桐城姚别峰，工吟咏，书仿赵吴兴，神骨逼肖。尝摹吴兴体作伪迹，熏暗其纸，赏鉴家弗能辨也。与先外祖雪峰张公相善，往来恒主其家，动淹旬月。后闻其观潮没于水，外祖甚悼惜之。余小时多见其笔迹，惜年幼不知留意，竟忘其名矣。舅祖紫衡张公（先祖母与先母为姑侄，凡祖母兄弟，惟雪峰公称外祖，有服之亲从其近也；馥则皆称舅祖，统于尊也）尝延之作书，居宅西小园中。一夕月明，见窗上有女子影，出视则无。四望园内，似有翠裙红袖，隐隐树石花竹间。东就之则在西，南就之则在北，环走半夜，迄不能一睹，倦而憩息。闻窗外语

曰：“君为书《金刚经》一部，则妾当相见拜谢。不过七千馀字，君肯见许耶？”别峰故好事，急问：“卿为谁？”寂不应矣。适有宣纸素册，次日，尽谢他笔墨，一意写经。写成，炷香供几上，觐其来取。夜中已失之。至夕，徘徊怅望，果见女子冉冉花外来，叩颡至地。别峰方举手引之，挺然起立，双目上视，血淋漓胸臆间，乃自刳鬼也。噉然惊仆。馆僮闻声持烛至，已无睹矣。顿足恨为鬼所卖。雪峰公曰：“鬼云拜谢，已拜谢矣。鬼不卖君，君自生妄念，于鬼何尤？”

于南溟明经曰：“人生苦乐，皆无尽境；人心忧喜，亦无定程。曾经极乐之境，稍不适则觉苦；曾经极苦之境，稍得宽则觉乐矣。尝设帐康宁屯，馆室湫隘，几不可举头。门无帘，床无帐，院落无树。久旱炎郁，如坐炊甑；解衣午憩，蝇扰扰不得交睫。烦躁殆不可耐，自谓此猛火地狱也。久之，倦极睡去。梦乘舟大海中，飓风陡作，天日晦冥，樯断帆摧，心胆碎裂，顷刻覆没。忽似有人提出，掷于岸上，即有人持绳束缚，闭置地窖中。暗不睹物，呼吸亦咽塞不通。恐怖窘急，不可言状。俄闻耳畔唤声，霍然开目，则仍卧三脚木榻上。觉四体舒适，心神开朗，如居蓬莱方丈间也。是夕月明，与弟子散步河干，坐柳下，敷陈此义。微闻草际叹息曰：‘斯言中理。我辈沉沦水次，终胜于地狱中人’。”

外舅周策马公家，有老仆曰门世荣。自言尝渡吴桥钩盘河，日已暮矣，积雨暴涨，沮洳纵横，不知何处可涉。见二人骑马先行，迂回取道，皆得浅处，似熟悉地形者。因随之行。将至河干，一人忽勒马立，待世荣至，小语曰：“君欲渡河，当左绕半里许，对岸有枯树处可行。吾导此人来此，将有所为。君勿与俱败。”疑为劫盗，悚然返辔，从所指路别行，而时时回顾。见此人策马先行，后一人随至中流，突然灭顶，人马俱没，

前一人亦化旋风去。乃知为报冤鬼也。

田丈耕野官凉州镇时，携回万年松一片，性温而活血，煎之，色如琥珀。妇女血枯血闭诸证，服之多验。亲串家递相乞取，久而遂尽。后余至西域，乃见其树，直古松之皮，非别一种也。土人煮以代茶，亦微有香气。其最大者，根在千仞深涧底。枝干亭苔，直出山脊，尚高二三十丈，皮厚者二尺有余。奴子吴玉保，尝取其一片为床。余谓闽广芭蕉叶可容一二人卧，再得一片作席，亦一奇观。又尝见一人家，即树孔施门窗，以梯上下；入之，俨然一屋。余与呼延化州（名华国，长安人，己未进士，前化州知州）同登视，化州曰：“此家以巢居兼穴处矣。”盖天山以北，如乌孙突厥，古多行国，不需梁柱之材，故斧斤不至。意其真盘古时物，万年之名，殆不虚矣。

田白岩曰：“名妓月宾，尝来往渔洋山人家，如东坡之于琴操也。”苏斗南因言少时见山东一妓，自云月宾之孙女，尚有渔洋所赠扇。索观之，上画一临水草亭，傍倚二柳，题“庚寅三月道冲写”。不知为谁。左侧有行书一诗曰：“烟缕蒙蒙蘸水青，纤腰相对斗娉婷。樽前试问香山老，柳宿新添第几星？”不署名字，一小印已模糊。斗南以为高年耆宿，偶赋闲情，故讳不自著也。余谓诗格风流，是新城宗派。然渔洋以辛卯夏卒，庚寅是其前一岁，是时不当有老友，“香山老”定指何人？如云自指，又不当云“试问”；且词意轻巧，亦不类老笔。或是维摩丈室，偶留天女散花，他少年代为题扇，以此调之。妓家借托盛名，而不解文义，遂误认颜标耳。

王觐光言：壬午乡试，与数友共租一小宅读书。觐光所居室中，半夜灯光忽黯碧。剪剔复明，见一人首出地中，对炉嘘气。拍案叱之，急缩入。停刻许复出，叱之又缩。如是七八度，几四鼓矣，不胜其扰；又素以胆自负，不欲呼同舍，静坐以观

其变。乃惟张目怒视，竟不出地。觉其无能为，息灯竟睡，亦不知其何时去。然自此不复睹矣。吴惠叔曰：“殆冤鬼欲有所诉，惜未一问也。”余谓果为冤鬼，当哀泣不当怒视。粉房琉璃街迤东，皆多年丛冢，民居渐拓，每夷而造屋。此必其骨在屋内，生人阳气熏烁，鬼不能安，故现变怪驱之去。初拍案叱，是不畏也，故不敢出。然见之即叱，是犹有鬼之见存，故亦不肯竟去。至息灯自睡，则全置此事于度外，鬼知其终不可动，遂亦不虚相恐怖矣。东坡书孟德事一篇，即是此义。小时闻巨盗李金梁曰：“凡夜至人家，闻声而嗽者，怯也，可攻也；闻声而启户以待者，怯而示勇也，亦可攻也；寂然无声，莫测动静，此必勍敌，攻之十恒七八败，当量力进退矣。”亦此义也。

《列子》谓蕉鹿之梦，非黄帝孔子不能知。谅哉斯言！余在西域，从办事大臣巴公履视军台。巴公先归，余以未了事暂留，与前副将梁君同宿。二鼓有急递，台兵皆差出，余从睡中呼梁起，令其驰送，约至中途遇台兵则使接递。梁去十馀里，相遇即还，仍复酣寝。次日，告余曰：“昨梦公遣我赍廷寄，恐误时刻，鞭马狂奔。今日髀肉尚作楚。真大奇事！”以真为梦，仆隶皆粲然。余乌鲁木齐杂诗曰：“一笑挥鞭马似飞，梦中驰去梦中归。人生事事无痕过（东坡诗：事如春梦了无痕），蕉鹿何须问是非？”即纪此事也。又有以梦为真者，族兄次辰言：静海一人，就寝后，其妇在别屋夜绩。此人忽梦妇为数人劫去，噩而醒，不自知其梦也，遽携挺出门追之。奔十馀里，果见旷野数人携一妇，欲肆强暴，妇号呼震耳。怒焰炽腾，奋力死斗，数人皆被创逸去。近前慰问，乃近村别一人妇，为盗所劫者也。素亦相识，姑送还其家。惘惘自返，妇绩未竟，一灯尚荧然也。此则鬼神或使之，又不以梦论矣。

交河黄俊生言：折伤骨者，以开通元宝钱（此钱唐初所铸，

欧阳询所书。其旁微有偃月形，乃进蜡样时，文德皇后误掐一痕，因而未改也。其字当回环读之。俗读为开元通宝，以为玄宗之钱，误之甚矣）烧而醋淬，研为末，以酒服下，则铜末自结而为圈，周末折处。曾以一折足鸡试之，果接续如故。及烹此鸡，验其骨，铜束宛然。此理之不可解者。铜末不过入肠胃，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间也？惟仓卒间此钱不易得。后见张鷟《朝野僉载》曰：“定州人崔务，堕马折足。医令取铜末酒服之，遂痊平。及亡后十余年，改葬，视其胫骨折处，铜末束之。”然则此本古方，但云铜末，非定用开通元宝钱也。

招聚博塞，古谓之囊家，见李肇《国史补》，是自唐已然矣。至藏蓄粉黛，以分夜合之资，则明以前无是事。家有家妓，官有官妓故也。教坊既废，此风乃炽，遂为豪猾之利源，而呆痴之陷阱。律虽明禁，终不能断其根株。然利旁倚刀，贪还自贼。余尝见操此业者，花娇柳嬾，近在家庭，遂不能使其子孙皆醉眠之阮籍。两儿皆梁淫毒，延及一门，痼疾缠绵，因绝嗣续。若敖氏之鬼，竟至馁而。

临清李名儒言：其乡屠者买一牛，牛知为屠也，绁不肯前，鞭之则横逸。气力殆竭，始强曳以行。牛过一钱肆，忽向门屈两膝跪，泪涔涔下。钱肆悯之，问知价八千，如数乞赎。屠者恨其犷，坚不肯卖，加以子钱亦不许，曰：“此牛可恶，必事刳刃而甘心，虽万贯不易也。”牛闻是言，蹶然自起，随之去。屠者煮其肉于釜，然后就寝。五更，自起开釜。妻子怪不回，疑而趋视，则已自投釜中，腰以上与牛俱糜矣。夫凡属含生，无不畏死。不以其畏而怜悯，反以其畏而恚愤，牛之怨毒，加寻常数等矣。厉气所凭，报不旋踵，宜哉。先叔仪南公，尝见屠者许学牵一牛。牛见先叔，跪不起。先叔赎之，以与佃户张存。存豢之数年，其驾耒服轡，力作较他牛为倍。然则恩怨之

间，物犹如此矣，可不深长思哉！

甲与乙望衡而居，皆宦裔也。其妇皆以姣丽称，二人相契如弟兄，二妇亦相契如姊妹。乙俄卒，甲妇亦卒。乃百计图谋娶乙妇，士论讥焉。纳币之日，厅事有声，登登然如挝叠鼓。却扇之夕，风扑花烛灭者再。人知为乙之灵也。一日，甲妇忌辰，悬画像以祀。像旁忽增一人影，立妇椅侧，左手自后凭其肩，右手戏摩其颊。画像亦侧眸流盼，红晕微生。谛视其形，宛然如乙。似淡墨所渲染，而绝无笔痕，似隐隐隔纸映出，而眉目衣纹，又纤微毕露。心知鬼祟，急裂而焚之。然已众目共睹，万口喧传矣。异哉！岂幽冥恶其薄行，判使取偿于地下，示此变幻，为负死友者戒乎！

卷十四·槐西杂志四

林教谕清标言：曩馆崇安，传有士人居武夷山麓，闻采茶者言，某岩月夜有歌吹声，遥望皆天女也。士人故佻达，乃借宿山家，月出辄往，数夕无所遇。山家亦言有是事，但恒在月望，岁或一两闻，不常出也。士人托言习静，留待旬馀。一夕，隐隐似有声，乃潜踪急往，伏匿丛薄间。果见数女皆殊绝，一女方拈笛欲吹，瞥见人影，以笛指之。遽僵如束缚，然耳目犹能视听。俄清响透云，曼声动魄，不觉自赞曰：“虽遭禁制，然妙音媚态，已具赏矣。”语未竟，突一帕飞蒙其首，遂如梦魇，无闻不见，似睡似醒。迷惘约数刻，渐似苏息。诸女叱群婢曳出，诃曰：“痴儿无状，乃窥伺天上花耶？”趣折修篁，欲行捶楚。士人苦自申理，言性耽音律，冀窃听幔亭法曲，如李暮之傍宫墙，实不敢别有他肠，希彩鸾甲帐。一女微哂曰：“悯汝至诚，有小婢亦解横吹，姑以赐汝。”士人匍匐叩谢，举头已杳。回顾其婢，广颡巨目，短发鬅髻，腰腹彭亨，气咻咻如喘。惊骇懊恼，避欲却走。婢固引与狎，捉搦不释。愤击仆地，化一豕嗥叫去。岩下乐声，自此遂绝。观于是婢，殆是妖，非仙矣。或曰：“仙借豕化婢戏之也。”倘或然欤？

刘燮甫言：有一学子，年十六七，聪俊韶秀，似是近上一流，甚望成立。一日，忽发狂谵语，如见鬼神。俟醒时问之，白云：“景城社会观剧，不觉夜深，归途过一家求饮。惟一少

妇，取水饮我，留我小坐，言其夫应官外出，须明日方归。流目送盼，似欲相就。爱其婉媚，遂相燕好。临行泣涕，嘱勿再来，以二钏赠我。次日视之，铜青斑斑，微有银色，似多年土中者。心知是鬼，而忆念不忘。昨再至其地，徘徊寻视。突有黑面长髯人，手批我颊。踉跄奔归。彼亦随至。从此时时见之，向我诟厉。我即忽睡忽醒，不知其他也。”父母为诣墓设奠，并埋其钏。俄其子瞋目呼曰：“我妇失钏，疑有别故；而未得主名，仅倒悬鞭五百，转鬻远处。今见汝窃来，乃知为汝所诱。此何等事，可以酒食金钱谢耶？”颠痫月馀，竟以不起。然则钻穴逾墙，即地下亦尚有祸患矣。

李云举言：东光有熏狐者，每载燧挟罟，来往墟墓间。一夜，伏伺之际，见一方巾襖阑衫人自墓顶出，<需鬼>々（苦侯反。《说文》曰：“鬼声也。”）长啸，群狐四集，围绕丛薄，狰狞嗥叫，齐呼捕此恶人，煮以作脯。熏狐者无路可逃，乃攀援上高树。方巾者指挥群狐，令锯树倒。即闻锯声訇訇然。熏狐者窘急，俯而号曰：“如蒙见释，不敢再履此地。”群狐不应，锯声更厉。如是号再三，方巾者曰：“果尔，可设誓。”誓讫，鬼狐俱不见。此鬼此狐，均可谓善了事矣。盖侵扰无已，势不得不铤而走险，背城借一。以群狐之力，原不难于杀一人；然杀一人易，杀一人而激众人之怒，不焚巢犁穴不止也。仅使知畏而纵之，姑取和焉，则后患息矣。有力者不尽其力，乃可以养威；屈人者使人易从，乃可以就服。召陵之役，不责以僭王，而责以苞茅，使易从也；屈完来盟即旋师，不尽其力，以养威也。讲学家说《春秋》者，动议齐恒之小就。方城汉水之固，不识可一战胜乎？一战而不胜，天下事尚可为乎？淮西、符离之事，吾征诸史册矣。

族弟继先，尝宿广宁门内友人家。夜大风雨，有雷火自屋

山（近房脊之墙谓之屋山，以形似山也。范石湖诗屡用之）穿过，如电光一掣然，墙栋皆摇。次日，视其处，东西壁各一小窾如钱大，盖雷神逐精魅，贯而透也。凡击人之雷，从天而下；击怪之雷，则多横飞，以遁逃追捕故耳。若寻常之雷，则地气郁积，奋而上出。余在福宁度岭，曾于山巅见云中之雷；在淮镇遇雨，曾于旷野见出地之雷，皆如烟气上冲，直至天半，其端火光一爆，即訇然有声，与铙炮之发无异。然皆在无人之地。其有人之地，则从无此事。或曰：“天心仁爱，恐触之者死。”语殊未然。人为三才之中，人之聚处，则天地气通，通则弗郁，安得有雷乎？塞外苦寒之地，耕种牧养，渐成墟落，则地气因之渐温，亦此义耳。

王岳芳言：其家有一刀，廷尉公故物也。或夜有盗警，则格格作爆声，挺出鞘外一二寸。后雷逐妖魅穿屋过，刀堕于地，自此不复作声矣。世传刀剑曾渍人血者，有警皆能自响。是不尽然，惟曾杀多人者乃如是尔。每杀一人，刀上必有迹二条，磨之不去。幼年在河间扬威将军哈公元生家，曾以其佩刀求售，云夜亦有声。验之，信然也。或又谓作声之故，乃鬼所凭，是亦不然。战阵所用，往往曾杀千百人，岂有千百鬼长守一刀者哉？饮血既多，取精不少，厉气之所聚也。盗贼凶鸷，亦厉气之所聚也。厉气相感，跃而自鸣，是犹抚琴者鼓宫宫应，鼓商商应而已。蕤宾之铁，跃乎池内；黄钟之铎，动乎土中，是岂有物凭之哉？至雷火猛烈，一切厉气，遇之皆消，故一触焰光，仍为凡铁。亦非丰隆、列缺，专为此物下击也。

余尝惜西域汉画，毁于烟煤，而稍疑一二千年笔迹，何以能在？从侄虞惇曰：“朱墨著石，苟风雨所不及，苔藓所不生，则历久能存。易州、满城接壤处，有村曰神星。大河北来，复折而东南，有两峰对峙河南北，相传为落星所结，故以名村。

其峰上哆下敛，如云朵之出地，险峻无路。好事者攀踏其孔穴，可至山腰。多有旧人题名，最古者有北魏人、五代人，皆手迹宛然可辨。然则洞中汉画之存于今，不为怪矣。”惜其姓名虞惇未暇一记也。易州、满城皆近地，当访其土人问之。

虞惇又言：落星石北有渔梁，土人世擅其利，岁时以特牲祀梁神。偶有人教以毒鱼法，用芫花于上流授渍，则下流鱼虾皆自死浮出，所得十倍于网罟。试之良验。因结团焦于上流，日施此术。一日，天方午，黑云自龙潭暴涌出，狂风骤雨，雷火赫然，燔其庐为烬。众惧，乃止。夫佃渔之法，肇自庖羲；然数罟不入，仁政存焉。绝流而渔，圣人尚恶；况残忍暴殄，聚族而坑哉！干神怒也宜矣。

周书昌曰：“昔游鹄华，借宿民舍。窗外老树森翳，直接冈顶。主人言时闻鬼语，不辨所说何事也。是夜月黑，果隐隐闻之，不甚了了。恐惊之散去，乃启窗潜出，匍匐草际，渐近窃听。乃讲论韩、柳、欧、苏文，各标举其佳处，一人曰：‘如此乃是中声，何前后七子，必排斥不数，而务言秦汉，遂启门户之争？’一人曰：‘质文递变，原不一途。宋末文格猥琐，元末文格纤，故宋景濂诸公力追韩、欧，救以春容大雅。三杨以后，流为台阁之体，日就肤廓，故李崕峒诸公又力追秦汉，救以奇伟博丽。隆、万以后，流为伪体，故长沙一派，又反唇焉。大抵能挺然自为宗派者，其初必各有根柢，是以能传；其后亦必各有流弊，是以互诋。然董江都、司马文园文格不同，同时而不相攻也。李、杜、王、孟诗格不同，亦同时而不相攻也。彼所得者深焉耳。后之学者，论甘则忌辛，是丹则非素，所得者浅焉耳。’语未竟，我忽作嗽声，遂乃寂然。惜不尽闻其说也。”余曰：“此与李词畹记饴山事均以平心之论托诸鬼魅，语已尽，无庸歇后矣。”书昌微愠曰：“永年百无一长，

然一生不能作妄语。先生不信，亦不敢固争。”

董曲江言：一儒生颇讲学，平日亦循谨无过失，然崖岸太甚，动以不情之论责人。友人于五月释服，七月欲纳妾。此生抵以书曰：“终制未三月而纳妾，知其蓄志久矣。《春秋》诛心，鲁文公虽不丧娶，犹丧娶也。朋友规过之义，不敢不以告。其何以教我？”其持论大抵类此。一日，其妇归宁，约某日返，乃先期一日。怪而诘之。曰：“吾误以为月小也。”亦不为讶。次日，又一妇至。大骇愕，觅昨妇，已失所在矣。然自是日渐尪瘠，因以成癆。盖狐女假形摄其精，一夕所耗已多也。前纳妾者闻之，亦抵以书曰：“夫妇居室，不能谓之不正也；狐魅假形，亦非意料之所及也。然一夕而大损真元，非恣情纵欲不至是。无乃燕昵之私，尚有不节以礼者乎？且妖不胜德，古之训也。周、张、程、朱，不闻曾有遇魅事。而此魅公然犯函丈，无乃先生之德尚有所不足乎？先生贤者也，责备贤者，《春秋》法也。朋友规过之义，不敢不以告。先生其何以教我？”此生得书，但力辩实无此事，里人造言而已。宋清远先生闻之曰：“此所谓以子之矛，陷子之盾。”

袁愚谷制府（讳守侗，长山人，官至直隶总督，谥请愬），少与余同砚席，又为姻家。自言三四岁时，尚了了记前生。五六岁时，即恍惚不甚记。今则但记是一岁贡生，家去长山不远，姓名籍贯，家世事迹，全忘之矣。余四五岁时，夜中能见物，与昼无异。七八岁后，渐昏暗。十岁后，遂全无睹，或夜半睡醒，偶然能见，片刻则如故。十六七后以至今，则一两年或一见，如电光石火，弹指即过。盖嗜欲日增，则神明日减耳。

景州李西崖言：其家一佃户，最有胆。种瓜亩馀，地在丛冢侧。熟时恒自守护，独宿草屋中，或偶有形声，亦恬不为惧。一夕，闻鬼语嘈杂，似相喧诟。出视，则二鬼冢上格斗，一女

鬼痴立于旁。呼问其故。一人曰：“君来大佳，一事乞君断曲直：天下有对其本夫调其定婚之妻者耶？”其一人语亦同。佃户呼女鬼曰：“究竟汝与谁定婚？”女鬼靦腆良久，曰：“我本妓女。妓家之例，凡多钱者皆密订相嫁娶。今在冥途，仍操旧术，实不能一记姓名，不敢言谁有约，亦不敢言谁无约也。”佃户笑且唾曰：“何处得此二痴物！”举首则三鬼皆逝矣。又小时闻舅祖陈公（讳颖孙，岁久失记其字号。德音公之弟，庚子进士，仙居知县秋亭之祖也）说亲见一事曰：“亲串中有歿后妾改适者，魂附病婢灵语曰：‘我昔问尔，尔自言不嫁。今何负心？’妾殊不惧，从容对曰：‘天下有夫尚未亡，自言必改适者乎！公此问先愤愤，何怪我如是答乎？’”二事可互相发明也。

有讲学者论无鬼，众难之曰：“今方酷暑，能往墟墓中独宿纳凉一夜乎？”是翁毅然竟往，果无所见。归益自得，曰：“朱文公岂欺我哉！”余曰：“重赍千里，路不逢盗，未可云路无盗也；纵猎终日，野不遇兽，未可云野无兽也。以一地无鬼，遂断天下皆无鬼；以一夜无鬼，遂断万古皆无鬼，举一废百矣。且无鬼之论，创自阮瞻，非朱子也。朱子特谓魂升魄降为常理，而一切灵怪非常理耳，未言无也。故金去伪录曰：‘二程初不说无鬼神，但无如今世俗所谓鬼神耳。’杨道夫录曰：‘雨风露雷，日月昼夜，此鬼神之迹也，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。若所谓有啸于梁，触于胸，此则所谓不正邪暗、或有或无、或来或去、或聚或散者。又有所谓禱之而应，祈之而获，此亦所谓鬼神同一理也。’包扬录曰：‘鬼神死生之理，定不如释家所云，世俗所见；然又有其事昭昭，不可以理推者，且莫要理会。’又曰：‘南轩亦只是硬不信。如禹鼎魑魅魍魉之属，便是有此物，深山大泽，是彼所居。人往占之，岂不为祟。

豫章刘道人，居一山顶结庵。一日，众晰蜴入来，尽吃庵中水。少顷，庵外皆堆雹。明日，山下果雹。有一妻伯刘文，人甚朴实，不能妄语。言过一岭，闻溪边林中响，乃无数晰蜴，各抱一物如水晶，未去数里下雹。此理又不知如何。旧有一邑，泥塑一大佛，一方尊信之。后被一无状宗子断其首。民聚哭之，佛颈泥木出舍利。泥木岂有此物，只是人心所致。’吴必大录曰：‘因论薛士龙家见鬼，曰：世之信鬼神者，皆谓实有在天地间；其不信者，断然以为无鬼。然却又有真个见者，郑景望遂以薛氏所见为实。不知此特虹霓之类耳。问：虹霓只是气，还有形质？曰：既能吸水，亦必有肠肚。只才散便无，如雷部神亦此类。’林赐录曰：‘世之见鬼神者甚多，不审有无如何？曰：世间人见者极多，如何谓无，但非正理耳。如伯有为厉，伊川谓别是一理。盖其人气未当尽而强死，魂魄无所归，自是如此。昔有人在淮上夜行，见无数形象，似人非人，出没于两水之间。此人明知其鬼，不得已冲之而过。询之，此地乃昔人战场也。彼皆死于非命，衔冤抱恨，固宜未散。坐间或云：乡间有李三者，死而为厉，乡曲凡有祭祀佛事，必设此人一分。后因为人放爆仗，焚其所依之树，自是遂绝。曰：是他枉死气未散，被爆仗惊散。’沈尹间录曰：‘人有不伏其死者，所以既死而此气不散，为妖为怪。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（原注：僧道务养精神，所以凝聚不散）’。万人杰录曰：‘死而气散，泯然无迹者，是其常道理。恁地有托生者，是偶然聚得气不散，又恁生去凑著那生气便再生。’叶贺孙录曰：‘潭州一件公事：妇杀夫，密埋之。后为祟。事已发觉，当时便不为祟。以是知刑狱里面，这般事若不与决罪，则死者之冤必不解。’李壮祖录曰：‘或问：世有庙食之神，绵历数百年，又何理也？曰：浸久亦散。昔守南康，久旱，不免遍祷于神。忽

到一庙，但有三间敝屋，狼藉之甚。彼人言三五十年前，其灵如响，有人来而帷中之神与之言者。昔之灵如彼，今之灵如此，亦自可见。’叶贺孙录曰：‘论鬼神之事，谓蜀中灌口二郎庙是李冰，因开离堆立庙。今来现许多灵怪，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，初间封为王；后来徽宗好道，遂改封为真君。张魏公用兵，祷于其庙，夜梦神语曰：我向来封为王，有血食之奉，故威福得行。今号为真君，虽尊，人以素食祭我，无血食之养，故无威福之灵。今须复封我为王，当有威灵。魏公遂乞复其封。不知魏公是有此梦，是一时用兵，托为此说。又有梓潼神，极灵。此二神似乎割据两川。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，皆是假此生气为灵。古人衅钟衅龟皆此意。汉卿云，李通说有人射虎，见虎后数人随之，乃是为虎伤死之人。生气未散，故结成此形。’黄义刚录曰：‘论及请紫姑神吟诗之事，曰：亦有请得正身出现，其家小女子见，不知此是何物。且如衢州有一人事一神，只开所录事目于纸，而封之祠前。少间开封，而纸中自有答语。此不知是如何。’凡此诸说，黎靖德所编语类班班具载，先生何竟诬朱子乎？”此翁索书观之，良久，恍然曰：“朱子尚有此书耶！”惘然则散。然余犹有所疑者：朱子大旨，谓人秉天地之气生，死则散还于天地。叶贺孙录所谓“如鱼在水，外面水便是肚里水，鳊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般”，其理精矣；而不如祭祀之理，制于圣人，载于经典，遂不得不云子孙一气相感，复聚而受祭；受祭既毕，仍散入虚无。不识此气散还以后，与元气浑合为一欤？抑参杂于元气之内欤？如混合为一，则如众水归海，共为一水，不能使江淮河汉，复各聚一处也。如五味和羹，共成一味，不能使姜盐醯酱，复各聚一处也。又安能于中掇出某某之气，使各与子孙相通耶？如参杂于元气之内，则如飞尘四散，不知析为几万亿处，如游丝乱飞，不知相

去几万亿里。遇子孙享荐，乃星星点点，条条缕缕，复合为一，于事理毋乃不近耶？即以能聚而论，此气如无知，又安能感格？安能歆享？此气如有知，知于何起？当必有心。心于何附？当必有身。既已有身，则仍一鬼矣。且未聚以前，此亿万微尘，亿万缕缕，尘尘缕缕，各有所知，则不止一鬼矣。不过释氏之鬼，地下潜藏；儒者之鬼，空中旋转。释氏之鬼，平日常存；儒家之鬼，临时凑合耳。又何以相胜耶？此诚非末学所知也。

乌鲁木齐千总某，患寒疾。有道士踵门求诊，云有夙缘，特相拯也。会一流人高某妇，颇能医，见其方，骇曰：“桂枝下咽，阳盛乃亡。药病相反，乌可轻试？”力阻之。道士叹息曰：“命也夫！”振衣竟去。然高妇用承气汤，竟愈。皆以道士为妄。余归以后，偶阅邸抄，忽见某以侵蚀屯粮伏法。乃悟道士非常人，欲以药毙之，全其首领也。此与旧所记兵部书吏事相类，岂非孽由自作，非智力所可挽回欤？

姚安公云，人家有奇器妙迹，终非佳事。因言癸巳同年牟丈之融家（不知即牟丈，不知或牟丈之伯叔，幼年听之未审也）有一砚，天然作鹅卵形，色正紫，一鹄鸽眼如豆大，突出墨池中心，旋螺旋理分明，瞳子炯炯有神气。拊之，膩不留手。叩之，坚如金铁。呵之，水出如露珠。下墨无声，数磨即成浓渾。无款识铭语，似爱其浑成，不欲椎凿。匣亦紫檀根所雕，出入无滞，而包裹无纤隙，摇之无声。背有“紫桃轩”三字，小仅如豆，知为李太仆日华故物也（太仆有说部名《紫桃轩杂缀》）。平生所见宋砚，此为第一。然后以珍惜此砚忤上官，几罹不测，竟恚而撞碎。祸将作时，夜闻砚若呻吟云。

余在乌鲁木齐日，城守营都司朱君馈新菌，守备徐君（与朱均偶忘其名。盖日相接见，惟以官称，转不问其名字耳）因言：昔未达时，偶见卖新菌者，欲买。一老翁在旁，呵卖者曰

：“渠尚有数任官，汝何敢为此！”卖者逡巡去。此老翁不相识，旋亦不知其何往。次日，闻里有食菌死者。疑老翁是社公。卖者后亦不再见，疑为鬼求代也。《吕氏春秋》称味之美者越骆之菌，本无毒，其毒皆蛇虺之故，中者使人笑不止。陈仁玉《菌谱》载水调苦茗白矾解毒法，张华《博物志》、陶宏景《名医别录》并载地浆解毒法，盖以此也（以黄泥调水，澄而饮之，曰地浆）。

亲串家厅事之侧有别院，屋三楹。一门客每宿其中，则梦见男女裸逐，粉黛杂沓，四围环绕，备诸蝶状。初甚乐观，久而夜夜如是，自疑心病也。然移住他室则不梦，又疑为妖。然未睡时寂无影响，秉烛至旦，亦无见闻。其人亦自相狎戏，如不睹旁尚有人，又似非魅，终莫能明。一日，忽悟书厨贮牙鐫石琢横陈像凡十馀事，秘戏册卷大小亦十馀事，必此物为祟。乃密白主人尽焚之。有知其事者曰：“是物何能为祟哉！此主人征歌选妓之所也，气机所感，而淫鬼应之。此君亦青楼之狎客也，精神所注，而妖梦通之。水腐而后蠅蠹生，酒酸而后醯鸡集，理之自然也。市肆鬻杂货者，是物不少，何不一一为祟？宿是室者非一人，何不一一入梦哉？此可思其本矣。徒焚此物，无益也。某氏其衰乎！”不十岁，而屋易主。

明公恕斋，尝为献县令，良吏也。官太平府时，有疑狱，易服自察访之。偶憩小庵，僧年八十馀矣，见公合掌肃立，呼其徒具茶。徒遥应曰：“太守且至，可引客权坐别室。”僧应曰：“太守已至，可速来献。”公大骇曰：“尔何以知我来？”曰：“公一郡之主也，一举一动，通国皆知之，宁独老僧！”又问：“尔何以识我？”曰：“太守不能识一郡之人，一郡之人则孰不识太守。”问：“尔知我何事出？”曰：“某案之事，两造皆遣其党，布散道路间久矣，彼皆阳不识公耳。”公恍然

自失，因问：“尔何独不阳不识？”僧投地膜拜曰：“死罪死罪！欲得公此问也。公为郡不减龚、黄，然微不嫌于众心者，曰好访。此不特神奸巨蠹，能预为蛊惑计也；即乡里小民，孰无亲党，孰无恩怨乎哉？访甲之党，则甲直而乙曲；访乙之党，则甲曲而乙直。访其有仇者，则有仇者必曲；访其有恩者，则有恩者必直。至于妇人孺子，闻见不真，病媪衰翁，语言昏愤，又可据为信谳乎？公亲访犹如此，再寄耳目于他人，庸有幸乎？且夫访之为害，非仅听讼为然也。閭阎利病，访亦为害，而河渠堤堰为尤甚。小民各私其身家，水有利则遏以自肥，水有患则邻国为壑，是其胜算矣。孰肯揆地形之大局，为永远安澜之计哉？老僧方外人也，本不应预世间事，况官家事耶？第佛法慈悲，舍身济众，苟利于物，固应冒死言之耳。惟公俯察焉。”公沉思其语，竟不访而归。次日，遣役送钱米。归报曰：“公返之后，僧谓其徒曰：‘吾心事已毕。’竟泊然逝矣。”此事杨丈汶川尝言之，姚安公曰：“凡狱情虚心研察，情伪乃明，信人信己皆非也。信人之弊，僧言是也；信己之弊，亦有不可胜言者。安得再一老僧，亦为说法乎！”

舅氏健亭张公言：读书野云亭时，诸同学修禊佟氏园。偶扶乩召仙，共请姓名。乩题曰：“偶携女伴偶闲行，词客何劳问姓名？记否瑶台明月夜，有人嗔唤许飞琼。”再请下坛诗。乩又题曰：“三面纱窗对水开，佟园还是旧楼台。东风吹绿池塘草，我到人间又一回。”众窃议诗情凄惋，恐是才女香魂。然近地无此闺秀，无乃炼形拜月之仙姬乎。众情颠倒，或凝思伫立，或微谑通词。乩忽奋迅大书曰：“衰翁憔悴雪盈颠，傅粉熏香看少年。偶遣诸郎作痴梦，可怜真拜小婵娟。”复大书一“笑”字而去。此不知何代诗魂，作此狡狴；要亦轻薄之意，有以召之。

胡厚庵先生言：有书生昵一狐女，初遇时，以二寸许壶卢授生，使佩于衣带，而自入其中。欲与晤，则拔其楔，便出嫵婉，去则仍入而楔之。一日，行市中，壶卢为偷儿剪去。从此遂绝，意恒怅怅。偶散步郊外，以消郁结，闻丛翳中有相呼者，其声狐女也。就往与语，匿不肯出，曰：“妾已变形，不能复与君见矣。”怪诘其故。泣诉曰：“采补炼形，狐之常理。近不知何处一道士，又搜索我辈，供其采补。捕得禁以神咒，即僵如木偶，一听其所为。或有道力稍坚，吸之不吐者，则蒸以为脯。血肉既啖，精气亦为所收。妾入壶卢盖避此难，不意仍为所物色，攘之以归。妾畏罹汤镬，已献其丹，幸留残喘。然失丹以后，遂复兽形，从此炼形又须二三百载，始能变化。天荒地老，后会无期；感念旧恩，故呼君一诀。努力自爱，毋更相思也。”生愤恚曰：“何不诉于神？”曰：“诉者多矣。神以为悖入悖出，自作之愆；杀人人杀，相酬之道，置不为理也。乃知百计巧取，适以自戕。自今以往，当专心吐纳，不复更操此术矣。”此事在乾隆丁巳、戊午间，厚庵先生曾亲见此生。后数年，闻山东雷击一道士，或即此道士淫杀过度，又伏天诛欤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挟弹者又在其后，此之谓矣。

从弟东白宅，在村西井畔后，前未为宅时，缭以周垣，环筑土屋。其中有屋数间，夜中辄有叩门声。虽无他故，而居者恒病不安。一日，门旁墙圯，出一木人，作张手叩门状，上有符篆。乃知工匠有嫌于主人，作是镇魃也。故小人不可与轻作缘，亦不可与轻作难。

何子山先生言：雍正初，一道士善符篆。尝至西山极深处，爱其林泉，拟结庵习静。土人言是鬼魅之巢窟，伐木采薪，非结队不敢入，乃至狼虎不能居，先生宜审。弗听也。俄而鬼魅并作，或窃其屋材，或魇其工匠，或毁其器物，或污其饮食。

如行荆棘中，步步挂碍。如野火四起，风叶乱飞，千手千目，应接不暇也。道士怒，结坛召雷将。神降则妖已先遁，大索空山无所得。神去，则数日复集。如是数回，神恶其渎，不复应，乃一手结印，一手持剑，独与战，竟为妖所踣，拔须败面，裸而倒悬。遇樵者得解，狼狈逃去。道士盖恃其术耳。夫势之所在，虽圣人不能逆；党之已成，虽帝王不能破。久则难变，众则不胜诛也。故唐去牛、李之倾轧，难于河北之藩镇。道士昧众寡之形，客主之局，不量力而撓其锋，取败也宜矣。

小人之计万变，每乘机而肆其巧。小时，闻村民夜中闻履声，以为盗，秉炬搜捕，了无形迹。知为魅也，不复问。既而舢舨者知其事，乘夜而往。家人仍以为魅，偃息弗省。遂饱所欲去。此犹因而用之也。邑有令，颇讲学，恶僧如仇。一日，僧以被盗告。庭斥之曰：“尔佛无灵，何以庙食？尔佛有灵，岂不能示报于盗，而转渎官长耶？”挥之使去，语人曰：“使天下守令用此法，僧不沙汰而自散也。”僧固黠甚，乃阳与其徒修忏祝佛，而阴赂丐者，使捧衣物跪门外，状若痴者。皆曰佛有灵，檀施转盛。此更反而用之，使厄我者助我也。人情如是，而区区执一理与之角，乌有幸哉！

张某、瞿某，幼同学，长相善也。瞿与人讼，张受金，刺得其阴谋，泄于其敌。瞿大受窘辱，衔之次骨。然事密无左证，外则未相绝也。俄张死，瞿百计娶得其妇。虽事事成礼，而家庭共语，则仍呼曰张几嫂。妇故朴愿，以为相怜相戏，亦不较也。一日，与妇对食，忽跃起自呼其名曰：“瞿某，尔何太甚耶？我诚负心，我妇归汝，足偿矣。尔必仍呼嫂何耶？妇再嫁常事，娶再嫁妇亦常事。我既死，不能禁妇嫁，即不能禁汝娶也。我已失朋友义，亦不能责汝娶朋友妇也。今尔不以为妇，仍系我姓呼为嫂，是尔非娶我妇，乃淫我妇也。淫我妇者，我

得而诛之矣。”竟颠狂数日死。夫以直报怨，圣人不禁。张固小人之常态，非不共之仇也。计娶其妇，报之已甚矣，而又视若倚门妇，玷其家声，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，何怪其愤激为厉哉！

一恶少感寒疾，昏愤中魂已出舍，怅怅无所适。见有人来往，随之同行。不觉至冥司，遇一吏，其故人也。为检籍良久，蹙额曰：“君多忤父母，于法当付镬汤狱。今寿尚未终，可且反，寿终再来受报可也。”恶少惶怖，叩首求解脱。吏摇首曰：“此罪至重，微我难解脱，即释迦牟尼亦无能为力也。”恶少泣涕求不已。吏沉思曰：“有一故事，君知乎？一禅师登座，问：‘虎颌下铃，何人能解？’众未及对，一沙弥曰：‘何不令系铃人解。’得罪父母，还向父母忏悔，或希冀可免乎！”少年虑罪业深重，非一时所可忏悔。吏笑曰：“又有一故事，君不闻杀猪王屠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乎？”遣一鬼送之归，霍然遂愈。自是洗心涤虑，转为父母所爱怜，后年七十馀乃终。虽不知其果免地狱否，然观其得寿如是，似已许忏悔矣。

许文木言：老僧澄止，有道行。临歿，谓其徒曰：“我持律精进，自谓是四禅天人。世尊嗔我平生议论，好尊佛而斥儒，我相未化，不免仍入轮回矣。”其徒曰：“崇奉世尊，世尊反嗔乎？”曰：“此世尊所以为世尊也。若党同而伐异，扬己而抑人，何以为世尊乎？我今乃悟，尔见犹左耳。”因忆杨槐亭言：乙丑上公车时，偕同年数人行。适一僧同宿逆旅，偶与闲谈。一同年目止之曰：“君奈何与异端语？”僧不平曰：“释家诚与儒家异，然彼此均各有品地。果为孔子，可以辟佛；颜、曾以下弗能也。果为颜、曾，可以辟菩萨；郑、贾以下弗能也。果为郑、贾，可以辟阿罗汉；程、朱以下弗能也。果为程、朱，可以辟诸方祖师；其依草附木，自托讲学者弗能也。何也？其

分量不相及也。先生而辟佛，毋乃高自位置乎？”同年怒且笑曰：“惟各有品地，故我辈儒可辟汝辈僧也。”几于相哄而散。余谓各以本教而论，譬如居家，三王以来，儒道之持世久矣，虽再有圣人弗能易，犹主人也。佛自西域而来，其空虚清静之义，可使驰鹜者息营求，忧愁者得排遣；其因果报应之说，亦足警戒下愚，使回心向善，于世不为无补。故其说得行于中国，犹挟技之食客也。食客不修其本技，而欲变更主人之家政，使主人退而受教，此佛者之过也。各以末流而论，譬如种田，儒犹耕耘者也。佛家失其初旨，不以善恶为罪福，而以施舍不施舍为罪福。于是惑众蠹财，往往而有，犹侵越疆畔，攘窃禾稼者也。儒者舍其耒耜，荒其阡陌，而皇皇持挺荷戈，日寻侵越攘窃者与之格斗；即格斗全胜，不知己之稼穡如何也。是又非儒者之颠耶？夫佛自汉明帝后，蔓延已二千年，虽尧、舜、周、孔复生，亦不能驱之去。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礼乐，舍之则无以治天下，虽释迦出世，亦不能行彼法于中土。本可以无争，徒以缙徒不胜其利心，妄冀儒绌佛伸，归佛者檀施当益富。讲学者不胜其名心，著作中苟无辟佛数条，则不足见卫道之功。故两家语录，如水中泡影，旋生旋灭，旋灭旋生，互相诟厉而不止。然两家相争，千百年后，并存如故；两家不争，千百年后，亦并存如故也。各修其本业可矣。

陈瑞庵言：献县城外诸丘阜，相传皆汉冢也。有耕者误犁一冢，归而寒热谗语，责以触犯。时瑞庵偶至，问：“汝何人？”曰：“汉朝人。”又问：“汉朝何处人？”曰：“我即汉朝献县人，故冢在此，何必问也？”又问：“此地汉即名献县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问：“此地汉为河间国，县曰乐成。金始改献州。明乃改献县。汉朝安得有此名？”鬼不语。再问之，则耕者苏矣。盖传为汉冢，鬼亦习闻，故依托以求食，而不虞

适以是败也。

毛其人言：有耿某者，勇而悍。山行遇虎，奋一挺与斗，虎竟避去，自以为中黄、次飞之流也。偶闻某寺后多鬼，时酩酊人，愤往驱逐。有好事数人随之往。至则日薄暮，乃纵饮至夜，坐后垣上待其来。二鼓后，隐隐闻啸声，乃大呼曰：“耿某在此。”倏人影无数，涌而至，皆吃吃笑曰：“是尔耶，易与耳。”耿怒跃下，则鸟兽散去，遥呼其名而詈之。东逐则在西，西逐则在东，此没彼出，倏忽千变。耿旋转如风轮，终不见一鬼，疲极欲返，则嘲笑以激之。渐引渐远，突一奇鬼当路立，锯牙电目，张爪欲搏。急奋拳一击，忽噉然自仆，指已折，掌已裂矣，乃误击墓碑上也。群鬼合声曰：“勇哉！”瞥然俱杳，诸壁上观者闻耿呼痛，共持炬舁归。卧数日，乃能起，右手遂废。从此猛气都尽，竟唾面自乾焉。夫能与虓虎敌，而不能不为鬼所困，虎斗力，鬼斗智也。以有限之力，欲胜无穷之变幻，非天下之痴人乎？然一惩即戒，毅然自返，虽谓之大智慧人，亦可也。

张桂岩自扬州还，携一琴砚见赠。斑驳剥落，古色黝然。右侧近下，镌“西涯”二篆字，盖怀麓堂故物也。中镌行书一诗曰：“如以文章论，公原胜谢刘。玉堂挥翰手，对此忆风流。”款曰“稚绳”，高阳孙相国字也。左侧镌小楷一诗曰：“草绿湘江叫子规，茶陵青史有微词。流传此砚人犹惜，应为高阳五字诗。”款曰：“不凋”，乃太仓崔华之字。华，渔洋山人之门人。渔洋论诗绝句曰：“溪水碧于前渡日，桃花红似去年时。江南肠断何人会？只有崔郎七字诗。”即其人也。二诗本集皆不载，岂以诋诃前辈，微涉讦直，编集时自删之欤？后以赠庆大司马丹年，刘石庵参知颇疑其伪。然古人多有集外诗，

终弗能明也。又杨丈汶川（讳可镜，杨忠烈公曾孙也。以拔贡官户部郎中，与先姚安公同事）赠姚安公一小砚，背有铭曰：“自渡辽，携汝伴。草军书，恒夜半。余之心，惟汝见。”款题“芝冈铭”。盖熊公廷弼军中砚，云得之于其亲串家。又家藏一小砚，左侧有“白谷手琢”四字，当是孙公传庭所亲制。二砚大小相近，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，合为一匣，后在长儿汝侏处。汝侏夭逝，二砚为婢媼所窃卖，今不可物色矣。

余十七岁时，自京师归应童子试，宿文安孙氏（土语呼若巡诗，音之转也）。室庐皆新建，而土炕下钉一桃杙。上下颇碍，呼主人去之。主人颇笃实，摇手曰：“是不可去，去则怪作矣。”诘问其故。曰：“吾买隙地构此店，宿者恒夜见炕前一女子立，不言不动，亦无他害。有胆者以手引之，乃虚无所触。道士骂桃杙钉之，乃不复见。”余曰：“其下必古冢，人在上，鬼不安耳。何不掘出其骨，具棺迁葬？”主人曰：“然。”然不知其果迁否也。又辛巳春，余乞假养病北仓。姻家赵氏请余题主，先姚安公命之往。归宿杨村，夜已深，余先就枕，仆隶秣马尚未睡。忽见彩衣女子揭帘入，甫露面，即退出。疑为趁座妓女，呼仆隶遣去，皆云外户已闭，无一人也。主人曰：“四日前，有宦家子妇宿此卒，昨移柩去。岂其回煞耶？”归告姚安公。公曰：“我童子时，读书陈氏舅家。值仆妇夜回煞，月明如昼，我独坐其室外，欲视回煞作何状，迄未见也。何尔乃有见耶？然则尔不如我多矣。”至今深愧此训也。

河豚惟天津至多，土人食之如园蔬；然亦恒有死者，不必家家皆善烹治也。姨丈惕园牛公言：有一人嗜河豚，卒中毒死。死后见梦于妻子曰：“祀我何不以河豚耶？”此真死而无悔也。又姚安公言：里有人粗温饱，后以博破家。临歿，语其子曰：“必以博具置棺中。如无鬼，与白骨同为土耳，于事何害？如

有鬼，荒榛蔓草之间，非此何以消遣耶！”比大殓，金曰：“死葬之以礼，乱命不可从也。”其子曰：“独不云事死如事生乎？生不能几谏，殁乃违之乎？”我不讲学，诸公勿干预人家事。”卒从其命。姚安公曰：“非礼也，然亦孝子无已之心也。吾恶夫事事遵古礼，而思亲之心则漠然者也。”

一奴子业针工，其父母鬻身时未鬻此子，故独别居于外。其妇年二十馀，为狐所媚，岁馀病瘵死。初不肯自言，病甚，乃言狐初来时为女形，自言新来邻舍也。留与语，渐涉谑，既而渐相逼，遽前拥抱，遂昏昏如魔。自是每夜辄来，来必换一形，忽男忽女，忽老忽少，忽丑忽好，忽僧忽道，忽鬼忽神，忽今衣冠忽古衣冠，岁馀无一重复者。至则四肢缓纵，口噤不能言，惟心目中了了而已。狐亦不交一言，不知为一狐所化，抑众狐更番而来也。其尤怪者，妇小姑偶入其室，突遇狐出，一跃即逝。小姑所见，是方巾道袍人，白须髯。妇所见则黯黑垢膩一卖煤人耳。同时异状，更不可思议耳。

及孺爱先生言（先生于余为疏从表侄，然幼时为余开蒙，故始终待以师礼）：交河有人田在丛冢旁，去家远，乃筑室就之。夜恒闻鬼语，习见不怪也。一夕，闻冢间呼曰：“尔狼狽何至是？”一人应曰：“适路遇一女，携一童子行。见其面有衰气，死期已近，未之避也。不虞女忽一嚏，其气中人，如巨杵舂撞（平声），伤而仆地。苏息良久，乃得归。今胸膈尚作楚也。”此人默记其语。次日，耘者聚集，具述其异，因问：“昨日谁家女子傍晚行，致中途遇鬼？”中一宋姓者曰：“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归，无遇鬼事也。”众以为妄语。数日后，宋女为强暴所执，捍刃抗节死。乃知贞烈之气，虽届衰绝，尚刚劲如是也。鬼魅畏正人，殆以此夫。

张完质舍人言：有与狐为友者，将商于外，以家事托狐。

凡火烛盗贼，皆为警卫；僮婢或作奸，皆摘发无遗。家政井井，逾于商未出时。惟其妇与邻人昵，狐若弗知。越两岁，商归，甚德狐。久而微闻邻人事，又甚咎狐。狐谢曰：“此神所判，吾不敢违也。”商不服曰：“鬼神祸淫，乃反导淫哉？”狐曰：“是有故。邻人前世为巨室，君为司出纳，因其倚信，侵蚀其多金。冥判以妇偿负，一夕准宿妓之价销金五星，今所欠只七十余金矣。销尽自绝，君何躁焉！君倘未信，试以所负偿之，观其如何耳。”商乃诣邻人家曰：“闻君贫甚，仆此次幸多赢，谨以八十金奉助。”邻人感且愧，自是遂与妇绝。岁暮，馈肴品示谢，甚精腆。计其所值，正合七十余金所赢数。乃知夙生债负，受者毫厘不能增，与者毫厘不能减也，是亦可畏也已。

族侄竹汀言：有农家妇少寡，矢志不嫁，养姑抚子数年矣。一日，见华服少年，从墙缺窥伺。以为过客误入，詈之去。次日复来。念近村无此少年，土人亦无此华服，心知是魅，持梃驱逐。乃复抛掷砖石，损坏器物。自是日日来，登墙自道相悦意。妇无计，哭诉于社公祠，亦无验。越七八日，白昼晦冥，雷击裂村南一古墓，魅乃绝。不知是狐是鬼也。以妖媚人，已干天律。况媚及柏舟之妇，其受殛也固宜。顾必迟久而后应，岂天人一理，事关殊死，亦待奏请而后刑，由社公辗转上闻，稍稽时日乎？然匹妇一哭，遽达天听，亦足见孝弟之通神明矣。

沧州一带海滨煮盐之地，谓之灶泡。袤延数百里，并斥卤不可耕种，荒草粘天，略如塞外，故狼多窟穴于其中。捕之者掘地为阱，深数尺，广三四尺，以板覆其上，中凿圆孔如盂大，略如枷状。人蹲阱中，携犬子或豚子，击使嗥叫。狼闻声而至，必以足探孔中攫之。人即握其足立起，肩以归。狼隔一板，爪牙无所施其利也。然或遇其群行，则亦能搏噬。故见人则以喙据地嗥，众狼毕集，若号令然，亦颇为行客道途患。有富室偶

得二小狼，与家犬杂畜，亦与犬相安。稍长，亦颇驯，竟忘其为狼。一日，主人昼寝厅事，闻群犬呜呜作怒声，惊起周视，无一人。再就枕将寐，犬又如前。乃伪睡以俟，则二狼伺其未觉，将啮其喉，犬阻之不使前也。乃杀而取其革。此事从侄虞惇言。狼子野心，信不诬哉！然野心不过遁逸耳，阳为亲昵，而阴怀不测，更不止于野心矣。兽不足道，此人何取而自贻患耶！

田村一农妇，甚贞静。一日午盥饷，有书生遇于野，从乞瓶中水。妇不应。出金一铤投其袖。妇掷且詈，书生皇恐遁。晚告其夫，物色之，无是人，疑其魅也。数日后，其夫外出，阻雨不得归。魅乃幻其夫形，作冒雨归者，入与寝处，草草息灯，遽相媾戏。忽电光射窗，照见乃向书生。妇恚甚，爪败其面。魅甫跃出窗，闻呦然一声，莫知所往。次早夫归，则门外一猴脑裂死，如刃所中也。盖妖之媚人，皆因其怀春而媾合。若本无是心，而乘其不意，变幻以败其节，则罪当与强污等。揆诸神理，自必不容，而较前记竹汀所说事，其报更速。或社公权微，不能即断；此遇天神立殛之？抑彼尚未成，此则已玷，可以不请而诛欤？

同年邹道峰言：有韩生者，丁卯夏读书山中。窗外为悬崖，崖下为涧。涧绝陡，两岸虽近，然可望而不可至也。月明之夕，每见对岸有人影，虽知为鬼，度其不能越，亦不甚怖。久而见惯，试呼与语。亦响应，自言是堕涧鬼，在此待替。戏以馀酒凭窗洒涧内，鬼下就饮，亦极感谢。自此遂为谈友，诵肄之暇，颇消岑寂。一日试问：“人言鬼前知。吾今岁应举，汝知我得失否？”鬼曰：“神不检籍，亦不能前知，何况于鬼。鬼但能以阳气之盛衰，知人年运；以神光之明晦，知人邪正耳。若夫禄命，则冥官执役之鬼，或旁窥窃听而知之；城市之鬼，或辄

转相传而闻之；山野之鬼弗能也。城市之中，亦必捷巧之鬼乃闻之，钝鬼亦弗能也。譬君静坐此山，即官府之事不得知，况朝廷之机密乎！”一夕，闻隔涧呼曰：“与君送喜。顷城隍巡山，与社公相语，似言今科解元是君也。”生亦窃自贺。及榜发，解元乃韩作霖，鬼但闻其姓同耳。生太息曰：“乡中人传官里事，果若斯乎！”

王史亭编修言：有崔生者，以罪戍广东。恐携孥有意外，乃留其妻妾，只身行。到戍后，穷愁抑郁，殊不自聊，且回思“少妇登楼”，弥增怆怛。偶遇一叟，自云姓董，字无念。言颇契，愍其流落，延为子师，亦甚相得。一夕，宾主夜酌，楼高月满，忽动离怀，把酒倚栏，都忘酬酢。叟笑曰：“君其有‘云鬟玉臂’之感乎？托在契末，已早为经纪，但至否未可知，故先不奉告；旬月后当有耗耳。”又半载，叟忽戒僮婢扫治别室，意甚匆遽。顷之，则三小肩舆至，妻妾及一婢揭帘出矣。惊喜怪问。皆曰：“得君信相迓，嘱随某官眷属至。急不能久待，故草草来；家事托几房几兄代治，约岁得租米，岁岁鬻金寄至矣。”问：“婢何来？”曰：“即某官之媵，嫡不能容，以贱价就舟中鬻得也。”生感激拜叟，至于涕零。从此完聚成家，无复故园之梦。越数月，叟谓生曰：“此婢中途邂逅，患难相从，当亦是有缘。似当共侍巾栉，无独使向隅也。”又数载，遇赦得归。生喜跃不能寐，而妻妾及婢俱惨惨有离别之色。生慰之曰：“尔辈恋主人恩耶？倘不死，会有日相报耳。”皆不答，惟趣为生治装。濒行，翁治酒作饯，并呼三女出曰：“今日事须明言矣。”因拱手对生曰：“老夫地仙也。过去生中，与君为同官。歿后，君百计营求，归吾妻子，恒耿耿不忘。今君别鹤离鸾，自合为君料理；但山川绵邈，二孱弱女子，何以能来？因摄召花妖，俾先至君家中半年，窥尊室容貌语言，摹

拟俱似；并刺知家中旧事，使君有证不疑。渠本三姊妹，故多增一婢耳。渠皆幻相，君勿复思，到家相对旧人，仍与此间无异矣。”生请与三女俱归。叟曰：“鬼神各有地界，可暂出不可久越也。”三女握手作别，洒泪沾衣，俯仰间已俱不见。登舟时，遥见立岸上，招之不至矣。归后，妻子具言家日落，赖君岁岁寄金来，得活至今。盖亦此叟所为也。使世间离别人皆逢此叟，则无复牛女银河之恨矣。史亭曰：“信然。然粤东有地仙，他处亦必有地仙；董叟有此术，他仙亦必有此术。所以无人再逢者，当由过去生中原未受恩，故不肯竭尽心力缩地补天耳。”

有客在泊镇宿妓，与以金。妓反覆审谛，就灯铄之，微笑曰：“莫纸铤否？”怪问其故。云数日前粮艘演剧赛神，往看至夜深归。遇少年与以金，就河干草屋野合。至家，探怀觉太轻，取出乃一纸铤，盖遇鬼也。因言相近一妓家，有客赠衣饰甚厚。去后，皆已篋中物，钥故未启，疑为狐所给矣。客戏曰：“天道好还。”又瞽者刘君瑞言：青县有人与狐友，时共饮甚昵。忽久不见，偶过丛莽，闻有呻吟声，视之，此狐也。问：“何狼狈乃尔？”狐愧沮良久，曰：“顷见小妓颇壮盛，因化形往宿，冀采其精。不虞妓已有恶疮，采得之后，毒渗命门，与平生所采混合为一，如油入面，不可复分。遂溃裂蔓延，达于面部。耻见故人，故久疏来往耳。”此又狐之败于妓者。机械相乘，得失倚伏，胶胶扰扰，将伊于胡底乎？

李千之侍御言：某公子美丰姿，有卫玠璧人之目。雍正末，值秋试，于丰宜门内租僧舍过夏。以一室设榻，一室读书。每晨兴，书室几榻笔墨之类，皆拂拭无纤尘；乃至瓶插花，砚池注水，亦皆整顿如法，非粗材所办。忽悟北地多狐女，或藉通情愫，亦未可知，于意亦良得。既而盘中稍稍置果饵，皆精品。

虽不敢食，然益以美人之贻，拭目以待佳遇。一夕月明，潜至北牖外穴纸窃窥，冀睹艳质。夜半，闻器具有声，果一人在室料理。谛视，则修髯伟丈夫也。怖而却走。次日，即移寓。移时，承尘上似有叹声。

康师，杜林镇僧也。北俗呼僧多以姓，故名号不传焉，工疡医，余小时曾及见之。言其乡人家一婢，怀春死，魂不散，时出祟人。然不现形，不作声，亦不附人语，不使人病。惟时与少年梦中接，稍尪瘦，则别媚他少年，亦不至杀人。故为祟而不以为祟。即尝为所祟者，亦梦境恍惚，莫能确执。如是数十年，不为人所畏，亦不为人所劾治。真黠鬼哉！可谓善藏其用，善遁于虚，善留其不尽，善得老氏之旨矣。然终有人知之，有人传之，则黠巧终无不败也。

相传康熙中，瓜子店火（在正阳门之南而偏东）有少年病瘵不能出，并屋焚焉。火熄，掘之，尸已焦，而有一狐与俱死，知其病为狐媚也。然不知狐何以亦死。或曰：“狐情重，救之不出，守之不去也。”或曰：“狐媚人至死，神所殛也。”是皆不然。狐鬼皆能变幻，而鬼能穿屋透壁出（罗两峰云尔）。鬼有形无质，纯乎气也；气无所不达，故莫能碍。狐能大能小与龙等，然有形有质，质能缩而小，不能化而无。故有隙即遁，而无隙则碍不能出。虽至灵之狐，往来亦必由户牖。此少年未死间，狐尚来媚，猝遇火发，户牖俱焰，故并为烬焉耳。

门人徐通判敬儒言：其乡有富室，昵一婢，宠眷甚至。婢亦倾意向其主，誓不更适。嫡心妒之而无如何。会富室以事他出，嫡密召女伶鬻诸人。待富室归，则以窃逃报。家人知主归事必有变也，伪向女伶买出，而匿诸尼庵。婢自到女伶家，即直视不语，提之立则立，扶之行则行，捺之卧则卧，否则如木偶，终日不动。与之食则食，与之饮则饮，不与亦不索也。到

尼庵亦然。医以为愤恚痰迷，然药之不效，至尼庵仍不苏。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馀。富室归，果与嫡操刃斗，屠一羊沥血告神，誓不与俱生。家人度不可隐，乃以实告。急往尼庵迎归，痴如故。富室附耳呼其名，乃霍然如梦觉。自言初到女伶家，念此特主母意，主人当必不见弃，因自奔归；虑为主母见，恒藏匿隐处，以待主人之来。今闻主人呼，喜而出也。因言家中某日见某人，某人某日作某事，历历不爽。乃知其形去而魂归也。因是推之，知所谓离魂倩女，其事当不过如斯，特小说家点缀成文，以作佳话。至云魂归后衣皆重著，尤为诞谩。著衣者乃其本形，顷刻之间，襟带不解，岂能层层搀入？何不云衣如委蜕，尚稍近事理乎。

客作田不满（初以其取不自满假之义，称其命名有古意。既乃知以饕餮得此名，取田填同音也），夜行失道，误经墟墓间，足踏一髑髅。髑髅作声曰：“毋败我面！且祸尔。”不满戇且悍，叱曰：“谁遣尔当路！”髑髅曰：“人移我于此，非我当路也。”不满又叱曰：“尔何不祸移尔者？”髑髅曰：“彼运方盛，无如何也。”不满笑且怒曰：“岂我衰耶？畏盛而凌衰，是何理耶？”髑髅作泣声曰：“君气亦盛，故我不敢崇，徒以虚词恫喝也。畏盛凌衰，人情皆尔，君乃责鬼乎！哀而拨入土窟中，公之惠也。”不满冲之竟过，惟闻背后呜呜声，卒无他异。余谓不满无仁心。然遇莽卤之人而以大言激其怒，鬼亦有过焉。

蒋荅生编修言：一士人北上，泊舟北仓、杨柳青之间（北仓去天津二十里，杨柳青距天津四十里）。时已黄昏，四顾渺漫。去人家稍远，独一小童倚树立，姣丽特甚，然衣裳华洁，而神意不似大家儿。士故轻薄，自上岸与语。口操南音，自云流落至此，已有人相约携归，待尚未至。渐相款洽，因挑以微

词，解扇上汉玉佩为赠。顏颜谢曰：“君是解人，亦不能自讳。然故人情重，实不忍别抱琵琶。”置佩而去。士人意未已，欲覘其居停，蹑迹从之。数十步外，倏已灭迹，惟丛莽中一小坟，方悟为鬼也。女子事夫，大义也，从一则为贞，野合乃为荡耳。男子而抱衾裯，已失身矣，犹言从一，非不揣本而齐末乎？然较反面负心，则终为差胜也。

先师陈白崖先生言：业师某先生（忘其姓字，似是姓周），笃信洛、闽，而不鹜讲学名，故穷老以终，声华阒寂。然内行醇至，粹然古君子也。尝税居空屋数楹，一夜，闻窗外语曰：“有事奉白，虑君恐怖，奈何？”先生曰：“第入无碍。”入则一人戴首于项，两手扶之；首无巾而身裋阑衫，血渍其半。先生拱之坐，亦谦逊如礼。先生问：“何语？”曰：“仆不幸，明末戕于盗，魂滞此屋内。向有居者，虽不欲为祟，然阴气阳光，互相激薄，人多惊悸，仆亦不安。今有一策：邻家一宅，可容君眷属。仆至彼多作变怪，彼必避去；有来居者，扰之如前，必弃为废宅。君以贱价售之，迁居于彼。仆仍安居于此。不两得乎？”先生曰：“吾平生不作机械事，况役鬼以病人乎？义不忍为。吾读书此室，图少静耳。君既在此，即改以贮杂物，日扃锁之可乎？”鬼愧谢曰：“徒见君案上有性理，故敢以此策进。不知君竟真道学，仆失言矣。既荷见容，即托宇下可也。”后居之四年，寂无他异。盖正气足以慑之矣。

凡物太肖人形者，岁久多能幻化。族兄中涵言：官旌德时，一同官好戏剧，命匠造一女子，长短如人，周身形体以及隐微之处，亦一一如人；手足与目与舌，皆施关捩，能屈伸运动；衣裙簪珥，可以按时更易。所费百金，殆夺偃师之巧。或植立书室案侧，或坐于床凳，以资笑噱。一夜，僮仆闻书室格格声。时已鐃闭，穴纸窃视，月光在牖，乃此偶人来往自行。急告主

人自覘之，信然。焚之，嚶嚶作痛声。又先祖母言：舅祖蝶庄张公家，有空屋数间，贮杂物。媼婢或夜见院中有女子，容色姣好，而颌下修髯如戟，两颊亦磔如猬毛，携四五小儿游戏。小儿或跛或盲，或头面破损，或无耳鼻。人至则倏隐，莫知何妖。然不为人害，亦不外出。或曰目眩，或曰妄语，均不甚留意。后检点此屋，只见破裂虎丘泥孩一床，状如所见。其女子之须，则儿童嬉戏以墨笔所画云。

景州方夔典言：少尝患心气不宁，稍作劳则似簌簌动。服枣仁、远志之属，时作时止，不甚验也。偶遇友人家扶乩，云是纯阳真人。因拜乞方。乩判曰：“此证现于心，而其原出于脾，脾虚则子食母气故也。可炒白术常服之。”试之果验。夔典又言：尝向乩仙问科第。乩判曰：“场屋文字，只笔酣墨饱，书味盎然，即中式矣，何必预问乎！”后至乾隆丙辰登进士，本房同考官出阅卷簿视之，所注批词即此八字也。然则科名前定，并批词亦前定乎？

高梅村言：有二村民同行，一人偶便旋，蹴起片瓦，下有一罍。瓦上刻一字，则同行者姓也。惧为所见，托故自返，而潜伏荟翳中；望其去远，乃往私取，则满罍皆清水矣。不胜其恚，举而尽饮之。时日已暮，无可栖止，忆同行者家尚近，径往借宿。夜中忽患霍乱，呕泄并作，秽其床席几遍；愧不自容，竟宵遁。质明，其家视之，则皆精银，如汁泻地成片然。余谓此语特供谐笑，未必真有，而梅村坚执谓不诬。然则物各有主，非人力可强求，凿然信矣。

梅村又言：有姜挺者，以贩布为业。恒携一花犬自随。一日独行，途遇一叟呼之住。问：“不相识，何见招？”叟遽叩首有声曰：“我狐也。夙生负君命，三日后君当噬花犬断我喉。冥数已定，不敢逃死。然窃念事隔百余年，君转生人道，我堕

为狐，必追杀一狐，与君何益？且君已不记被杀事，偶杀一狐，亦无所快于心。愿纳女自赎，可乎？”姜曰：“我不敢引狐入室，亦不欲乘危劫人女。贯则贯汝，然何以防犬终不噬也？”曰：“君但手批一帖曰：‘某人夙负，自愿消除。’我持以告神，则犬自不噬。冤家债主，解释须在本人，神不违也。”适携记簿纸笔，即批帖予之。叟喜跃去。后七八载，姜贩布渡大江，突遇暴风，帆不能落，舟将覆。见一人直上樯竿杪，掣断其索，骑帆俱落。望之似是此叟，转瞬已失所在矣。皆曰：“此狐能报恩。”余曰：“此狐无术自救，能数千里外救人乎？此神以好生延其寿，遣此狐耳。”

周泰宇言：有刘哲者，先与一狐女狎，因以为继妻。操作如常人，孝舅姑，睦娣姒，抚前妻子女如己出，尤人所难能。老而死，其尸亦不变狐形。或曰：“是本奔女，讳其事，托言狐也。”或曰：“实狐也，炼成人道，未得仙，故有老有死；已解形，故死而尸如人。”余曰：“皆非也，其心足以持之也。凡人之形，可以随心化。郗皇后之为蟒，封使君之为虎，其心先蟒先虎，故其形亦蟒亦虎也。旧说狐本淫妇阿紫所化，其人而狐心也，则人可为狐。其狐而人心也，则狐亦可为人。缙衣黄冠，或坐蛻不仆；忠臣烈女，或骸存不腐，皆神足以持其形耳。此狐死不变形，其类是夫！”泰宇曰：“信然。相传刘初纳狐，不能无疑惮。狐曰：‘妇欲宜家耳，苟宜家，狐何异于人？且人徒知畏狐，而不知往往与狐侣。彼妇之容止无度，生疾损寿，何异狐之采补乎？彼妇之逾墙钻穴，密会幽欢，何异狐之冶荡乎？彼妇之长舌离间，生衅家庭，何异狐之媚惑乎？彼妇之隐盗资产，私给亲爱，何异狐之攘窃乎？彼妇之嚣凌诟谇，六亲不宁，何异狐之崇扰乎？君何不畏彼而反畏我哉？’是狐之立志，欲在人上久矣，宜其以人始以人终也。若所说种

种类狐者，六道轮回，惟心所造，正恐眼光落地，不免堕入彼中耳。”

古者世禄世官，故宗子必立后，支子不祭，则礼无必立后之文。孟皮不闻有后，亦不闻孔子为立后，非嫡故也。支子之立后，其为葑嫠守志，不忍节妇之无祀乎？譬诸士本无谏，而县贡父则始谏，死职故也。童子本应殇，而汪 则不殇，卫社稷故也。礼以义起，遂不可废。凡支子之无后者，亦遂沿为例不可废，而家庭之难，即往往由是作焉。董曲江言：东昌有兄弟三人，仲先死无后，兄欲以其子继，弟亦欲以其子继。兄曰，弟当让兄。弟曰，兄子幼而其子长，弟又当让兄。讼经年，卒为兄夺。弟恚甚，郁结成疾。疾甚时，语其子曰：“吾必求直于地下。”既而昏眩，经半日复苏，曰：“岂特阳官悖哉，阴官之悖乃更甚。顷魂游冥司，陈诉此事。一阴官诘我曰：‘汝为汝兄无后耶？汝兄已有后矣，汝特为资产争耳。见兽于野，两人并逐，捷足者先得。汝何讼焉？’竟不理也。夫争继原为资产，乃瞋目与我讲宗祀，何不解事至此耶？多置纸笔我棺中，我且诉诸上帝也。”此真至死不悟者欤！曲江曰：“吾犹取其不自讳也。”

己卯典试山西时，陶序东以乐平令充同考官。卷未入时，共闲话仙鬼事。序东言有友尝游南岳，至林壑深处，见女子倚石坐花下。稔闻智琼、兰香事，遽往就之。女子以纨扇障面曰：“与君无缘，不宜相近。”曰：“缘自因生，不可从此种因乎？”女子曰：“因须夙造，缘须两合，非一人欲种即种也。”翳然灭迹，疑为仙也。余谓情欲之因缘，此女所说是也。至恩怨之因缘，则一人欲种即种，又当别论矣。

大同宋中书瑞言：昔在家中戏扶乩，乩动，请问仙号。即书曰：“我本住深山，来往白云里。天风忽飒然，云动如流水。

我偶随之游，飘飘因至此。荒村茅舍静，小坐亦可喜。莫问我姓名，我忘已久矣。且问此门前，去山凡几里？”书讫，乩遂不动。或者此乃真仙欤？

和和呼通诺尔之战，兵士有没蕃者。乙亥平定伊犁，望大兵旗帜，投出宿死，安置乌鲁木齐，群呼之曰“小李陵”。此人不知李陵为谁，亦漫应之，久而竟迷其本名。己丑、庚寅间，余在乌鲁木齐，犹见其人，已老矣。言在准噶尔转鬻数主，皆司牧羊。大兵将至前一岁八月中旬，夜栖山谷，望见沙碛有火光。西域诸部，每互相钞掠，疑为劫盗。登冈眺望，乃见一巨人，长丈许，衣冠华整，侍从秉炬前导，约七八十人。俄列队分立，巨人端拱向东拜，意甚虔肃，知为山灵。时适准噶尔乱，已微闻阿睦尔撒纳款塞请兵事，窃意或此地当内属，故鬼神预东向耶？既而果然。时尚不知八月中旬为圣节，归正后乃悟天声震叠，为遥祝万寿云。

甘肃李参将名璇，精康节观梅之术，占事多验。平定西域时，从大学士温公在军营。有兵士遗火，焚辕前枯草，阔丈许。公使占何祥。曰：“此无他，公数日内当有密奏耳。火得枯草行最速，急递之象也；烟气上升，上达之象也。知为密奏。凡密奏，当焚草也。”公曰：“我无当密奏事。”曰：“遗火亦无心，非预定也。”既而果然。其占人终身，则使随手拈一物。或同拈一物，而所断又不同。至京师时，一翰林拈烟筒。曰：“贮火而其烟呼吸通于内，公非冷局官也；然位不甚通显，尚待人吹嘘故也。”问：“历官当几年？”曰：“公毋怪直言。火本无多，一熄则为灰烬，热不久也。”问：“寿几何？”摇头曰：“铜器原可经久，然未见百年烟筒也。”其人愠去。后岁馀，竟如所言。又一郎官同在座，亦拈此烟筒，观其复何所云。曰：“烟筒火已息，公必冷官也。已置于床，是曾经停顿

也；然再拈于手，是又遇提携复起矣。将来尚有热时，但热又占与前同耳。”后亦如所言。

吴惠叔携一小幅挂轴，纸色似百年外物，云得之长椿寺市上。笔墨草略，半以淡墨扫烟霭，半作水纹，中惟一小舟，一女子坐篷下，一女子摇橹而已。右角浓墨写一诗曰：“沙鸥同住水云乡，不记荷花几度香。颇怪麻姑太多事，犹知人世有沧桑。”款曰：“画中人自画并题。”无年月，无印记。或以为仙笔，然女仙手迹，人何自得之？或以为游女，又不应作此世外语。疑是明末女冠，避兵于渔庄蟹舍，自作此图。无旧人跋语，亦难确信。惠叔索题，余无从著笔，置数日还之。惠叔歿于蜀中，此画不知今在否也？

舅氏实斋安公言：程老，村夫子也。女颇韶秀，偶门前买脂粉，为里中少年所挑，泣告父母。憚其暴横，弗敢较，然恚愤不可释，居恒郁郁。故与一狐友，每至辄对饮。一日，狐怪其惨沮。以实告，狐默然去。后此少年复过其门，见女倚门笑，渐相软语，遂野合于小圃空屋中。临别，女涕泣不舍，相约私奔。少年因夜至门外，引以归。防程老追索，以刃拟妇曰：“敢泄者死！”越数日，无所闻；知程老讳其事，意甚得，益狎昵无度。后此女渐露妖迹，乃知为魅；然相悦甚，弗能遣也。岁馀病瘵，惟一息仅存，此女乃去。百计医药，幸得不死，资产已荡然。夫妇露栖，又尪弱不任力作，竟食妇夜合之资，非复从前之悍气矣。程老不知其由，向狐述说。狐曰：“是吾遣黠婢戏之耳。必假君女形，非是不足饵之也；必使知为我辈，防败君女之名也；濒危而舍之，其罪不至死也。报之已足，君无更快快矣。”此狐中之朱家、郭解欤？其不为已甚，则又非朱家、郭解所能也。

从孙树宝言：辛亥冬，与从兄道原访戈孝廉仲坊，见案上

新诗数十纸，中有二绝句云：“到手良缘事又违，春风空自锁双扉。人间果有乘龙婿，夜半居然破壁飞。”“岂但蛾眉斗尹邢，仙家亦自妒娉婷。请看搔背麻姑爪，变相分明是巨灵。”皆不省所云，询其本事。仲坊曰：“昨见沧州张君辅言：南皮某甲，年二十馀，未娶。忽二艳女夜相就。诘所从来，自云：‘是狐，以夙命当为夫妇。虽不能为君福，亦不至祸君。’某甲耽昵其色，为之不婚。有规戒之者，某甲谢曰：‘狐遇我厚，相处日久无疾病，非相魅者。且言当为我生子，于嗣续亦无害，实不忍负心也。’后族众强为纳妇，甲闻其女甚姣丽，遂顿负旧盟。迨洞房停烛之时，突声若风霆，震撼檐宇，一手破窗而入，其大如箕，攫某甲以去。次日，四出觅访，杳然无迹。七八日后，有数小儿言，某神祠中有声如牛喘。北方之俗，凡神祠无庙祝者，虑流丐栖息，多以土壑堊其户，而留一穴置香炉。自穴窥之，似有一人裸体卧，不辨为谁，启户视之，则某甲在焉，已昏昏不知人矣。多方疗治，仅得不死。自是狐女不至，而妇家畏狐女之报，亦竟离婚。此二诗记此事也。夫狐已通灵，事与人异。某甲虽娶，何碍倏忽之往来？乃逞厥凶锋，几戕其命，狐可谓妒且悍矣。然本无夙约，则曲在狐；既不慎于始而与约，又不善其终而背之，则激而为祟，亦自有词，是固未可罪狐也。

北方之桥，施栏楯以防失足而已。闽中多雨，皆于桥上覆以屋，以庇行人。邱二田言：有人夜中遇雨，趋桥屋。先有一吏携案牘，与军役押数人避屋下，枷锁琅然。知为官府录囚，惧不敢近，但畏缩于一隅。中一囚号哭不止，吏叱曰：“此时知惧，何如当日勿作耶？”囚泣曰：“吾为吾师所误也。吾师日讲学，凡鬼神报应之说，皆斥为佛氏之妄语。吾信其言，窃以为机械能深，弥缝能巧，则种种惟所欲为，可以终身不败露

；百年之后，气反太虚，冥冥漠漠，并毁誉不闻，何惮而不恣吾意乎！不虞地狱非诬，冥王果有。始知为其所卖，故悔而自悲也。”又一囚曰：“尔之堕落由信儒，我则以信佛误也。佛家之说，谓虽造恶业，功德即可以消灭；虽堕地狱，经忏即可以超度。吾以为生前焚香布施，歿后延僧持诵，皆非吾力所不能。既有佛法护持，则无所不为，亦非地府所能治。不虞所谓罪福，乃论作事之善恶，非论舍财之多少。金钱虚耗，舂煮难逃。向非恃佛之故，又安敢纵恣至此耶？”语讫长号。诸囚亦皆痛哭。乃知其非人也。夫《六经》具在，不谓无鬼神，三藏所谈，非以敛财赂。自儒者沽名，佛者渔利，其流弊遂至此极。佛本异教，缁徒藉是以谋生，是未足为责。儒者亦何必乃尔乎？

倪媪，武清人，年未三十而寡。舅姑欲嫁之，以死自誓。舅姑怒，逐诸门外，使自谋生。流离艰苦，抚二子一女，皆婚嫁，而皆不才。茕茕无倚，惟一女孙度为尼，乃寄食佛寺，仅以自存，今七十八岁矣。所谓青年矢志，白首完贞者欤！余悯其节，时亦周之。马夫人尝从容谓曰：“君为宗伯，主天下节烈之旌典。而此媪失诸目睫前，其故何欤？”余曰：“国家典制，具有条格。节妇烈女，学校同举于州郡，州郡条上于台司，乃具奏请旨，下礼曹议，从公论也。礼曹得察核之、进退之，而不得自搜罗之，防私防滥也。譬司文柄者，棘闱墨牒，得握权衡，而不能取未试遗材，登诸榜上。此媪久去其乡，既无举者；京师人海，又谁知流寓之内，有此孤嫠？沧海遗珠，盖由于此。岂余能为而不为欤？”念古来潜德，往往藉稗官小说，以发幽光。因撮厥大凡，附诸琐录。虽书原志怪，未免为例不纯。于表章风教之旨，则未始不一耳。

卷十五·姑妄听之一

余性耽孤寂，而不能自闲。卷轴笔砚，自束发至今，无数十日相离也。三十以前，讲考证之学，所坐之处，典籍环绕如獭祭。三十以后，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，抽黄对白，恒彻夜构思。五十以后，领修秘籍，复折而讲考证。今老矣，无复当年之意兴，惟时拈纸墨，追录旧闻，姑以消遣岁月而已。故已成《滦阳消夏录》等三书，复有此集。缅昔作者，如王仲任、应仲远，引经据古，博辨宏通；陶渊明、刘敬叔、刘义庆，简淡数言，自然妙远。诚不敢妄拟前修，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。若怀挟恩怨，颠倒是非，如魏泰、陈善之所为，则自信无是矣。适盛子松云欲为剞劂，因率书数行弁于首。以多得诸传闻也，遂采庄子之语名曰《姑妄听之》。

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，观弈道人自题。

冯御史静山家，一仆忽发狂自挝，口作谵语云：“我虽落拓以死，究是衣冠。何物小人，傲不避路？今惩尔使知。”静山自往视之，曰：“君白昼现形耶？幽明异路，恐于理不宜。君隐形耶？则君能见此辈，此辈不能见君，又何从而相避？”其仆俄如昏睡，稍顷而醒，则已复常矣。门人桐城耿守愚，狷介自好，而喜与人争礼数。余尝与论此事，曰：“儒者每盛气凌轹，以邀人敬，谓之自重。不知重与不重，视所自为。苟道德无愧于圣贤，虽王侯拥不能荣，虽胥靡版筑不能辱。可贵

者在我，则在外者不足计耳。如必以在外为重轻，是待人敬我我乃荣，人不敬我我即辱，舆台仆妾皆可操我之荣辱，毋乃自视太轻欤？”守愚曰：“公生长富贵，故持论如斯。寒士不贫贱骄人，则崖岸不立，益为人所贱矣。”余曰：“此田子方之言，朱子已驳之，其为客气不待辨。即就其说而论，亦谓道德本重，不以贫贱而自屈；非毫无道德，但贫贱即可骄人也。信如君言，则乞丐较君为更贫，奴隶较君为更贱，群起而骄君，君亦谓之能立品乎？先师陈白崖先生，尝手题一联于书室曰：‘事能知足心常惬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’斯真探本之论，七字可以千古矣！”

龚集生言：乾隆己未，在京师，寓灵佑宫，与一道士相识，时共杯酌。一日观剧，邀同往，亦欣然相随。薄暮归，道士拱揖曰：“承诸君雅意，无以为酬，今夜一观傀儡可乎？”入夜，至所居室中，惟一大方几，近边略具酒果，中央则陈一棋局。呼童子闭外门，请宾四面围几坐。酒一再行，道士拍界尺一声，即有数小人长八九寸，落局上，合声演剧。呦呦嚶嚶，音如四五岁童子；而男女装饰，音调关目，一一与戏场无异。一齣终（传奇以一折为一齣出。古无是字，始见臣《字汇补注》，曰读如尺。相沿已久，遂不能废。今亦从俗体书之），瞥然不见。又数人落下，别演一齣。众且骇且喜。畅饮至夜分，道士命童子于门外几上置鸡卵数百，白酒数罍。戛然乐止，惟闻铺啜之声矣。诘其何术。道士曰：“凡得五雷法者，皆可以役狐。狐能大能小，故遣作此戏，为一宵之娱。然惟供驱使则可。若或役之盗物，役之祟人，或摄召狐女荐枕席，则天谴立至矣。”众见所未见，乞后夜再观，道士诺之。次夕诣所居，则早起已携童子去。

卜者童西涧言：尝见有二人对弈，一客预点一弈图，如黑

九三白六五之类，封置笥中。弈毕发视，一路不差。竟不知其操何术。按《前定录》载：开元中，宣平坊王生，为李揆卜进取。授以一緘，可数十纸，曰：“君除拾遗日发此。”后揆以李弇荐，命宰臣试文词：一题为《紫丝盛露囊赋》，一题为《答吐蕃书》，一题为《代南越献白孔雀表》。揆自午至酉而成，凡涂八字，旁注两句。翌日，授左拾遗。旬馀，乃发王生之緘视之，三篇皆在其中，涂注者亦如之。是古有此术，此人偶得别传耳。夫操管运思，临枰布子，虽当局之人，有不能预自主持者，而卜者乃能先知之。是任我自为之事，尚莫逃定数。巧取强求，营营然日以心斗者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！

乌鲁木齐遣犯刚朝荣言：有二人诣西藏贸易，各乘一骡，山行失路，不辨东西。忽十余人自悬崖跃下，疑为夹坝（西番以劫盗为夹坝，犹额鲁特之玛哈沁也）。渐近，则长皆七八尺，身毳毼有毛，或黄或绿，面目似人非人，语啁嘶不可辨。知为妖魅，度必死，皆战栗伏地。十余人乃相向而笑，无搏噬之状，惟挟人于胁下，而驱其骡行。至一山坳，置人于地，二骡一推堕坎中，一抽刃屠割，吹火燔熟，环坐吞啖。亦提二人就坐，各置肉于前。察其似无恶意，方饥困，亦姑食之。既饱之后，十余人皆扞腹仰啸，声类马嘶。中二人仍各挟一人，飞越峻岭三四重，捷如猿鸟，送至官路旁，各予以一石，瞥然竟去。石巨如瓜，皆绿松也。携归货之，得价倍于所丧。事在乙酉、丙戌间。朝荣曾见其一人，言之甚悉。此未知为山精，为木魅，观其行事，似非妖物。殆幽岩穹谷之中，自有此一种野人，从古未与世通耳。

漳州产水晶，云五色皆备，然赤者未尝见，故所贵惟紫。别有所谓金晶者，与黄晶迥殊，最不易得；或偶得之，亦大如豇豆，如瓜种止矣。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蟾，可为扇坠，视之

如精金熔液，洞彻空明，为希有之宝。杨制府景素官汀漳龙道时，尝为余言，然亦相传如是，未目睹也，姑录之以广异闻。

陈来章先生，余姻家也。尝得一古砚，上刻云中仪凤形。梁瑶峰相国为之铭曰：“其鸣将将，乘云翱翔。有劬之祥，其鸣归昌。云行四方，以发德光。”时癸巳闰三月也（按：原题惟作闰月，盖古例如斯）。至庚子，为人盗去。丁未，先生仲子闻之，多方购得。癸丑六月，复乞铭于余。余又为之铭曰：“失而复得，如宝玉大弓。孰使之然？故物适逢。譬威凤之翀云，翩没影于遥空；及其归也，必仍止于梧桐。”故家子孙，于祖宗手泽，零落弃掷者多矣。余尝见媒媼携玉佩数事，云某公家求售。外裹残纸，乃北宋槧《公羊传》四页，为怅惘久之。闻之于先人已失之器，越八载购得，又乞人铭以求其传，人之用心，盖相去远矣。

董家庄佃户丁锦，生一子曰二牛。又一女赘曹宁为婿，相助工作，甚相得也。二牛生一子曰三宝。女亦生一女，因住母家，遂联名曰四宝。其生也同年同月，差数日耳。姑嫂互相抱携，互相乳哺，襁褓中已结婚姻。三宝四宝又甚相爱，稍长，即跬步不离。小家不知别嫌疑，于二儿嬉戏时，每指曰：“此汝夫，此汝妇也。”二儿虽不知为何语，然闻之则已稔矣。七八岁外，稍稍解事，然俱随二牛之母同卧起，不相避忌。会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岁屡歉，锦夫妇并歿。曹宁先流转至京师，贫不自存，质四宝于陈郎中家（不知其名，惟知为江南人）。二牛继至，会郎中求馆僮，亦质三宝于其家，而诫勿言与四宝为夫妇。郎中家法严，每笞四宝，三宝必暗泣；笞三宝，四宝亦然。郎中疑之，转质四宝于郑氏（或云，即貂皮郑也），而逐三宝。三宝仍投旧媒媼，又引与一家为馆僮。久而微闻四宝所在，乃夤缘入郑氏家。数日后，得见四宝，相持痛哭，时已

十三四矣。郑氏怪之，则诡以兄妹相逢对。郑氏以其名行第相连，遂不疑。然内外隔绝，仅出入时相与目成而已。后岁稔，二牛、曹宁并赴京赎子女，辗转寻访至郑氏。郑氏始知其本夫妇，意甚悯恻，欲助之合卺，而仍留服役。其馆师严某，讲学家也，不知古今事异，昌言排斥曰：“中表为婚礼所禁，亦律所禁，违之且有天诛。主人意虽善，然我辈读书人，当以风化为己任，见悖理乱伦而不沮，是成人之恶，非君子也。”以去就力争。郑氏故良懦，二牛、曹宁亦乡愚，闻违法罪重，皆惧而止。后四宝鬻为选人妾，不数月病卒。三宝发狂走出，莫知所终。或曰：“四宝虽被迫胁去，然毁容哭泣，实未与选人共房帑。惜不知其详耳。”果其如是，则是二人者，天上人间，会当相见，定非一瞑不视者矣。惟严某作此恶业，不知何心，亦不知其究竟。然神理昭昭，当无善报。或又曰：“是非泥古，亦非好名，殆觊觎四宝，欲以自侍耳。”若然，则地狱之设，正为斯人矣。

乾隆戊午，运河水浅，粮艘衔尾不能进。共演剧赛神，运官皆在。方演《荆钗记》投江一出，忽扮钱玉莲者长跪哀号，泪随声下，口喃喃诉不止，语作闽音，啁啾无一字可辨。知为鬼附，诘问其故。鬼又不能解人语。或投以纸笔。摇首似道不识字，惟指天画地，叩额痛哭而已。无可如何，掖于岸上，尚呜咽跳掷，至人散乃已。久而稍苏，自云突见一女子，手携其头自水出。骇极失魂，昏然如醉，以后事皆不知也。此必水底羁魂，见诸官会集，故出鸣冤。然形影不睹，言语不通。遣善泅者求尸，亦无迹。旗丁又无新失女子者，莫可究诘。乃连衔具牒，焚于城隍祠。越四五日，有水手无故自刭死，或即杀此女子者，神谴之欤？

郑太守慎人言：尝有数友论闽诗，于林子羽颇致不满。夜

分就寝，闻笔砚格格有声，以为鼠也。次日，见几上有字二行，曰：“如‘微雨古潭暝，礼星寒殿开’，似钱、郎诸公都未道及，可尽以为唐摹晋帖乎？”时同寝数人，书皆不类；数人以外，又无人能作此语者。知文士争名，死尚未已，郑康成为厉之事，殆不虚乎？

黄小华言：西城有扶乩者，下坛诗曰：“簌簌西风木叶飞，断肠花谢雁来稀。吴娘日暮幽房冷，犹著玲珑白苧衣。”皆不解所云。乩又书曰：“顷过某家，见新来稚妾，锁闭空房。流落此离，自其定命；但饥寒可念，枵触人心，遂惻然咏此。敬告诸公，苟无驯狮、调象之才，勿轻举此念，亦阴功也。”请问仙号。书曰：“无尘。”再问之，遂不答。按李无尘，明末名妓，祥符人。开封城陷，殁于水。有诗集，语颇秀拔。其哭王烈女诗曰：“自嫌予有泪，敢谓世无人！”措词得体，尤为作者所称也。

“遗秉”、“滞穗”，寡妇之利，其事远见于周雅。乡村麦熟时，妇孺数十为群，随刈者之后，收所残剩，谓之拾麦。农家习以为俗，亦不复回顾，犹古风也。人情渐薄，趋利若鹜，所残剩者不足给，遂颇有盗窃攘夺，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。故四五月间，妇女露宿者遍野。有数人在静海之东，日暮后趁凉夜行，遥见一处有灯火，往就乞饮。至则门庭华焕，僮仆皆鲜衣；堂上张灯设乐，似乎燕宾。遥望三贵人据榻坐，方进酒行炙。众陈投止意，阍者为白主人，颔之。俄又呼回，似附耳有所嘱。阍者出，引一媪悄语曰：“此去城市稍远，仓卒不能致妓女。主人欲于同来女伴中，择端正者三人侑酒荐寝，每人赠百金；其余亦各有犒赏。媪为通词，犒赏当加倍。”媪密告众。众利得资，怱怱幼妇应其请。遂引三人入，沐浴妆饰，更衣裙侍客；诸妇女皆置别室，亦大有酒食。至夜分，三贵人各

拥一妇入别院，阖家皆灭烛就眠。诸妇女行路疲困，亦酣卧不知晓。比日高睡醒，则第宅人物，一无所睹，惟野草芄芃，一望无际而已。寻觅三妇，皆裸露在草间，所更衣裙已不见，惟旧衣抛十馀步外，幸尚存。视所与金，皆纸铤。疑为鬼。而饮食皆真物，又疑为狐。或地近海滨，蛟螭水怪所为欤？贪利失身，乃只博一饱。想其惘然相对，忆此一宵，亦大似邯郸枕上矣。先兄晴湖则曰：“舞衫歌扇，仪态万方，弹指繁华，总随逝水。鸳鸯社散之日，茫茫回首，旧事皆空，亦与三女子裸露草间，同一梦醒耳。岂但海市蜃楼，为顷刻幻景哉！”

乌鲁木齐参将德君楞额言：向在甘州，见互控于张掖令者，甲云造言污蔑，乙云事有实证。讯其事，则二人本中表。甲携妻出塞，乙亦同行。至甘州东数十里，夜失道。遇一人似贵家仆，言此僻径少人，我主人去此不远，不如投止一宿，明日指路上官道。随行三四里，果有小堡。其人入，良久出，招手曰：“官唤汝等入。”进门数重，见一人坐堂上，问姓名籍贯，指挥曰：“夜深无宿饭，只可留宿。门侧小屋，可容二人；女子令与媼婢睡可也。”二人就寝后，似隐隐闻妇唤声。暗中出视，摸索不得门。唤声亦寂，误以为耳偶鸣也。比睡醒，则在旷野中。急觅妇，则在半里外树下，裸体反接，鬓乱钗横，衣裳挂在高枝上。言一婢持灯导至此，有华屋数楹，婢媼数人。俄主人随至，逼同坐。拒不肯，则婢媼合手抱持，解衣缚臂置榻上。大呼无应者，遂受其污。天欲明，主人以二物置颈旁，屋宇顿失，身已卧沙石上矣。视颈旁物，乃银二铤，各镌重五十两，其年号则崇祯，其县名则榆次。土蚀黑黯，真百年以外铸也。甲戒乙勿言，约均分。后违约，乙怒诟争，其事乃泄。甲夫妇虽坚不承，然诘银所自，则云拾得；又诘妇缚伤，则云搔破。其词闪烁，疑乙语未必诳也。令笑谴甲曰：“于律得遗

失物当入官。姑念尔贫，可将去。”又瞋视乙曰：“尔所告如虚，则同拾得，当同送官，于尔无分；所告如实，则此为鬼以酬甲妇，于尔更无分。再多言，且笞尔。”并驱之出。以不理理之，可谓善矣。此与拾麦妇女事相类。一以巧诱而以利移其心，一以强胁而以利消其怒。其揣度人情，投其所好，伎俩亦略相等也。

金重牛鱼，即沈阳鲟鳇鱼，今尚重之。又重天鹅，今则不重矣。辽重毗离，亦曰毗令邦，即宣化黄鼠，明人尚重之，今亦不重矣。明重消熊栈鹿，栈鹿当是以栈饲养，今尚重之；消熊则不知为何物，虽极富贵家，问此名亦云未睹。盖物之轻重，各以其时之好尚，无定准也。记余幼时，人参、珊瑚、青金石价皆不贵，今则日昂。绿松石、碧鸦犀价皆至贵，今则日减。云南翡翠玉，当时不以玉视之，不过如蓝田乾黄，强名以玉耳；今则以为珍玩，价远出真玉上矣。又灰鼠旧贵白，今贵黑。貂旧贵长毳，故曰丰貂，今贵短毳。银鼠旧比灰鼠价略贵，远不及天马，今则贵几如貂。珊瑚旧贵鲜红如榴花，今则贵淡红如樱桃，且有以白类车渠为至贵者。盖相距五六十年，物价不同已如此，况隔越数百年乎！儒者读《周礼》蜚酱，窃窃疑之，由未达古今异尚耳。

八珍惟熊掌、鹿尾为常见，驼峰出塞外，已罕觐矣（此野驼之单峰，非常驼之双峰也。语详《槐西杂志》）。猩唇则仅闻其名。乾隆乙未，闽抚军少仪乞鬼余二枚，贮以锦函，似甚珍重。乃自额至颏全剥而腊之，口鼻眉目，一一宛然，如戏场面具，不仅两唇。庖人不能治，转赠他友。其庖人亦未知，又复别赠，不知转落谁氏，迄未晓其烹饪法也。

李又聃先生言：东光毕公（偶忘其名，官贵州通判，征苗时运饷遇寇，血战阵亡者也）尝奉檄勘苗峒地界，土官盛宴款

接。宾主各一磁盖杯置面前，土官手捧启视，则贮一虫如蜈蚣，蠕蠕旋动。译者云，此虫兰开则生，兰谢则死，惟以兰蕊为食，至不易得。今喜值兰时，搜岩剔穴，得其二。故必献生，表至敬也。旋以盐末少许洒杯中，覆之以盖。须臾启视，已化为水，湛然净绿，莹澈如琉璃，兰气扑鼻。用以代醯，香沁齿颊，半日后尚留馀味，惜未问其何名也。

西域之果，蒲桃莫盛于土鲁番，瓜莫盛于哈密。蒲桃京师贵绿者，取其色耳。实则绿色乃微熟，不能甚甘；渐熟则黄，再熟则红，熟十分则紫，甘亦十分矣。此福松岩额駙（名福增格，怡府婿也）镇辟展时为我言。瓜则充贡品者，真出哈密。馈赠之瓜，皆金塔寺产。然贡品亦只熟至六分有奇，途间封闭包束，瓜气自相郁蒸，至京可熟至八分。如以熟八九分者贮运，则蒸而霉烂矣。余尝问哈密国王苏来满（额敏和卓之子）：“京师园户，以瓜子种植者，一年形味并存；二年味已改，惟形粗近；三年则形味俱变尽。岂地气不同欤？”苏来满曰：“此地上暖泉甘而无雨，故瓜味浓厚。种于内地，固应少减，然亦养子不得法。如以今年瓜子，明年种之，虽此地味亦不美，得气薄也。其法当以灰培瓜子，贮于不湿不燥之空仓，三五年后乃可用。年愈久则愈佳，得气足也。若培至十四五年者，国王之圃乃有之，民间不能待，亦不能久而不坏也。”其语似为近理。然其灰培之法，必有节度，亦必有宜忌，恐中国以意为之，亦未必能如所说耳。

裘超然编修言：杨勤恣公年幼时，往来乡塾，有绿衫女子时乘墙缺窥之。或偶避入，亦必回眸一笑，若与目成。公始终不侧视。一日，拾块掷公曰：“如此妍皮，乃裹痴骨！”公拱手对曰：“钻穴逾墙，实所不解。别觅不痴者何如？”女子忽瞠目直视曰：“汝狡黠如是，安能从尔索命乎？且待来生耳。”

散发吐舌而去，自此不复见矣。此足见立心端正，虽冤鬼亦无如何。又足见一代名臣，在童稚之年，已自树立如此也。

河间王仲颖先生（安溪李文贞公为先生改字曰仲退。然原字行已久，无人称其改字也），名之锐，李文贞公之高弟。经术湛深，而行谊方正，粹然古君子也。乙卯、丙辰间，余随姚安公在京师，先生犹官国子监助教，未能一见，至今怅然。相传先生夜偶至邸后空院，拔所种菜蕹下酒，似恍惚见人影，疑为盗。倏已不见，知为鬼魅，因以幽明异路之理厉声责之。闻丛竹中人语曰：“先生邃于《易》，一阴一阳，天之道也。人出以昼，鬼出以夜，是即幽明之分。人居无鬼之地，鬼居无人之地，是即异路焉耳。故天地间无处无人，亦无处无鬼，但不相干，即不妨并育。使鬼昼入先生室，先生责之是也。今时已深更，地为空隙，以鬼出之时，入鬼居之地，即不秉烛，又不扬声，猝不及防，突然相遇，是先生犯鬼，非鬼犯先生。敬避似已足矣，先生何责之深乎？”先生笑曰：“汝词直，姑置勿论。”自拔菜蕹而返。后以语门人，门人谓：“鬼既能言，先生又不畏怖，何不叩其姓字，暂假词色，问冥司之说为妄为真，或亦格物之一道。”先生曰：“是又人与鬼狎矣，何幽明异路之云乎？”

郑慎人言：曩与数友往九鲤湖，宿仙游山家。夜凉未寝，出门步月。忽清风泠然，穿林而过，木叶簌簌，栖鸟惊飞。觉有种种花香，沁人心骨，出林后沿溪而去。水禽亦磔格乱鸣，似有所见。然凝睇无睹也，心知为仙灵来往。次日，寻视林内，微雨新晴，绿苔如罽，步步皆印弓弯；又有跣足之迹，然总无及三寸者。溪边泥迹亦然。数之，约二十余人，指点徘徊，相与叹异，不知是何神女也。慎人有四诗纪之，忘留其稿，不能追忆矣。

慎人又言：一日，庭花盛开，闻婢姬惊相呼唤。推窗视之，竟以手指桂树杪，乃一蛱蝶大如掌，背上坐一红衫女子，大如拇指，翩翩翔舞。斯须过墙去，邻家儿女又惊相呼唤矣。此不知为何怪，殆所谓花月之妖欤？说此事时，在刘景南家，景南曰：“安知非闺阁游戏，以蓬草花朵中人物，缚于蝶背而纵之耶？”是亦一说。慎人曰：“实见小人在蝶背，有髻控驾驭之状，俯仰顾盼，意态生动，殊不类偶人也。”是又不可知矣。

舅氏安公介然言：曩随高阳刘伯丝先生官瑞州，闻城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，又一青面赤发鬼，衣装面貌与泥鬼相同，压于其下。视之，则里中少年某，伪为鬼状也，已断脊死矣。众相骇怪，莫明其故。久而有知其事者曰：“某邻妇少艾，挑之，为所詈。妇是日往母家，度必夜归过祠前。祠去人稍远，乃伪为鬼状伏像后，待其至而突掩之，将乘其惊怖昏仆，以图一逞。不虞神之见谴也。”盖其妇弟预是谋，初不敢告人，事定后，乃稍稍泄之云。介然公又言：有狂童荡妇，相遇于河间文庙前，调谑无所避忌。忽飞瓦破其脑，莫知所自来也。夫圣人道德侔乎天地，岂如二氏之教，必假灵异而始信，必待护法而始尊哉！然神鬼搆呵，则理所应有。必谓朱锦作会元，由于前世修文庙，视圣人太小矣。必谓数仞宫墙，竟无灵卫，是又儒者之迂也。

三座塔（蒙古名古尔板苏巴尔，汉唐之营州柳城县，辽之兴中府也。今为喀刺沁右翼地）金巡检言（裘文达公之侄婿，偶忘其名）：有樵者山行遇虎，避入石穴中，虎亦随入。穴故嵌空而缭曲，辗转内避，渐不容虎。而虎必欲搏樵者，努力强入。樵者窘迫，见旁一小窦，尚足容身，遂蛇行而入；不意蜿蜒数步，忽睹天光，竟反出穴外。乃力运数石，窒虎退路，两穴并聚柴以焚之。虎被熏灼，吼震岩谷，不食顷，死矣。此事

亦足为当止不止之戒也。

金巡检又言：巡检署中一太湖石，高出檐际，皴皱斑驳，孔窍玲珑，望之势如飞动。云辽金旧物也。考金尝拆艮岳奇石，运之北行，此殆所谓“卿云万态奇峰”耶？然金以大定府为北京，今大宁城是也。辽兴中府，金降为州，不应置石于州治，是又疑不能明矣。又相传京师兔儿山石，皆艮岳故物，余幼时尚见之。余虎坊桥宅，为威信公故第，厅事东偏，一石高七八尺，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时所赐，亦移自兔儿山者。南城所有太湖石，此为第一，余又号“孤石老人”，盖以此云。

京师花木最古者，首给孤寺吕氏藤花，次则余家之青桐，皆数百年物也。桐身横径尺五寸，耸峙高秀，夏月庭院皆碧色。惜虫蛀一孔，雨渍其内，久而中朽至根，竟以枯槁。吕氏宅后售与高太守兆煌，又转售程主事振甲。藤今犹在，其架用梁栋之材，始能支柱。其阴覆厅事一院，其蔓旁引，又覆西偏书室一院。花时如紫云垂地，香气袭衣。慕堂孝廉在日（慕堂名元龙，庚午举人，朱石君之妹婿也。与余同受业于董文恪公），或自宴客，或友人借宴客，觞咏殆无虚夕。迄今四十余年，再到曾游，已非旧主，殊深邻笛之悲。倪才疇年丈尝为题一联曰：“一庭芳草围新绿，十亩藤花落古香。”书法精妙，如渴骥怒猊，今亦不知所在矣。

陈句山前辈移居一宅，搬运家具时，先置书十余筐于庭。似闻树后小语曰：“三十余年，此间不见此物也。”视之阒如。或曰：“必狐也。”句山掉首曰：“解作此语，狐亦大佳。”

先祖光禄公，康熙中于崔庄设质库，司事者沈玉伯也。尝有提傀儡者，质木偶二箱，高皆尺余，制作颇精巧。逾期末赎，又无可转售，遂为弃物，久置废屋中。一夕月明，玉伯见木偶跳舞院中，作演剧之状。听之，亦咿嚤似度曲。玉伯故有胆，

厉声叱之。一时迸散。次日，举火焚之，了无他异。盖物久为妖，焚之则精气烁散，不复能聚。或有所凭亦为妖，焚之则失所依附，亦不能灵，固物理之自然耳。

献县一令，待吏役至有恩。歿后，眷属尚在署，吏役无一存问者。强呼数人至，皆狰狞相向，非复曩时，夫人愤恚，恸哭柩前，倦而假寐。恍惚见令语曰：“此辈无良，是其本分。吾望其感德已大误，汝责其负德，不又误乎？”霍然忽醒，遂无复怨尤。

康熙末，张歌桥（河间县地）有刘横者（横读去声，以其强悍得此称，非其本名也），居河侧。会河水暴满，小舟重载者往往漂没。偶见中流一妇，抱断橹浮沉波浪间，号呼求救。众莫敢援，横独奋然曰：“汝曹非丈夫哉，乌有见死不救者！”自棹舫拯追三四里，几覆没者数，竟拯出之。越日，生一子，月余，横忽病，即命妻子治后事。时尚能行立，众皆怪之。横太息曰：“吾不起也。吾援溺之夕，恍惚梦至一官府。吏卒导入，官持簿示吾曰：‘汝平生积恶种种，当以今岁某日死，堕豕身，五世受屠割之刑。幸汝一日活二命，作大阴功，于冥律当延二纪。今销除寿籍，用抵业报，仍以原注死日死。缘期限已迫，恐世人昧昧，疑有是善事，反促其生。故召尔证明，使其知其故。今生因果并完矣，来生努力可也。’醒而心恶之，未以告人。今届期果病，尚望活乎？”既而竟如其言。此见神理分明，毫厘不爽。乘除进退，恒合数世而计之。勿以偶然不验，遂谓天道无知也。

郑苏仙言：有约邻妇私会，而病其妻在家者，夙负妻家钱数千，乃遣妻赍还。妻欣然往。不意邻妇失期，而其妻乃途遇强暴，尽夺衣裙簪珥，缚置秫丛。皆客作流民，莫可追诘。其夫惟俯首太息，无复一言。人亦不知邻妇事也。后数年，有村

媼之子挑人妇女，为媼所觉，反覆戒饬，举此事以明因果。人乃稍知。盖此人与邻妇相闻，实此媼通词，故知之审；惟邻妇姓名，则媼始终不肯泄，幸不败焉。

狐所幻化，不知其自视如何，其互相视又如何。尝于《滦阳消夏录》论之。然狐本善为妖惑者也。至鬼则人之余气，其灵不过如人耳。人不能化无为有，化小为大，化丑为妍。而诸书载遇鬼者，其棺化为宫室，可延人入；其墓化为庭院，可留人居。其凶终之鬼，备诸恶状者，可化为美丽。岂一为鬼而即能欤？抑有教之者欤？此视狐之幻，尤不可解。忆在凉州路中，御者指一山坳曰：“曩与车数十辆露宿此山，月明之下，遥见山半有人家，土垣周络，屋角一一可数。明日过之，则数冢而已。”是无人之地，亦能自现此象矣。明器之作，圣人其知此情状乎？

吴僧慧贞言：有浙僧立志精进，誓愿坚苦，胁未尝至席。一夜，有艳女窥户。心知魔至，如不见闻。女蛊惑万状，终不能近禅榻。后夜夜必至，亦终不能使起一念。女技穷，遥语曰：“师定力如斯，我固宜断绝妄想。虽然，师忉利天中人也，知近我则必败道，故畏我如虎狼。即努力得到非非想天，亦不过柔肌著体，如抱冰雪；媚姿到眼，如见尘垢，不能离乎色相也。如心到四禅天，则花自照镜，镜不知花；月自映水，水不知月，乃离色相矣。再到诸菩萨天，则花亦无花，镜亦无镜，月亦无月，水亦无水，乃无色无相，无离不离，为自在神通，不可思议。师如敢容我一近，而真空不染，则摩登伽一意皈依，不复再扰阿难矣。”僧自揣道力足以胜魔，坦然许之。偃倚抚摩，竟毁戒体。懊丧矢志，宅牒以终。夫“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缁”，惟圣人能之，大贤以下弗能也。此僧中于一激，遂开门揖盗。天下自恃可为，遂为人所不敢为，卒至溃败决裂者，

皆此僧也哉！

德□阇黎扶乩，其仙降坛不作诗，自署名曰刘仲甫。众不知为谁，有一国手在侧，曰：“是南宋国手，著有《棋诀》四篇者也。”因请对弈。乩判曰：“弈则我必负。”固请，乃许。乩果负半子。众曰：“大仙谦挹，欲奖成后进之名耶？”乩判曰：“不然，后人事事不及古，惟推步与弈棋则皆胜古。或谓因古人所及，更复精思，故已到竿头，又能进步，是为推步言，非为弈棋言也。盖风气日薄，人情日巧，其倾轧攻取之术，两机激薄，变幻万端，吊诡出奇，不留余地。古人不肯为之事，往往肯为；古人不敢冒之险，往往敢冒；古人不忍出之策，往往忍出。故一切世事心计，皆出古人上。弈棋亦心计之一，故宋元国手，至明已差一路，今则差一路半矣。然古之国手，极败不过一路耳；今之国手，或败至两路三路，是则踏实蹈虚之辨也。”问：“弈竟无常胜法乎？”又判曰：“无常胜法，而有常不负法。不弈则常不负矣。仆猥以夙慧，得作鬼仙，世外闲身，名心都尽，逢场作戏，胜败何关。若当局者角争得失，尚慎旃哉！”四座有经历世故者，多喟然太息。

季沧洲言：有狐居某氏书楼中数十年矣，为整理卷轴，驱除虫鼠，善藏□者不及也。能与人语，而终不见其形。宾客宴集，或虚置一席，亦出相酬酢，词气恬雅，而谈言微中，往往倾其座人。一日，酒纠宣觞政，约各言所畏，无理者罚，非所独畏者亦罚。有云畏讲学者，有云畏名士者，有云畏富人者，有云畏贵官者，有云畏善谏者，有云畏过谦者，有云畏礼法周密者，有云畏缄默慎重、欲言不言者。最后问狐，则曰：“吾畏狐。”众哗笑曰：“人畏狐可也，君为同类，何所畏？请浮大白。”狐哂曰：“天下惟同类可畏也，夫瓠、越之人，与奚、霅不争地；江海之人，与车马不争路。类不同也。凡争产者，

必同父之子；凡争宠者，必同夫之妻；凡争权者，必同官之士；凡争利者，必同市之贾。势近则相碍，相碍则相轧耳。且射雉者媒以雉，不媒以鸡鹜，捕鹿者由以鹿，不由以羊豕。凡反间内应，亦必以同类；非其同类，不能投其好而入，伺其隙而抵也。由是以思，狐安得不畏狐乎？”座有经历险阻者，多称其中理。独一客酌酒狐前曰：“君言诚确。然此天下所同畏，非君所独畏。仍宜浮大白。”乃一笑而散。余谓狐之罚觞，应减其半。盖相碍相轧，天下皆知之。至伏肘腑之间，而为心腹之大患，托水乳之契，而藏钩距之深谋，则不知者或多矣。

沧州李媪，余乳母也。其子曰柱儿，言昔往海上放青时（海滨空旷之地，茂草丛生。土人驱牛马往牧，谓之放青），有灶丁夜方寝（海上煮盐之户，谓之灶丁），闻室内窸窣有声。时月明穿牖，谛视无人，以为虫鼠类也。俄闻人语嘈杂，自远而至。有人连呼曰：“窜入此屋矣。”疑讶间已到窗外，扣窗问曰：“某在此乎？”室内泣应曰：“在。”又问：“留汝乎？”泣应曰：“留。”又问：“汝同床乎？别宿乎？”泣良久，乃应曰：“不同床谁肯留也！”窗外顿足曰：“败矣。”忽一妇大笑曰：“我度其出投他所，人必不相饶。汝以为未必，今竟何如？尚有面目携归乎？”此语之后，惟闻索索人行声，不闻再语。既而妇又大笑曰：“此尚不决，汝为何物乎？”扣窗呼灶丁曰：“我家逃婢投汝家，既已留宿，义无归理。此非尔胁诱，老奴无词以仇汝；即或仇汝，有我在，老奴无能为也。尔等且寝，我去矣。”穴纸私窥，阒然无影；回顾枕畔，则一艳女横陈。且喜且骇，问所自来。言：“身本狐女，为此豕狐买作妾。大妇妒甚，日日加捶楚。度不可住，逃出求生。所以不先告君者。虑恐怖不留，必为所执。故跼伏床角，俟其追至，始冒死言已失身，冀或相舍。今幸得脱，愿生死随君。”灶丁

虑无故得妻，或为人物色，致有他虞。女言：“能自隐形，不为人见，顷缩身为数寸，君顿忘耶！”遂留为夫妇，亲操井臼，不异贫家，灶丁竟以小康。柱儿于灶丁为外兄，故知其审。李媪说此事时，云女尚在。今四十余年，不知如何矣。此婢遭逢患难，不辞诡语以自污，可谓铤而走险。然既已自污，则其夫留之为无理，其嫡去之为有词，此冒险之计，实亦决胜之计也，婢亦黠矣哉。惟其夫初既不顾其后，后又不为之所，使此婢援绝路穷，至一决而横溃。又何如度德量力，早省此一举欤！

老儒周懋官，口操南音，不记为何许人。久困名场，流离困顿，尝往来于周西擎、何华峰家。华峰本亦姓周，或二君之族欤？乾隆初，余尚及见之，迂拘拙钝，古君子也。每应试，或以笔画小误被贴，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。亦有过遭吹索，如题目写日字偶稍狭，即以误作日字贴。写己字末笔偶锋尖上出，即以误作已字贴。尤抑郁不平。一日，焚牒文昌祠，诉平生未作过恶，横见沮抑。数日后，梦朱衣吏引至一殿，神据案语曰：“尔功名坎坷，遽渎明神，徒挟怨尤，不知因果。尔前身本部院吏也，以尔狡黠舞文，故罚尔今生为书痴，毫不解事。以尔好指摘文牒，虽明知不误，而巧词锻炼，以挟制取财，故罚尔今生处处以字画见斥。”因指簿示之曰“尔以日字见贴者，此官前世乃福建驻防音德布之妻，老节妇也，因咨文写音为殷，译语谐声，本无定字。尔反覆驳诘，来往再三，使穷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，不足供路费。尔以已字见贴者，此官前世以知县起服，本历俸三年零一月。尔需索不遂，改其文三字为五，一字为十，又以五年零十月移计，应得别案处分。比及辨白，坐原文错误，已沉滞年余。业报牵缠，今生相遇，尔何冤之可鸣欤？其他种种，皆有夙因，不能为尔备陈，亦不可为尔预泄。尔宜委顺，无更晓晓。倘其不信，则缙袍黄冠，行且有与尔为

难者，可了然悟矣。”语讫，挥出。霍然而醒，殊不解缙袍黄冠之语。时方寓佛寺，因迁徙避之。至乙卯乡试，闾中已拟第十三。二场僧道拜父母判中，有“长揖君亲”字，盖用傅弈表“不忠不孝，削发而揖君亲”语也。考官以为疵累，竟斥落，方知神语不诬。此其馆步丈陈谟家（名登廷，枣强人，官制造库郎中）自详述于步丈者。后不知所终，殆坎壈以歿矣。

虞倚帆待诏言：有选人张某，携一妻一婢至京师，僦居海丰寺街。岁余，妻病歿。又岁余，婢亦暴卒。方治槥，忽似有呼吸，既而目睛转动，已复苏，呼选人执手泣曰：“一别年余，不意又相见。”选人骇愕。则曰：“君勿疑谗语，我是君妇，借婢尸再生也。此婢虽侍君巾栉，恒郁郁不欲居我下。商于妖尼，以术魇我。我遂发病死，魂为术者收瓶中，镇以符咒，埋尼庵墙下。局促昏暗，苦状难言。会尼庵墙圯，掘地重筑，圻者剗土破瓶，我乃得出。茫茫昧昧，莫知所往，伽蓝神指我诉城隍。而有魔法者皆有邪神为城社，辗转撑拄，狱不能成。达于东岳，乃捕逮术者，鞠治得状，拘婢付泥犁。我寿未尽，尸已久朽，故判借婢尸再生也。”阖家悲喜，仍以主母事之。而所指作魇之尼，则谓选人欲以婢为妻，故诈死片时，造作斯语。不顾陷人于重辟，汹汹欲讦讼。事无实证，惧干妖妄罪，遂讳不敢言。然倚帆尝私叩其僮仆，具道妇再生后，述旧事无纤毫差，其语音行步，亦与妇无纤毫异。又婢拙女红，而妇善刺绣，有旧所制履未竟，补成其半，宛然一手，则似非伪托矣。此雍正末年事也。

范衡洲（山阴人，名家相，甲戌进士，官柳州府知府）之侄女，未婚殉节，吞金环不死，卒自投于河。曾太守（嘉祥人，曾子裔也，偶忘其名字）之女，以救母并焚死。其事迹始末，当时皆了了知之。今四十余年，不能举其详矣。奇闻易记，庸

行易忘，固事理之常欤！附存姓氏，冀不泯幽光。《孔子家语》载弟子七十二人，固不必一一皆具行实尔。

蘅洲言：其乡某甲甚朴愿，一生无妄为。一日昼寝，梦数役持牒摄之去。至一公署，则冥王坐堂上，鞠以谋财杀某乙。某乙至，亦执甚坚。盖某乙自外索逋归，天未曙，趁凉早发。遇数人，见腰缠累然，共击杀之，携资遁，弃尸岸旁。某甲适棹舫舫过，见尸大骇，视之，识为某乙，尚微有气。因属邻里，抱置舟上，欲送之归。某乙垂绝，忽稍苏，张目见某甲，以为众夺财去，某甲独载尸弃诸江也。故魂至冥司，独讼某甲。冥王检籍，云盗为某某，非某甲。某乙以亲见固争。冥吏又以冥籍无误理，与某乙固争。冥王曰：“冥籍无误，论其常也。然安知千百万年不误者，不偶此一误乎？我断之不如人质之也，吏言之不如囚证之也。”故拘某甲。某甲具述载送意。照以业镜，如所言。某乙乃悟。某甲初窃怪误拘，冥王告以故，某甲亦悟。遂别治某乙狱，而送某甲归。夫折狱之明决，至冥司止矣；案牘之详确。至冥司亦止矣。而冥王若是不自信也，又若是不惮烦也，斯冥王所以为冥王欤！

“仲尼不为已甚”，岂仅防矫枉过直哉，圣人之所虑远也。老子曰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畏之！”夫民未尝不畏死，至知必死乃不畏。至不畏死，则无事不可为矣。小时闻某大姓为盗劫，悬赏格购捕。半岁余，悉就执，亦俱引伏。而大姓恨盗甚，以多金赂狱卒，百计苦之：至足不蹶地，胁不到席，束缚不使如厕，褌中蛆虫蠕蠕嚙股髀，惟不绝饮食，使勿速死而已。盗恨大姓甚，私计强劫得财，律不分首从斩；轮奸妇女，律亦不分首从斩。二罪从一科断，均归一斩，万无加至磔裂理。乃于庭鞠时，自供遍污其妇女。官虽不据以录供，而众口坚执，众耳共闻，迄不能灭此语。不善大姓者又从而附会，谓盗已论

死足蔽罪，而不惜多金又百计苦之，其衔恨次骨正以此。人言籍籍，亦无从而辨此疑，遂大为门户玷，悔已无及。夫劫盗骈戮，不能怨主人；即拷掠追讯，桎梏幽系，亦不能怨主人，法所应受也。至虐以法外，则其志不甘。掷石击石，力过猛必激而反。取一时之快，受百世之污，岂非已甚之故乎？然则圣人之所虑远矣。

霍养仲言：雍正初，东光有农家，粗具中人产。一夕，有劫盗，不甚搜财物，惟就衾中曳其女，掖入后圃，仰缚曲项老树上，盖其意本不在劫也。女哭置。客作高斗，睡圃中，闻之跃起，挺刃出与斗。盗尽披靡，女以免。女恚愤泣涕，不语不食。父母宽譬终不解，穷诘再三，始出一语曰：“我身裸露，可令高斗见乎？”父母喻意，竟以妻斗，此与楚钟建事适相类。然斗始愿不及此，徒以其父病，主为医药；及死为官敛，葬以隙地，而招其母司炊煮，故感激出死力耳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载咏朱亥诗曰：“高论唐虞儒者事，负君卖友岂胜言。凭君莫笑金椎陋，却是屠沽解报恩。”至哉言乎！

太白诗曰：“徘徊映歌扇，似月云中见；相见不相亲，不如不相见。”此为冶游言也。人家夫妇有睽离阻隔，而日日相见者，则不知是何因果矣。郭石洲言：“中州有李生者，娶妇旬余而母病，夫妇更番守侍，衣不解结者七八月。母歿后，谨守礼法，三载不内宿。后贫甚，同依外家。外家亦仅仅温饱，屋宇无多，扫一室留居。未匝月，外姑之弟远就馆，送母来依姊。无室可容，乃以母与女共一室，而李生别榻书斋，仅早晚同案食耳。阅两载，李生入京规进取，外舅亦携家就幕江西。后得信，云妇已卒。李生意气懊丧，益落拓不自存，仍附舟南下觅外舅。外舅已别易主人，随往他所。无所栖托，姑卖字糊口。一日，市中遇雄伟丈夫，取视其字曰：“君书大好。能一

岁三四十金，为人书记乎？”李生喜出望外，即同登舟。烟水渺茫，不知何处。至家，供张亦甚盛。及观所属笔札，则绿林豪客也。无可如何，姑且依止。虑有后患，因诡易里籍姓名。主人性豪侈，声伎满前，不甚避客。每张乐，必召李生。偶见一姬，酷肖其妇，疑为鬼。姬亦时时目李生，似曾相识。然彼此不敢通一语。盖其外舅江行，适为此盗所劫，见妇有姿首，并掠以去。外舅以为大辱，急市薄槥，诡言女中伤死，伪为哭敛，载以归。妇惮死失身，已充盗后房。故于是相遇，然李生信妇已死，妇又不知李生改姓名，疑为貌似，故两相失。大抵三五日必一见，见惯亦不复相目矣。如是六七年，一日，主人呼李生曰：“吾事且败，君文士不必与此难。此黄金五十两，君可怀之，藏某处丛荻间。候兵退，速觅渔舟返。此地人皆识君，不虑其不相送也。”语讫，挥手使急去伏匿。未几，闻哄然格斗声。既而闻传呼曰：“盗已全队扬帆去，且籍其金帛妇女。”时已曛黑，火光中窥见诸乐伎皆披发肉袒，反接系颈，以鞭杖驱之行，此姬亦在内，惊怖战栗，使人心恻。明日，岛上无一人，痴立水次。良久，忽一人棹小舟呼曰：“某先生耶？大王故无恙，且送先生返。”行一日夜，至岸。惧遭物色，乃怀金北归，至则外舅已先返矣。生至家，货所携，渐丰裕。念夫妇至相爱，而结褵十载，始终无一月共枕席。今物力稍充，不忍终以薄槥葬。拟易佳木，且欲一睹其遗骨，亦夙昔之情。外舅力沮不能止，词穷吐实。急兼程至豫章，冀合乐昌之镜。则所俘乐伎，分赏已久，不知流落何所矣。每回忆六七年中，咫尺千里，辄惘然如失。又回忆被俘时，縲绁鞭笞之状，不知以后摧折，更复若何，又辄肠断也。从此不娶，闻后竟为僧。戈芥舟前辈曰：“此事竟可作传奇，惜末无结束，与《桃花扇》相等。虽曲终不见，江上峰青，绵邈含情，正在烟波不尽，

究未免增人怵怅耳。”

金可亭（此浙江金孝廉，名嘉炎。与金大司农同姓同号，各自一人）言：有赵公者，官监司。晚岁家居，得一婢曰紫桃，宠专房，他姬莫当夕。紫桃亦婉娈善奉事，呼之必在侧，百不一失。赵公固聪察，疑有异，于枕畔固诘。紫桃自承为狐，然夙缘当侍公，与公无害。昵爱久，亦弗言。家有园亭，一日立两室间，呼紫桃。则两室各一紫桃出。乃大骇。紫桃谢曰：“妾分形也。”偶春日策杖效外，逢道士与语，甚有理致。情颇洽，问所自来。曰：“为公来。”公本谪仙，限满当归三岛。今金丹已为狐所盗，不可复归。再不治，虑寿限亦减。仆公旧侣，故来视公。”赵公心知紫桃事，邀同归。道士踞坐厅事，索笔书一符，曼声长啸。邸中纷纷扰扰，有数十紫桃，容色衣饰，无毫发差，跪庭院皆满。道士呼真紫桃出。众相顾曰：“无真也。”又呼最先紫桃出。一女叩额曰：“婢子是。”道士叱曰：“尔盗赵公丹已非，又呼朋引类，务败其道，何也？”女对曰：“是有二故：赵公前生，炼精四五百年，元关坚固，非更番迭取不能得。然赵公非碌碌者，见众美遽进，必觉为蛊惑，断不肯纳。故终始共幻一形，匿其迹也。今事已露，愿散去。”道士挥手令出，顾赵公太息曰：“小人献媚旅进，君子弗受也。一小人伺君子之隙，投其所尚，众小人从而阴佐之，则君子弗觉矣。《易·姤后卦》之初六，一阴始生，其象为系于金柅。柅以止车，示当止也。不止则履霜之初，即坚冰之渐。浸假而《剥卦》六五至矣。今日之事，是之谓乎？然苟无其隙，虽小人不能伺；苟无所好，虽小人不能投。千金之堤，溃于蚁漏，有罅故也。公先误涉旁门，欲讲容成之术；既而耽玩艳冶，失其初心。嗜欲日深，故妖物乘之而麀集。衅因自起，于彼何尤？此始此终，固亦其理，驱之而不谴，盖以是耳。吾来稍晚，

于公事已无益，然从此摄心清静，犹不失作九十翁。”再三珍重，瞥然而去。赵公后果寿八十余。

哈密屯军，多牧马西北深山中。屯弁或往考牧，中途恒憩一民家。主翁或具瓜果，意甚恭谨。久渐款洽，然窃怪其无邻无里，不圃不农，寂历空山，作何生计。一日，偶诘其故。翁无词自解，云实蛻形之狐。问：“狐喜近人，何以僻处？狐多聚族，何以独居？”曰：“修道必世外幽栖，始精神坚定。如往来城市，则嗜欲日生，难以炼形服气，不免于媚人采补，摄取外丹。倘所害过多，终干天律。至往来墟墓，种类太繁，则踪迹彰明，易招弋猎，尤非远害之方。故均不为也。”屯弁喜其朴诚，亦不猜惧，约为兄弟。翁亦欣然。因出便旋，循墙环视。翁笑曰：“凡变形之狐，其室皆幻；蛻形之狐，其室皆真。老夫尸解以来，久归人道，此并葺茅伐木，手自经营，公毋疑如海市也。”他日再往，屯军告月明之夕，不睹人形，而石壁时现二人影，高并丈余，疑为鬼物，欲改牧厂。屯弁以问，此翁曰：“此所谓木石之怪夔罔两也。山川精气，翕合而生，其始如泡露，久而渐如烟雾，久而凝聚成形，尚空虚无质，故月下惟见其影；再百余年，则气足而有质矣。二物吾亦尝见之，不为人害，无庸避也。”后屯弁泄其事，狐遂徙去。惟二影今尚存焉。此哈密徐守备所说。徐云久拟同屯弁往观，以往返须数日，尚未暇也。

乌鲁木齐牧厂一夕大风雨，马惊逸者数十匹，追寻无迹。七八日后，乃自哈密山中出。知为乌鲁木齐马者，马有火印故也。是地距哈密二十余程，何以不十日即至？知穹谷幽岩，人迹未到之处，别有捷径矣。大学士温公，遣台军数辈，裹粮往探，皆粮尽空返，终不得路。或曰：“台军惮路远，在近山逗遛旬日，诡云已往。”或曰：“台军惮伐山开路劳，又惮移台

搬运费，故讳不言。”或曰：“自哈密辟展至迪化（即乌鲁木齐之城名，今因为州名），人烟相接，村落市廛，邮传馆舍如内地，又沙平如掌。改而山行，则路既险阻，地亦荒凉，事事皆不适。故不愿。”或曰：“道涂既减大半，则台军之额，驿马之数，以及一切转运之费，皆应减大半，于官吏颇有损。故阴掣肘。”是皆不可知。然七八日得马之事，终不可解。或又为之说曰：“失马谴重，司牧者以牢醴祷山神。神驱之故马速出，非别有路也。”然神能驱之行，何不驱之返乎？

奴子王廷佑之母言：幼时家在卫河侧，一日晨起，闻两岸呼噪声。时水暴涨，疑河决，踉跄出视，则河中一羊头昂出水上，巨如五斗栲栳，急如激箭，顺流向北去，皆曰羊神过。余谓此蛟螭之类，首似羊也。《埤雅》载龙九似，亦称首似牛云。

居卫河侧者言：河之将决，中流之水必凸起，高于两岸；然不知其在何处也。至棒椎鱼集于一处，则所集之处不一两日溃矣。父老相传，验之百不失一。棒椎鱼者，象其形而名，平时不知在何所，网钓亦未见得之者，至河暴涨乃麇至。护堤者见其以首触岸，如万杵齐筑，则决在斯须间矣，岂非数哉！然唐尧洪水，天数也；神禹随刊，则人事也。惟圣人能知天，惟圣人不委过于天。先事而绸缪，后事而补救，虽不能消弭，亦必有所挽回。

先曾祖母王太夫人八旬时，宾客满堂，奴子李荣司茶酒，窃沧酒半罍，匿房内。夜归将寝，闻罍中有鼾声，怪而撼之。罍中忽语曰：“我醉欲眠，尔勿扰。”知为狐魁，怒而极撼之。鼾益甚。探手引之，则一人首出罍口，渐巨如斗，渐巨如栲栳。荣批其颊，则掉首一摇，连罍旋转，砰然有声，触瓮而碎，已涓滴不遗矣。荣顿足极骂，闻梁上语曰：“长孙无礼（长孙，荣之小名也），许尔盗不许我盗耶？尔既惜酒，我亦不胜酒。

今还尔。”据其项而呕。自顶至踵，淋漓殆遍。此与余所记西城狐事相似而更恶作剧。然小人贪冒，无一事不作奸，稍料理之，未为过也。

安州陈大宗伯，宅在孙公园（其后废墟即孙退谷之别业）。后有楼贮杂物，云有狐居，然不甚露形声也。一日，闻似相诟谮；忽乱掷牙牌于楼下，铮铮如雹。数之，得三十一扇，惟阙二四一扇耳。二四么二，牌家谓之至尊（以合为九数故也），得者为大捷。疑其争此二扇，怒而抛弃欤？余儿时曾亲见之。杜工部大呼五白，韩昌黎博塞争财，李习之作《五木经》，杨大年喜叶子戏，偶然寄兴，借此消闲，名士风流，往往不免。乃至“元邱校尉”亦复沿波，余性迂疏，终以为非雅戏也。

蒋心馥言：有客赴人游湖约，至则画船箫鼓，红裙而侑酒者，谛视乃其妇也。去家二千里，不知何流落到此，惧为辱，噤不敢言。妇乃若不相识，无恐怖意，亦无惭愧意，调丝度曲，引袖飞觞，恬如也。惟声音不相似。又妇笑好掩口，此妓不然，亦不相似。而右腕红痣如粟颗，乃复宛然。大惑不解，草草终筵，将治装为归计。俄得家书。妇半载前死矣。疑为见鬼，亦不复深求。所亲见其意态殊常，密诘再三，始知其故，咸以为貌偶同也。后闻一游士来往吴越间，不事干谒，不通交游，亦无所经营贸易，惟携姬媵数辈闭门居；或时出一二人，属媒媼卖之而已。以为贩鬻妇女者，无与人事，莫或过问也。一日，意甚匆遽，急买舟欲赴天目山，求高行僧作道场。僧以其疏语掩抑支离，不知何事；又有“本是佛传，当求佛佑，仰藉兹云之庇，庶宽雷部之刑”语，疑有别故，还其衬施，谢遣之。至中途，果殁于雷，后从者微泄其事，曰：“此人从一红衣番僧受异术，能持咒摄取新斂女子尸，又摄取妖狐淫鬼，附其尸以生，即以自侍。再有新者，即以旧者转售人，获利无算。因梦

神责以恶贯将满，当伏天诛，故忏悔以求免，竟不能也。”疑此客之妇，即为此人所摄矣。理藩院尚书留公亦言红教喇嘛有摄召妇女术，故黄教斥以为魔云。

外祖安公，前母安太夫人父也。歿时，家尚盛，诸舅多以金宝殉，或陈“璠玕”之戒，不省。又筑室墓垣外，以数壮夫逻守，柝声铃声，彻夜相答。或曰：“是树帜招盗也。”亦不省。既而果被发。盖盗乘守者昼寝，衣青蓑，逾垣伏草间，故未觉其入。至夜，以椎凿破棺。柝二击则亦二椎，柝三击则亦三椎，故转以铃柝不闻声。伏至天欲晓，铃柝皆息，乃逾垣遁，故未觉其出。一含珠巨如龙眼核，亦裂颞取去。先闻之也，告官。大索未得间，诸舅同梦外祖曰：“吾夙生负此三人财，今取偿，捕亦不获。惟我未尝屠割彼，而横见酷虐，刃蠹断我颐，是当受报，吾得直于冥司矣。”后月馀，获一盗，果取珠者。珠为尸气所蚀，已青黯不值一钱。其二盗灼知姓名，而千金购捕不能得，则梦语不诬矣。

表叔王月阡言：近村某甲买一妾，两月馀，逃去。其父反以妒杀焚尸讼。会县官在京需次时，逃妾构讼，事与此类，触其旧愤，穷治得诬状。计不得逞，然坚不承转鬻。盖无诱逃实证，难于究诘，妾卒无踪。某甲妇弟住隔县。妇归宁，闻弟新纳妾，欲见之。妾闭户不肯出，其弟自曳之来。一见即投地叩额，称死罪，正所失妾也。妇弟以某甲旧妾，不肯纳。某甲以曾侍妇弟，亦不肯纳，鞭之百，以配老奴，竟以鬻婢终焉。夫富室构讼，词连帷薄，此不能旦夕结也，而适值是县官。女子转鬻，深匿闺帏，此不易物色求也，而适值其妇弟。机械百端，可云至巧，乌知造物更巧哉！

门人葛观察正华，吉州人。言其乡有数商，驱骡纲行山间。见樵径上立一道士，青袍棕笠，以麈尾招其中一人曰：“尔何

姓名？”具以对。又问籍何县，曰：“是尔矣，尔本谪仙，今限满当归紫府。吾是尔本师，故来导尔。尔宜随我行。”此人私念平生不能识一字，鲁钝如是，不应为仙人转生；且父母年已高，亦无弃之求仙理，坚谢不往。道士太息，又招众人曰：“彼既堕落，当有一人补其位。诸君相遇，即是有缘，有能随我行者乎？千载一遇，不可失也。”众亦疑骇无应者，道士弗然去。众至逆旅，以此事告人。或云仙人接引，不去可惜。或云恐或妖物，不去是。有好事者，次日循樵径探之，甫登一岭，见草间残骸狼藉，乃新被虎食者也。惶遽而返。此道士殆虎伥欤？故无故而致非常之福，贪冒者所喜，明哲者所惧也。无故而作非分之想，侥幸者其偶，颠越者其常也。谓此人之鲁钝，正此人之聪明可矣。

宋人咏蟹诗曰：“水清讵免双螯黑，秋老难逃一背红。”借寓朱勔之贪婪必败也。然他物供庖厨，一死焉而已。惟蟹则生投釜甑，徐受蒸煮，由初沸至熟，至速亦逾数刻，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。意非夙业深重，不堕是中。相传赵公宏燮官直隶巡抚时（时直隶尚未设总督），一夜梦家中已死僮仆媼婢数十人，环跪阶下，皆叩额乞命，曰：“奴辈生受豢养恩，而互结朋党，蒙蔽主人，久而枝蔓牵缠，根柢胶固，成牢不可破之局。即稍有败露，亦众口一音，巧为解结，使心知之而无如何。又久而阴相掣肘，使不如众人之意，则不能行一事。坐是罪恶，堕入水族，使世世罹汤镬之苦。明日主人供膳蟹，即奴辈后身，乞见赦宥。”公故仁慈，天曙，以梦告司庖，饬举蟹投水，且为礼忏作功德。时霜蟹肥美，使宅所供，尤精选膏腴。奴辈皆窃笑曰：“老翁狡狴，造此语怖人耶！吾辈岂受汝给者。”竟效校人之烹，而以已放告；又乾没其功德钱，而以佛事已毕告。赵公竟终不知也。此辈作奸，固其常态，要亦此数十僮仆媼

者，留此錮习，适以自戕。请君入瓮，此之谓欤！

魂与魄交而成梦，究不能明其所以然。先兄晴湖，尝咏高唐神女事曰：“他人梦见我，我固不得知；我梦见他人，人又乌知之？虢王自幻想，神女宁幽期？如何巫山上，云雨今犹疑。”足为瑶姬雪谤。然实有见人之梦者。奴子李星，尝月夜村外纳凉，遥见邻家少妇掩映枣林间，以为守圃防盗，恐其翁姑及夫或同在，不敢呼与语。俄见其循塍西行半里许，入秫丛中。疑其有所期会，益不敢近，仅远望之。俄见穿秫丛出行数步，阻水而返，痴立良久，又循水北行百馀步，阻泥泞又返，折而东北入豆田。诘屈行，颠蹶者再。知其迷路，乃遥呼曰：“几嫂深夜往何处？迤北更无路，且陷淖中矣。”妇回顾应曰：“我不能出，几郎可领我还。”急赴之，已无睹矣。知为遇鬼，心惊骨栗，狂奔归家。乃见妇与其母坐门外墙下，言适纺倦睡去，梦至林野中，迷不能出，闻几郎在后唤我，乃霍然醒。与星所见，一一相符。盖疲困之极，神不守舍，真阳飞越，遂至离魂。魄与形离，是即鬼类，与神识起灭自生幻象者不同，故人或得而见之。独狐生之梦游，正此类耳。

有州牧以贪横伏诛。既死之后，州民喧传其种种冥报，至不可殫书。余谓此怨毒未平，造作讹言耳。先兄晴湖则曰：“天地无心，视听在民。民言如是，是亦可危也已。”

里媪遇饭食凝滞者，即以其物烧灰存性，调水服之。余初斥其妄，然亦往往验。审思其故，此皆油腻凝滞者也。盖油腻先凝，物稍过多，则遇之必滞。凡药物入胃，必凑其同气。故某物之灰，能自到某物凝滞处。凡油腻得灰即解散，故灰到其处，滞者自行，犹之以灰浣垢而已。若脾弱之凝滞，胃满之凝滞，气郁之凝滞，血瘀痰结之凝滞，则非灰所能除矣。

乌鲁木齐军校王福言：曩在西宁，与同队数人入山射生。

遥见山腰一番妇独行，有四狼随其后。以为狼将搏噬，番妇未见也，共相呼噪，番妇如不闻。一人引满射狼，乃误中番妇，倒掷堕山下。众方惊悔，视之，亦一狼也，四狼则已逸去矣。盖妖兽幻形，诱人而啖，不幸遭殪也。岂恶贯已盈，若或使之欤！

卷十六·姑妄听之二

天下事，情理而已，然情理有时而互妨。里有姑虐其养媳者，惨酷无人理，遁归母家。母怜而匿别所，诡云未见，因涉讼。姑以朱老与比邻，当见其来往，引为证。朱私念言女已归，则驱人就死；言女未归，则助人离婚。疑不能决，乞签于神。举筒屡摇，签不出，奋力再摇，签乃全出，是神亦不能决也。辛彤甫先生闻之曰：“神殊愤愤！十岁幼女，而日日加炮烙，恩义绝矣。听其逃死不为过。”

戈孝廉仲坊，丁酉乡试后，梦至一处，见屏上书绝句数首。醒而记其两句曰：“知是蓬莱第一仙，因何清浅几多年？”壬子春，在河间见景州李生，偶话其事。李骇曰：“此余族弟屏上近人题梅花作也。句殊不工，不知何以入君梦？前无因缘，后无征验，《周官》六梦，竟何所属乎？”

《新齐谐》（即《子不语》之改名）载雄鸡卵事，今乃知竟实有之。其大如指顶，形似闽中落花生，不能正圆，外有斑点，向日映之，其中深红如琥珀，以点目眚，甚效。德少司空成、汪副宪承霈皆尝以是物合药。然不易得，一枚可以值十金。阿少司农迪斯曰：“是虽罕睹，实亦人力所为。”以肥壮雄鸡闭笼中，纵群雌绕笼外，使相近而不能相接。久而精气抟结，自能成卵。此亦理所宜然。然鸡秉巽风之气，故食之发疮毒。其卵以盛阳不泄，郁积而成，自必蕴热，不知何以反明目？又

《本草》之所不载，医经之所未言，何以知其能明目？此则莫明其故矣。汪副宪曰：“有以蛇卵售欺者，但映日不红，即为伪托。亦不可不知也。”

沈媪言：里有赵三者，与母俱佣于郭氏。母歿后年馀，一夕，似梦非梦，闻母语曰：“明日大雪，墙头当冻死一鸡，主人必与尔，尔慎勿食。我尝盗主人三百钱，冥司判为鸡以偿。今生卵足数而去也。”次日，果如所言。赵三不肯食，泣而埋之。反复穷诘，始吐其实。此数年内事也。然则世之供车骑受刳煮者，必有前因焉，人不知耳。此辈之狡黠攘窃者，亦必有后果焉，人不思耳。

余十一二岁时，闻从叔灿若公言：里有齐某者，以罪戍黑龙江，歿数年矣。其子稍长，欲归其骨，而贫不能往，恒蹙然如抱深忧。一日，偶得豆数升，乃稍以为末，水抟成丸；衣以赭土，诈为卖药者以往，姑以给取数文钱供口食耳。乃沿途买其药者，虽危证亦立愈。转相告语，颇得善价，竟藉是达戍所，得父骨，以篋负归。归途于窝集遇三盗，急弃其资斧，负篋奔。盗追及，开篋见骨，怪问其故。涕泣陈述。共悯而释之，转赠以金。方拜谢间，一盗忽擗踊大恸曰：“此人孱弱如是，尚数千里外求父骨。我堂堂丈夫，自命豪杰，顾乃不能耶？诸君好住，吾今往肃州矣。”语讫，挥手西行。其徒呼使别妻子，终不反顾，盖所感者深矣。惜人往风微，无传于世。余作《滦阳消夏录》诸书，亦竟忘之。癸丑三月三日，宿海淀直庐，偶然忆及，因录以补志乘之遗。倘亦潜德未彰，幽灵不泯，有以默启余衷乎！

李蟠木言：其乡有灌园叟，年六十馀矣。与客作数人同屋寝，忽闻其哑哑作颤声，又呢呢作媚语，呼之不应。一夕，灯未尽，见其布衾蠕蠕掀簸，如有人交接者，问之亦不言。既而

白昼或忽趋僻处，或无故闭门。怪而覘之，辄有瓦石飞击。人方知其为魅所据。久之不能自讳，言初见一少年至园中，似曾相识，而不能记忆；邀之坐，问所自来，少年言：“有一事告君，祈君勿拒。君四世前与我为密友，后忽藉胥魁势豪夺我田。我诉官，反遭笞。郁结以死，诉于冥官。主者以契交隙末，当以欢喜解冤。判君为我妇二十年。不意我以业重，遽堕狐身，尚有四年未了。比我炼形成道，君已再入轮回，转生今世。前因虽昧，旧债难消；夙命牵缠。遇于此地。业缘凑合，不能待君再堕女身，便乞相偿，完此因果。”我方骇怪，彼遽嘘我以气，惘惘然如醉如梦，已受其污。自是日必一两至，去后亦自悔恨，然来时又帖然意肯，竟自忘为老翁，不知其何以故也。一夜，初闻狎昵声，渐闻呻吟声，渐闻悄悄乞缓声，渐闻切切求免声；至鸡鸣后，乃噉然失声。突梁上大笑曰：“此足抵笞三十矣。”自是遂不至。后葺治草屋，见梁上皆白粉所画圈，十圈为一行。数之，得一千四百四十，正合四年之日数。乃知为所记淫筹。计其来去，不满四年，殆以一度抵一日矣。或曰：“是狐欲媚此叟，故造斯言。”然狐之媚人，悦其色，摄其精耳。鸡皮鹤发，有何色之可悦？有何精之可摄？其非相媚也明甚。且以扶杖之年，讲分桃之好，逆来顺受，亦太不情。其为身异性存，夙根未泯，自然相就，如磁引针，亦明甚。狐之所云，殆非虚语。然则怨毒纠结，变端百出，至三生之后而未已，其亦慎勿造因哉！

文水李秀升言：其乡有少年山行，遇少妇独骑一驴，红裙蓝帔，貌颇娴雅，屡以目侧睨。少年故谨厚，虑或招嫌，恒在其后数十步，俯首未尝一视。至林谷深处，妇忽按辔不行，待其追及，语之曰：“君秉心端正，大不易得。我不欲害君，此非往某处路，君误随行。可于某树下绕向某方，斜行三四里即

得路矣。”语讫，自驴背一跃，直上木杪，其身渐渐长丈馀，俄风起叶飞，瞥然已逝。再视其驴，乃一狐也，少年悸几失魂。殆飞天夜叉之类欤？使稍与狎昵，不知作何变怪矣。

癸丑会试，陕西一举子于号舍遇鬼，骤发狂疾。众掖出妇寓，鬼亦随出，自以首触壁，皮骨皆破。避至外城，鬼又随至，卒以刃自刺死。未死间，手书片纸付其友，乃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八字。虽不知所为何事，其为冤报则凿凿矣。

南皮郝子明言：有士人读书僧寺，偶便旋于空院，忽有飞瓦击其背。俄闻屋中语曰：“汝辈能见人，人则不能见汝辈。不自引避，反嗔人耶？”方骇愕间，屋内又语曰：“小婢无礼，当即笞之，先生勿介意。然空屋多我辈所居，先生凡遇此等处，宜面墙便旋，勿对门窗，则两无触忤矣。”此狐可谓能克己。余尝谓僮仆吏役与人争角而不胜，其长恒引以为辱，世态类然。夫天下至可耻者，莫过于悖理。不问理之曲直，而务求我所隶属，人不能犯以为荣，果足为荣也耶？昔有属官私其胥魁，百计袒护。余戏语之曰：“吾侪身后，当各有碑志一篇，使盖棺论定，撰文者奋笔书曰：‘公秉正不阿，于所属吏役，犯法者一无假借。’人必以为荣，谅君亦以为荣也。又或奋笔书曰：‘公平生喜庇吏役，虽受赇鬻法，亦一一曲为讳匿。’人必以为辱，谅君亦以为辱也。何此时乃以辱为荣，以荣为辱耶？”先师董文恪曰：“凡事不可载入行状，即断断不可为。”斯言谅矣。

侍鸞川言（侍氏未详所出，疑本侍其氏，明洪武中，凡复姓皆令去一字，因为侍氏也）：有贾于淮上者，偶行曲巷，见一女姿色明艳，殆类天人。私访其近邻。曰：“新来未匝月，只老母携婢数人同居，未知为何许人也。”贾因赂媒媼觐之。其母言：“杭州金姓，同一子一女往依其婿。不幸子遘疾，卒

于舟；二仆又乘隙窃资逃。茕茕孤嫠，惧遭强暴，不得已税屋权住此，待亲属来迎。尚未知其肯来否？”语讫，泣下。媒舔以既无所归，又无地主，将来作何究竟，有女如是，何不于此地求佳婿，暮年亦有所依。母言：“甚善，我亦不求多聘币。但弱女娇养久，亦不欲草草。有能制衣饰衾具约值千金者，我即许之。所办仍是渠家物，我惟至彼一阅视，不取纤芥归也。”媒以告贾，贾私计良得。旬日内，趣办金珠锦绣，殫极华美；一切器用，亦事事精好。先亲迎一日，邀母来观，意甚慊足。次日，箫鼓至门，乃坚闭不启。候至数刻，呼亦不应。询问邻舍，又未见其移居。不得已逾墙入视，则阒无一人。偏索诸室，惟破床堆髑髅数具，乃知其非人。回视家中，一物不失，然无所用之，重鬻仅能得半价。懊丧不出者数月，竟莫测此魅何所取。或曰：“魅本无意惑贾。贾妄生窥伺，反往觊魅，魅故因而戏弄之。”是于理当然。或又曰：“贾富而慳，心计可以析秋毫。犯鬼神之忌，故魅以美色颠倒之。”是亦理所宜有也。

《宣室志》载陇西李生左乳患痈，一日痈溃，有雉自乳飞出，不知所之。《闻奇录》载崔尧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瘤，剖之有黄雀鸣噪而去。其事皆不可以理解。札阁学郎阿亲见其亲串家小婢项上生疮，疮中出一白蝙蝠。知唐人记二事非虚，岂但“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论”哉？

曹慕堂宗丞有乩仙所画《醉鍾馗图》，余题以二绝句曰：“一梦荒唐事有无，吴生粉本几临摹；纷纷画手多新样，又道先生是酒徒。”“午日家家蒲酒香，终南进士亦壶觞；太平时节无妖厉，任尔闲游到醉乡。”画者题者，均弄笔狡狴而已。一日，午睡初醒，听窗外婢媪悄语说鬼：有王媪家在西山，言曾月夕守瓜田，遥见双灯自林外冉冉来，人语嘈杂，乃一大鬼醉欲倒，诸小鬼掖之踉跄行。安知非醉鍾馗乎？天地之大，无

所不有。随意画一人，往往遇一人与之肖；随意命一名，往往有一人与之同。无心暗合，是即化工之自然也。

相传魏环极先生尝读书山寺，凡笔墨几榻之类，不待拂拭，自然无尘。初不为意，后稍稍怪之。一日晚归，门尚未启，闻室中窸窣有声；从隙窃覩，见一人方整饬书案。骤入掩之，其人瞥穿后窗去。急呼令近，其人遂拱立窗外，意甚恭谨。问：“汝何怪？”罄折对曰：“某狐之习儒者也。以公正人，不敢近，然私敬公，故日日窃执仆隶役。幸公勿讶。”先生隔窗与语，甚有理致。自是虽不敢入室，然遇先生不甚避，先生亦时时与言。一日，偶问：“汝视我能作圣贤乎？”曰：“公所讲者道学，与圣贤各一事也。圣贤依乎中庸，以实心励实行，以实学求实用。道学则务语精微，先理气，后彝伦，尊性命，薄事功，其用意已稍别。圣贤之于人，有是非心，无彼我心；有诱导心，无苛刻心。道学则各立门户，不能不争，既已相争，不能不巧诋以求胜。以是意见，生种种作用，遂不尽可令孔孟见矣，公刚大之气，正直之情，实可质鬼神而不愧，所以敬公者在此。公率其本性，为圣为贤亦在此。若公所讲，则固各自一事，非下愚之所知也。”公默然遣之。后以语门人曰：“是盖因明季党祸，有激而言，非笃论也。然其抉摘情伪，固可警世之讲学者。”

沧州南一寺临河干，山门圯于河，二石兽并沉焉。阅十馀岁，僧募金重修，求二石兽于水中，竟不可得，以为顺流下矣。棹数小舟，曳铁钯，寻十馀里无迹。一讲学家设帐寺中，闻之笑曰：“尔辈不能究物理。是非木柿，岂能为暴涨携之去？乃石性坚重，沙性松浮，湮于沙上，渐沉渐深耳。沿河求之，不亦颠乎？”众服为确论。一老河兵闻之，又笑曰：“凡河中失石，当求之于上流。盖石性坚重，沙性松浮，水不能冲石，其

反激之力，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。渐激渐深，至石之半，石必倒掷坎穴中。如是再啮，石又再转。转转不已，遂反溯流逆上矣。求之下流，固颠；求之地中，不更颠乎？”如其言，果得于数里外。然则天下之事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者多矣，可据理臆断欤！

交河及友声言：有农家子，颇轻佻。路逢邻村一妇，伫目睨视。方微笑挑之，适有卮盎者同行，遂各散去。阅日，又遇诸途，妇骑一乌犍牛，似相顾盼。农家子大喜，随之。时霖雨之后，野水纵横，牛行沮洳中甚速。沾休濡足，颠蹶者屡，比至其门，气殆不属。及妇下牛，觉形忽不类；谛视之，乃一老翁。恍惚惊疑，有如梦寐。翁讶其痴立，问：“到此何为？”无可置词，诡以迷路对，踉跄而归。次日，门前老柳削去木皮三尺许，大书其上曰：“私窥贞妇，罚行泥泞十里。”乃知为魅所戏也。邻里怪问，不能自掩，为其父捶几殆。自是愧悔，竟以改行。此魅虽恶作剧，即谓之善知识可矣。友声又言：一人见狐睡树下，以片瓦掷之。不中，瓦碎有声，狐惊跃去。归甫入门，突见其妇缢树上，大骇呼救。其妇狂奔而出，树上缢者已不见。但闻檐际大笑曰：“亦还汝一惊。”此亦足为佻达者戒也。

同年陈半江言：有道士善符篆，驱鬼缚魅，具有灵应。所至惟蔬食茗饮而已，不受铢金寸帛也。久而术渐不验，十每失四五。后竟为群魅所遮，大见窘辱，狼狈遁走。诉于其师。师至，登坛召将，执群魅鞫状。乃知道士虽不取一物，而其徒往往索人财，乃为行法；又窃其符篆，摄狐女媼狎。狐女因窃污其法器，故神怒不降，而仇之者得以逞也。师拊髀叹曰：“此非魅败尔，尔徒之败尔也；亦非尔徒之败尔，尔不察尔徒，适以自败也。赖尔持戒清苦，得免幸矣；于魅乎何尤！”拂衣竟

去。夫天君泰然，百体从令，此儒者之常谈也。然奸黠之徒，岂能以主人廉介，遂辍贪谋哉！半江此言，盖其官直隶时，与某令相遇于余家，微以相讽。此令不悟，故清风两袖，而卒被恶声，其可惜也已。

里有少年，无故自掘其妻墓，几见棺矣。时耕者满野，见其且置且掘，疑为颠痫，群起阻之。诘其故，坚不肯吐；然为众手所牵制，不能复掘，荷锺恨恨去。皆莫测其所以然也。越日，一牧者忽至墓下，发狂自挝曰：“汝播弄是非，间人骨肉多矣。今乃诬及黄泉耶？吾得请于神，不汝贷也。”因缕陈始末，自啮其舌死。盖少年恃其刚悍，顾盼自雄，视乡党如无物。牧者焉，因为造谤曰：“或谓某帷薄不修，吾固未信也。昨偶夜行，过其妻墓，闻林中呜呜有声，惧不敢前，伏草间窃视。月明之下，见七八黑影，至墓前与其妻杂坐调谑，媒声艳语，一一分明。人言其殆不诬耶？”有闻之者，以告少年。少年为其所中，遽有是举。方窃幸得计，不虞鬼之有灵也。小人狙诈，自及也宜哉。然亦少年意气凭陵，乃招是忌，故曰：“君子不欲多上人”。

从孙树宝，盐山刘氏甥也。言其外祖有至戚，生七女，皆已嫁。中一婿，夜梦与僚婿六人，以红绳连系，疑为不祥。会其妇翁歿，七婿皆赴吊。此人忆是噩梦，不敢与六人同眠食；偶或相聚，亦稍坐即避出。怪诘之，具述其故。皆疑其别有所嫌，托是言也。一夕，置酒邀共饮，而私键其外户，使不得遁。突宾馆火发，竟七人俱烬。乃悟此人无是梦则不避六人，不避六人则主人不键户，不键户则七人未必尽焚。神特以一梦诱之，使无一得脱也。此不知是何夙因？同为此家之婿，同时而死，又不知是何夙因？七女同生于此家，同时而寡，殆必非偶然矣。

周密庵言：其族有孀妇，抚一子，十五六矣。偶见老父携

幼女，饥寒困惫，踣不能行，言愿与人为养媳。女故端丽，孀妇以千钱聘之。手书婚贴，留一宿而去。女虽孱弱，而善操作，井臼皆能任；又工针黹，家藉以小康。事姑先意承志，无所不至，饮食起居，皆经营周至，一夜往往三四起。遇疾病，日侍榻旁，经旬月目不交睫。姑爱之乃过于子。姑病卒，出数十金与其夫使治棺衾。夫诘所自来，女低回良久曰：“实告君，我狐之避雷劫者也。凡狐遇雷劫，惟德重禄重者庇之可免。然猝不易逢，逢之又皆为鬼神所呵护，猝不能近。此外惟早修善业，亦可以免。然善业不易修，修小善业亦不足度大劫。因化身为君妇，黽勉事姑。今藉姑之庇，得免天刑，故厚营葬礼以申报，君何疑焉！”子故孱弱，闻之惊怖，竟不敢同居。女乃泣涕别去。后遇祭扫之期，其姑墓上必先有焚楮酹酒迹，疑亦女所为也。是特巧于遁死，非真有爱于其姑。然有为为之，犹邀神福，信孝为德之至矣。

闻有村女，年十三四，为狐所媚。每夜同寝处，笑语嫖狎，宛如伉俪。然女不狂惑，亦不疾病，饮食起居如常人，女甚安之。狐恒给钱米布帛，足一家之用。又为女制簪珥衣裳，及衾枕茵褥之类，所值逾数百金。女父亦甚安之。如是岁馀，狐忽呼女父语曰：“我将还山，汝女奁具亦略备，可急为觅一佳婿，吾不再来矣。汝女犹完璧，无疑我始乱终弃也。”女故无母，倩邻妇验之，果然。此余乡近年事，婢媼辈言之凿凿，竟与乖崖还婢其事略同。狐之媚人，从未闻有如是者，其亦夙缘应了，夙债应偿耶？

杨雨亭言：登莱间有木工，其子年十四五，甚姣丽。课之读书，亦颇慧。一日，自乡塾独归，遇道士对之诵咒，即惘惘不自主，随之俱行。至山坳一草庵，四无居人，道士引入室，复相对诵咒。心顿明了，然口噤不能声，四肢缓蹇不能举。又

诵咒，衣皆自脱。道士掖伏榻上，抚摩偎倚，调以媒词，方露体近之，忽蹶起却坐曰：“修道二百余年，乃为此狡童败乎？”沉思良久，复偃卧其侧，周身玩视，慨然曰：“如此佳儿，千载难遇。纵败吾道，不过再炼气二百年，亦何足惜！”奋身相逼，势已万万无免理。间不容发之际，又掉头自语曰：“二百年辛苦，亦大不易。”掣身下榻，立若木鸡；俄绕屋旋行如转磨。突抽壁上短剑，自刺其臂，血如涌泉。欹倚呻吟，约一食顷，掷剑呼此子曰：“尔几败，吾亦几败，今幸俱免矣。”更对之诵咒。此子觉如解束缚，急起披衣。道士引出门外，指以归路。口吐火焰，自焚草庵，转瞬已失所在，不知其为妖为仙也。余谓妖魅纵淫，断无顾虑。此殆谷饮岩栖，多年胎息，偶差一念，魔障遂生，幸道力原深，故忽迷忽悟，能勒马悬崖耳。老子称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；若已见已乱，则非大智慧不能猛省，非大神通不能痛割。此道士于欲海横流，势不能遏，竟毅然一决，以楚毒断绝爱根，可谓地狱劫中证天堂果矣。其转念可师，其前事可勿论也。

朱秋圃初入翰林时，租横街一小宅，最后有破屋数楹，用贮杂物。一日，偶入检视，见尘壁仿佛有字迹。拂拭谛观，乃细楷书二绝句，其一曰：“红蕊几枝斜，春深道韞家。枝枝都看遍，原少并头花。”其二曰：“向夕对银缸，含情坐绮窗。未须怜寂寞，我与影成双。”墨迹黯淡，殆已多年。又有行书一段，剥落残缺。玩其句格，似是一词，惟末二句可辨，曰：“天孙莫怅阻银河，汝尚有牵牛相忆。”不知是谁家娇女，寄感漂梅。然不畏人知，濡毫题壁，亦太放诞风流矣。余曰：《漂梅》三章，非女子自赋耶？秋圃曰：“旧说如是，于心终有所格格。忆先儒有一说，云是女子父母所作（按：此宋戴岷隐之说），是或近之。”倪馀疆闻之曰：“详词末二语，是殆

思妇之作，邁脱輻之变者也。二公其皆失之乎！”既而秋圃揭换壁纸，又得数诗，其一曰：“门掩花空落，梁空燕不来。惟馀双小婢，鞋印在青苔。”其二曰：“久已梳妆懒，香奁偶一开。自持明镜看，原让赵阳台。”又一首曰：“咫尺楼窗夜见灯，云山似阻几千层。居家翻作无家客，隔院真成退院僧。镜里容华空若许，梦中晤对亦何曾？侍儿劝织回文锦，懒惰心情病未能。”则馀疆之说信矣。后为程文恭公诵之。公俯思良久，曰：“吾知之，吾不言。”既而曰：“语语负气，不见答也亦宜。”

季漱六言：有佃户所居枕旷野。一夕，闻兵仗格斗声，阖家惊骇，登墙视之，无所睹。而战声如故，至鸡鸣乃息。知为鬼也。次日复然，病其聒不已，共谋伏铕击之，果应声啾啾奔散。既而屋上屋下，众声合噪曰：“彼劫我妇女，我亦劫彼妇女为质，互控于社公。社公愤愤，劝以互抵息事。俱不肯伏，故在此决胜负，何预汝事？汝以铕击我，今共至汝家，汝举铕则我去，汝置铕则我又来，汝能夜夜自昏至晓，发铕不止耶？”思其言中理，乃跪拜谢过，大具酒食纸钱送之去。然战声亦自此息矣。夫不能不为之事，不出任之，是失几也；不能不除之害，不力争之，是养痍也。鬼不干人，人反干鬼，鬼有词矣，非开门揖盗乎！孟子有言，乡邻有斗者，被发缨冠而往救之，则惑也。虽闭户可也。

伊松林舍人言：有赵延洪者，性伉直，嫉恶至严，每面责人过，无所避忌。偶见邻妇与少年语，遽告其夫。夫侦之有迹，因伺其私会骈斩之，携首鸣官。官已依律勿论矣。越半载，赵忽发狂自挝，作邻妇语，与索命，竟啮断其舌死。夫荡妇逾闲，诚为有罪。然惟其亲属得执之，惟其夫得杀之，非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者也。且所失者一身之名节，所玷者一家之门户，

亦非神奸巨蠹，弱肉强食，虐焰横煽，沉冤莫雪，使人人公愤者也。律以隐恶扬善之义，即转语他人，已伤盛德。倘伯仁由我而死，尚不免罪有所归。况直告其夫，是诚何意，岂非激以必杀哉！游魂为厉，固不为无词。观事经半载，始得取偿，其必得请于神，乃奉行天罚矣。然则以讐为直，固非忠厚之道，抑亦非养福之道也。

御史佛公伦，姚安公老友也。言贵家一佣奴，以游荡为主人所逐。衔恨次骨，乃造作蜚语，诬主人帷薄不修，缕述其下烝上报状，言之凿凿，一时传布。主人亦稍闻之，然无以箝其口，又无从而与辩；妇女辈惟焚香吁神而已。一日，奴与其党坐茶肆，方抵掌纵谈，四座耸听，忽噉然一声，已仆于几上死。无由检验，以痰厥具报。官为敛埋，棺薄土浅，竟为群犬舐骨食，残骸狼藉。始知为负心之报矣。佛公天性和易，不喜闻人过，凡僮仆婢媼，有言旧主之失者，必善遣使去，鉴此奴也。尝语昀曰：“宋党进闻平话说韩信”（优人演说故实，谓之平话。《永乐大典》所载，尚数十部），即行斥逐。或请其故。曰：‘对我说韩信，必对韩信亦说我，是乌可听？’千古笑其愤愤，不知实绝大聪明。彼但喜对我说韩信，不思对韩信说我者，乃真愤愤耳。”真通人之论也。

福建泉州试院，故海防道署也，室宇宏壮。而明季兵燹，署中多攫杀戮；又三年之中，学使按临仅两次。空闭日久，鬼物遂多。阿雨斋侍郎言：尝于黄昏以后，隐隐见古衣冠人，暗中来往。即而视之，则无睹。余按临是郡，时幕友孙介亭亦曾见纱帽红袍人入奴子室中，奴子即梦魇。介亭故有胆，对窗唾曰：“生为贵官，死乃为僮仆辈作祟，何不自重乃尔耶？”奴子忽醒，此后遂不复见。意其魂即栖是室，故欲驱奴子出；一经斥责，自知理屈而止欤？

里俗遇人病笃时，私剪其着体衣襟一片，炽火焚之。其灰有白文，斑驳如篆籀者，则必死；无字迹者，即生。又或联纸为衾，其缝不以糊粘，但以秤锤就捣衣砧上捶之。其缝缀合者必死，不合者即生。试之，十有八九验。此均不测其何理。

莆田林生霏言：闻泉州有人，忽灯下自顾其影，觉不类己形。谛审之，运动转侧，虽一一与形相应，而首巨如斗，发蓬松如羽葆，手足皆钩曲如鸟爪，宛然一奇鬼也。大骇，呼妻子来视，听见亦同。自是每夕皆然，莫喻其故，惶怖不知所为。邻有塾师闻之，曰：“妖不自兴，因人而兴。子其阴有恶念，致罗刹感而现形欤？”其人悚然具服，曰：“实与某氏有积仇，拟手刃其一门，使无遗种，而跳身以从鸭母（康熙末，台湾逆寇朱一贵结党煽乱。一贵以养鸭为业，闽人皆呼为鸭母云）。今变怪如是，毋乃神果警我乎！且辍是谋，观子言验否？”是夕鬼影即不见。此真一念转移，立分祸福矣。

丁御史芷溪言：曩在天津，遇上元，有少年观灯夜归，遇少妇甚妍丽，徘徊歧路，若有所待，衣香髻影，楚楚动人。初以为失侣之游女，挑与语，不答。问姓氏里居，亦不答。乃疑为幽期密约迟所欢而未至者，计可以挟制留也，邀至家少憩。坚不肯。强迫之同归。柏酒粉团，时犹未彻，遂使杂坐妻妹间，联袂共饮。初甚醜腆，既而渐相调谑，媚态横生，与其妻妹互劝酬。少年狂喜，稍露留宿之意。则微笑曰：“缘蒙不弃，故暂借君家一卸妆。恐伙伴相待，不能久住。”起解衣饰卷束之，长揖径行，乃社会中拉花者也（秧歌队中作女妆者，俗谓之拉花）。少年愤恚，追至门外，欲与斗。邻里聚问，有亲见其强邀者，不能责以夜入人家；有亲见其唱歌者，不能责以改妆戏妇女，竟哄笑而散。此真侮人反自侮矣。

老仆卢泰言：其舅氏某，月夜坐院中枣树下，见邻女在墙

上露半身，向之索枣。扑数十枚与之。女言今日始归宁，兄嫂皆往守瓜，父母已睡。因以手指墙下梯，斜盼而去。其舅会意，蹑梯而登。料女甫下，必有几凳在墙内，伸足试踏，乃踏空堕溷中。女父兄闻声趋视，大受捶楚。众为哀恳乃免。然邻女是日实未归，方知为魁所戏也。前所记骑牛妇。尚农家子先挑之；此则无因而至，可云无妄之灾。然使招之不住，魅亦何所施其技？仍谓之自取可矣。

李芍亭言：有友尝避暑一僧寺，禅室甚洁，而以板实其后窗。友置榻其下。一夕，月明，枕旁有隙如指顶，似透微光。疑后为僧密室，穴纸觐之，乃一空园，为厝棺之所。意其间必有鬼，因侧卧枕上，以一目就窥。夜半，果有黑影，仿佛如人，来往树下。谛视粗能别男女，但眉目不了了。以耳就隙窃听，终不闻语声。厝棺约数十，然所见鬼少仅三五，多不过十馀。或久而渐散，或已入转轮欤？如是者月馀，不以告人，鬼亦竟未觉。一夕，见二鬼嫖狎于树后，距窗下才七八尺，冶荡之态，更甚于人。不觉失声笑，乃阒然灭迹。次夜再窥，不见一鬼矣。越数日，寒热大作，疑鬼为祟，乃徙居他寺。变幻如鬼，不免于意想之外，使人得见其阴私。十目十手，殆非虚语，然智出鬼上，而卒不免为鬼驱。察见渊鱼者不祥，又是之谓矣。

大学士温公镇乌鲁木齐日，军屯报遣犯王某逃，缉捕无迹。久而微闻其本与一吴某皆闽人，同押解至哈密辟展间，王某道死。监送台军不通闽语，不能别孰吴孰王。吴某因言死者为吴，而自冒王某之名，来至配所数月，伺隙潜遁。官府据哈密文牒，缉王不缉吴，故吴幸逃免。然事无左证，疑不能明，竟无从究诘。军吏巴哈布因言：有卖丝者妇，甚有姿首。忽得奇疾，终日惟昏昏卧，而食则兼数人。如是两载馀。一日，噉然长号，僵如尸厥。灌治竟夜，稍稍能言。白云魂为城隍判官所摄，逼

为妾媵，而别摄一饿鬼附其形。至某日寿尽之期，冥牒拘召，判官又嘱鬼役别摄一饿鬼抵。饿鬼亦喜得转生，愿为之代。迨城隍庭讯，乃察知伪状，以判官鬼役付狱，遣我归也。后判官塑像无故自碎，此妇又两年余乃终。计其复生至再死，与其得疾至复生，日数恰符。知以枉被掠夺，仍还其应得之寿矣。然则移甲代乙，冥司亦有，所惜者此少城隍一讯耳。

李阿亭言：涿州民家，有狐据其仓中居，不甚为祟；或偶然抛掷砖瓦，盗窃饮食耳。后延术士劾治，殪数狐；且留符曰：“再至则焚之。”狐果移去。然时时幻形为其家妇女，夜出与邻舍少年狎；甚乃幻其幼子形，与诸无赖同卧起。大播丑声，民固弗知。一日，至佛寺，闻禅室嬉笑声。穴纸窃窥，乃其女与僧杂坐。愤甚，归取刃。其女乃自内室出，始悟为狐复仇，再延术士。术士曰：“是已窜逸，莫知所之矣。”夫狐魅小小扰人，事所恒有，可以不必治，即治亦罪不至死。遽骈诛之，实为已甚，其衔冤也固宜。虽有符可恃，狐不能再逞，而相报之巧，乃卒生于所备外。然则君子于小人，力不足胜，固遭反噬。即力足胜之，而机械潜伏，变端百出，其亦深可怖已。

嵩辅堂阁学言：海淀有贵家守墓者，偶见数犬逐一狐，毛血狼藉。意甚悯之，持杖击犬散，提狐置室中，俟其苏息，送至旷野，纵之去。越数日，夜有女子款扉入，容华绝代。骇问所自来。再拜曰：“身是狐女，昨遭大难，蒙君再生，今来为君拂枕席。”守墓者度无恶意，因纳之。往来狎昵，两月余，日渐瘠瘦，然爱之不疑也。一日，方共寝，闻窗外呼曰：“阿六贱婢！我养创甫愈，未即报恩，尔何得冒托我名，魅郎君使病？脱有不讳，族党中谓我负义，我何以自明？即知事出于尔，而郎君救我，我坐视其死，又何以自安？今偕姊妹来诛尔。”女子惊起欲遁，业有数女排闥入，掙击立毙。守墓者惑溺已久，

痛惜恚忿，反斥此女无良，夺其所爱。此女反覆自陈，终不见省，且拔刃跃起，欲为彼女报冤。此女乃痛哭越墙去。守墓者后为人言之，犹恨恨也。此所谓“忠而见谤，信而见疑”也欤！

董曲江前辈言：有讲学者，性乖僻，好以苛礼绳生徒。生徒苦之，然其人颇负端方名，不能诋其非也。塾后有小圃。一夕，散步月下，见花间隐隐有人影。时积雨初晴，土垣微圯，疑为邻里窃蔬者。迫而诘之，则一丽人匿树后，跪答曰：“身是狐女，畏公正人不敢近，故夜来折花。不虞为公所见，乞曲恕。”言词柔婉，顾盼间百媚俱生。讲学者惑之，挑与语。宛转相就，且云妾能隐形，往来无迹，即有人在侧亦不睹，不至为生徒知也。因相燕昵。比天欲晓，讲学者促之行。曰：“外有人声，我自能从窗隙去，公无虑。”俄晓日满窗，执经者麇至，女仍垂帐偃卧。讲学者心摇摇，然尚冀人不见。忽外言某媪来逐女。女披衣径出，坐皋比上，理鬓讫，敛衽谢曰：“未携妆具，且归梳沐。暇日再来访，索昨夕缠头锦耳。”乃里中新来角妓，诸生徒贿使为此也。讲学者大沮，生徒课毕归早餐，已自负衣装遁矣。外有馀必中不足，岂不信乎！

曲江又言：济南有贵公子，妾与妻相继歿。一日，独坐荷亭，似睡非睡，恍惚若见其亡姬。素所怜爱，即亦不畏，问：“何以能返？”曰：“鬼有地界，土神禁不许阑入。今日明日，值娘子诵经期，连放焰口，得来领法食也。”问：“娘子已来否？”曰：“娘子狱事未竟，安得自来！”问：“施食无益于亡者，作焰口何益？”曰：“天心仁爱，佛法慈悲，赈人者佛天喜，赈鬼者佛天亦喜。是为亡者资冥福，非为其自来食也。”问：“泉下况味何似？”曰：“堕女身者妾夙业，充下陈者君夙缘。业缘俱满，静待转轮，亦无大苦乐。但乏一小婢供驱使，君能为焚一偶人乎？”懵腾而醒，姑信其有，为作偶人焚之。

次夕见梦，则一小婢相随矣。夫束刍缚竹，剪纸裂缯，假合成质，何亦通灵？盖精气抟结，万物成形；形不虚立，秉气含精。虽久而腐朽，犹蛭蠕以化，芝菌以蒸。故人之精气未散者为鬼，布帛之精气，鬼之衣服，亦如生。其于物也，既有其质，精气斯凝，以质为范，象肖以成。火化其渣滓，不化其菁英，故体为灰烬，而神聚幽冥。如人殂谢，魄降而魂升。夏作明器，殷周相承，圣人所以知鬼神之情也。若夫金釭、春条，未閤佳城，殡宫阒寂，彳亍夜行，投畀炎火，微闻咿嚶。是则衰气所召，妖以人兴，仰或他物之所凭矣（有樊媪者，在东光见有是事）。

朱子颖运使言：昔官叙永同知时，由成都回署，偶遇茂林，停舆小憩。遥见万峰之顶，似有人家，而削立千仞，实非人迹所到。适携西洋远镜，试以窥之，见草屋三楹，向阳启户，有老翁倚松立，一幼女坐檐下，手有所持，似俯首缝补；屋柱似有对联，望不了了。俄云气氤郁，遂不复睹。后重过其地，林麓依然，再以远镜窥之，空山而已。其仙灵之宅，误为人见，遂更移居欤？

潘南田画有逸气，而性情孤峭，使酒骂座，落落然不合于时。偶为余作梅花横幅，余题一绝曰：“水边篱落影横斜，曾在孤山处士家。只怪橈枝蟠似铁，风流毕竟让桃花。”盖戏之也。后余从军塞外，侍姬辈嫌其黻黻，竟以桃花一幅易之。然则琐琐之事，亦似皆前定矣。

青县王恩溥，先祖母张太夫人乳母孙也。一日，自兴济夜归，月明如昼，见大树下数人聚饮，杯盘狼藉。一少年邀之入座，一老翁嗔语少年曰：“索不相知，勿恶作剧。”又正色谓恩溥曰：“君宜速去，我辈非人，恐小儿等于君不利。”恩溥大怖，狼狽奔走，得至家，殆无气以动。后于亲串家作吊，突见是翁，惊仆欲绝，惟连呼：“鬼！鬼！”老翁笑掖之起，曰

：“仆耽曲蘖，日恒不足。前值月夜，荷邻里相邀，酒已无多。遇君适至，恐增一客则不满枯肠，故诡语遣君。君乃竟以为真耶！”宾客满堂，莫不绝倒。中一客目击此事，恒向人说之。偶夜过废祠，见数人轰饮，亦邀入座。觉酒味有异，心方疑讶，乃为群鬼挤入深淖，化磷火荧荧散。东方渐白，有耕者救之，乃出。缘此胆破，反疑恩溥所见为真鬼。后途遇此翁，竟不敢接谈。此表兄张自修所说。戴君恩诏则曰实有此事，而所传殊倒置。乃此客先遇鬼，而恩溥闻之。偶夜过某村，值一多年未晤之友，邀之共饮。疑其已死，绝裾奔逃。后相晤于姻家，大遭诟谇也。二说未审孰是。然由张所说，知不可偶经一事，遂谓事事皆然，致失于误信。由戴所说，知亦不可偶经一事，遂谓事事皆然，反败于多疑也。

李秋崖言：一老儒家，有狐居其空仓中，三四十年未尝为祟。恒与人对语，亦颇知书；或邀之饮，亦肯出。但不见其形耳。老儒歿后，其子亦诸生，与狐酬酢如其父。狐不甚答，久乃渐肆扰。生故设帐于家，而兼为人作讼牒。凡所批课文，皆不遗失；凡作讼牒，则甫具草辄碎裂，或从手中掣其笔。凡脩脯所入，毫厘不失；凡刀笔所得，虽扃锁严密，辄盗去。凡学子出入，皆无所见：凡讼者至，或瓦石击头面流血，或檐际作人语，对众发其阴谋。生苦之，延道士劾治。登坛召将，摄狐至。狐侃侃辩曰：“其父不以异类视我，与我交至厚。我亦不以异类自外，视其父如弟兄。今其子自堕家声，作种种恶业，不陨身不止。我不忍坐视，故挠之使改图；所攫金皆埋其父墓中，将待其倾覆，周其妻子，实无他肠。不虞炼师之见谴，生死惟命。”道士蹶然下座，三揖而握其手曰：“使我亡友有此子，吾不能也；微我不能，恐能者千百无一二。此举乃出尔曹乎！”不别主人，太息径去。其子愧不自容，誓辍是业，竟得

考终。

乾隆丙辰、丁巳间，户部员外郎长公泰有仆妇，年二十馀，中风昏眩，气奄奄如缕，至夜而绝。次日，方为营棺敛，手足忽动，渐能屈伸。俄起坐，问：“此何处？”众以为犹谵语也。既而环视室中，意若省悟，喟然者数四，默默无语，从此病顿愈。然察其语音行步，皆似男子；亦不能自梳沐，见其夫若不相识。觉有异，细诘其由。始自言本男子，数日前死。魂至冥司，主者检算未尽，然当谪为女身，命借此妇尸复生。觉倏如睡去，倏如梦醒，则已卧板榻上矣。问其姓名里贯，坚不肯言，惟曰事已至此，何必更为前世辱。遂不穷究。初不肯与仆同寝，后无词可拒，乃曲从；然每一荐枕，辄饮泣至晓。或窃闻其自语曰：“语书二十年，作官三十馀年，乃忍耻受奴子辱耶？”其夫又尝闻呓语曰：“积金徒供儿辈乐，多亦何为？”呼醒问之，则曰未言。知其深讳，亦姑置之。长公恶言神怪事，禁家人勿传，故事不甚彰，然亦颇有知之者。越三载馀，终郁郁病死，讫不知其为谁也。

先师裘文达公言：有郭生，刚直负气。偶中秋燕集，与朋友论鬼神，自云不畏。众请宿某凶宅以验之，郭慨然仗剑往。宅约数十间，秋草满庭，荒芜蒙翳。扃户独坐，寂无闻见。四鼓后，有人当户立。郭奋剑欲起，其人挥袖一拂，觉口噤体僵，有如梦魇，然心目仍了了。其人罄折致词曰：“君固豪士，为人所激，因至此。好胜者常情，亦不怪君。既蒙枉顾，本应稍尽宾主意。然今日佳节，眷属皆出赏月，礼别内外，实不欲公见。公又夜深无所归。今筹一策，拟请君入瓮，幸君勿嗔；觴酒豆肉，聊以破闷，亦幸勿见弃。”遂有数人舁郭置大荷缸中，上覆方桌，压以巨石。俄隔缸笑语杂遝，约男妇数十，呼酒行炙，一一可辨。忽觉酒香触鼻，暗中摸索，有壶一、杯一、小

盘四，横阁象箸二。方苦饥渴，且姑饮啖。复有数童子绕缸唱艳歌，有人扣缸语曰：“主人命娱宾也。”亦靡靡可听。良久，又扣缸语曰：“郭君勿罪，大众皆醉，不能举巨石。君且姑耐，贵友行至矣。”语讫，遂寂。次日，众见门不启，疑有变，逾垣而入。郭闻人声，在缸内大号。众竭力移石，乃闯然出，述所见闻，莫不拊掌。视缸中器具，似皆己物。还家讯问，则昨夕家燕，并酒肴失之，方诟谇大索也。此魅可云狡狴矣。然闻之使人笑不使人怒，当出瓮时，虽郭生亦自哑然也，真恶作剧哉。余容若曰：“是犹玩弄为戏也。曩客秦陇间，闻有少年随塾师读书山寺。相传寺楼有魅，时出媚人。私念狐女必绝艳，每夕诣楼外，祷以蝶词，冀有所遇。一夜，徘徊树下，见小鬟招手。心知狐女至，跃然相就。小鬟悄语曰：‘君是解人，不烦絮说。娘子甚悦君，然此何等事，乃公然致祝！主人怒君甚，以君贵人，不敢崇；惟约束娘子颇严。今夜幸他出，娘子使来私招君。君宜速往。’少年随之行，觉深闺曲弄，都非寺内旧门径。至一房，朱榻半开，虽无灯，隐隐见床帐。小鬟曰：‘娘子初会，觉靦腆，已卧帐内。君第解衣，径登榻，无出一言，恐他婢闻也。’语讫，径去。少年喜不自禁，遽揭其被，拥于杯而接唇。忽其人惊起大呼，却立愕视，则室庐皆不见，乃塾师睡檐下乘凉也。塾师怒，大施夏楚。不得已吐实，竟遭斥逐。此乃真恶作剧矣。”文达公曰：“郭生恃客气，故仅为魅侮；此生怀邪心，故竟为魅陷。二生各自取耳，岂魅有善恶哉！”

李村有农家妇，每早晚出盥盥，辄见女子随左右。问同行者，则不见。意大恐怖。后乃渐随至家，然恒在院中，或在墙隅，不入寝室。妇逼视，即却走；妇返，即仍前。知为冤对，因遥问之。女子曰：“汝前生与我皆贵家妾，汝妒我宠，以奸盗诬我致幽死。今来取偿，诘汝今生事姑孝，恒为善神所护，

我不能近，故日日相随。揆度事势，万万无可相报理。汝倘作道场度我，我得转轮，即亦解冤矣。”妇辞以贫。女子曰：“汝贫非虚语，能发念诵佛号万声，亦可度我。”问：“此安能得度鬼？”曰：“常人诵佛号，佛不闻也，特念念如对佛，自摄此心而已。若忠臣孝子，诚感神明，一诵佛号，则声闻三界，故其力与经忏等。汝是孝妇，知必应也。”妇如所说，发念持诵。每诵一声，则见女子一拜。至满万声，女子不见矣。此事故老时说之，知笃志事亲，胜信心礼佛。

又闻洼东有刘某者，母爱其幼弟，刘爱弟更甚于母。弟婴痼疾，母忧之，废寝食。刘经营疗治，至鬻其子供医药。尝语妻曰：“弟不救，则母可虑，毋宁我死耳？”妻感之，鬻及衾衣，无怨言。弟病笃，刘夫妇昼夜泣守。有丐者夜栖土神祠，闻鬼语曰：“刘某夫妇轮守其弟，神光照烁，猝不能入，有违冥限，奈何？”土神曰：“兵家声东而击西，汝知之乎？”次日，其母灶下卒中恶。夫妇奔视，母苏而弟已绝矣。盖鬼以计取之也。后夫妇并年八十馀乃卒。奴子刘琪之女，嫁于洼东，言闻诸故老曰，刘自奉母以外，诸事蠢蠢如一牛。有告以某忤其母者，刘掉头曰：“世宁有是人？人宁有是事？汝毋造言。”其痴多类此，传以为笑。不知乃天性纯挚，直以尽孝为自然，故有是疑耳。元人王彦章墓诗曰：“谁信人间有冯道？”即此意矣。

景少司马介兹官翰林时，斋宿清秘堂（此因乾隆甲子御题“集贤清秘”额，因相沿称之，实无此堂名），积雨初晴，微月未上，独坐廊下。闻瀛洲亭中语曰：“今日楼上看西山，知杜紫微‘雨馀山态活’句，真神来之笔。”一人曰：“此句佳在活字，又佳在态字烘出活字。若作山色山翠，则兴象俱减矣。”疑为博晰之等尚未睡，纳凉池上，呼之不应；推户视之，阒

无人迹。次日，以告晰之。晰之笑曰：“翰林院鬼，故应作是语。”

释家能夺舍，道家能换形。夺舍者托孕妇而转生；换形者血气已衰，大丹未就，则借一壮盛之躯，与之互易也。狐亦能之。族兄次辰云，有张仲深者，与狐友，偶问其修道之术。狐言：“初炼幻形，道渐深则炼蜕形，蜕形之后，则可以换形。凡人痴者忽黠，黠者忽颠，与初不学仙而忽好服饵导引，人怪其性情变常，不知皆魂气已离，狐附其体而生也。然既换人形，即归人道，不复能幻化飞腾。由是而精进，则与人之修仙同，其证果较易。或声色货利，嗜欲牵缠，则与人之惑溺同，其堕轮回亦易。故非道力坚定，多不敢轻涉世缘，恐浸淫而不知不觉也。”其言似亦近理。然则人欲之险，其可畏也哉。

朱介如言：尝因中暑眩瞀，觉忽至旷野中，凉风飒然，竟甚爽适。然四顾无行迹，莫知所向。遥见数十人前行，姑往随之。至一公署，亦姑随入。见殿阁宏敞，左右皆长廊；吏役奔走，如大官将坐衙状。中一吏突握其手曰：“君何到此？”视之，乃亡友张恒照。悟为冥司，因告以失路状。张曰：“生魂误至，往往有此，王见之亦不罪；然未免多一诘问。不如且坐我廊屋，俟放衙，送君返；我亦欲略问家事也。”入坐未几，王已升座。自窗隙窃窥，见同来数十人，以次庭讯。语不甚了了，惟一人昂首争辩，似不服罪。王举袂一挥，殿左忽现大圆镜，围约丈余。镜中现一女子反缚受鞭像。俄似电光一瞥，又现一女子忍泪横陈像。其人叩颡曰：“伏矣。”即曳去。良久放衙，张就问子孙近状。朱略道一二，张挥手曰：“勿再言，徒乱人意。”因问：“顷所见者业镜耶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问：“影必肖形，今无形而现影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人镜照形，神镜照心。人作一事，心皆自知；既已自知，即心有此事；心有

此事，即心有此事之象，故一照而毕现也。若无心作过，本不自知，则照亦不见。心无是事，即无是象耳。冥司断狱，惟以有心无心别善恶，君其识之。”又问：“神镜何以能照心？”曰：“心不可见，缘物以形。体魄已离，存者性灵。神识不灭，如灯荧荧。外光无翳，内光虚明，内外莹澈，故纤芥必呈也。”语讫，遽曳之行。觉此身忽高忽下，如随风败箨。倏然惊醒，则已卧榻上矣。此事在甲子七月，怪其乡试后期至，乃具道之。

东光马节妇，余妻党也。年未二十而寡，无翁姑兄弟，亦无子女。艰难困苦，坐卧一破屋中，以浣濯缝纫自给，至鬻釜以易粟，而拾破瓦盆以代釜。年八十余，乃终。余尝序马氏家乘，然其夫之名字，与母子族氏，则忘之久矣。相传其十一二时，随母至外家。故有狐，夜掷瓦石击其窗。闻屋上厉声曰：“此有贵人，汝辈勿取死。”然竟以民妇终，殆孟子所谓“天爵”欤？先师李又聃先生与同里，尝为作诗曰：“早岁吟黄鹄，颠连四十春。怀贞心比铁，完节鬓如银。慷慨期千古，凋零剩一身。凡番经坎坷，此念未缁磷（原注：节妇初寡时，尚存薄田数亩。有欲迫之嫁者，侵袭至尽）。震撼惊风雨，搗呵赖鬼神（原注：一岁霖雨经旬，邻屋新造者皆圯，节妇一破屋，支柱欹斜，竟得无恙）。天原常佑善，人竟不怜贫。稍觉亲朋少，羞为乞索频。一家徒四壁，九食度三旬。绝粒肠空转，佣针手尽皴。有薪皆扫叶，无甑可生尘。顰面真如鹄，悬衣半似鹑。遮门才破荐（原注：屋扉破碎不能葺，以破荐代扉者十余年），藉草是华茵。只自甘饥冻，翻嫌话苦辛。偷儿嗤饿鬼（原注：夜有盗过节妇屋上，节妇呼问，盗大笑曰：“吾何至进汝饿鬼家！”），女伴笑痴人（原注：有同巷贫妇，再醮富室。归宁时华服过节妇曰：“看我享用，汝岂非大痴耶！”）。生死心无改，存亡理亦均。喧阗凭燕雀，坚劲自松筠。伊我钦贤淑，

多年共里闾。不辞歌咏拙，取表性情真。公议存乡校，延评待史臣。他时邀紫诰，光映九河滨。”盖先生壬申公车主余家时所作，故仅云“颠连四十春”。诗格绝类香山。敬录于此，一以昭节妇之贤，一以存先师之遗墨也。后外舅周篆马公见此诗，遂割腴田三百亩为节妇立嗣，且为请旌。或亦讽谕之力欤！

余从军西域时，草奏草檄，日不暇给，遂不复吟咏。或得一联一句，亦境过辄忘。乌鲁木齐杂诗百六十首，皆归途追忆而成，非当日作也。一日，功加毛副戎自述生平，怅怀今昔，偶为赋一绝句曰：“雄心老去渐颓唐，醉卧将军古战场；半夜醒来吹铁笛，满天明月满林霜。”毛不解诗，余亦不复存稿。后同年杨君逢元过访，偶话及之。不知何日杨君登城北关帝祠楼，戏书于壁，不署姓名。适有道士经过，遂传为仙笔。余畏人乞诗，杨君畏人乞书，皆不肯自言。人又微知余能诗不能书，杨君能书不能诗，亦遂不疑及，竟几于流为丹青。迨余辛卯还京祖饯，于是始对众言之，乃爽然若失。昔南宋闽人林外题词于西湖，误传仙笔。元王黄华诗刻于山西者，后摹刻于滇南，亦误传仙笔。然则诸书所谓仙诗者，此类多矣。

图裕斋前辈言：有选人游钓鱼台。时西顶社会，游女如织。薄暮，车马渐稀，一女子左抱小儿，右持鼗鼓，袅袅来。见选人，举鼗一摇。选人一笑，女子亦一笑。选人故狡黠，揣女子装束类贵家，而抱子独行，又似村妇，踪迹诡异，疑为狐魅，因逐之絮谈。女子微露夫亡子幼意。选人笑语之曰：“毋多言，我知尔，亦不惧尔。然我贫，闻尔辈能致财。若能贍我，我即从尔去。”女子亦笑曰：“然则同归耳。”至其家，屋不甚宏壮，而颇华洁；亦有父母姑姊妹。彼此意会，不复话氏族，惟献酬款洽而已。酒阑就宿，备极嫵婉。次日入城，携小奴及补被往，颇相安。惟女子冶荡无度，奔命殆疲。又渐使拂枕簟，

侍梳沐，理衣裳，司洒扫，至于烟筒茗碗之役，亦遣执之。久而其姑若姊妹，皆调谑指挥，视如僮婢。选人耽其色，利其财，不能拒也。一旦，使涤厕所，选人不肯。女子愠曰：“事事随汝意，此乃不随我意耶？”诸女亦助之诮责。由此渐相忤。既而每夜出不归，云亲戚留宿。又时有客至，皆曰中表，日嬉笑燕饮，或琵琶度曲，而禁选人勿至前。选人恚愤，女子亦怒，且笑曰：“不如是，金帛从何来？使我谢客易，然一家三十口，须汝供给，汝能之耶？”选人知不可留，携小奴入京，僦住屋。次日再至，则荒烟蔓草，无复人居，并衣装不知所往矣。选人本携数百金，善治生。衣颇褴褛，忽被服华楚，皆怪之。具言赘婿状，人亦不疑。俄又褴褛，讳不自言。后小奴私泄其事，人乃知之。曹慕堂宗丞曰：“此魅窃逃，犹有人理，吾所见有甚于此者矣。”

武强张公令誉，康熙丁酉举人，刘景南之妇翁也。言有选人纳一姬，聘币颇轻，惟言其母爱女甚，每月当十五日在寓，十五日归宁。悦其色美而值廉，竟曲从之。后一选人纳姬，约亦如是。选人初不肯，则举此选人为例。询访信然，亦曲从之。二人本同年，一日话及，前选人忽省曰：“君家阿娇归宁上半月耶？下半月耶？”曰：“下半月。”前选人大悟，急引入内室视之，果一人也。盖其初鬻之时，已预留再鬻地矣。张公淳实君子，度必无妄言。惟是京师鬻女之家，虽变幻万状，亦必欺以其方，故其术一时不遽败。若月月克日归宁，已不近事理；又不时往来于两家，岂人不能闻。是必败之道，狡黠者断不出此。或传闻失实，张公误听之欤？然紫陌看花，动多迷路。其造作是语，固亦不为无因耳。

朱青雷言：李华麓在京，以五百金纳一姬。会以他事诣天津，还京之日，途遇一友，下车为礼。遥见姬与二媒媼同车驰

过，大骇愕。而姬若弗见华麓者。恐误认，思所衣绣衫又己所新制，益怀疑，草草话别。至家，则姬故在。一见，即问：“尔先至耶？媒媪又将尔嫁何处？”姬仓皇不知所对。乃怒遣家僮呼其父母来领女。父母狼狈至。其妹闻姊有变，亦同来。入门则宛然车中女，其绣衫乃借于姊者，尚未脱。盖少其姊一岁，容貌略相似也。华麓方跳踉如虓虎，见之省悟，嗒然无一语。父母固诘相召意。乃述误认之故，深自引愆。父母亦具述方鬻次女，借衣随媒媪同往事。问价几何，曰：“三百金，未允也。”华麓赧然，急开篋取五百金置几上曰：“与其姊同价可乎？”顷刻议定，留不遣归，即是夕同衾焉。风水相遭，无心凑合。此亦可为佳话矣。

刘东堂言：狂生某者，性悖妄，诋訾今古，高自位置。有指摘其诗文一字者，衔之次骨，或至相殴。值河间岁试，同寓十数人，或相识，或不相识。夏夜散坐庭院纳凉，狂生纵意高谈。众畏其唇吻，皆缄口不答。惟树后坐一人，抗词与辩，连抵其隙。理屈词穷，怒问：“子为谁？”暗中应曰：“仆焦王相也。”（河间之宿儒）骇问：“子不久死耶？”笑应曰：“仆如不死，敢捋虎须耶？”狂生跳掷叫号，绕墙寻觅。惟闻笑声吃吃，或在木杪，或在檐端而已。

王洪绪言：鄴州筑堤时，有少妇抱衣袱行堤上，力若不胜，就柳下暂息。时佣作数十人，亦散憩树下。少妇言归自母家，幼弟控一驴相送。驴惊坠地，弟入秫田追驴，自辰至午尚未返。不得已沿堤自行。家去此西北四五里。谁能抱袱送我，当谢百钱。一少年私念此可挑，不然亦得谢，乃随往。一路与调谑，不甚答亦不甚拒。行三四里，突七八人要于路曰：“何物狂且，敢觊觎我家妇女？”共执缚捶楚，皆曰：“送官徒涉讼，不如埋之。”少妇又述其谑语。益无可辩，惟再三哀祈。一人曰：

“姑貰尔。然须罚掘开此塍，尽泄其积水。”授以一锒，坐守促之。掘至夜半，水道乃通，诸人亦不见，环视四面，芦苇丛生，杳无村落。疑狐穴被水，诱此人浚治云。

卷十七·姑妄听之三

族侄竹汀言：文安有佣工古北口外者，久无音问。其父母值岁荒，亦就食口外，且觅子，亦久无音问。后乃有人见之泰山下。言昔至密云东北，日已暮，风云并作。遥见山谷有灯光，漫往投止。至则土屋数楹，围以秫篱，有老妪应门，问其里贯，入以告。又遣问姓名年岁，并问：“曾有子出口否？子何名？年几何岁？”具以实对。忽有女子整衣出，延入上坐，拜而侍立；促老妪督婢治酒肴，意甚亲昵。莫测其由，起而固诘。则失声伏地曰：“儿不敢欺翁姑。儿狐女也，尝与翁姑之子为夫妇。本出相悦，无相媚意。不虞其爱恋过度，竟以瘵亡。心恒愧悔，故誓不别适，依其墓以居。今无意与翁姑遇，幸勿他往，儿尚能养翁姑。”初甚骇怖，既而见其意真切，相持涕泣，留共居，狐女奉事无不至，转胜于有子。如是六七年，狐女忽遣老妪市一棺，且具槨。怪问其故，欣然曰：“翁姑宜贺儿。儿奉事翁姑，自追念逝者，聊尽心耳。不期感动土神，闻于岳帝。岳帝悯之，许不待丹成，解形证果。今以遗蜕合窆，表同穴意也。”引至侧室，果一黑狐卧榻上，毛光如漆；举之轻如叶，扣之乃作金石声。信其真仙矣。葬事毕，又启曰：“今隶碧霞元君为女官，当往泰山。请共往。”故相偕至此，僦屋与土人杂居。狐女惟不使人见形，其供养仍如初也。后不知其所终。此与前所记狐女略相近，然彼有所为而为，故仅得逭诛。

；此无所为而为，故竟能成道。天上无不忠不孝之神仙，斯言谅哉。

竹汀又言：有夜宿城隍庙廊者，闻殿中鬼语曰：“奉牒拘某妇。某妇恋其病姑，不肯死，念念固结，神不离舍，不能摄取，奈何？”城隍曰：“愚忠愚孝，多不计成败。与命数争，徒自苦者，固不少；精诚之至，鬼神所不能夺者，挽回一二，间亦有之。与强魂捍拒，其事迥殊，此宜申岳帝取进止，毋遽以厉鬼往也。”语讫，遂寂，后不知究竟能摄否。然足知人定胜天，确有是理矣。

顾郎中德懋，世所称判冥者也。尝自言平反一狱，颇自喜。其姓名不敢泄，其事则有姑出其妇者，以小姑之谗，非其罪也。姑性卞，仓卒度无挽回理；而母家亲党无一人，遂披缁尼庵，待姑意转。其夫怜之，时往视妇，亦不能无情。庵旁有废园，每约以夜伏破屋，而自逾墙缺私就之。来往岁余，为其师所觉。师持戒严，以为污佛地，斥其夫勿来，来且逐妇。夫遂绝迹。妇竟郁郁死。冥官谓既入空门，宜遵佛法，乃耽淫犯戒，当从僧律科断，议付泥犁。顾驳之曰：“尼犯淫戒，固有明刑。然必初念皈依，中违誓愿，科以僧律，百喙无词。此妇则无罪毗离，冀收覆水，恩非断绝，志且坚贞。徒以孤苦无归，托身荒刹。其为尼也，但可谓之毁容，未可谓之奉法；其在庵也，但可谓之借榻，不可谓之安禅。若据其浮踪，执为恶业，则瑶光夺媚，更以何罪相加？至其感念故夫，逾墙幽会，迹似‘赠以芍药’，事均‘采彼靡芜’。人本同衾，理殊失节。阳律于未婚私媾，仅拟杖刑，犹容纳赎。兹之违礼，恐视彼为轻。况已抑郁捐生，纵有微愆，足以蔽罪。自应宽其薄罚，径付转轮。准理酌情，似乎两协。”事上，冥王竟从其议。此语真妄，无可证验。然据其所议，固持平之论矣。又顾临歿，自云以多泄

阴事，谪为社公。姑存其说，亦足为轻谈温室者箴也。

库尔喀喇乌苏（库尔喀喇，译言黑；乌苏，译言水也）台军李印，尝随都司刘德行山中。见悬崖老松贯一矢，莫测其由。晚宿邮舍，印乃言昔过是地，遥见一骑飞驰来，疑为玛哈沁，伏深草伺之。渐近，则一物似人非人，据马上，马乃野马也。知为怪，发一矢，中之。噙然如钟声，化黑烟去；野马亦惊逸。今此矢在树，知为木妖也。问：“顷见之何不言？”曰：“射时彼原未见我。彼既有灵，恐闻之或报复，故宁默也。”其机警多类此，一日，塔尔巴哈台押逋寇满答尔至，命印接解。以铁杻丑贯手，以铁链从马腹横锁其足。时已病，奄奄仅一息。与之食，亦不甚咽；在马上每欲倒掷下，赖紮足得不堕。但虑其死，不虑其逃也。至戈壁，两马相并，又作欲堕状。印举手引之。突挺然而起，以杻击印仆马下，即旋辔驰入戈壁去，戈壁东北连科布多（北路定边副将军所属）绵亘数百里，古无人迹，竟莫能追。始知其病者伪也。参将岳济，坐是获重谴；印亦长枷。既而伊犁复捕得满答尔。盖额鲁特来降者，赏赉最厚。满答尔贪饵而出，因就擒。讯其何以敢再至。则曰：“我罪至重，谅必不料我来；我随众而来，亦必不疑其中有我。”其所计良是，而不虞识其顶上箭瘢也。以印之巧密，而卒为术愚；以满答尔之深险，而卒以诈败。日以心斗，诚不知其所穷。然任智终遇其敌，未有千虑不一失者，则定理也。

李义山诗“空闻子夜鬼悲歌”，用晋时鬼歌子夜事也。李昌谷诗“秋坟鬼唱鲍家诗”，则以鲍参军有《蒿里行》，幻翫其词耳，然世固往往有是事。田香沁言：尝读书别业。一夕，风静月明，闻有度昆曲者，亮折清圆，凄心动魄。谛审之，乃《牡丹亭》叫画一出也。忘其所以，静听至终。忽省墙外皆断港荒陂，人迹罕至，此曲自何而来？开户视之，惟芦荻瑟瑟而

已。

香沁又言：有老儒授徒野寺。寺外多荒冢，暮夜或见鬼形，或闻鬼语。老儒有胆，殊不怖。其僮仆习惯，亦不怖也。一夕，隔墙语曰：“邻君已久，知先生不訝。尝闻吟咏，案上当有温庭筠诗，乞录其《达摩支曲》一首焚之。”又小语曰：“末句‘邺城风雨连天草’，祈写‘连’为‘粘’，则感极矣。顷争此一字。与人赌小酒食也。”老儒适有温集，遂举投墙外。约一食顷，忽木叶乱飞，旋飏怒卷，泥沙洒窗户如急雨。老儒笑且叱曰：“尔辈勿劣相，我筹之已熟。两相角赌，必有一负，负者必怨，事理之常。然因改字以招怨，则吾词曲；因其本书以招怨，则吾词直。听尔辈狡狴，吾不愧也。”语讫而风止。褚鹤汀曰：“究是读书鬼，故虽负气求胜，而能为理屈。然老儒不出此集，不更两全乎？”王穀原曰：“君论世法也。老儒解世法，不老儒矣。”

司爨王媪言（即见醉钟馗者）：有樵者伐木山冈，力倦小憩。遥见一人持衣数袭，沿路弃之，不省其何故。谛视之，履险阻如坦途，其行甚速，非人可及；貌亦惨淡不似人，疑为妖魅。登高树瞰之，人已不见。由其弃衣之路，宛转至山坳，则一虎伏焉。知人为伥鬼，衣所食者之遗也。急弃柴自冈后遁。次日，闻某村某甲于是地死于虎矣。路非人径所必经，知其以衣为饵，导之至是也。物莫灵于人，人恒以饵取物。今物乃以饵取人，岂人弗灵哉！利汨其灵，故智出物下耳。然是事一传，猎者因循衣所在，得虎窟，合铙群击，殪其三焉。则虎又以智败矣。辗转倚伏，机械又安有穷欤？或又曰：“虎至悍而至愚，心计万万不到此。闻伥役于虎，必得代乃转生。是殆伥诱人自代，因引人捕虎报冤也。”伥者人所化，揆诸人事，固亦有之。又惜虎知伥助己，不知即伥害己矣。

梁谿堂言：有粤东大商，喜学仙，招纳方士数十人，转相神圣，皆曰冲举可坐致。所费不资，然亦时时有小验，故信之益笃。一日，有道士来访，虽敝衣破笠，而神竟落落，如独鹤孤松。与之言：微妙玄远，多出意表。试其法，则驱役鬼神，呼召风雨，如操券也；松鲈、台菌，吴橙、闽荔，如取携也；星娥琴竽，玉女歌舞，犹仆隶也。握其符，十洲三岛，可以梦游。出黍颗之丹，点瓦石为黄金，百炼不耗。粤商大骇服。诸方士自顾不及，亦稽首称圣师，皆愿为弟子，求传道。道士曰：“然则择日设坛，当一一授汝。”至期，道士登座，众拜讫。道士问：“尔辈何求？”曰：“求仙。”问：“求仙何以求诸我？”曰：“如是灵异，非真仙而何？”道士轩渠良久，曰：“此术也，非道也。夫道者冲漠自然，与元气为一，乌有如是种种哉！盖三教之放失久矣。儒之本旨，明体达用而已。文章记诵，非也；谈天说性，亦非也。佛之本旨，无生无灭而已。布施供养，非也；机锋语录，亦非也。道之本旨，清静冲虚而已。章咒符篆，非也；炉火服饵，亦非也。尔所见种种，是皆章咒符篆事，去炉火服饵，尚隔几尘，况长生乎？然无所征验，遽斥其非，尔必谓誉其所能，而毁其所不能，徒大言耳。今示以种种能为，而告以种种不可为，尔庶几知返乎！儒家释家，情伪日增，门径各别，可勿与辩也。吾疾夫道家之滋伪，故因汝好道，姑一正之。”因指诸方士曰：“尔之不食，辟谷丸也。尔之前知，桃偶人也。尔之烧丹，房中药也。尔之点金，缩银法也。尔之入冥，茉莉根也。尔之召仙，摄灵鬼也。尔之返魂，役狐魅也。尔之搬运，五鬼术也。尔之辟兵，铁布衫也。尔之飞跃，鹿卢跷也。名曰道流，皆妖人耳。不速解散，雷部且至矣。”振衣欲起。众牵衣叩额曰：“下士沉迷，已知其罪；幸逢仙驾，是亦前缘。忍不一度脱乎？”道士却坐，顾粤商曰：

“尔曾闻笙歌锦绣之中，有一人挥手飞升者乎？”顾诸方士曰：“尔曾闻炫术鬻财之辈，有一人脱屣羽化者乎？夫修道者须谢绝万缘，坚持一念，使此心寂寂如死，而后可不死；使此气绵绵不停，而后可长停。然亦非枯坐事也。仙有仙骨，亦有仙缘。骨非药物所能换，缘亦非情好所能结。必积功累德，而后列名于仙籍，仙骨以生；仙骨既成，真灵自尔感通，仙缘乃凑。此在尔辈之自度，仙家安有度人法乎？”因索纸大书十六字曰：“内绝世缘，外积阴鹭；无怪无奇，是真秘密。”投笔于案，声如霹雳，已失所在矣。

表伯王洪生家，有狐居仓中，不甚为祟；然小儿女或近仓游戏，辄被瓦击。一日，厨下得一小狐，众欲捶杀以泄愤。洪生曰：“是挑衅也。人与妖斗，宁有胜乎？”乃引至榻上，哺以果饵，亲送至仓外。自是儿女辈往来其地，不复击矣，此不战而屈人也。

又舅氏安公五占，居县东留福庄。其邻家二犬，一夕吠甚急。邻妇出视无一人，惟闻屋上语曰：“汝家犬太恶，我不敢下。有逃婢匿汝家灶内，烦以烟熏之，当自出。”妇大骇，入视灶内，果嚶嚶有泣声。问是何物，何以至此？灶内小语曰：“我名绿云，狐家婢也。不胜鞭捶，逃匿于此，冀少缓须臾死，惟娘子哀之。”妇故长斋礼佛，意颇怜悯，向屋仰语曰：“渠畏怖不出，我亦实不忍火攻。苟无大罪，乞仙家舍之。”（里俗呼狐曰仙家）屋上应曰：“我二千钱新买得，那能即舍？”妇曰：“二千钱赎之，可乎？”良久，乃应曰：“是或尚可。”妇以钱掷于屋上，遂不闻声。妇扣灶呼曰：“绿云可出，我已赎得汝。汝主去矣。”灶内应曰：“感活命恩，今便随娘子驱使。”妇曰：“人那可蓄狐婢，汝且自去；恐惊骇小儿女，亦慎勿露形。”果似有黑物瞥然逝。后每逢元旦，辄闻窗外呼曰

：“绿云叩头。”

蒙古以羊骨卜，烧而观其坼兆，犹蛮峒鸡卜也。霍丈易书在葵苏图军台时，有老妇解此术。使卜归期。妇侧睨良久，曰：“马未鞍，人未冠，是不行也；然鞍与冠皆已具，行有兆矣。”越数月，又使卜。妇一视即拜曰：“马已鞍，人已冠矣，公不久其归乎！”既而果赐环。又大学士温公言：曩征乌什，俘回部十余人，禁地窖中。一日，指口诉饥。投以杏，众分食讫，一年老者握其核，喃喃密祝，掷于地上，观其纵横奇偶，忽失声哭。其党环视，亦皆哭。既而骈诛之牒至。疑其法如火珠林钱卜也。是与蓍龟虽不同，然以骨取象者，龟之变；以物取数者，蓍之变。其藉人精神以有灵，理则一耳。

康熙癸巳秋，宋村厂佃户周甲，不胜其妇之捶楚，夜伺妇寝，逃匿破庙，将待晓，介邻里乞怜。妇觉之，追迹至庙，对神像数其罪，叱使伏受鞭。庙故有狐，鞭甫十余，方哀呼，群狐合噪而出，曰：“世乃有此不平事！”齐夺甲置墙隅，执其妇，褫无寸缕，即以其鞭鞭之，至流血未释。突狐妇又合噪而出，曰：“男子但解护男子。渠背妻私昵某家女，不应死耶？”亦夺其妇置墙隅，而相率执甲。群狐格斗争救，喧哄良久。守田者疑为劫盗，大呼鸣铙为声援。狐乃各散。妇已委顿，甲竭蹶负以归。王德庵先生时设帐于是，见妇在途中犹喃喃骂也。先生尝曰：“快哉诸狐！可谓礼失而求野。狐妇乃恶伤其类，又别执一理，操同室之戈。盖门户分而朋党起，朋党盛而公论淆，轲轲纷纭，是非蜂起，其相轧也久矣。”

张铉耳先生家，一夕觅一婢不见，意其遁逃。次日，乃醉卧宅后积薪下。空房锁闭，不知其何从入也。沃发渍面，至午乃苏。言昨晚闻后院嬉笑声，稔知狐魅，习惯不惧，窃从门隙窥之。见酒炙罗列，数少年方聚饮。俄为所觉，遽跃起拥我逾

墙入。恍惚间如睡如梦，噤不能言，遂被逼入坐。陈酿醇醴，加以苛罚，遂至沉酣，不记儿时眠，亦不知其几时去也。铉耳先生素刚正，自往数之曰：“相处多年，除日日取柴外，两无干犯。何突然越礼，以良家婢子作倡女侑觞？子弟猖狂，父兄安在？为家长者宁不愧乎？”至夜半，窗外语曰：“儿辈冶荡，业已笞之。然其间有一线乞原者：此婢先探手入门，作谗词乞肉，非出强牵。且其月下花前，采兰赠芍，阅人非一，碎璧多年，故儿辈敢通款曲。不然，则某婢某婢色岂不佳，何终不敢犯乎？防范之疏，仆与先生似当两分其过，惟俯察之。”先生曰：“君既笞儿，此婢吾亦当痛笞。”狐哂曰：“过漂梅之年，而不为之择配偶，郁而横决，罪岂独在此婢乎？”先生默然。次日，呼媒媼至，凡年长数婢，尽嫁之。

邱县丞天锦言：西商有杜奎者，不知其乡贯，其语似泽潞人也。刚劲有胆，不畏鬼神，空宅荒祠，所至恒补被独宿，亦无所见闻。偶行经六盘山麓，日已曛黑，遂投止。废堡破屋，荒烟蔓草，四无人踪。度万万无寇盗，解装绊马，拾枯枝熬火御寒，竟展衾安卧。方欲睡间，闻有哭声。谛听之，似在屋后，似出地下。时 柩屈方燃，室明如昼，因侧眠握刀以待之。俄声渐近，已在窗外黑处，呜呜不已；然终不露形。杜叱问曰：“平生未曾见尔辈。是何鬼物？可出面言。”暗中有应者曰：“身是女子，裸无寸缕，愧难相见。如不见弃，许入被中，则有物蔽形，可以对语。”杜知其欲相媚惑，亦不惧之，微哂曰：“欲入即入。”阴风飒然，已一好女共枕矣。羞容靦腆，掩面泣曰：“一语才通，遽相偎倚。人虽冶荡，何至于斯？缘有苦情，迫于陈诉，虽嫌造次，勿讶淫奔。此堡故群盗所居，妾偶独行，为其所劫，尽褫衣裳簪珥，缚弃涧中。夏浸寒泉，冬埋积雪，沉阴亘冻，万苦难名。后恶党伏诛，废为墟莽。无人

可告，茹痛至今。幸空谷足音，得见君子，机缘难再，千载一时。故忍耻相投，不辞自献，拟以一宵之爱，乞市薄阡，移骨平原。庶地气少温，得安营魄。倘更作佛事，超拔转轮，则再造之恩，誓世世长执巾栉。”语讫拭泪，纵体入怀。杜慨然曰：“本谓尔为妖，乃沉冤如是！吾虽耽花柳，然乘人窘急，挟制求欢，则落落丈夫，义不出此。汝既畏冷，无妨就我取温；如讲幽期，则不如径去。”女伏枕叩额，亦不再言。杜拥之酣眠，帖然就抱。天晓，已失所在。乃留数日，为营葬营斋。越数载归里，有邻家小女，见杜辄恋恋相随。后老而无子，求为侧室。父母不肯。女自请相从，竟得一男。知其事者，皆疑为此鬼后身也。

《宋书·符瑞志》曰：珊瑚钩，王者恭信则见。然不言其形状，盖自然之宝也。杜工部诗曰：“飘飘青琐郎，文采珊瑚钩。”似即指此。萧詮诗曰：“珠帘半上珊瑚钩。”则以珊瑚为钩耳。余见故大学士杨公一带钩，长约四寸余，围约一寸六七分。其钩就倒垂桠杈，截去附枝，作一螭头。其系绦纆柱，亦就一横出之癭瘤，作一芝草。其干天然弯曲，脉理分明，无一毫斧凿迹，色亦纯作樱桃红，殆为奇绝。其挂钩之环，则以交柯连理之枝，去其外歧，而存其周围相属者，亦似天成。然珊瑚连理者多，佩环似此者亦多，不为异也。云以千四百金得诸洋舶。此在壬午、癸未间，其时珊瑚易致，价尚未昂云。

又余在乌鲁木齐时，见故大学士温公有玉一片，如掌大，可作臂阁。质理莹白，面有红斑四点，皆大如指顶，鲜活如花片，非血浸，非油炼，非琥珀烫，深入腠理，而晕脚四散，渐远渐淡，以至于无，盖天成也。公恒以自随。木果木之战，公埋轮繫马，慷慨捐生。此物想流落蛮烟瘴雨间矣。

又尝见贾人持一玉簪，长五寸余，圆如画笔之管，上半纯

白，下半莹澈如琥珀，为目所未睹。有酬以九百金者，坚不肯售。余终疑为药炼也。

五十年前，见董文恪公一玉蟹，质不甚巨，而纯白无点瑕。独视之亦常玉，以他白玉相比，则非隐青即隐黄隐赭，无一正白者，乃知其可贵。顷与柘林司农话及，司农曰：“公在日，偶值匮乏，以六百金转售之矣。”

益都有书生，才气颀发，颇为隗上。一日，晚凉散步，与村女目成。密遣仆妇通词，约某夕虚掩后门待。生潜踪匿影，方暗中扪壁窃行，突火光一掣，朗若月明，见一厉鬼当户立。狼狈奔回，几失魂魄。次日至塾，塾师忽端坐大言曰：“吾辛苦积得小阴鹭，当有一孙登第。何逾墙钻穴，自败成功？幸我变形阻之，未至削籍，然亦殿两举矣。尔受人脩脯，教人子弟，何无约束至此耶？”自批其颊十余，昏然仆地。方灌治间，宅内仆妇亦自批其颊曰：“尔我家三世奴，岂朝秦暮楚者耶？幼主妄行当劝戒，不从则当告主人。乃献媚希赏，几误其终身，岂非负心耶？后不再悛，且褫尔魄！”语讫，亦昏仆，并久之，乃苏。门人李南涧曾亲见之。盖祖父之积累如是其难，子孙之败坏如是其易也，祖父之于子孙如是，其死尚不忘也，人可不深长思乎！然南涧言此生终身不第，<咸页>颀以终。殆流荡不返，其祖亦无如何欤？抑或附形于塾师，附形于仆妇，而不附形于其孙，亦不附形于其子，犹有溺爱者存，故终不知惩欤？

狐魅，人之所畏也，而有罗生者，读小说杂记，稔闻狐女之姣丽，恨不一遇。近郊古冢，人云有狐，又云时或有人与狎昵。乃诣其窟穴，具焚币牲醴，投书求婚姻，且云或香闺娇女，并已乘龙，或鄙弃樗材，不堪倚玉，则乞赐一艳婢，用充贵媵，衔感亦均。再拜置之而返，数日寂然。一夕，独坐凝思，忽有好女出灯下，嫣然笑曰：“主人感君盛意，卜今吉日，遣小婢

三秀来充下陈，幸见收录。”因叩谒如礼，凝眸侧立，妖媚横生。生大欣慰，即于是夜定情。自以为彩鸾甲帐，不是过也。婢善隐形，人不能见；虽远行别宿，亦复相随，益惬生所愿。惟性饕餮，家中食物，多被窃。食物不足，则盗衣裳器具，鬻钱以买，亦不知谁为料理，意有徒党同来也。以是稍譙责之，然媚态柔情，摇魂动魄，低眉一盼，亦复回嗔。又冶荡殊常，蛊惑万状，卜夜卜昼，靡有已时，尚嗟嗟不足。以是家为之凋，体亦为之敝。久而疲于奔命，怨置时间，渐起衅端，遂成仇隙。呼朋引类，妖祟大兴，日不聊生。延正一真人劾治，婢现形抗辩曰：“始缘祈请，本异私奔；继奉主命，不为苟合。手札具存，非无故为魅也。至于盗窃淫佚，狐之本性，振古如是，彼岂不知？既以耽色之故，舍人而求狐；乃又责狐以人理，毋乃悖欤？即以人理而论，图声色之娱者，不能惜蓄养之费。既充妾媵，即当仰食于主人；所给不敷，即不免私有所取。家庭之内，似此者多。较攘窃他人，终为有间。若夫闺房燕昵，何所不有？圣人制礼，亦不能立以程限；帝王定律，亦不能设以科条。在嫡配尚属常情，在姬侍尤其本分。录以为罪，窃有未甘。”真人曰：“纠众肆扰，又何理乎？”曰：“嫁女与人，意图求取。不满所欲，聚党喧哄者，不知凡几，未闻有人科其罪，乃科罪于狐欤？”真人俯思良久，顾罗生笑曰：“君所谓求仁得仁，亦复何怨。老夫耄矣，不能驱役鬼神，预人家儿女事。”后罗生家贫如洗，竟以瘵终。

从侄秀山言：奴子吴士俊尝与人斗，不胜，恚而求自尽，欲于村外觅僻地，甫出栅，即有二鬼邀之。一鬼言投井佳，一鬼言自缢更佳，左右牵掣，莫知所适。俄有旧识丁文奎者从北来，挥拳击二鬼遁去，而自送士俊归。士俊惘惘如梦醒，自尽之心顿息。文奎亦先以缢死者，盖二人同役于叔父栗甫公家。

文奎歿后，其母癯疾困卧。士俊尝助以钱五百，故以是报之。此余家近岁事，与《新齐谐》所记针工遇鬼略相似，信凿然有之。而文奎之求代而来，报恩而去，尤足以激薄俗矣。

周景垣前辈言：有巨室眷属，连舫之任，晚泊大江中。俄一大舰来同泊，门灯檣帜，亦官舫也。日欲没时，舱中二十余人露刃跃过，尽驱妇女出舱外。有靓妆女子隔窗指一少妇曰：“此即是矣。”群盗应声曳之去。一盗大呼曰：“我即尔家某婢父，尔女酷虐我女，鞭捶炮烙无人理。幸逃出遇我。尔追捕未获。衔冤次骨，今来复仇也。”言讫，扬帆顺流去，斯须灭影。缉寻无迹，女竟不知其所终，然情状可想矣。夫贫至鬻女，岂复有所能为？而不虑其能为盗也。婢受惨毒，岂复能报？而不虑其父能为盗也。此所谓蜂虿有毒欤！又李受公言：有御婢残忍者，偶以小过闭空房，冻饿死，然无伤痕。其父讼不得直，反受笞。冤愤莫释，夜逾垣入，并其母女手刃之。缉捕多年，竟终漏网，是不为盗亦能报矣。又言京师某家火，夫妇子女并焚，亦群婢怨毒之所为，事无显证，遂无可追求。是不必有父亦自能报矣。余有亲串，鞭笞婢妾，嬉笑如儿戏，间有死者，一夕，有黑气如车轮，自檐堕下，旋转如风，啾啾然有声，直入内室而隐。次日，疽发于项如粟颗，渐以四溃，首断如斩。是人所不能报，鬼亦报之矣。人之爱子，谁不如我？其强者衔冤茹痛，郁结莫申，一决横流，势所必至。其弱者横遭荼毒，赍恨黄泉，哀感三灵，岂无神理！不有人祸，必有天刑，固亦理之自然耳。

世谓古玉皆昆吾刀刻，不尽然也。魏文帝《典论》已不信世有昆吾刀，是汉时已无此器。李义山诗：“玉集胡沙割。”是唐已沙碾矣。今琢玉之巧，以痕都斯坦为第一，其地即佛经之印度、《汉书》之身毒。精是技者，相传犹汉武时玉工之裔，

故所雕物象，颇有中国花草，非西域所有者，沿旧谱也。又云别有奇药能软玉，故细入毫芒，曲折如意。余尝见玛少宰兴阿自西域买来梅花一枝，虬干夭矫，殆可以插瓶；而开之则上盖下底成一盒，虽细条碎瓣，亦皆空中。又尝见一钵，内外两重，可以转而不可出，中间隙缝，仅如一发。摇之无声，断无容刀之理；刀亦断无屈曲三折，透至钵底之理。疑其又有粘合无迹之药，不但能软也。此在前代，偶然一见，谓之鬼工。今则纳尽输琛，有如域内，亦寻常视之矣。

闽人有女未嫁卒，已葬矣。阅岁余，有亲串见之别县。初疑貌相似，然声音体态，无相似至此者。出其不意，从后试呼其小名。女忽回顾，知不谬，又疑为鬼。归告其父母，开冢验视，果空棺，共往踪迹。初阳不相识，父母举其胸胁癰痣，呼邻妇密视，乃具伏。觅其夫，则已遁矣。盖闽中茉莉花根，以酒磨汁饮之，一寸可尸蹶一日，服至六寸尚可苏，至七寸乃真死。女已有婿，而私与邻子狎，故磨此根使诈死，待其葬而发墓共逃也。婿家鸣官，捕得邻子，供词与女同。时吴林塘官闽县，亲鞫是狱。欲引开棺见尸律，则人实未死，事异图财；欲引药迷子女例，则女本同谋，情殊掠卖。无正条可以拟罪，乃仍以奸拐本律断。人情变幻，亦何所不有乎！

唐宋人最重通犀，所云种种人物，形至奇巧者。唐武后之简，作双龙对立状。宋孝宗之带，作南极老人扶杖像。见于诸书者不一，当非妄语。今惟有黑白二色，未闻有肖人物形者，此何以故欤？惟大理石往往似画，至今尚然。尝见梁少司马铁幢家一插屏，作一鹰立老树斜柯上，嘴距翼尾，一一酷似；侧身旁睨，似欲下搏，神气亦极生动。朱运使子颖，尝以大理石镇纸赠亡儿汝侒，长约二寸，广约一寸，厚约五六分。一面悬崖对峙，中有二人乘一舟顺流下；一面作双松欹立，针鬣分明，

下有水纹，一月在松梢，一月在水。宛然两水墨小幅。上有刻字，一题曰“轻舟出峡”，一题曰“松溪印月”，左侧题“十岳山人”。字皆八分书。盖明王寅故物也。汝侏以献余，余于器玩不甚留意，后为人取去。烟云过眼矣，偶然忆及，因并记之。旧蓄北宋苑画八幅，不题名氏，绢丝如布，笔墨沉著，工密中有浑浑穆穆之气，疑为真迹。所画皆故事，而中有三幅不可考。一幅下作甲仗隐现状，上作一月衔树杪，一女子衣带飘舞，翩如飞鸟，似御风而行。一幅作旷野之中，一中使背诏立；一人衣巾褴褛自右来，二小儿迎拜于左，其人作引手援之状。中使若不见三人，三人亦若不见中使。一幅作一堂甚华敞，阶下列酒罍五，左侧作艳女数人，靓妆彩服，若贵家姬；右侧作媼婢携抱小儿女，皆侍立甚肃。中一人常服据榻坐，自抱一酒罍，持钻钻之。后前一幅辨为红线，后二幅则终不知为谁，姑记于此，俟博雅者考之。

张石粼先生，姚安公同年老友也。性伉直，每面折人过。然慷慨尚义，视朋友之事如己事，劳与嫌怨皆不避也。尝梦其亡友某公盛气相诘曰：“君两为县令，凡故人子孙零替者，无不收恤。独我子数千里相投，视如陌路，何也？”先生梦中怒且笑曰：“君忘之欤？夫所谓朋友，岂势利相攀援，酒食相征逐哉？为缓急可恃，而休戚相关也。我视君如弟兄，吾家奴结党以蠹我，其势蟠固。我无可如何。我尝密托君察某某。君目睹其奸状，而恐收嫌怨，讳不肯言。及某某贯盈自败，君又搏忠厚之名，百端为之解脱。我事之债不债，我财之给不给，君皆弗问，第求若辈感激，称长者而已。是非厚其所薄，薄其所厚乎？君先陌路视我，而怪我视君如陌路，君忘之欤？”其人瑟缩而去。此五十年前事也。大抵士大夫之习气，类以不谈人过为君子，而不计其人之亲疏，事之利害。余尝见胡牧亭为群

仆剥削，至衣食不给。同年朱学士竹君奋然代为驱逐，牧亭生计乃稍苏。又尝见陈裕斋歿后，孀妾孤儿，为其婿所凌逼。同年曹宗丞慕堂亦奋然鸠率旧好，代为驱逐，其子乃得以自存。一时清议，称古道者百不一二，称多事者十恒八九也。又尝见崔总宪应阶娶孙妇，赁彩轿亲迎。其家奴互相钩贯，非三百金不能得，众喙一音。至前期一两日，价更倍昂。崔公恚愤，自求朋友代赁。朋友皆避怨不肯应，甚有谓彩轿无定价，贫富贵贱，各随其人为消长，非他人所可代赁，以巧为调停者。不得已，以己所乘轿结彩繒用之。一时清议，谓坐视非理者亦百不一二，谓善体下情者亦十恒八九也。彼一是非，此一是非，将乌乎质之哉？

朱青雷言：尝谒椒山祠，见数人结伴入，众毕叩拜，中一人独长揖。或诘其故。曰：“杨公员外郎，我亦员外郎，品秩相等，无庭参礼也。”或又曰：“杨公忠臣。”喟然曰：“我奸臣乎？”于大羽因言：聂松岩尝骑驴，遇一治磨者，嗔不让路。治磨者曰：“石工遇石工（松岩安丘张卯君之弟子，以篆刻名一时），何让之有？”余亦言：交河一塾师与张晴岚论文相诋。塾师怒曰：“我与汝同岁入泮，同至今日皆不第，汝何处胜我耶？”三事相类，虽善辩者无如何也。田白岩曰：“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？遇此种人，惟当以不治治之，亦于事无害；必欲其解悟，弥出葛藤。尝见两生同寓佛寺，一置紫阳，一置象山，喧诟至夜半。僧从旁解纷，又谓异端害正，共与僧斗。次日，三人破额，诣讼庭。非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乎？”

昌平有老妪，蓄鸡至多，惟卖其卵。有买鸡充饌者，虽十倍其价不肯售。所居依山麓，日久滋衍，殆以谷量。将曙时，唱声竞作，如传呼之相应也。会刈麦曝于门外，群鸡忽千百齐至，围绕啄食。媼持杖驱之不开，遍呼男女，交手扑击，东散

西聚，莫可如何。方喧呶间，住屋五楹，訇然摧圯，鸡乃俱惊飞入山去。此与《宣室志》所载李甲家鼠报恩事相类。夫鹤知夜半，鸡知将旦，气之相感而精神动焉，非其能自知时也。故邵子曰：“禽鸟得气之先。”至万物成毁之数，断非禽鸟所先知，何以聚族而来，脱主人于厄乎？此必有凭之者矣！

从侄汝夔言：甲乙并以捕狐为业，所居相距十余里。一日，伺得一冢有狐迹，拟共往，约日落后会于某所。乙至，甲已先在，同至冢侧，相其穴，可容人。甲令乙伏穴内，而自匿冢畔丛薄中；待狐归穴，甲御其出路，而乙在内禽絜之。乙暗坐至夜分，寂无音响，欲出与甲商进止。呼良久，不应；试出寻之，则二墓碑横压穴口，仅隙光一线，阔寸许，重不可举。乃知为甲所卖。次日，闻外有叱牛声，极力号叫。牧者始闻，报其家往视。鸠人移石，已幽闭一昼夜矣。疑甲谋杀，率子弟诣甲，将执讼官，至半途，乃见甲裸体反缚柳树上。众围而唾骂，或鞭扑之。盖甲赴约时，路遇一盍妇相调谑，因私狎于秫丛。时盛暑，各解衣置地。甫脱手，妇跃起掣其衣走，莫知所向。幸无人见，狼狈潜归。未至家，遇明火持械者，见之呼曰：“奴在此。”则邻家少妇三四，睡于院中，忽见甲解衣就同卧；惊唤众起，已弃衣逾墙遁。方其里党追捕也，甲无以自白，惟呼天而已。乙述昨事，乃知皆为狐所卖。然伺其穴而掩袭，此戕杀之仇也。戕杀之仇，以游戏报之：一闭使不出，而留隙使不死；一褫其衣使受缚无辩，而人觉即遁，使其罪亦不至死。犹可谓善留余地矣。

天下有极细之事，而皋陶亦不能断者。门人折生遇兰，健令也。官安定日，有两家争一坟山，讼四五十年，阅两世矣。其地广阔不盈亩，中有二冢，两家各以为祖塋。问邻证，则万山之中，裹粮挈水乃能至，四无居人。问契券，则皆称前明兵

燹已不存。问地粮串票，则两造具在。其词皆曰：“此地万不足耕，无锱铢之利，而有地丁之额。所以百控不已者，徒以祖宗丘陇，不欲为他人占耳。”又皆曰：“苟非先人之体魄，谁肯涉讼数十年，认他人为祖宗者。”或疑为谋占吉地，则又皆曰：“秦陇素不讲此事，实无此心，亦彼此不疑有此心；且四周皆石，不能再容一棺，如得地之后，掘而别葬，是反授不得者以间。谁敢为之。”竟无以折服，又无均分理，无入官理，亦莫能判定。大抵每祭必斗，每斗必讼官。惟就斗论斗，更不问其所因矣。后蔡西斋为甘肃藩司，闻之曰：“此争祭非争产也，盍以理喻之。”曰：“尔既自以为祖墓，应听尔祭。其来争祭者既愿以尔祖为祖，于尔祖无损，于尔亦无损也，听其享荐亦大佳，何必拒乎？”亦不得已之权词，然迄不知其遵否也。

故牧亭言：其乡一富室，厚自奉养，闭门不与外事，人罕得识其面。不善治生，而财终不耗；不善调摄，而终无疾病。或有祸患，亦意外得解。尝一婢自缢死，里胥大喜，张其事报官。官亦欣然即日来。比陈尸检验，忽手足蠕蠕动。方共骇怪，俄欠伸，俄转侧，俄起坐，已复苏矣。官尚欲以逼污投缯，锻炼罗织，微以语导之。婢叩首曰：“主人妾媵如神仙，宁有情到我？设其到我，方欢喜不暇，宁肯自戕？实闻父不知何故为官所杖杀，悲痛难释，愤恚求死耳，无他故也。”官乃大沮去。其他往往多类此。乡人皆言其蠢然一物，乃有此福，理不可明。偶扶乩召仙，以此叩之。乩判曰：“诸公误矣，其福正以其蠢也。此翁过去生中，乃一村叟，其人淳淳闷闷，无计较心；悠悠忽忽，无得失心；落落漠漠，无爱习憎；坦坦平平，无偏私心；人或凌侮，无争竞心；人或欺诒，无机械心；人或谤置，无嗔怒心；人或构害，无报复心。故虽槁死牖下，无大功德，而独以是心为神所福，使之食报于今生。其蠢无知识，正其身

异性存，未昧前世善根也。诸君乃以为疑，不亦误耶！”时在侧者，信不信参半。吾窃有味斯言也，余曰：“此先生自作传赞，托诸斯人耳。然理固有之。”

刘约斋舍人言：刘生名寅（此在刘景南家酒间话及。南北乡音各异，不知是此寅字否也），家酷贫。其父早年与一友订婚姻，一诺为定，无媒妁，无婚书庚帖，亦无聘币；然子女则并知之也。刘生父卒，友亦卒。刘生少不更事，窳益甚，至寄食僧寮。友妻谋悔婚，刘生无如之何。女竟郁郁死，刘生知之，痛悼而已。是夕，灯下独坐，悒悒不宁。忽闻窗外啜泣声，问之不应，而泣不已。固问之，仿佛似答一我字。刘生顿悟，曰：“是子也耶？吾知之矣。事之至此，来生相聚可也。”语讫，遂寂。后刘生亦夭死，惜无人好事，竟不能合葬华山。《长恨歌》曰：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了期。”此之谓乎！虽悔婚无迹，不能名以贞；又以病终，不能名以烈。然其志则贞烈兼矣。说是事时，满座太息，而忘问刘生里贯。约斋家在苏州，意其乡里欤？

河间有游僧，卖药于市。以一铜佛置案上，而盘贮药丸，佛作引手取物状。有买者，先祷于佛，而捧盘进之。病可治者，则丸跃入佛手；其难治者，则丸不跃。举国信之。后有人于所寓寺内，见其闭户研铁屑。乃悟其盘中之丸，必半有铁屑，半无铁屑；其佛手必磁石为之，而装金于外。验之信然，其术乃败。会有讲学者，阴作讼牒，为人所讦。到官昂然不介意，侃侃而争。取所批《性理大全》核对，笔迹皆相符，乃叩额伏罪。太守徐公，讳景曾，通儒也。闻之笑曰：“吾平生信佛不信僧，信圣贤不信道学。今日观之，灼然不谬。”

杨槐亭前辈有族叔，夏日读书山寺中。至夜半，弟子皆睡，独秉烛呬唔。倦极假寐，闻叩窗语曰：“敢敬问先生，此往某

村当从何路？”怪问为谁？曰：“吾鬼也。溪谷重复，独行失路。空山中鬼本稀疏，偶一二无赖贱鬼，不欲与言；即问之，亦未必肯相告。与君幽明虽隔，气类原同，故闻书声而至也。”具以告之，谢而去。后以语槐亭，槐亭恍然曰：“吾乃知孤介寡合，即作鬼亦难。”

李秋崖与金谷村尝秋夜坐济南历下亭，时微雨新霁，片月初生。秋崖曰：“韦苏州‘流云吐华月’句兴象天然，觉张子野‘云破月来花弄影’句便多少著力。”谷村未答，忽暗中人语曰：“岂但著力不著力，意境迥殊。一是诗语，一是词语，格调亦迥殊也。即如《花间集》‘细雨湿流光’句，在词家为妙语，在诗家则靡靡矣。”愕然惊顾，寂无一人。

胶州法南墅，尝偕一友登日观。先有一道士倚石坐，傲不为礼。二人亦弗与言。俄丹曦欲吐，海天滢耀，千汇万状，不可端倪。南墅吟元人诗曰：“‘万古齐州烟九点，五更沧海日三竿。’不信然乎！”道士忽哂曰：“昌谷用作梦天诗，故为奇语。用之泰山，不太假借乎？”南墅回顾，道士即不再言。既而跋乌涌上，南墅谓其友曰：“太阳真火，故入水不濡也。”道士又哂曰：“公谓日自海出乎？此由不知天形，故不知地形；不知地形，故不知水形也。盖天椭圆如鸡卵，地浑圆如弹丸，水则附地而流，如核桃之皴皱。椭圆者东西远而上下近，凡有九重，最上曰宗动，元气之表，无象可窥。次为恒星，高不可测。次七重，则日月五星各占一重，随大气旋转，去地且二百余万里，无论海也。浑圆者地无正顶，身所立处皆为顶；地无正平，目所见处皆为平。至广漠之野，四望天地相接处，其圆中规，中高而四隅之证也，是为地平。圆规以外，目所不见者，则地平下矣。湖海之中，四望天水相合处，亦圆中规，是又水随地形，中高四隅之证也。然江河之水狭且浅，夹以两

岸，行于地中，故日出地上始受日光。惟海至广至深，附于地面，无所障蔽，故中高四隅之处，如水晶球之半。日未至地平，倒影上射，则初同见如一线；日将近地平，则斜影横穿，未明先睹。今所见者是日之影，非日之形。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，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。至日出地平，则影斜落海底，转不能见矣。儒家盖尝见此景，故以为天包水，水浮地，日出入于水中。而不知日自附天，水自附地。佛家未见此景，故以须弥山四面为四州，日环绕此山，南昼则北夜，东暮则西朝，是日常旋转，平行竟不入地。证以今日所见，其谬更无庸辩矣。”南墅惊其博辩，欲与再言。道士笑曰：“更竟其说。子不知九万里之围圆，以渐而迤，以渐而转，渐迤渐转，遂至周环，必以为人能正立，不能倒立，拾杨光先之说，苦相诘难。老夫慵慵，不能与子到大郎山上看南斗（大郎山在亚祿国，与中国上下反对。其地南极出地三十五度，北极入地三十五度），不如其已也。”振衣径去，竟莫测其何许人。

大学士温公言：征乌什时，有骁骑校腹中数刃，医不能缝。适生俘数回妇，医曰：“得之矣。”择一年壮肥白者，生剖腹皮，幂于创上，以匹帛缠束，竟获无恙。创愈后，浑合为一，痛痒亦如一。公谓非战阵无此病，非战阵亦无此药，信然。然叛徒逆党，法本应诛，即不剥肤，亦即断尸，用救忠义之士，固异于杀人以活人尔。

周化源言：有二士游黄山，留连松石，日暮忘归。夜色苍茫，草深苔滑，乃共坐于悬崖之下，仰视峭壁，猿鸟路穷，中间片石斜欹，如云出岫。缺月微升，见有二人坐其上，知非仙即鬼，屏息静听。右一人曰：“顷游岳麓，闻此翁又作何语？”左一人曰：“去时方聚众讲《西铭》，归时又讲《大学衍义》也。”右一人曰：“《西铭》论万物一体，理原知是。然岂徒

心知此理，即道济天下乎？父母之于子，可云爱之深矣，子有疾病，何以不能疗？子有患难，何以不能救？无术焉而已。此犹非一身也。人之一身，虑无不深自爱者，己之疾病，何以不能疗？己之患难，何以不能救？亦无术焉而已。今不讲体国经野之政，捍灾御变之方，而曰吾仁爱之心，同于天地之生物。果此心一举，万物即可以生乎？吾不知之矣。至《大学》条目，自格致以至治平，节节相因，而节节各有其功力。譬如土生苗，苗成禾，禾成谷，谷成米，米成饭，本节节相因。然土不耕则不生苗，苗不灌则不得禾，禾不刈则不得谷，谷不舂则不得米，米不炊则不得饭，亦节节各有其功力。西山作《大学衍义》，列目至齐家而止，谓治国平天下可举而措之。不知虞舜之时，果瞽瞍允诺而洪水即平，三苗即格乎？抑犹有治法在乎？又不知周文之世，果太姒徽音而江汉即化，崇侯即服乎？抑别有政典存乎？今一切弃置，而归本于齐家，毋亦如土可生苗，即炊土为饭乎？吾又不知之矣。”左一人曰：“琼山所补，治平之道其备乎？”右一人曰：“真氏过于泥其本，丘氏又过于逐其末，不究古今之时势，不揆南北之情形，琐琐屑屑，缕陈多法，且一一疏请施行，是乱天下也。即其海运一议，牒列历年漂失之数，谓所省转运之费，足以相抵，不知一舟人命，讎止数十；合数十舟即逾千百，又何为抵乎？亦妄谈而已矣。”左一人曰：“是则然矣。诸儒所述封建井田，皆先王之大法，有太平之实验，究何如乎？”右一人曰：“封建井田，断不可行，驳者众矣。然讲学家持是说者，意别有在，驳者未得其要领也。夫封建井田不可行，微驳者知之，讲学者本自知之。知之而必持是说，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，以藏其身也。盖言理言气，言性言心，皆恍惚无可质，谁能考未分天地之前，作何形状；幽微暧昧之中，作何情态乎？至于实事，则有凭矣。试之而不

效，则人人见其短长矣。故必持一不可行之说，使人必不能试，必不肯试，必不敢试，而后可号于众曰：‘吾所传先王之法，吾之法可为万世致太平，而无如人不用，何也！’人莫得而究诘，则亦相率而欢曰：‘先生王佐之才，惜哉不竟其用’云尔。以棘刺之端为母猴，而要以三月斋戒乃能观，是即此术。第彼犹有棘刺，犹有母猴，故人得以求其削。此更托之空言，并无削之可求矣。天下之至巧，莫过于此。驳者乃以迂阔议之，乌识其用意哉！”相与太息者久之，划然长啸而去。二士窃记其语，颇为人述之。有讲学者闻之，曰：“学术闻道而已。所谓道者，曰天曰性曰心而已。忠孝节义，犹为末务，礼乐刑政，更末之末矣。为是说者，其必永嘉之徒也夫！”

刘香畹寓斋扶乩，邀余未赴。或传其二诗曰：“是处春山长药苗，闲随蝴蝶过溪桥；林中借得樵童斧，自斫槐根木瘦瓢。”“飞岩倒挂万年藤，猿猱攀缘到未能。记得随身棕拂子，前年遗在最高层。”虽意境微狭，亦楚楚有致。

《春秋》有原心之法，有诛心之法。青县有人陷大辟，县令好外宠。其子年十四五，颇秀丽。乘其赴省宿馆舍，邀之于途，托言牒诉而自献焉。狱竟解。实为变童，人不以变童贱之，原其心也。里有少妇与其夫狎昵无度，夫病瘵死。姑察其性佚荡，恒自监之，眠食必共，出入必偕，五六年未尝离一步。竟郁郁以终。实为节妇，人不以节妇许之，诛其心也。余谓此童与郭六事相类，惟欠一死耳（语详《滦阳消夏录》）。此妇心不可知，而身则无玷。《大车》之诗所谓“畏子不奔，畏子不敢”者，在上犹为有刑政，则在下犹为守礼法。君子与人为善，盖棺之后，固应仍以节许之。

啄木能禹步劬禁，竟实有之。奴子李福，性顽劣，尝登高木之杪，以杙塞其穴口，而锯平其外，伏草间伺之。啄木返，

果翩然下树，以喙画沙若符篆，画毕，以翼拂之，其穴口之杻弋，铮然拔出如激矢。此岂可以理解欤？余在书局，销毁妖书，见《万法归宗》中载有是符，其画纵横交贯，略如小篆两无字相并之形。不知何以得之，亦不知其信否也。

李福又尝于月黑之夜，出村南丛冢间，呜呜作鬼声，以恐行人。俄篝火四起，皆呜呜来赴。福乃狼狈逃归。此以类相召也。故人家子弟，于交游当慎其所召。

壬午顺天乡试，与安溪李延彬前辈同分校。偶然说虎，延彬曰：“里有入山樵采者，见一美妇隔涧行，衣饰华丽，不似村妆。心知为魅，伏丛薄中觐所往。适一鹿引麕下涧饮，妇见之，突扑地化为虎，衣饰委地如蝉蜕，径搏二鹿食之。斯须仍化美妇，整顿衣饰，款款循山去。临流照影，妖媚横生，几忘其曾为虎也。”秦涧泉前辈曰：“妖媚蛊惑，但不变虎形耳，捕噬之性则一也。偶露本质，遽相惊讶，此樵何少见多怪乎！”

大学士伍公镇乌鲁木齐日，颇喜吟咏，而未睹其稿。惟于驿壁见一诗曰：“极目孤城上，苍茫见四郊。斜阳高树顶，残雪乱山坳。牧马嘶归枥，啼乌倦返巢。秦兵真耐冷，薄暮尚鸣骹。”殊有中唐气韵。

束州佃户邵仁我言：有李氏妇，自母家归。日薄暮，风雨大作，避入废庙中。入夜稍止，已暗不能行。适客作（俗谓之短工。为人锄田刈禾，计日受值，去来无定者也）数人荷锄入。惧遭强暴，又避入庙后破屋。客作暗中见影，相呼追迹。妇窘急无计，乃呜呜作鬼声，既而墙内外并呜呜有声，如相应答。数人怖而返。夜半雨晴，竟潜踪得脱。此与李福事相类，而一出偶相追逐，一似来相救援。虽谓秉心贞正，感动幽灵，亦未必不然也。

仁我又言：有盗劫一富室，攻楼门垂破。其党手炬露刃，

迫胁家众曰：“敢号呼者死！且大风，号呼亦不闻，死何益！”皆噤不出声。一灶婢年十五六，睡厨下，乃密持火种，黑暗中伏地蛇行，潜至后院，乘风纵火，焚其积柴。烟焰烛天，阖村惊起，数里内邻村亦救视。大众既集，火光下明如白昼，群盗格斗不能脱，竟骈首就擒。主人深感此婢，欲留为子妇。其子亦首肯，曰：“具此智略，必能作家，虽灶婢何害！”主人大喜，趣取衣饰，即是夜成礼。曰：“迟则讲尊卑，论良贱，是非不一，恐有变局矣。”亦奇女子哉！

边秋崖前辈言：一宦家夜至书斋，突见案上一人首，大骇，疑为咎征。里有道士能符篆，时预人丧葬事。急召占之。亦骇曰：“大凶！然可禳解，斋醮之费，不过百余金耳。”正拟议间，窗外有人语曰：“身不幸伏法就终，幽魂无首，则不可转生，故恒自提携，累如疣赘。顷见公几滑净，偶置其上。适公猝至，仓皇忘取，以致相惊。此自仆之粗疏，无关公之祸福。术士妄语，慎不可听。”道士乃丧气而去。又言：一宦家患狐祟，延术士劾治。法不验，反为狐所窘。走投其师，更乞符篆至。方登坛檄将，已闻楼上搬移声、呼应声，汹汹然相率而去。术士顾盼有德色。宦家亦深感谢。忽举首见壁上一帖曰：“公衰运将临，故吾辈得相扰。昨公捐金九百建育婴堂，德感神明，又增福泽，故吾辈举族而去。术士行法，适值其时；据以为功，深为忝窃。赐以觞豆，为稍障羞颜，庶几或可；若有所酬赠，则小人太微幸矣。”字径寸余，墨痕犹湿。术士惭沮，竟噤不敢言。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引谚曰：“山川而能语，葬师食无所；肺腑而能语，医师面如土。”此二事者，可谓鬼魅能语矣，术士其知之。

朱导江言：有妻服已释，忽为礼忏者，意甚哀切，过于初丧。问之，初不言。所亲或私叩之，乃泫然曰：“亡妇相聚半

生，初未觉其有显过。顷忽梦至冥司，见女子数百人，锁以银铛，驱以骨朵，入一大官署中。俄闻号呼凄惨，栗魄动魂。既而一一引出，并流血被髡，匍匐膝行，如牵羊豕。中一人见我招手，视即亡妇。惊问：‘何罪至此？’曰：“坐事事与君怀二意。初谓为家庭常态，不意阴律至严，与欺父欺君竟同一理，故堕落如斯。”问：‘二意者何事？’曰：‘不过骨肉之中私庇子女，奴隶之中私庇婢媼，亲串之中私庇母党，均使君不知而已。今每至月朔，必受铁杖三十，未知何日得脱。此累累者皆是也。’尚欲再言，已为鬼卒曳去。多年伉俪，未免有情，故为营斋造福耳。”夫同牢之礼，于情最亲，亲则非疏者所能间；敌体之义，于分本尊，尊则非卑者所能违。故二人同心，则家庭之纤微曲折，男子所不能知、与知而不能自为者，皆足以弥缝其阙。苟徇其私爱，意有所偏，则机械百出，亦可于耳目所不及者无所不为，种种衅端，种种败坏，皆从是起。所关者大，则其罪自不得轻。况信之者至深，托之者至重，而欺其不觉，为所欲为，在朋友犹属负心，应干神谴；则人原一体，分属三纲者，其负心之罪不更加倍蓰乎？寻常细故，断以严刑，固不得谓之深文矣。

人情狙诈，无过于京师。余尝买罗小华墨十六铤，漆匣黯敝，真旧物也。试之，乃抔泥而染以黑色，其上白霜，亦□于湿地所生。又丁卯乡试，在小寓买烛，蕪之可燃，乃泥质而裹以羊脂。又灯下有唱卖炉鸭者，从兄万周买之。乃尽食其肉，而完其全骨，内傅以泥，外糊以纸，染为炙燂之色，涂以油，惟两掌头颈为真。又奴子赵平以二千钱买得皮靴，甚自喜。一日骤雨，著以出，徒跣而归。盖靴则乌油高丽纸揉作绉纹，底则糊粘败絮，缘之以布。其他作伪多类此，然犹小物也。有选人见对门少妇甚端丽，问之，乃其夫游幕，寄家于京师，与母

同居。越数月，忽白纸糊门，合家号哭，则其夫讣音至矣。设位祭奠，诵经追荐，亦颇有吊者。既而渐鬻衣物，云乏食，且议嫁。选人因赘其家。又数月，突其夫生还。始知为误传凶问。夫怒甚，将讼官。母女哀吁，乃尽留其囊篋，驱选人出。越半载，选人在巡城御史处，见此妇对簿。则先归者乃妇所欢，合谋挟取选人财，后其夫真归而败也。黎丘之技，不愈出愈奇乎！又西城有一宅，约四五十楹，月租二十余金。有一人住半载余，恒先期纳租，因不过问。一日，忽闭门去，不告主人。主人往视，则纵横瓦砾，无复寸椽，惟前后临街屋仅在。盖是宅前后有门，居者于后门设木肆，贩鬻屋材，而阴拆宅内之梁柱门窗，间杂卖之。各居一巷，故人不能觉。累栋连甍，搬运无迹，尤神乎技矣。然是五六事，或以取贱值，或以取便易，因贪受饵，其咎亦不尽在人。钱文敏公曰：“与京师人作缘，斤斤自守，不入陷阱已幸矣。稍见便宜，必藏机械，神奸巨蠹，百怪千奇，岂有便宜到我辈。”诚哉是言也。

王青士言：有弟谋夺兄产者，招讼师至密室，篝灯筹画。讼师为设机布阱，一周详，并反间内应之术，无不曲到。谋既定，讼师掀髯曰：“令兄虽猛如虎豹，亦难出铁网矣。然何以酬我乎？”弟感谢曰：“与君至交，情同骨肉，岂敢忘大德。”时两人对据一方几，忽几下一人突出，绕室翘一足而跳舞，目光如炬，长毛毵毵如蓑衣，指讼师曰：“先生斟酌，此君视先生如骨肉，先生其危乎？”且笑且舞，跃上屋檐而去。二人与侍侧童子并惊仆。家人觉声息有异，相呼入视，已昏不知人。灌治至夜半，童子先苏，具述所闻见。二人至晓乃能动。事机已泄，人言藉藉，竟寝其谋，闭门不出者数月。相传有狎一妓者，相爱甚。然欲为脱籍，则拒不从；许以别宅自居，礼数如嫡，拒益力。怪诘其故，喟然曰：“君弃其结发而昵我，此岂

可托终身者乎？”与此鬼之言，可云所见略同矣。

张夫人，先祖母之妹，先叔之外姑也。病革时，顾侍者曰：“不起矣。闻将死者见先亡，今见之矣。”既而环顾病榻，若有所觅，喟然曰：“错矣！”俄又拊枕曰：“大错矣！”俄又瞑目啮齿、掐掌有痕曰：“真大错矣！”疑为谵语，不敢问。良久，尽呼女媳至榻前，告之曰：“吾向以为夫族疏而母族亲，今来导者皆夫族，无母族也；吾向以为媳疏而女亲，今亡媳在左右而亡女不见也。非一气者相关，异派者不属乎？回思平日之存心，非厚其所薄，薄其所厚乎？吾一误矣，尔曹勿再误也。”此三叔母张太宜人所亲闻。妇女偏私，至死不悟者多矣。此犹是大智慧人，能回头猛省也。

孔子有言：谏有五，吾从其諷。圣人之究悉物情也。亲串中一妇，无子而阴忤其庶子；侄若婿又媒孽短长，私党胶固，殆不可以理喻。妇有老乳母，年八十余矣。闻之，匍匐入谒，一拜，辄痛哭曰：“老奴三日不食矣。”妇问：“曷不依尔侄？”曰：“老奴初有所蓄积，侄事我如事母，诱我财尽。今如不相识，求一孟饭不得矣。”又问：“曷不依尔女若婿？”曰：“婿诱我财如我侄，我财尽后，弃我亦如我侄，虽我女无如何也。”又问：“至亲相负，曷不讼之？”曰“讼之矣，官以为我已出嫁，于本宗为异姓；女已出嫁，又于我为异姓。其收养为格外情，其不收养律无罪，弗能直也。”又问：“尔将来奈何？”曰：“亡夫昔随某官在外，娶妇生一子，今长成矣。吾讼侄与婿时，官以为既有此子，当养嫡母，不养则律当重诛。已移牒拘唤，但不知何日至耳。”妇爽然若失，自是所为遂渐改。此亲戚族党唇焦舌敝不能争者，而此姬以数言回其意。现身说法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耳。触龙之于赵太后，盖用此术矣。

卷十八·姑妄听之四

马德重言：沧州城南，盗劫一富室，已破扉入，主人夫妇并被执，众莫敢谁何。有妾居东厢，变服逃匿厨下，私语灶婢曰：“主人在盗手，是不敢与斗。渠辈屋脊各有人，以防救应；然不能见檐下。汝挟后窗循檐出，密告诸仆：各乘马执械，四面伏三五里外。盗四更后必出。四更不出，则天晓不能归巢也。出必挟主人送；苟无人阻，则行一二里必释，不释恐见其去向也。俟其释主人，急负还而相率随其后，相去务在半里内。彼知返斗即奔还，彼止亦止，彼行又随行。再返斗仍奔，再止仍止，再行仍随行。如此数四，彼不返斗则随之。得其巢，彼返斗则既不得战，又不得遁，逮至天明，无一人得脱矣。”婢冒死出告，众以为中理，如其言，果并就擒。重赏灶婢。妾与嫡故不甚协，至是亦和睦。后问妾何以办此？泫然曰：“吾故盗魁某甲女，父在时，尝言行劫所畏惟此法，然未见有用之者。今事急姑试，竟侥幸验也。”故曰，用兵者务得敌之情。又曰，以贼攻贼。

戴东原言：有狐居人家空屋中，与主人通言语，致馈遗，或互假器物，相安若比邻。一日，狐告主人曰：“君别院空屋，有缢鬼多年矣。君近拆是屋，鬼无所栖，乃来与我争屋。时时现恶状，恐怖小儿女，已自可憎；又作祟使患寒热，尤不堪忍。某观道士能劾鬼，君盍求之除此害。”主人果求得一符，焚于

院中。俄暴风骤起，声轰然如雷霆。方骇愕间，闻屋瓦格格乱鸣，如数十人奔走践踏者，屋上呼曰：“吾计大左，悔不及。顷神将下击，鬼缚而吾亦被驱，今别君去矣。”盖不忍其愤，急于一逞，未有不两败俱伤者。观于此狐，可为炯鉴。又吕氏表兄言（忘其名字，先姑之长子也）：有人患狐祟，延术士禁咒。狐去而术士需索无厌，时遣木人纸虎之类至其家扰人。赂之，暂止。越旬日复然，其祟更甚于狐。携家至京师避之，乃免。锐于求胜，借助小人，未有不遭反噬者，此亦一征矣。

乌鲁木齐参将海起云言：昔征乌什时，战罢还营，见崖下树桠间一人探首外窥。疑为间谍，奋矛刺之（军中呼矛曰苗子，盖声之转），中石上，火光激进，矛折，臂几损。疑为目眩，然矛上地上皆有血迹，不知何怪，余谓此必山精也。深山大泽，何所不育。《白泽图》所载，虽多附会，殆亦有之。又言：有一游兵，见黑物蹲石上，疑为熊，引满射之。三发皆中，而此物夷然如不知。骇极，驰回呼伙伴，携铙往，则已去矣。余谓此亦山精耳。

常山峪道中加班轿夫刘福言（九卿肩舆，以八人更番，出京则加四人，谓之加班）：长姐者，忘其姓，山东流民之女。年十五六，随父母就食于赤峰（即乌蓝哈达。乌蓝译言红，哈达译言峰也。今建为赤峰州），租田以耕。一日，入山采樵，遇风雨，避岩下。雨止已昏黑，畏虎不敢行，匿草间。遥见双炬，疑为虎目。至前，则官役数人，衣冠不古不今，叱问何人。以实告。官坐石上，令曳出。众呼跪，长姐以为山神，匍匐听命。官曰：“汝夙孽应充我食。今就擒，当啖尔。速解衣伏石上，无留寸缕，致挂碍齿牙。”知为虎王，赧觫祈免。官曰：“视尔貌尚可，肯侍我寝，当赦尔。后当来往于尔家，且福尔。”长姐愤怒跃起曰：“岂有神灵肯作此语？必邪魅也。啖则啖

耳，长姐良家女，不能蒙面作此事。”拾石块奋击，一时奔散。此非其力足胜之，其气足胜之，其贞烈之心足以帅其气也。故曰：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。”

张太守墨谷言：德、景间有富室，恒积谷而不积金，防劫盗也。康熙、雍正间，岁频歉，米价昂。闭廩不肯柴升合，冀价再增。乡人病之，而无如何。有角妓号玉面狐者曰：“是易与，第备钱以待可耳。”乃自诣其家曰：“我为鴿母钱树，鴿母顾常虐我。昨与勃谿，约我以千金自赎。我亦厌倦风尘，愿得一忠厚长者托终身，念无如公者。公能捐千金，则终身执巾栉。闻公不喜积金，即钱二千贯亦足抵。昨有木商闻此事，已回天津取资。计其到，当在半月外。我不愿随此庸奴。公能于十日内先定，则受德多矣。”张故惑此妓，闻之惊喜，急出谷贱售。廩已开，买者望至，不能复闭，遂空其所积，米价大平。谷尽之日，妓遣谢富室曰：“鴿母养我久，一时负气相诟，致有是议，今悔过挽留，义不可负心。所言姑俟诸异日。”富室原与私约，无媒无证，无一钱聘定，竟无如何也。此事李露园亦言之，当非虚谬。闻此妓年甫十六七，遽能办此，亦女侠哉！

丁药圃言：有孝廉年四十无子，买一妾，甚明慧。嫡不能相安，旦夕诟谇。越岁，生一子。益不能容，竟转鬻于远处。孝廉惘惘如有失。独宿书斋，夜分未寐，妾忽擎帷入。惊问：“何来？”曰：“逃归耳。”孝廉沉思曰：“逃归虑来追捕，妒妇岂肯匿？且事已至此，归何所容？”妾笑曰：“不欺君，我实狐也。前以人来，人有人理，不敢不忍诟；今以狐来，变幻无端，出入无迹，彼乌得而知之？”因嫵婉如初。久而渐为僮婢泄，嫡大恚，多金募术士劾治。一术士檄将拘妾至，妾不服罪，攘臂与术士争曰：“无子纳妾，则纳为有理；生子遣妾，则夫为负心。无故见出，罪不在我。”术士曰：“既见出矣，

岂可私归？”妾曰：“出母未嫁，与子未绝；出妇未嫁，于夫亦未绝。况鬻我者妒妇，非见出于夫。夫仍纳我，是未出也，何不可归？”术士怒曰：“尔本兽类，何敢据人理争？”妾曰：“人变兽心，阴律阳律皆有刑。兽变人心，反以为罪，法师据何宪典耶？”术士益怒曰：“吾持五雷法，知诛妖耳，不知其他。”妾大笑曰：“妖亦天地之一物，苟其无罪，天地未尝不并育。上帝所不诛，法师乃欲尽诛乎？”术士拍案曰：“媚惑男子，非尔罪耶？”妾曰：“我以礼纳，不得为媚惑；倘其媚惑，则摄精吸气，此生久槁矣。今在家两年，复归又五六年，康强无恙，所谓媚惑者安在？法师受妒妇多金，锻炼周内，以酷济贪耳，吾岂服耶！问答之顷，术士顾所召神将，已失所在。无可如何，嗔目曰：“今不与尔争，明日会当召雷部。”明日，嫡再促设坛，则宵遁矣。盖所持之法虽正，而法以贿行，故魅亦不畏，神将亦不满也。相传刘念台先生官总宪时，题御史台一联曰：“无欲常教心似水，有言自觉气如霜。”可谓知本矣。

莫雪崖言：有乡人患疫，困卧草榻，魂忽已出门外，觉顿离热恼，意殊自适。然道路都非所曾经，信步所之。偶遇一故友，相见悲喜。忆其已死，忽自悟曰：“我其入冥耶？”友曰：“君未合死，离魂到此耳。此境非人所可到，盍同游览，以广见闻。”因随之行，所经城市墟落，都不异人世；往来扰扰，亦各有所营。见乡人皆目送之，然无人交一语也。乡人曰：“闻有地狱，可一观乎。”友曰：“地狱如囚牢，非冥官不能启，非冥吏不能导，吾不能至也。有三数奇鬼，近乎地狱，君可以往观。”因改循歧路，行半里许，至一地，空旷如墟墓。见一鬼，状貌如人，而鼻下则无口。问：“此何故？”曰：“是人生时，巧于应对，谀词颂语，媚世悦人，故受此报，使不能语；或遇焰口浆水，则饮以鼻。”又见一鬼，尻耸向上，首折向

下，面著于腹，以两手支拄而行。问：“此何故？”曰：“是人生时，妄自尊大，故受此报，使不能仰面傲人。”又见一鬼，自胸至腹，裂罅数寸，五脏六腑，虚无一物。问：“此何故？”曰：“是人生时，城府深隐，人不能测，故受是报，使中无匿形。”又见一鬼，足长二尺，指巨如椎，踵巨如斗，重如千斛之舟，努力半刻，始移一寸。问：“此何故？”曰：“此人生时，高材捷足，事事务居人先，故受是报，使不能行。又见一鬼，两耳拖地，如曳双翼，而混沌无窍。问：“此何故？”曰：“此人生时，怀忌多疑，喜闻蜚语，故受此报，使不能听。是皆按恶业浅深，待受报期满，始入转轮。其罪减地狱一等，如阳律之徒流也。”俄见车骑杂遝，一冥官经过，见乡人，惊曰：“此是生魂，误游至此，恐迷不得归。谁识其家，可导使去。”友跪启是旧交。官即令送返。将至门，大汗而醒，自是病愈。雪崖天性爽朗，胸中落落无宿物；与朋友谐戏，每俊辩横生。此当是其寓言，未必真有。然庄生、列子，半属寓言，义足劝惩，固不必刻舟求剑尔。

陈半江言：有书生月夕遇一妇，色颇姣丽，挑以微词，欣然相就。自云家在邻近，而不肯言姓名。又云夫恒数日一外出，家有后窗可开，有墙缺可逾，遇隙即来，不能预定期也。如是五六年，情好甚至。一岁，书生将远行，妇夜来话别。书生言随人作计，后会无期。凄恋万状，哽咽至不成语。妇忽嬉笑曰：“君如此情痴，必相思致疾，非我初来相就意。实与君言，我鬼之待替者也。凡人与鬼狎，无不病且死，阴剥阳也。惟我以爱君韶秀，不忍玉折兰摧，故必越七八日后，待君阳复，乃肯再来。有剥有复，故君能无恙。使遇他鬼，则纵情冶荡，不出半载，索君于枯鱼之肆矣。我辈至多，求如我者则至少，君其宜慎。感君义重，此所以报也。”语讫，散发吐舌作鬼形，

长啸而去。书生震栗几失魂，自是虽遇冶容，曾不侧视。

王梅序言：交河有为盗诬引者，乡民朴愿，无以自明，以赂求援于县吏。吏闻盗之诬引，由私调其妇，致为所殴，意其妇必美，却赂而微示以意曰：“此事秘密，须其妇潜身自来，乃可授方略。”居间者以告乡民。乡民惮死失志，呼妇母至狱，私语以故。母告妇，怫然不应也。越两三日，吏家有人夜扣门。启视，则一丐妇，布帕裹首，衣百结破衫，闯然入。问之不答，且行且解衫与帕，则鲜妆华服艳妇也。惊问所自，红潮晕颊，俯首无言，惟袖出片纸。就所持灯视之，某人妻三字而已。吏喜过望，引入内室，故问其来意。妇掩泪曰：“不喻君语，何以夜来？既已来此，不必问矣，惟祈毋失信耳。”吏发洪誓，遂相嫵婉。潜留数日，大为妇所蛊惑，神志颠倒，惟恐不得当妇意。妇暂辞去，言村中日日受侮，难于久住，如城中近君租数楹，便可托庇荫，免无赖凌藉，亦可朝夕相往来。吏益喜，竟百计白其冤。狱解之后，遇乡民，意甚索漠。以为狎昵其妇，愧相见也。后因事到乡，诣其家，亦拒不见，知其相绝，乃大恨。会有挟妓诱博者讼于官，官断妓押归原籍。吏视之，乡民妇也，就与语。妇言苦为夫禁制，愧相负，相忆殊深。今幸相逢，乞念旧时数日欢，免杖免解。吏又惑之，因告官曰：“妓所供乃母家籍，实县民某妻。宜究其夫。”盖凯怱愚官卖，自买之也。遣拘乡民，乡民携妻至，乃别一人。问乡里皆云不伪。问吏何以诬乡民？吏不能对，第曰风闻。问闻之何人？则噤无语。呼妓问之，妓乃言吏初欲挟污乡民妻，妻念从则失身，不从则夫死，值妓新来，乃尽脱簪珥，赂妓冒名往，故与吏狎识。今当受杖，适与相逢，因仍诳托乡民妻，冀脱捶楚。不虞其又有他谋，致两败也。官覆勘乡民，果被诬。姑念其计出救死，又出于其妻，释不究，而严惩此吏焉。神奸巨蠹，莫吏若矣，

而为村妇所笼络，如玩弄婴孩。盖愚者恒为智者败，而物极必反，亦往往于所备之外，有智出其上者，突起而胜之。无往不复，天之道也。使智者终不败，则天地间惟智者存，愚者断绝矣，有是理哉！

鬼魔人至死，不知何意。倪余疆曰：“吾闻诸施亮生矣，取啖其生魂耳。盖鬼为余气，渐消渐减，以至于无；得生魂之气以益之，则又可再延。故女鬼恒欲与人狎，摄其精也。男鬼不能摄人精，则杀人而吸其生气，均犹狐之采补耳。”因忆刘挺生言：康熙庚子，有五举子晚遇雨，栖破寺中。四人已眠，惟一人眠未稳，觉阴风飒然，有数黑影自牖入，向四人嘘气，四人即梦魇。又向一人嘘气，心虽了了，而亦渐昏瞶，觉似有拖曳之者。及稍醒，已离故处，似被縶缚，欲呼则噤不能声；视四人亦纵横偃卧。众鬼共举一人啖之，斯须而尽，又以次食二人。至第四人，忽有老翁自外入，厉声叱曰：“野鬼无造次！此二人有禄相，不可犯也。”众鬼骇散。二人倏然自醒，述所见相同。后一终于教谕，一终于训导。鲍敬亭先生闻之，笑曰：“平生自薄此官，不料为鬼神所重也。”观其所言，似亮生之说不虚矣。

李庆子言：朱生立园，辛酉北应顺天试。晚过羊留之北，因绕避泥泞，遂迂回失道，无逆旅可栖。遥见林外有人家，试往投止。至则土垣瓦舍，凡六七楹，一童子出应门。朱具道乞宿意。一翁衣冠朴雅，延宾入，止旁舍中。呼灯至，黯黯无光。翁曰：“岁歉油不佳，殊令人闷，然无如何也。”又曰：“夜深不能具肴饌，村酒小饮，勿以为褻。”意甚款洽。朱问：“家中有何人？”曰：“零丁孤苦，惟老妻与僮婢同居耳。”问朱何适，朱告以北上。曰：“有一札及少物欲致京中，僻路苦无书邮。今遇君甚幸。”朱问：“四无邻里，独居不怖乎？”

曰：“薄田数亩，课奴辈耕作，因就之卜居。贫无储蓄，不畏盗也。”朱曰：“谓旷野多鬼魅耳。”翁曰：“鬼魅即未见，君如怖是，陪坐至天曙，可乎？”因借朱纸笔，入作书札；又以杂物封函内，以旧布裹束，密缝其外。付朱曰：“居址已写于函上，君至京拆视自知。”天曙作别，又切嘱信物勿遗失，始殷勤分手。朱至京，拆视布裹，则函题“朱立园先生启”字，其物乃金簪银钏各一双。其札称：“仆老无子息，误惑妇言，以婿为嗣。至外孙犹间一祭扫，后则视为异姓，纸钱麦饭，久已阙如；三尺孤坟，亦就倾圯。九泉茹痛，百悔难追。谨以殉棺薄物，祈君货鬻，归途以所得之直，修治荒茔，并稍浚冢南水道，庶淫潦不浸幽窆。如允所祈，定如杜回结草。知君畏鬼，当暗中稽首，不敢见形，勿滋疑虑。亡人杨宁顿首。”朱骇汗浹背，方知遇鬼；以书中归途之语，知必不售，既而果然。还至羊留，以所卖簪钏钱遣仆往治其墓，竟不敢再至焉。

吴云岩言：有秦生者，不畏鬼，恒以未一见为歉。一夕，散步别业，闻树外朗吟唐人诗曰：“自去自来人不知，归时惟对空山月。”其声哀厉而长。隔叶窥之，一古衣冠人倚石坐。确知为鬼，遽前掩之，鬼亦不避。秦生长揖曰：“与君路异幽明，人殊今古，邂逅相遇，无可寒温。所以来者，欲一问鬼神情状耳。敢问为鬼时何似？”曰：“一脱形骸，即已为鬼，如茧成蝶，亦不自知。”问：“果魂升魄降，还入太虚乎？”曰：“自我为鬼，即在此间。今我全身现与君对，未尝随 温元气，升降飞扬。子孙祭时始一聚，子孙祭毕则散也。”问：“果有神乎？”曰：“鬼既不虚，神自不妄。譬有百姓，必有官师。”问：“先儒称雷神之类，皆旋生旋化，果不诬乎？”曰：“作措大时，饱闻是说。然窃疑霹雳击格，轰然交作，如一雷一神，则神之数多于蚊蚋；如雷止神灭，则神之寿促于蜉蝣。

以质先生，率遭呵叱。为鬼之后，乃知百神奉职，如世建官，皆非顷刻之幻影。恨不能以所闻见，再质先生。然尔时拥皋比者，计为鬼已久，当自知之，无庸再诘矣。大抵无鬼之说，圣人未有。诸大儒恐人谄渎，故强造斯言。然禁沉湎可，并废酒醴则不可；禁淫荡可，并废夫妇则不可；禁贪卜林可，并废财货则不可；禁斗争可，并废五兵则不可。故以一代盛名，挟百千万亿朋党之助，能使人噤不敢语，而终不能慊服其心，职是故耳。传其教者，虽心知不然，然不持是论，即不得称为精义之学，亦违心而和之曰，理必如是云尔。君不察先儒矫枉之意，生于相激，非其本心；后儒辟邪之说，压于所畏，亦非其本心。意信儒者，真谓无鬼神，皇皇质问，则君之受绐久矣。泉下之人，不欲久与生人接；君亦不宜久与鬼狎。言尽于此，余可类推。”曼声长啸而去。案此谓儒者明知有鬼，故言无鬼，与黄山二鬼谓儒者明知井田封建不可行，故言可行，皆洞见症结之论。仅目以迂阔，犹堕五里雾中矣。

汪主事厚石言：有在西湖扶乩者，下坛诗曰：“旧埋香处草离离，只有西陵夜月知。词客情多来吊古，幽魂肠断看题诗。沧桑几劫湖仍绿，云雨千年梦尚疑。谁信灵山散花女，如今佛火对琉璃。”众知为苏小小也。客或请曰：“仙姬生在南齐，何以亦能七律？”乩判曰：“阅历岁时，幽明一理。性灵不昧，即与世推移。宣圣惟识大篆，祝词何写以隶书？释迦不解华言，疏文何行以骈体？是知千载前人，其性识至今犹在，即能解今之语，通今之文。江文通、谢玄晖能作爱妾换马八韵律赋，沈休文青箱能作《金陵怀古》五言律诗，古有其事，又何疑于今乎？”又问：“尚能作永明体否？”即书四诗曰：“欢来不得来，侬去不得去。懊恼石尤风，一夜断人渡。”“欢从何处来？今日大风雨，湿尽杏子衫，辛苦皆因汝。”“结束蛱蝶裙，

为欢棹舫艖。宛转沿大堤，绿波双照影。”“莫泊荷花汀，且泊杨柳岸。花外有人行，柳深人不见。”盖《子夜歌》也。虽才鬼依托，亦可云俊辩矣。

表兄安伊在言：河城秋获时，有少妇抱子行塍上，忽失足仆地，卧不复起。获者遥见之，疑有故。趋视，则已死，子亦触瓦角脑裂死。骇报田主，田主报里胥。辨验死者，数十里内无此妇；且衣饰华洁，子亦银钏红绫衫，不类贫家。大惑不解，且覆以苇箔，更番守视，而急闻于官。河城去县近，官次日晡时至，启箔检视，则中置稿秸一束，二尸已不见；压箔之砖固未动，守者亦未顷刻离也。官大怒，尽拘田主及守者去，多方鞫治，无丝毫谋杀弃尸状。纠结缴绕至年余，乃以疑案上。上官以案情恍惚，往返驳诘。又岁余，乃姑俟访，而是家已荡然矣。此康熙癸巳、甲午间事。相传村南墟墓间，有黑狐夜夜拜月，人多见之。是家一子好弋猎，潜往伏伺，毳弩中其股。噉然长号，化火光西去。搜其穴，得二小狐，絜以返。旋逸去，月余而有是事。疑狐变幻来报冤。然荒怪无据，人不敢以入供，官亦不敢入案牘，不能不以匿尸论，故纷扰至斯也。又言：城西某村有丐妇，为姑所虐，缢于土神祠。亦箔覆待检，更番守视。官至，则尸与守者俱不见。亦穷治如河城。后七八年，乃得之于安平（深州属县）。盖妇颇白皙，一少年轮守时，褫下裳而淫其尸。尸得人气复生，竟相携以逃也，此康熙末事。或疑河城之事当类此，是未可知。或并为一事，则传闻误矣。

同年龚肖夫言：有人四十余无子，妇悍妒，万无纳妾理，恒郁郁不适。偶至道观，有道士招之曰：“君气色凝滞，似有重忧。道家以济物为念，盍言其实，或一效铅刀之用乎！”异其言，具以告。道士曰：“固闻之，姑问君耳。君为制鬼卒衣装十许具，当有以报命。如不能制，即假诸伶官亦可也。”心

益怪之，然度其诳取无所用，当必有故，姑试其所为。是夕，妇梦魇，呼不醒，且呻吟号叫声甚惨。次日，两股皆青黯。问之，秘不言，吁嗟而已。三日后复然。自是每三日后皆复然。半月后，忽遣奴唤媒媼，云将买妾。人皆弗信；其夫亦虑后患，殊持疑。既而妇昏瞽累日，醒而促买妾愈急，布金于案，与僮仆约：三日不得必重失，得而不佳亦重失。观其状，似非诡语。觅二女以应，并留之。是夕，即整饰衾枕，促其夫入房。举家骇愕，莫喻其意；夫亦惘惘如梦境。后复见道士，始知其有术能摄魂：夜使观中道众为鬼装，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，焚符摄妇魂，言其祖宗翁姑，以斩祀不孝，具牒诉冥府，用桃杖决一百；遣归，克期令纳妾。妇初以为噩梦，尚未肯。俄三日一摄，如征比然。其昏瞽累日，则倒悬其魂，灌鼻以醋，约三日不得好女子，即付泥犁也。摄魂小术，本非正法。然法无邪正，惟人所用，如同一戈矛，用以杀掠则劫盗，用以征讨则王师耳。术无大小，亦惟人所用，如不龟手之药，可以泝滌乡光，亦可以大败越师耳。道士所谓善用其术欤！至鬻悍妇，情理不能喻，法令不能禁，而道士能以术制之。尧牵一羊，舜从而鞭，羊不行，一牧竖驱之则群行。物各有所制，药各有所畏。神道设教，以驯天下之强梗，圣人之意深矣。讲学家乌乎识之？

褚鹤汀言：有太学生，资巨万。妻生一子死，再娶，丰于色，太学惑之。托言家政无佐理，迎其母至，母又携二妹来。不一载，其一兄二弟亦挈家来。久而僮仆婢媼皆妻党，太学父子反茕茕若寄食。又久而管钥簿籍、钱粟出入，皆不与闻；残杯冷炙，反遭厌薄矣。稍不能堪，欲还夺所侵权，则妻兄弟哄于外，妻母妹等诟于内。尝为众所聚殴，至落须败面，呼救无应者。其子狂奔至，一搥仆地，惟叩额乞缓死而已。恚不自胜，

诣后圃将自经。忽一老人止之曰：“君勿尔，君家之事，神人共愤久矣。我居君家久，不平尤甚。君但焚牒土神祠，云乞遣后圃狐驱逐，神必许君。”如其言。是夕，果屋瓦乱鸣，窗扉震撼，妻党皆为砖石所击，破额流血。俄而妻党妇女并为狐媚，虽其母不免。昼则发狂裸走，丑词褻状，无所不至；夜则每室垒集数十狐，更番鬬戏，不胜其创，哀乞声相闻。厨中肴饌，俱摄置太学父子前；妻党所食，皆杂以秽物。知不可住，皆窜归。太学乃稍稍招集旧仆，复理家政，始可以自存。妻党觊觎未息，恒来探视，入门辄被击。或私有所携，归家则囊已空矣。其妻或私馈亦然。由是遂绝迹。然核计资产，损耗已甚，微狐力，则太学父子饿殍矣。此至亲密友所不能代谋，此狐百计代谋之，岂狐之果胜人哉？人于世故深，故远嫌畏怨，趋易避难，坐视而不救；狐则未谙世故，故不巧博忠厚长者名，义所当为，奋然而起也。虽狐也，为之执鞭，所欣慕焉。

瞽者刘君瑞言：一瞽者年三十余，恒往来卫河旁，遇泊舟者，必问：“此有殷桐乎？”又必申之曰：“夏殷之殷，梧桐之桐也。”有与之同宿者，其梦中呓语，亦惟此二字。问其姓名，则旬日必一变，亦无深诘之者。如是十余年，人多识之，或逢其欲问，辄呼曰：“此无殷桐，别觅可也。”一日，粮艘泊河干，瞽者问如初。一人挺身上岸曰：“是尔耶，殷桐在此，尔何能为？”瞽者狂吼如虓虎，扑抱其颈，口啮其鼻，血淋漓满地。众前拆解，牢不可开，竟共堕河中，随流而没。后得尸于天妃宫前（海口不受尸，凡河中求尸不得，至天妃宫前必浮出），桐捶其左肋骨尽断，终不释手；十指抠桐肩背，深入寸余；两颧两颊，啮肉几尽。迄不知其何仇，疑必父母之冤也。夫以无目之人，侦有目之人，其不得决也；以孱弱之人，搏强横之人，其不敌亦决也。此较伍胥之仇楚，其报更难矣。乃

十余年坚意不回，竟卒得而食其肉，岂非精诚之至，天地亦不能违乎！宋高宗之歌舞湖山，究未可以势弱解也。

王昆霞作《雁宕游记》一卷，朱导江为余书挂幅，摘其中一条云：四月十七日，晚出小石门，至北涧，耽玩忘返，坐树下待月上。倦欲微眠，山风吹衣，栗然忽醒。微闻人语曰：“夜气澄清，尤为幽绝，胜罨画图中看金碧山水。”以为同游者夜至也。俄又曰：“古琴铭云：‘山虚水深，万籁萧萧。古无人踪，惟石嵯峨。’真妙写难状之景。尝乞洪谷子画此意，竟不能下笔。”窃讶斯是何人，乃见荆浩？起坐听之。又曰：“顷东坡为画竹半壁，分柯布叶，如春云出岫，疏疏密密，意态自然，无杈桠怒张之状。”又一人曰：“近见其西天目诗，如空江秋净，烟水渺然，老鹤长唳，清飏远引，亦消尽纵横之气。缘才子之笔，务殚心巧，飞仙之笔，妙出天然，境界故不同耳。”知为仙人，立起仰视。忽扑簌一声，山花乱落，有二鸟冲云去，其诗有“蹑屐颇笑谢康乐，化鹤亲见徐佐卿”句，即记此事也。

刘拟山家失金钏，掠问小女奴，具承卖与打鼓者（京师无赖游民，多妇女在家倚门，其夫白昼避出，担二荆筐，操短柄小鼓击之，收买杂物，谓之打鼓。凡僮婢幼孩窃出之物，多以贱价取之。盖虽不为盗，实盗之羽翼。然赃物细碎，所值不多，又踪迹诡秘，无可究诘，故王法亦不能禁也）。又掠问打鼓者衣服形状，求之不获。仍复掠问，忽承尘上微嗽曰：“我居君家四十年，不肯一露形声，故不知有我。今则实不能忍矣。此钏非夫人检点杂物，误置漆奁中耶？”如言求之，果不谬，然小女奴已无完肤矣。拟山终身愧悔，恒自道之曰：“时时不免有此事，安能处处有此狐！”故仕宦二十余载，鞫狱未尝以刑求。

多小山言：尝于景州见扶乩者，召仙不至。再焚符，乩摇

撼良久，书一诗曰：“薄命轻如叶，残魂转似蓬。练拖三尺白，花谢一枝红。云雨期虽久，烟波路不通。秋坟空鬼唱，遗恨宋家东。”知为缢鬼，姑问姓名。又书曰：“妾系本吴门，家侨楚泽。偶业缘之相凑，宛转通词；讵好梦之未成，仓皇就死。律以圣贤之礼，君子应讥；谅其儿女之情，才人或悯。聊抒哀怨，莫问姓名。”此才不减李清照；其圣贤儿女一联，自评亦确也。

《新齐谐》载冥司榜吕留良之罪曰：“辟佛太过。”此必非事实也。留良之罪，在明亡以后，既不能首阳一饿，追迹夷齐；又不能戢影逃名，鸿冥世外，如真山民之比。乃青衿应试，身列胶庠；其子葆中，亦高掇科名，以第二人入翰苑。则久食周粟，断不能自比殷顽。何得肆作谤书，荧惑黔首？诡托于桀犬之吠尧，是首鼠两端，进退无据，实狡黠反覆之尤。核其生平，实与钱谦益相等，殁罹阴谴，自必由斯。至其讲学辟佛，则以尊朱之故，不得不辟陆、王为禅。既已辟禅，自不得不牵连辟佛，非其本志，亦非其本罪也。金人入梦以来，辟佛者多，辟佛太过者亦多。以是为罪，恐留良转有词矣。抑尝闻五台僧明玉之言曰：辟佛之说，宋儒深而昌黎浅，宋儒精而昌黎粗。然而披缁之徒，畏昌黎不畏宋儒，衔昌黎不衔宋儒也。盖昌黎所辟，檀施供养之佛也，为愚夫妇言之也。宋儒所辟，明心见性之佛也，为士大夫言之也。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妇多；僧徒之所取给，亦资于士大夫者少，资于愚夫妇者多。使昌黎之说胜，则香积无烟，祇园无地，虽有大善知识，能率恒河沙众，枵腹露宿而说法哉！此如用兵者先断粮道，不攻而自溃也。故畏昌黎甚，衔昌黎亦甚。使宋儒之说胜，不过尔儒理如是，儒法如是，尔不必从我；我佛理如是，佛法如是，我亦不必从尔。各尊所闻，各行所知，两相枝拄，未有害也。故不畏宋儒，亦

不甚衒宋儒。然则唐以前之儒，语语有实用；宋以后之儒，事事皆空谈。讲学家之辟佛，于释氏毫无所加损，徒喧哄耳。录以为功，因为党论；录以为罪，亦未免重视留良耳。

奴子王发，夜猎归。月明之下，见一人为二人各捉一臂，东西牵曳，而寂不闻声。疑为昏夜之中，剥夺衣物，乃向空虚鸣一铙。二人奔迸散去，一人返奔归，倏皆不见，方知为鬼。比及村口，则一家灯火出入，人语嘈囂，云：“新妇缢死复苏矣。”妇云：“姑命晚餐作饼，为犬衔去两三枚。姑疑窃食，痛批其颊。冤抑莫白，痴立树下。俄一妇来劝：‘如此负屈，不如死。’犹豫未决，又一妇来怂恿之。恍惚迷瞶，若不自知，遂解带就缢，二妇助之。闷塞痛苦，殆难言状，渐似睡去，不觉身已出门外。一妇曰：‘我先劝，当代我。’一妇曰：‘非我后至不能决，当代我。’方争夺间，忽霹雳一声，火光四照，二妇惊走，我乃得归也。”后发夜归，辄遥闻哭詈，言破坏我事，誓必相杀。发亦不畏。一夕，又闻哭詈。发诃曰：“尔杀人。我救人，即告于神，我亦理直。敢杀即杀，何必虚相恐怖！”自是遂绝。然则救人于死，亦招欲杀者之怨，宜袖手者多欤？此奴亦可云小异矣。

宋清远先生言：昔在王坦斋先生学幕时，一友言梦游至冥司，见衣冠数十人累累入；冥王诘责良久，又累累出，各有愧恨之色。偶见一吏，似相识，而不记姓名，试揖之，亦相答。因问：“此并何人，作此形状？”吏笑曰：“君亦居幕府，其中岂无一故交耶？”曰：“仆但两次佐学幕，未入有司署也。”吏曰：“然则真不知矣。此所谓四救先生者也。”问：“四救何义？”曰：“佐幕者有相传口诀，曰救生不救死，救官不救民，救大不救小，救旧不救新。救生不救死者，死者已死，断无可救；生者尚生，又杀以抵命，是多死一人也，故宁委曲以

出之。而死者衔冤与否，则非所计也。救官不救民者，上控之案，使冤得申，则官之祸福不可测；使不得申，即反坐不过军流耳。而官之枉断与否，则非所计也。救大不救小者，罪归上官，则权位重者谴愈重，且牵累必多；罪归微官，则责任轻者罚可轻，且归结较易。而小官之当罪与否，则非所计也。救旧不救新者，旧官已去，有所未了，羁留之恐不能偿；新官方来，有所委卸，强抑之尚可以办。其新官之能堪与否，则非所计也。是皆以君子之心，行忠厚长者之事，非有所求取巧为舞文，亦非有所恩仇私相报复。然人情百态，事变万端，原不能执一而论。苟坚持此例，则矫枉过直，顾此失彼，本造福而反造孽，本弭事而反酿事，亦往往有之。今日所鞠，即以此贻祸者。”问：“其果报何如乎？”曰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夙业牵缠，因缘终凑。未来生中，不过亦遇四救先生，列诸四不救而已矣。”俯仰之间，霍然忽醒，莫明其入梦之故，岂神明或假以告人欤”

乾隆癸丑春夏间，京中多疫。以张景岳法治之，十死八九；以吴又可法治之，亦不甚验。有桐城一医，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，人见者骇异。然呼吸将绝，应手辄痊。踵其法者，活人无算。有一剂用至八两，一人服至四斤者。虽刘守真之《原病式》、张子和之《儒门事亲》，专用寒凉，亦未敢至是，实自古所未闻矣。考喜用石膏，莫过于明缪仲淳（名希雍，天、崇间人，与张景岳同时，而所传各别），本非中道，故王懋竑《白田集》有《石膏论》一篇，力辩其非。不知何以取效如此。此亦五运六气，适值是年，未可执为定例也。

从伯君章公言：中表某丈，月夕纳凉于村外。遇一人似是书生，长揖曰：“仆不幸获谴于社公，自祷弗解也。一社之中，惟君祀社公最丰，而数十年一无所祈请。社公甚德君，亦甚重

君。君为一祷，必见从。”表丈曰：“尔何人？”曰：“某故诸生，与君先人亦相识，今下世三十余年矣。昨偶向某家索食，为所诉也。”表丈曰：“己事不祈请，乃祈请人事乎？人事不祈请，乃祈请鬼事乎？仆无能为役，先生休矣。”其人掉臂去曰：“自了汉耳，不足谋也。”夫肴酒必丰，敬鬼神也；无所祈请，远之也。敬鬼神而远之，即民之义也。视流俗之谄渎，迂儒之傲侮，为得其中矣。说此事时，余甫八九岁，此表丈偶忘姓名。其时乡风淳厚，大抵必端谨笃实之家，始相与为婚姻，行谊似此者多，不能揣度为谁也。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，俯仰七十年间，能勿喟然远想哉！

黄叶道人潘斑，尝与一林下巨公连坐，屡呼巨公为兄。巨公怒且笑曰：“老夫今七十余矣。”时潘已被酒，昂首曰：“兄前朝年岁，当与前朝人序齿，不应阑入本朝。若本朝年岁，则仆以顺治二年九月生，兄以顺治元年五月入大清，仅差十余月耳。唐诗曰：‘与兄行年较一岁。’称兄自是古礼，君何过责耶？”满座为之咋舌。论者谓潘生狂士，此语太伤忠厚，宜其坎壈终身，然不能谓其无理也。余作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明代集部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诩八人列解缙、胡广诸人前，并附案语曰：“谨案练子宁以下八人，皆惠宗旧臣也。考其通籍之年，盖有在解缙等后者。然一则效死于故君，一则邀恩于新主，泉鸞异性，未可同居，故分别编之，使各从其类。至龚诩卒于成化辛丑，更远在缙等后，今亦升列于前，用以昭名教是非。”千秋论定，纁青拖紫之荣，竟不能与荷戟老兵争此一纸之先后也。黄泉易逝，青史难诬。潘生是言，又安可以佻薄废乎？

曾映华言：有数书生赴乡试，长夏溽暑，趁月夜行。倦投一废祠之前，就阶小憩，或睡或醒。一生闻祠后有人声，疑为

守瓜枣者，又疑为盗，屏息细听。一人曰：“先生何来？”一人曰：“顷与邻家争地界，讼于社公。先生老于幕府者，请揣其胜负。”一人笑曰：“先生真书痴耶！夫胜负乌有常也？此事可使后讼者胜，诘先讼者曰：‘彼不讼而尔讼，是尔兴戎侵彼也。’可使先讼者胜，诘后讼者曰：‘彼讼而尔不讼，是尔先侵彼，知理曲也。’可使后至者胜，诘先至者曰：‘尔乘其未来，早占之也。’可使先至者胜，诘后至者曰：‘久定之界，尔忽翻旧局，是尔无故生衅也。’可使富者胜，诘贫者曰：‘尔贫无赖，欲使畏讼赂尔也。’可使贫者胜，诘富者曰：‘尔为富不仁，兼并不已，欲以财势压孤茆也。’可使强者胜，诘弱者曰：‘人情抑强而扶弱，尔欲以肤受之诉耸听也。’可使弱者胜，诘强者曰：‘天下有强凌弱，无弱凌强。彼非真枉，不敢冒险攫尔锋也。’可以使两胜，曰：‘无券无证，纠结安穷？中分以息讼，亦可以已也。’可以使两败，曰：‘人有阡陌，鬼宁有疆畔？一棺之外，皆人所有，非尔辈所有，让为闲田可也。’以是种种胜负，乌有常乎？”一人曰：“然则究竟当何如？”一人曰：“是十说者，各有词可执，又各有词以解，纷纭反覆，终古不能已也。城隍社公不可知，若夫冥吏鬼卒，则长拥两美庄矣。”语讫遂寂。此真老于幕府之言也。

蛇能报冤，古记有之，他毒物则不能也。然闻故老之言曰：“凡遇毒物，无杀害心，则终不遭螫；或见即杀害，必有一日受其毒。”验之颇信。是非物之知报，气机相感耳。狗见屠狗者群吠，非识其人，亦感其气也。又有生啖毒虫者，云能益力。毒虫中人或至死，全贮其毒于腹中，乃反无恙，此又何理欤？崔庄一无赖少年习此术，尝见其握一赤练蛇，断其首而生啖，如有余味。殆其刚悍鸷忍之气足以胜之乎？力何必益？即益力方药亦颇多，又何必是也？

贾公霖言：有贸易来往于樊屯者，与一狐友。狐每邀之至所居，房舍一如人家，但出门后，回顾则不见耳。一夕，饮狐家。妇出行酒，色甚妍丽。此人醉后心荡，戏拊其腕。妇目狐，狐侧睨笑曰：“弟乃欲作陈平耶？”亦殊不怒，笑谑如平时。此人归后，一日，忽客中客作控一驴送其妇来，云得急信，君暴中风，故借驴仓皇连夜至。此人大骇，以为同伴相戏也。旅舍无地容眷属，呼客作送归。客作已自去。距家不一日程，时甫辰巳，乃自控送归。中途遇少年与妇摩肩过，手触妇足，妇怒詈，少年惟笑谢，语涉轻薄。此人愤与相搏，致驴惊逸入歧路，蜀秫方茂，斯须不见。此人舍少年追妇，寻蹄迹行一二里，驴陷淖中，妇则不知所往矣。野田连陌，四无人踪，彻夜奔驰，旁皇至晓。姑骑驴且返，再商觅妇。未及数里，闻路旁大呼曰：“贼得矣。”则邻村驴昨夜被窃，方四出缉捕也。众相执缚，大受捶楚。赖遇素识多方辩说，始得免。懊丧至家，则纺车琤然，妇方引线。问以昨事，茫然不知，始悟妇与客作及少年皆狐所幻，惟驴为真耳。狐之报复恶矣，然衅则此人自启也。

壬子春，滦阳采木者数十人夜宿山坳，见隔涧坡上有数鹿散游，又有二人往来林下，相对泣。共诧人入鹿群，鹿何不惊？疑为仙鬼，又不应对泣。虽崖高水急，人径不通，然月明如昼，了然可见，有微辨其中一人似旧木商某者。俄山风陡作，木叶乱鸣，一虎自林突出，搏二鹿殪焉。知顷所见，乃其生魂矣。东坡诗曰，“未死神先泣”，是之谓乎！闻此木商亦无大恶，但心计深密，事事务得便宜耳。阴谋者道家所忌，良有以夫。

又闻巴公彦弼言：征乌什时，一日攻城急，一人方奋力酣战，忽有飞矢自旁来，不及见也；一人在侧见之，急举刀代格，

反自贯颅死。此人感而哭奠之。夜梦死者曰：“尔我前世为同官，凡任劳任怨之事，吾皆卸尔；凡见功见长之事，则抑尔不得前。以是因缘，冥司注今生代尔死。自今以往，两无恩仇。我自有赏恤，毋庸尔祭也。”此与木商事相近。木商阴谋，故谴重；此人小智，故谴轻耳。然则所谓巧者，非正其拙欤！

门人郝瑗，孟县人，余己卯典试所取士也。成进士，授进贤令。菲衣恶食，视民事如家事。仓库出入，月月造一册。预储归途舟车费，肩一笥中，虽窘急不用铢两。囊篋皆结束室中，如治装状，盖无日不为去官计。人见其日日可去官，亦无如之何。后患病乞归，不名一钱，以授徒终于家。闻其少时，值春社，游人如织。见一媼将二女，村妆野服，而姿致天然，瑗与同行，未尝侧盼。忽见媼与二女，踏乱石横行至绝涧，鹄立树下。怪其不由人径，若有所避，转凝睇视之。媼从容前致词曰：“节物暄妍，率儿辈踏青，各觅眷属。以公正人不敢近，亦乞公毋近儿辈，使刺促不宁。”瑗悟为狐魅，掉臂去之。然则花月之妖，为人心自召明矣。

木兰伐官木者，遥见对山有数虎。悬崖削壁，非迂回数里不能至，人不畏虎，虎亦不畏人也。俄见别队伐木者，冲虎径过。众顿足危栗。然人如不见虎，虎如不见人也。数日后，相晤话及。别队者曰：“是日亦遥见众人，亦似遥闻呼噪声。然所见乃数巨石，无一虎也。”是殆命不遭啗乎？然命何能使虎化石，其必有司命者矣。司命者空虚无朕，冥漠无知，又何能使虎化石？其必天与鬼神矣。天与鬼神能司命，而顾谓天即理也，鬼神二气之良能也。然则理气浑沦，一屈一伸，偶遇斯人，怒而搏者，遂峙而嶙峋乎？吾无以测之矣。

景州高冠瀛，以梦高江村而生，故亦名士奇。笃学能文，小试必第一，而省闱辄北，竟坎壈以终。年二十余时，日者推

其命，谓天官、文昌、魁星贵人皆集于一宫，于法当以鼎甲入翰林。而是岁只得食饬。计其一生遭遇，亦无更得志于食饬者。盖其赋命本薄，故虽极盛之运，所得不过如是也。田白岩曰：“张文和公八字，日者以其一生仕履，较量星度，其开坊仅抵一衿耳。此与冠瀛之命，可以互勘。术家宜以此消息，不可徒据星度，遽断休咎也。”又尝见一术士云，凡阵亡将士，推其死绥之岁月，运必极盛。盖尽节一时，垂名千古，馨香百世，荣逮子孙，所得有在王侯将相之上者故也。立论极奇，而实有至理。此又法外之意，不在李虚中等格局中矣。冠瀛久困名场，意殊抑郁，尝语余及雪崖曰：“闻旧家一宅，留宿者夜辄遭魇，或鬼或狐，莫能明也。一生有胆力，欲伺为祟者何物，故寝其中。二更后，果有黑影瞥落地，似前似却，闻生转侧，即伏不动，知其畏人，佯睡以俟之，渐作鼾声。俄觉自足而上，稍及胸腹，即觉昏沉，急奋右手搏之，执得其尾，即以左手扼其项。噉然一声，作人言求释。急呼灯视之，乃一黑狐。众共捺制，刃穿其髀，贯以索而自系于左臂。度不能幻化，乃持刀问其作祟意。狐哀鸣曰：‘凡狐之灵者，皆修炼求仙：最上者调息炼神，讲坎离龙虎之旨，吸精服气，饵日月星斗之华，用以内结金丹，蜕形羽化。是须仙授，亦须仙才。若是者吾不能。次则修容成素女之术，妖媚蛊惑，摄精补益，内外配合，亦可成丹。然所采少则道不成，所采多则戕人利己，不干冥谪，必有天刑。若是者吾不敢。故以剽窃之功，为猎取之计，乘人酣睡，仰鼻息以收余气，如蜂采蕊，无损于花，凑合渐多，融结为一，亦可元神不散，岁久通灵。即我辈是也。虽道浅术疏，积功亦苦。如不见释，则百年精力，尽付东流，惟君子哀而恕之。’生悯其词切，竟纵之使去。此事在雍正末年，相传已久。吾因是以思，科场上者鸿才硕学，吾亦不能；次者行险徼幸，吾亦不敢

；下者剽窃猎取，庶几能之，而吾又有所不肯，吾道穷矣。二君皆早掇科第，其何以教我乎？”雪崖戏曰：“以君作江村后身，如香山之为白老矣。惟此一念，当是身异性存。此病至深，仆辈实无药相救也。”相与一笑而罢。盖冠瀛为文，喜戛戛生造，硬语盘空，屢蹶有司，率多坐是。故雪崖用以为戏。《贾长江集》有“独行潭底影，数息树边身”一联，句下夹注一诗曰：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，知音如不赏，归卧故山秋。”千古畸人，其意见略相似矣。

吉木萨台军言：尝逐雉入深山中，见悬崖之上，似有人立。越涧往视，去地不四五丈，一人衣紫襦，面及手足皆黑毛，茸茸长寸许；一女子甚姣丽，作蒙古装，惟跣足不靴，衣则绿襦也，方对坐共炙肉，旁侍黑毛人四五，皆如小儿，身不著寸缕，见人嘻笑。其语非蒙古、非额鲁特、非回部、非西番，啁哳如鸟不可辨。观其情状，似非妖物，乃跪拜之。忽掷一物于崖下，乃熟野骡肉半肘也。又拜谢之，皆摇手。乃携以归，足三四日食。再与牧马者往迹，不复见矣。意其山神欤？

世言虹见则雨止，此倒置也，乃雨止则虹见耳。盖云破日露，则回光返照，射对面之云。天体浑圆，上覆如笠，在顶上则仰视，在四垂则侧视，故敛为一线。其形随下垂，两面之势，屈曲如弓。又侧视之中，斜对目者近，平对目者远。以渐而远，故重重云气，皆见其边际，叠为重重红绿色，非真有一物如带，横亘天半也。其能下涧饮水，或见其首如驴者（见《朱子语录》），并有能狎昵妇女者（见《太平广记》），当是别一妖气，其形似虹。或别一妖物，化形为虹耳。

及孺爱先生言：尝亲见一蝇，飞入人耳中为祟，能作人言，惟病者闻之。或谓蝇之蠢蠢，岂能成魅？或魅化蝇形耳。此语近之。青衣童子之宣赦，浑家门客之吟诗，皆小说妄言，不足

据也。

辟尘之珠，外舅马公周篆曾遇之，确有其物，而惜未睹其形也。初，隆福寺鬻杂珠宝者，布茵于地（欲谓之摆摊）。罗诸小篋于其上。虽大风霾，无点尘。或戏以囊有辟尘珠。其人椎鲁，漫笑应之。弗信也。如是半载，一日，顿足大呼曰：“吾真误卖至宝矣！”盖是日飞尘忽集，始知从前果珠所辟也。按医书有服响豆法。响豆者，槐实之夜中爆响者也，一树只一颗，不可辨识。其法槐始花时，即以丝网幕树上，防鸟鹊啄食。结子熟后，多缝布囊贮之，夜以为枕，听无声者即弃去。如是递枕，必有一囊作爆声者。取此一囊，又多分小囊贮之，枕听，初得一响者则又分。如二枕渐分至仅存二颗，再分枕之，则响豆得矣。此人所鬻之珠，谅亦无几。如以此法分试，不数刻得矣，何至交臂失之乎？乃漫然不省，卒以轻弃，当缘禄相原薄耳。

乾隆甲辰，济南多火灾。四月杪，南门内西横街又火，自东而西，巷狭风猛，夹路皆烈焰。有张某者，草屋三楹在路北，火未及时，原可挈妻孥出，以有母柩，筹所以移避，既势不可出，夫妇与子女四人，抱棺悲号，誓以身殉。时抚标参将方督军扑救，隐隐闻哭声，令标军升后巷屋寻声至所居，垂绋使缢出。张夫妇并呼曰：“母柩在此，安可弃也？”其子女亦呼曰：“父母殉父母，我不当殉父母乎？”亦不肯上。俄火及，标军越屋避去，仅以身免。以为阖门并煨烬，遥望太息而已。乃火熄巡视，其屋岿然独存。盖回飙忽作，火转而北，绕其屋后，焚邻居一质库，始复西也。非鬼神呵护，何以能然！此事在癸丑七月，德州山长张君庆源录以寄余，与余《滦阳消夏录》载孀妇事相类。而夫妇子女，齐心同愿，则尤难之难。夫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”，况六人乎！庶女一呼，雷霆下击，况六人

并纯孝乎！精诚之至，哀感三灵，虽有命数，亦不能不为之挽回。人定胜天，此亦其一。事虽异闻，即谓之常理可也。余于张君不相识，而张君间关邮致，务使有传，则张君之志趣可知矣。因为点定字句，录之此编。

吕太常含晖言：京师有一民家，停柩遇火，无路可出，亦无人肯助舁。乃阖家男妇，锹镬刀铲，合手于室内掘一坎，置棺于中，上覆以土。坎甫掩而火及，屋虽被焚，棺在坎中，竟无恙。火性炎上故也。此亦应变之急智，因张孝子事附录之。

交河泊镇有王某，善技击，所谓王飞骹者是也（骹俗作腿，相沿已久，正字也）。一夕，偶过墟墓间，见十余小儿当路戏，约皆四五岁，叱使避，如不闻。怒捫其一，群儿共噪詈。王愈怒，蹴以足。群儿忿涌，各持砖瓦击其髀，捷若猿猱，执之不得；拒左则右来，御前则后至，盘旋撑拄，竟以颠陨；头目亦被伤，屡起屡仆，至于夜半，竟无气以动。次日，家人觅之归，两足青紫，卧半月乃能起。小儿盖狐也。以王之力，平时敌数十壮夫，尚挥霍自如，而遇此小魅，乃一败涂地。《淮南子》引尧诫曰：“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，人莫蹠于山而蹠于垤。”《左传》曰：“蜂蛰有毒。”信夫！

郭彤纶言：阜城有人外出，数载无音问。一日，仓皇夜归，曰：“我流落无藉，误落群盗中，所劫杀非一。今事败，幸跳身免，然闻他被执者已供我姓名居址，计已飞檄拘眷属。汝曹宜自为计，俱死无益也。”挥泪竟去，更无一言。阖家震骇，一夜星散尽，所居竟废为墟。人亦不明其故也。越数载，此人至其故宅，访父母妻子移居何处。邻人告以久逃匿，亦茫然不测所由。稍稍踪迹，知其妻在彤纶家佣作。叩门寻访，乃知其故。然在外实无为盗事，后亦实无夜归事。彤纶为稽官牒，亦并无缉捕事。久而忆耕作八沟时（汉右北平之故地也），筑室

山冈。冈后有狐，时或窃物，又或夜中噪叫搅人睡。乃聚徒□破其穴，薰之以烟，狐乃尽去。疑或其为魅以报欤？

奴子史锦文，尝往沧州延医。暑月未携补被，乘一马而行。至张家沟西，疴忽作，乃系马于树，倚树小憩。渐懵腾睡去，梦至一处，草屋数楹，一翁一妪坐门外，见锦文邀坐，问姓名；自言姓李行六，曾在崔庄住两载，与其父史成德有交，锦文幼时亦相见，今如是长成耶。感念存殁，意颇凄怆。妪又问：“五魁无恙否？（五魁，史锦彩之乳名）三黑尚相随否？”（三黑李姓，锦文异父弟，随继母同来者也）亦颇周至。翁因言今年水潦，由某路至某处水虽深，然沙底不陷；由某路至某处水虽浅，然皆红土胶泥，粘马足难行。雨且至，日已过午，尔宜速往，不留汝坐矣。霍然而醒，遥见四五丈外，有一孤冢，意即李六所葬欤？如所指路，晚至常家砖河，果遇雨。归告其继母，继母曰：“是尝在崔庄卖瓜果，与尔父日游醉乡者也。”殂谢黄泉，尚惓惓故人之子，亦小人之有意识者矣。

奴子傅显，喜读书，颇知文义，亦稍知医药。性情迂缓，望之如偃蹇老儒。一日，雅步行市上，逢人辄问：“见魏三兄否？”（奴子魏藻，行三也）或指所在，复雅步以往。比相见，喘息良久。魏问相见何意？曰：“适在苦水井前，遇见三嫂在树下作针黹，倦而假寐。小儿嬉戏井旁，相距三五尺耳，似乎可虑。男女有别，不便呼三嫂使醒，故走觅兄。”魏大骇，奔往，则妇已俯井哭子矣。夫僮仆读书，可云佳事。然读书以明理，明理以致用也。食而不化，至昏愤僻谬，贻害无穷，亦何贵此儒者哉！

武强一大姓，夜有劫盗，群起捕逐。盗逸去，众合力穷追。盗奔其祖茔松柏中，林深月黑，人不敢入，盗亦不敢出。相持之际，树内旋飚四起，沙砾乱飞，人皆眯目不相见，盗乘间突

围得脱。众相诧异，先灵何反助盗耶？主人夜梦其祖曰：“盗劫财不能不捕，官捕得而伏法，盗亦不能怨主人。若未得财，可勿追也；追而及，盗还斗伤人，所失不大乎？即众力足殄盗，盗殄则必告官，官或不谅，坐以擅杀，所失不更大乎？且我众乌合，盗皆死党；盗可夜夜伺我，我不能夜夜备盗也。一与为仇，隐忧方大，可不深长思乎？旋风我所为，解此结也，尔又何尤焉！”主人醒而喟然曰：“吾乃知老成远虑，胜少年盛气多矣。”

沧州城守尉永公宁与舅氏张公梦征友善。余幼在外家，闻其告舅氏一事曰：“某前锋有女曰平姐，年十八九，未许人。一日，门外买脂粉，有少年挑之，怒置而入。父母出视，路无是人，邻里亦未见是人也。夜扃户寝，少年乃出于灯下。知为魅，亦不惊呼，亦不与语，操利剪伪睡以俟之。少年不敢近，惟立于床下，诱说百端。平姐如不见闻。少年倏去，越片时复来，握金珠簪珥数十事，值约千金，陈于床上。平姐仍如不见闻。少年又去，而其物则未收。至天欲曙，少年突出曰：‘吾伺尔彻夜，尔竟未一取视也！人至不可以利动，意所不可，鬼神不能争，况我曹乎？吾误会尔私祝一言，妄谓托词于父母，故有是举，尔勿嗔也。’敛其物自去。盖女家素贫，母又老且病，父所支饷不足赡，曾私祝佛前，愿早得一婿养父母，为魅所窃闻也。”然则一语之出，一念之萌，暧昧中俱有伺察矣。耳目之前，可涂饰假借乎！

瑶泾有好博者，贫至无甔，夫妇寒夜相对泣，悔不可追。夫言：“此时但有钱三五千，即可挑贩给朝夕，虽死不入囊家矣。顾安所从得乎？”忽闻扣窗语曰：“尔果悔，是亦易得，即多于是亦易得，但恐故智复萌耳。”以为同院尊长悯惻相周，遂饮泣设誓，词甚坚苦。随开门出视，月明如昼，寂无一人，

惘惘莫测其所以。次夕，又闻扣窗曰：“钱已尽返，可自取。”秉火起视，则数百千钱累累然皆在屋内，计与所负适相当。夫妇狂喜，以为梦寐，彼此掐腕皆觉痛，知灼然是真（俗传梦中自疑是梦者，但自掐腕觉痛者是真，不痛者是梦也）。以为鬼神佑助，市牲醴祭谢。途遇旧博徒曰：“尔术进耶？运转耶？何数年所负，昨一日尽复也？”罔知所对，唯喏而已。归甫设祭，闻檐上语曰：“尔勿妄祭，致招邪鬼。昨代博者是我也。我居附近尔父墓，以尔父愤尔游荡，夜夜悲啸，我不忍闻，故幻尔形往囊家取钱归。尔父寄语：事可一不可再也。”语讫，遂寂。此人亦自此改行，温饱以终。呜呼！不肖之子，自以为惟所欲为矣，其亦念黄泉之下，有夜夜悲啸者乎！

李秀升言：山西有富室，老惟一子。子病瘵，子妇亦病瘵，势皆不救，父母甚忧之。子妇先卒，其父乃趣为子纳妾。其母骇曰：“是病至此，不速之死乎？”其父曰：“吾固知其必不起。然未生是子以前，吾尝祈嗣于灵隐，梦大士言：‘汝本无后，以捐金助赈活千人，特予一孙送汝老。’不趁其未死，早为纳妾，孙自何来乎？”促成其事。不三四月而子卒，遗腹果生一子，竟延其祀。山谷诗曰：“能与贫人共年穀，必有明月生蚌胎。”信不诬矣。

宝坻王泗和，余姻家也。尝示余《书艾孝子事》一篇，曰：“艾子诚，宁河之艾邻村人。父文仲，以木工自给。偶与人斗，击之踣，误以为死，惧而逃，虽其妻莫知所往，第仿佛传闻似出山海关尔。是时妻方娠，越两月，始生子诚。文仲不知已有子；子诚幼鞠于母，亦不知有父也。迨稍有知，乃问母父所在，母泣语以故。子诚自是惘惘如有失，恒絮问其父之年齿状貌，及先世之名字，姻娅之姓氏里居。亦莫测其意，姑一一告之。比长，或欲妻以女，子诚固辞曰：“乌有其父流离，而

其子安处室家者？’始知其有志于寻父，徒以孀母在堂，不欲远离耳。然文仲久无音耗，子诚又生未出里闾，天地茫茫，何从踪迹？皆未信其果能往。子诚亦未尝议及斯事，惟力作以养母。越二十年，母以疾卒。营葬毕，遂治装裹粮赴辽东，有沮以存亡难定者，子诚泫然曰：‘苟相遇，生则共返，歿则负骨归。苟不相遇，宁老死道路间，不生还矣。’众挥涕而送之。子诚出关后，念父避罪亡命，必潜踪于僻地。凡深山穷谷，险阻幽隐之处，无不物色。久而资斧既竭，行乞以糊口，凡二十载，终无悔心。一日，于马家城山中遇老父，哀其穷饿，呼与语。询得其故，为之感泣，引至家，款以酒食。俄有梓人携具入，计其年与父相等。子诚心动，谛审其貌，与母所说略相似。因牵裾泣涕，具述其父出亡年月，且缕述家世及戚党，冀其或是。是人且骇且悲，似欲相认，而自疑在家未有子。子诚具陈始末，乃噉然相持哭。盖文仲辗转逃避，乃至是地，已阅四十余年；又变姓名为王友义。故寻访无迹，至是始偶相遇也。老父感其孝，为之谋归计。而文仲流落久，多逋负，滞不能行。子诚乃踉跄奔还，质田宅，贷亲党，得百金再往，竟奉以归。归七年，以寿终。子诚得父之后，始娶妻。今有四子，皆勤俭能治生。昔文安王原寻亲万里之外，子孙至今为望族。子诚事与相似，天殆将昌其家乎？子诚佃种余田，所居距余别业仅二里。余重其为人，因就问其详而书其大略如右，俾学士大夫，知陇亩间有是人也。时癸丑重阳后二日。”案子诚求父多年，无心忽遇，与宋朱寿昌寻母事同，皆若有神助，非人力所能为。然精诚之至，故哀感幽明，虽谓之人力亦可也。

引据古义，宜征经典；其余杂说，参酌而已，不能一一执为定论也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以一产三男列于人彘，其说以为母气盛也，故谓之咎征。然成周八士，四乳而生，圣人不至于

妖异，抑又何欤？夫天地氤氲，万物化醇，非地之自能生也。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，非女之自能生也。使三男不夫而孕，谓之人疴可矣；既为有父之子，则父气亦盛可知，何独以为阴盛阳衰乎？循是以推，则嘉禾专车，异亩同颖，见于《书序》者，亦将谓地气太盛乎？大抵《洪范五行》，说多穿凿，而此条之难通为尤甚，不得以源出伏胜，遂以传为经。国家典制，凡一产三男，皆予赏赉。一扫曲学之陋说，真千古定义矣。余修《续文献通考》，于祥异考中，变马氏之例，削去此门，遵功令也。癸丑七月草此书成，适仪曹以题赏一产三男本稿请署。偶与论此，因附记于书末。

河间先生典校秘书廿余年，学问文章，名满天下。而天性孤峭，不甚喜交游。退食之余，焚香扫地，杜门著述而已。年近七十，不复以词赋经心，惟时时追录旧闻，以消闲送老。初作《滦阳消夏录》，又作《如是我闻》，又作《槐西杂志》，皆已为坊贾刊行。今岁夏秋之间，又笔记四卷，取庄子语题曰《姑妄听之》。以前三书，甫经脱稿，即为钞胥私写去。脱文误字，往往而有，故此书特付时彦校之。时彦尝谓先生诸书，虽托诸小说，而义存劝戒，无一非典型之言，此天下之所知也。至于辨析名理，妙极精微；引据古义，具有根柢，则学问见焉。叙述剪裁，贯穿映带，如云容水态，迥出天机，则文章亦见焉。读者或未必尽知也。第曰：“先生出其余技，以笔墨游戏耳。”然则视先生之书去小说几何哉？夫著书必取熔经义，而后宗旨正；必参酌史裁，而后条理明；必博涉诸子百家，而后变化尽。譬大匠之造宫室，千楹广厦，与数椽小筑，其结构一也。故不明著书之理者，虽诂经评史，不杂则陋；明著书之理者，虽稗官胜记，亦具有体例。先生尝曰：“《聊斋志异》盛行一时，然才子之笔，非著书者之笔也。虞初以下，干宝以上，古书多

佚矣。其可见完帙者，刘敬叔《异苑》、陶潜《续搜神记》，小说类也。《飞燕外传》、《会真记》，传记类也。《太平广记》，事以类聚，故可并收。今一书而兼二体，所未解也。小说既述见闻，即属叙事，不比戏场关目，随意装点。伶玄之传，得诸樊姤愿，故猥琐具详；元稹之记，出于自述，故约略梗概。杨升庵伪撰《秘辛》，尚知此意，升庵多见古书故也。今燕昵之词、媒狎之态，细微曲折，摹绘如生。使出自言，似无此理；使出作者代言，则何从而闻见之？又所未解也。留仙之才，余诚莫逮其万一；惟此二事，则夏虫不免疑冰。刘舍人云：‘滔滔前世，既洗予闻；渺渺来修，谅尘彼观。’心知其意，倘有人乎？”因先生之言，以读先生之书，如叠矩重规，毫厘不失，灼然与才子之笔，分路而扬镳。自喜区区私议，尚得窥先生涯 也。因附记于末，以告世之读先生书者。

乾隆癸丑十一月，门人盛时彦谨跋

卷十九·滦阳续录一

景薄桑榆，精神日减，无复著书之志，惟时作杂记，聊以消闲。《滦阳消夏录》等四种，皆弄笔遣日者也。年来并此懒为，或时有异闻，偶题片纸；或忽忆旧事，拟补前编。又率不甚收拾，如云烟之过眼，故久未成书。今岁五月，扈从滦阳，退直之余，昼长多暇，乃连缀成书，命曰《滦阳续录》。缮写既完，因题数语，以志缘起。若夫立言之意，则前四书之序详矣，兹不复衍焉。

嘉庆戊午七夕后三日，观弈道人书于礼部直庐，时年七十有五

嘉庆戊午五月，余扈从滦阳。将行之前，赵鹿泉前辈云：有瞽者郝生，主彭芸楣参知家，以揣骨游士大夫间，语多奇验。惟揣胡祭酒长龄，知其四品，不知其状元耳。在江湖术士中，其艺差精。郝自称河间人，余询乡里无知者，殆久游于外欤？郝又称其师乃一僧，操术弥高，与人接一两言，即知其官禄；久住深山，立意不出。其事太神，则余不敢信矣。案相人之法，见于《左传》，其书汉志亦著录；惟太素脉、揣骨二家，前古未闻。太素脉至北宋始出，其授受渊源，皆支离附会，依托显然。余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已详论之。揣骨亦莫明所自起。考

《太平广记》一百三十六引《三国·典略》称：北齐神武与刘贵、贾智等射猎，遇盲姬，遍扪诸人，云并富贵；及扪神武，云皆由此人。似此术南北朝已有。又《定命录》称：天宝十四载，东阳县瞽者马生，捏赵自勤头骨，知其官禄。刘公《嘉话录》称：贞元末，有相骨山人，瞽双目。人求相，以手扪之，必知贵贱。《剧谈录》称：开成中，有龙复本者，无目，善听声揣骨。是此术至唐乃盛行也。流传既古，当有所受。故一知半解，往往或中，较太素脉稍有据耳。

诚谋英勇公阿公（文成公之子，袭封）言：灯市口东有二郎神庙。其庙面西，而晓日初出，辄有金光射室中，似乎返照。其邻屋则不然，莫喻其故。或曰：“是庙基址与中和殿东西相直，殿上火珠（宫殿金顶，古谓之火珠。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诗是也）映日回光耳。”其或然欤？

阿公偶问余刑天干戚事，余举《山海经》以对。阿公曰：“君勿谓古记荒唐，是诚有也。昔科尔沁台吉达尔玛达都尝猎于漠北深山，遇一鹿负箭而奔，因引弧殪之。方欲收取，忽一骑驰而至，鞍上人有身无首，其目在两乳，其口在脐，语啁啾自脐出。虽不可辩，然观其手所指画，似言鹿其所射，不应夺之也。从骑皆震慑失次，台吉素有胆，亦指画示以彼射未仆，此射乃获，当剖而均分。其人会意，亦似首肯，竟持半鹿而去。不知其是何部族，居于何地。据其形状，岂非刑天之遗类欤！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儒者自拘于见闻耳。”案《史记》称：《山海经》、《禹本纪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信。是其书本在汉以前。《列子》称大禹行而见之，伯益知而名之，夷坚闻而志之。其言必有所受，特后人不免附益又窜乱之，故往往悠谬太甚，且杂以秦汉之地名，分别观之，可矣。必谓本依附《天问》作《山海经》，不应引《山海经》反注《天问》，则太过也。

胡中丞太初、罗山人两峰，皆能视鬼。恒阁学兰台，亦能见之，但不能常见耳。戊午五月，在避暑山庄直庐，偶然话及。兰台言：鬼之形状仍如人，惟目直视。衣纹则似片片挂身上，而束之下垂，与人稍殊。质如烟雾，望之依稀似人影。侧视之，全体皆见；正视之，则似半身入墙中，半身凸出。其色或黑或苍，去人恒在一二丈外，不敢逼近。偶猝不及避，则或瑟缩匿墙隅，或隐入坎井，人过乃徐徐出。盖灯昏月黑、日暮云阴，往往遇之，不为讶也。所言与胡、罗二君略相类，而形状较详。知幽明之理，不过如斯。其或黑或苍者，鬼本生人之余气，渐久渐散，以至于无。故《左传》称新鬼大，故鬼小。殆由气有厚薄，斯色有浓淡欤？

兰台又言：尝晴昼仰视，见一龙自西而东，头角略与画图同，惟四足开张，摇撼如一舟之鼓四棹；尾扁而阔，至末渐纤，在似蛇似鱼之间；腹下正白如匹练。夫阴雨见龙，或露首尾鳞爪耳，未有天无纤翳，不风不雨，不电不雷，视之如此其明者。录之亦足资博物也。

赵鹿泉前辈言：孙虚船先生未第时，馆于某家。主人之母适病危。馆童具晚餐至。以有他事，尚未食，命置别室几上。倏见一白衣人入室内，方恍惚错愕，又一黑衣短人逡巡入。先生入室寻视，则二人方相对大嚼。厉声叱之。白衣者遁去，黑衣者以先生当门，不得出，匿于墙隅。先生乃坐于户外观其变。俄主人踉跄出，曰：“顷病者作鬼语，称冥使奉牒来拘。其一为先生所扼，不得出。恐误程限，使亡人获大咎。未审真伪，故出视之。”先生乃移坐他处，仿佛见黑衣短人狼狽去，而内寝哭声如沸矣。先生笃实君子，一生未尝有妄语，此事当实有也。惟是阴律至严，神听至聪，而摄魂吏卒不免攘夺病家酒食。然则人世之吏卒，其可不严察乎！

门人伊比部秉绶言：有书生赴京应试，寓西河沿旅舍中。壁悬仕女一轴，风姿艳逸，意态如生。每独坐，辄注视凝思，客至或不觉。一夕，忽翩然自画下，宛一好女子也。书生虽知为魅，而结念既久，意不自持，遂相与笑语嫵婉。比下第南归，竟买此画去。至家悬之书斋，寂无灵响，然真真之唤弗辍也。三四月后，忽又翩然下。与话旧事，不甚答。亦不暇致诘，但相悲喜。自此狎狎无间，遂患羸疾。其父召茅山道士劾治。道士熟视壁上，曰：“画无妖气，为祟者非此也。”结坛作法。次日，有一狐殪坛下。知先有邪心，以邪召邪，狐故得而假借。其京师之所遇，当亦别一狐也。

断天下之是非，据礼据律而已矣。然有于礼不合，于律必禁，而介然孤行其志者。亲党家有婢名柳青，七八岁时，主人即指与小奴益寿为妇。迨年十六七，合婚有日。益寿忽以博负逃，久而无耗。主人将以配他奴，誓死不肯。婢颇有姿，主人乘间挑之，许以侧室，亦誓死不肯。乃使一媪说之曰：“汝既不肯负益寿，且暂从主人，当多方觅益寿，仍以配汝。如不从，即鬻诸远方，未见益寿之期矣。”婢暗泣数日，竟俯首荐枕席，惟时时促觅益寿。越三四载，益寿自投归，主人如约为合卺。合卺之后，执役如故，然不复与主人交一语，稍近之，辄避去。加以鞭笞，并赂益寿，使逼胁，讫不肯从。无可如何，乃善遣之。临行以小筐置主母前，叩拜而去。发之，皆主人数年所私给，纤毫不缺。后益寿负贩，婢缝纫，拮据自活，终无悔心。余乙酉家居，益寿尚持铜磁器数事来售，头已白矣。问其妇，云久死。异哉，此婢不贞不淫，亦贞亦淫，竟无可位置，录以待君子论定之。

吴茂邻，姚安公门客也。见二童互詈，因举一事曰：交河有人尝于途中遇一叟泥滑失足，挤此人几仆。此人故暴横，遂

辱詈叟母。叟怒，欲与角，忽俯首沉思，揖而谢罪，且叩其名姓居址，至歧路别去。此人至家，其母白昼闭房门。呼之不应，而喘息声颇异，疑有他故。穴窗窥之，则其母裸无寸丝，昏昏如醉，一人据而淫之。谛视，即所遇叟也。愤激叫呶，欲入捕捉，而门窗俱坚固不可破。乃急取鸟铳自棂外击之，噉然而仆，乃一老狐也。邻里聚观，莫不骇笑。此人詈狐之母，特托空言，竟致此狐实报之，可以为善詈者戒。此狐快一朝之愤，反以陨身，亦足为睚眦必报者戒也。

诚谋英勇公言：畅春苑前有小溪，直夜内侍，每云阴月黑，辄见空中朗然悬一星。共相诧异，辗转寻视，乃见光自溪中出。知为宝气，画计取之。得一蚌，横径四五寸，剖视得二珠，缀合为一，一大一稍小，巨似枣，形似壶卢。不敢私匿，遂以进御，至今用为朝冠之顶。此乾隆初事也。小溪不能产巨蚌，蚌珠未闻有合欢，斯由天命。圣人因地呈符瑞，寿跻九旬，康强如昔，岂偶然也哉。

莲以夏开，惟避暑山庄之莲至秋乃开，较长城以内迟一月有余。然花虽晚开，亦复晚谢，至九月初旬，翠盖红衣，宛然尚在。苑中每与菊花同瓶对插，屡见于圣制诗中。盖塞外地寒，春来较晚，故夏亦花迟。至秋早寒而不早凋，则莫明其理。今岁恭读圣制诗注，乃知苑中池沼汇武列水之三源，又引温泉以注之，暖气内涵，故花能耐冷也。

戴遂堂先生讳亨，姚安公癸巳同年也。罢齐河令归，尝馆余家。言其先德本浙江人，心思巧密，好与西洋人争胜。在钦天监，与南怀仁忤（怀仁西洋人，官钦天监正），遂徙铁岭。故先生为铁岭人。言少时见先人造一鸟铳，形若琵琶，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，以机轮开闭。其机有二，相衔如牝牡，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，第二机随之并动，石激火出而铳发矣。

计二十八发，火药铅丸乃尽，始需重贮。拟献于军营，夜梦一人诃责曰：“上帝好生，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，汝子孙无噍类矣。”乃惧而不献。说此事时，顾其侄秉瑛（乾隆乙丑进士，官甘肃高台知县）曰：“今尚在汝家乎？可取来一观。”其侄曰：“在户部学习时，五弟之子窃以质钱，已莫可究诘矣。”其为实已亡失，或爱惜不出，盖不可知。然此器亦奇矣。诚谋英勇公因言：征乌什时，文成公与勇毅公明公犄角为营，距寇垒约里许。每相往来，辄有铅丸落马前后，幸不为所中耳。度鸟铳之力不过三十余步，必不相及，疑沟中有伏。搜之未见，皆莫明其故。破敌之后，执俘讯之，乃知其国宝器有二铳，力皆可及一里外。搜索得之，试验不虚，与勇毅公各分其一。勇毅公征缅甸，殁于阵，铳不知所在。文成公所得，今尚藏于家，究不知何术制作也。

宋代有神臂弓，实巨弩也，立于地而踏其机，可三百步外贯铁甲。亦曰克敌弓，洪容斋试词科，有《克敌弓铭》是也。宋军拒金，多倚此为利器。军法不得遗失一具，或败不能携，则宁碎之，防敌得其机轮仿制也。元世祖灭宋，得其式，曾用以制胜。至明乃不得其传，惟《永乐大典》尚全载其图说。然其机轮一事一图，但有短长宽窄之度与其牝牡凸凹之形，无一全图。余与邹念乔侍郎穷数日之力，审谛逗合，讫无端绪。余欲钩摹其样，使西洋人料理之。先师刘文正公曰：“西洋人用意至深，如算术借根法，本中法流入西域，故彼国谓之东来法。今从学算，反秘密不肯尽言。此弩既相传利器，安知不阴谋以去，而以不解谢我乎？《永乐大典》贮在翰苑，未必后来无解者，何必求之于异国？”余与念乔乃止。“维此老成，瞻言百里”。信乎所见者大也。

贝勒春晖主人言：热河碧霞元君庙（俗谓之娘娘庙）两厢，

塑地狱变相。西厢一鬼卒，惨淡可畏，俗所谓地方鬼也。有人见其出买杂物，如柴炭之类，往往堆积于庙内。问之士人，信然。然不为人害，亦习而相忘。或曰：“鬼不烹饪，是安用此？《左传》曰：‘石不能言，物或凭焉。’其他精怪欤？恐久且为患，当早图之。”余谓天地之大，一气化生。深山大泽，何所不有？热河穹岩巨壑，密迩居民，人本近彼，彼遂近人，于理当有之。抑或草木之妖，依其本质；狐狸之属，原其故居，借形幻化，托诸土偶，于理当亦有之。要皆造物所并育也。圣人以魑魅魍魉铸于禹鼎，庭氏方相列于周官，去其害民者而已，原未尝尽除异类。既不为害，自可听其去来。海客狎鸥，忽翔不下（鸥字《列子》本作沕，盖古字假借。然古今行用。从无书作沕鸟者，故今以通行字书之）。机心一起，机心应之，或反胶胶扰扰矣。

宛平陈鹤龄，名永年，本富室，后稍落。其弟永泰，先亡。弟妇求析箸，不得已从之。弟妇又曰：“兄本男子能经理，我一孀妇，子女又幼，乞与产三分之二。”亲族皆曰不可。鹤龄曰：“弟妇言是，当从之。”弟妇又以孤寡不能征逋负，欲以资财当二分，而以积年未偿借券，并利息计算，当鹤龄之一分。亦曲从之。后借券皆索取无著，鹤龄遂大贫。此乾隆丙午事也。陈氏先无登科者，是年鹤龄之子三立，竟举于乡。放榜之日，余同年李步玉居与相近，闻之喟然曰：“天道固终不负人。”

南皮张浮槎，名景运，即著《秋坪新语》者也。有一子，早亡，其妇缢以殉。缢处壁上，有其子小像，高尺余，眉目如生。其迹似画非画，似墨非墨。妇固不解画，又无人能为追写，且寝室亦非人所能到。是时亲党毕集，均莫测所自来。张氏纪氏为世姻，纪氏之女适张者数十人，张氏之女适纪者亦数十人。众目同观，咸诧为异。余谓此烈妇精诚之至极，不为异也。盖

神之所注，气即聚焉。气之所聚，神亦凝焉。神气凝聚，象即生焉。象之所丽，迹即著焉。生者之神气动乎此，亡者之神气应乎彼，两相翕合，遂结此形。故曰缘心生象，又曰至诚则金石为开也。浮槎录其事迹，征士大夫之歌咏。余拟为一诗，而其理精微，笔力不足以阐发，凡数易稿，皆不自惬，至今耿耿于心，姑录于此以昭幽明之感，诗则期诸异日焉。

神仙服饵，见于杂书者不一，或亦偶遇其人；然不得其法，则反能为害。戴遂堂先生言：尝见一人服松脂十余年，肌肤充溢，精神强固，自以为得力。然久而觉腹中小不适，又久而病燥结，润以麻仁之类，不应。攻以硝黄之类，所遗者细仅一线。乃悟松脂粘挂于肠中，积渐凝结愈厚，则其窍愈窄，故束而至是也。无药可医，竟困顿至死。又见一服硫黄者，肤裂如磔，置冰上，痛乃稍减。古诗“服药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”，岂不信哉！

长城以外，万山环抱，然皆坡陀如冈阜。至王家营迤东，则嶽崎秀拔，皴皱皆含画意。盖天开地献，灵气之所鍾故也。有罗汉峰，宛似一僧趺坐，头项胸腹臂肘，历历可数。有磬锤峰，即《水经注》所称武列水侧有孤石云举者也，上丰下锐，屹若削成。余修《热河志》时，曾蹶梯挽纆至其下，乃无数石卵与碎砂凝结而成，亘古不圯，莫明其故。有双塔峰，亭亭对立，远望如两浮图，拔地涌出。无路可上，或夜闻上有钟磬经呗声，昼亦时有片云往来。乾隆庚戌，命守吏构木为梯，遣人登视。一峰周围一百六步，上有小屋。屋中一几一香炉，中供片石，镌“王仙生”三字。一峰周围六十二步，上种韭二畦；塍畛方正，如园圃之所筑。是决非人力所到，不谓之仙踪灵迹不得矣。耳目之前，倘恍莫测尚如此，讲学家执其私见，动曰此理之所无，不亦颠乎（距双塔峰里许有关帝庙，住持僧悟真

云：乾隆壬寅，一夜大雷雨，双塔峰坠下一石佛，今尚供庙中。然仅粗石一片，其一面略似佛形而已。此事在庚戌前八年。毋乃以此峰尚有灵异，欲引而归诸彼法欤。疑以传疑，并附著之）。

同年蔡芳三言：尝与诸友游西山，至深处，见有微径，试缘而登，寂无居人，只破屋数间，苔侵草没。视壁上大书一我字，笔力险劲。因入观之，复有字迹，谛审乃二诗。其一曰：“溪头散步遇邻家，邀我同尝嫩蕨芽。携手贪论南渡事，不知触折亚枝花。”其二曰：“酒酣醉卧老松前，露下空山夜悄然。野鹿经年相见熟，也来分我绿苔眠。”不著年月姓名。味其词意，似前代遗民。或以为仙笔，非也。又表弟安中宽，昔随木商出古北口，因访友至古尔板苏巴尔汉（俗称三座塔，即唐之营州，辽之兴中府也）。居停主人云：山家尝捕得一鹿，方缚就涧边屠割，忽绳寸寸断，蹶然逸去。遥见对山一戴笠人，似举手指画，疑其以术禁制之。是山陡立，古无人踪，或者其仙欤？

先师何陋庵先生，讳琇，雍正癸丑进士，官至宗人府主事。宦途坎坷，贫病以终。著有《樵香小记》，多考证经史疑义，今著录《四库全书》中。为诗颇喜陆放翁。一日，作《咏怀》诗曰：“冷署萧条早放衙，闲官风味似山家。偶来旧友寻棋局，绝少余钱落画叉。浅碧好储消暑酒，嫣红已到殿春花。镜中频看头如雪，爱惜流光倍有加。”为余书于扇上。姚安公见之，沉吟曰：“何摧抑哀怨乃尔，殆神志已颓乎？”果以是年夏秋间谢世。古云诗讖，理或有之。

赵鹿泉前辈言：吕城，吴吕蒙所筑也。夹河两岸，有二土神祠。其一为唐汾阳王郭子仪，已不可解。其一为袁绍部将颜良，更不省其所自来。土人祈祷，颇有灵应。所属境周十五里，不许置一关帝祠，置则为祸。有一县令不信，值颜祠社会，亲

往观之，故令伶人演《三国志》杂剧。狂风忽起，卷芦棚苫盖至空中，斗擲而下，伶人有死者，所属十五里内，瘟疫大作，人畜死亡；令亦大病几殆。余谓两军相敌，各为其主，此胜彼败，势不并存。此以公义杀人，非以私恨杀人也。其间以智勇之略，败于意外者，其数在天，不得而尤人。以驽下之才，败于胜己者，其过在己，亦不得而尤人。张睢阳厉鬼杀贼，以社稷安危，争是一郡，是为君国而然，非为一己而然也。使功成事定之后，殁于战阵者皆挟以为仇，则古来名将，无不为鬼所殛矣，有是理乎！且颜良受歼已久，越一二千年，曾无灵响，何忽今日而为神？何忽今日而报怨？揆以天理，殆必不然。是盖庙祝师巫，造为诡语，山妖水怪，因民听荧惑而依托之。刘敬叔《异苑》曰：“丹阳县有袁双庙，真第四子也。真为桓宣武诛，便失所在。太元中，形见于丹阳，求立庙。未即就功，大有虎灾。被害之家，辄梦双至，催功甚急。百姓立祠，于是猛暴用息。常以二月晦，鼓舞祈祠，其日恒风雨。至元嘉五年，设奠乞，村人邱都于庙后见一物，人面鼯身，葛巾，七孔端正而有酒气。未知为双之神，为是物凭也。”余谓来必风雨，其为水怪无疑，然则是事古有之矣。

舅氏张公梦征（亦字尚文，讳景说）言：沧州吴家庄东一小庵，岁久无僧，恒为往来憩息地。有月作人，每于庵前遇一人招之坐谈，颇相投契。渐与赴市沽饮，情益款洽。偶询其乡贯居址，其人愧谢曰：“与君交厚，不敢欺，实此庵中老狐也。”月作人亦不怖畏，来往如初。一日复遇，挈鸟铳相授曰：“余狎一妇，余弟亦私与狎，是盗嫂也。禁之不止，殴之则余力不敌，愤不可忍，将今夜伺之于路岐，与决生死。闻君善用铳，俟交斗时，乞发以击彼，感且不朽。月明如昼，君望之易辨也。”月作人诺之，即所指处伏草间。既而私念曰：“其弟无礼，

诚当死。然究所媚之外妇，彼自有夫，非嫂也。骨肉之间，宜善处置，必致之死，不太忍乎？彼兄弟犹如此，吾时与往来，倘有睚眦，虑且及我矣。”因乘其纠结不解，发一铤而两杀之。《棠棣》之诗曰：“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”家庭交构，未有不归于两伤者。舅氏恒举此事为子侄戒，盖是人负两狐归，尝目睹也。

司庖杨媪言：其乡某甲将死，嘱其妇曰：“我生无余资，身后汝母子必冻饿。四世单传，存此幼子。今与汝约：不拘何人，能为我抚孤则嫁之，亦不限服制月日，食尽则行。”嘱讫，闭目不更言，惟呻吟待尽。越半日，乃绝。有某乙闻其有色，遣媒妁请如约。妇虽许婚，以尚足自活，不忍行。数月后，不能举火，乃成礼。合卺之夜，已灭烛就枕，忽闻窗外叹息声。妇识其警咳，知为故夫之魂，隔窗呜咽，语之曰：“君有遗言，非我私嫁。今夕之事，于势不得不然，君何以为崇？”魂亦呜咽曰：“吾自来视儿，非来崇汝。因闻汝啜泣卸妆，念贫故使汝至于此，心脾凄动，不觉喟然耳。”某乙悸甚，急披衣起曰：“自今以往，所不视君子如子者，有如日。”灵语遂寂。后某乙耽玩艳妻，足不出户。而妇恒惴惴如有失。某乙倍爱其子以媚之，乃稍稍笑语。七八载后，某乙病死，无子，亦别无亲属。妇据其资，延师教子，竟得游泮。又为纳妇，生两孙。至妇年四十余，忽梦故夫曰：“我自随汝来，未曾离此。因吾子事事得所，汝虽日与彼狎昵，而念念不忘我，灯前月下，背人弹泪。我皆见之，故不欲稍露形声，惊尔母子。今彼已转轮，汝寿亦尽，余情未断，当随我同归也。”数日果微疾，以梦告其子，不肯服药，荏苒遂卒。其子奉棺合葬于故夫，从其志也。程子谓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是诚千古之正理，然为一身言之耳。此妇甘辱一身，以延宗祀，所全者大，似又当别论矣。杨

媪能举其姓氏里居，以碎璧归赵，究非完美，隐而不书。悯其遇，悲其志，为贤者讳也。又吾乡有再醮故夫之三从表弟者，两家所居，距一牛鸣地。嫁后仍以亲串礼回视其姑，三数日必一来问起居，且时有贍助，姑赖以活。歿后，出资敛葬，岁恒遣人祀其墓。又京师一妇，少寡，虽颇有姿首，而针黹烹饪，皆非所能。乃谋于翁姑，伪称己女，鬻为宦家妾，竟养翁姑终身。是皆堕节之妇，原不足称；然不忘旧恩，亦足励薄俗。君子与人为善，固应不没其寸长。讲学家持论务严，遂使一时失足者，无路自赎，反甘心于自弃，非教人补过之道也。

慧灯和尚言：有举子于丰宜门外租小庵过夏，地甚幽僻。一日，得揣摩秘本，于灯下手钞。闻窗外似窸窣有人，试问为谁。外应曰：“身是幽魂，沉滞于此，不闻书声者百余年矣。连日听君讽诵，杌触夙心，思一晤谈，以消郁结。与君气类，幸勿相惊。”语讫，揭帘径入，举止温雅，甚有士风。举子惶怖，呼寺僧。僧至，鬼亦不畏，指一椅曰：“师且坐，我故识师。师素朴野，无丛林市井气，可共语也。”僧及举子俱踖蹐不能答。鬼乃探取所录书，才阅数行，遽掷之于地，奄然而灭。

杨雨亭言：莱州深山，有童子牧羊，日恒亡一二，大为主人扑责。留意侦之，乃二大蛇从山罅出，吸之吞食。其巨如瓮，莫敢撓也。童子恨甚，乃谋于其父，设犁刀于山罅，果一蛇裂腹死。惧其偶之报复，不敢复牧于是地。时往潜伺，寂无形迹，意其他徙矣。半载以后，贪是地水草胜他处，仍驱羊往牧。牧未三日，而童子为蛇吞矣。盖潜匿不出，以诱童子之来也。童子之父有心计，阳不搜索，而阴祈营弁藏一炮于深草中，时密往伺察。两月以外，见石上有蜿蜒痕，乃载燧夜伏其旁。蛇果下饮于涧，簌簌有声。遂一发而糜碎焉。还家之后，忽发狂自挝曰：“汝计杀我夫，我计杀汝子，适相当也。我已深藏不出，

汝又百计以杀我，则我为枉死矣，今必不舍汝。”越数日而卒。俚谚有之曰：“角力不解，必同仆地；角饮不解，必同沉醉。”斯言虽小，可以喻大矣。

孟鹭洲自记巡视台湾事曰：“乾隆丁酉，偶与友人扶乩，乩赠余以诗曰：‘乘槎万里渡沧溟，风雨鱼龙会百灵。海气粘天迷岛屿，潮声簸地走雷霆。鲸波不阻三神岛，蛟室争看二使星。记取白云飘渺处，有人同望蜀山青。’时将有巡视台湾之役，余疑当往。数日，果命下。六月启行，八月至厦门，渡海，驻半载始归。归时风利，一昼夜即登岸。去时飘荡十七日，险阻异常。初出厦门，即雷雨交作，云雾晦冥。信帆而往，莫知所适。忽腥风触鼻，舟人曰：‘黑水洋也。’其水比海水凹下数十丈，阔数十里，长不知其所极。黝然而深，视如泼墨。舟中摇手戒勿语，云其下即龙宫，为第一险处，度此可无虞矣。至白水洋，遇巨鱼鼓鬣而来，举其首如危峰障日，每一拨刺，浪涌如山，声砰訇如霹雳，移数刻始过尽。计其长，当数百里。舟人云来迎天使，理或然欤？既而飓风四起，舟几覆没。忽有小鸟数十，环绕樯竿。舟人喜跃，称天后来拯。风果顿止，遂得泊澎湖。圣人在上，百神效职，不诬也。遐思所历，一一与诗语相符，非鬼神能前知欤！时先大夫尚在堂，闻余有过海之役，命兄到赤嵌来视余。遂同登望海楼，并未二句亦巧合。益信数皆前定，非人力所能为矣。戊午秋，扈从滦阳，与晓岚宗伯话及。宗伯方草《滦阳续录》，因书其大略付之，或亦足资谈柄耶。”（以上皆鹭洲自序）考唐钟辒作《定命录》，大旨在戒人躁竞，毋涉妄求。此乩仙预告未来，其语皆验，可使人知无关祸福之惊恐，与无心聚散之踪迹，皆非偶然，亦足消趋避之机械矣。

高密单作虞言：山东一巨室，无故家中廩自焚，以为偶遗

火也。俄怪变数作，阖家大扰。一日，厅事上砰磕有声，所陈设玩器俱碎。主人性素刚劲，厉声叱问曰：“青天白日之下，是何妖魅，敢来为祟？吾行诉尔于神矣！”梁上朗然应曰：“尔好射猎，多杀我子孙。衔尔次骨，至尔家伺隙八年矣。尔祖宗泽厚，福运未艾，中二神、灶君、门尉禁我弗使动，我无如何也。今尔家兄弟外争，妻妾内讧，一门各分朋党，俨若寇仇。败征已见，戾气应之，诸神不歆尔祀，邪鬼已阡尔室，故我得而甘心焉。尔尚愤愤哉！”其声愤厉，家众共闻。主人悚然有思，抚膺太息曰：“妖不胜德，古之训也，德之不修，于妖乎何尤？”乃呼弟及妻妾曰：“祸不远矣，幸未及也。如能共释宿憾，各逐私党，翻然一改其所为，犹可以救。今日之事，当自我始。尔等听我，祖宗之灵，子孙之福也；如不听我，我披发入山矣。”反覆开陈，引咎自责，泪涔涔渍衣袂。众心感动，并伏几哀号，立逐离间奴婢十余人。凡彼此相轧之事，并一时顿改。执豕于牢，歃血盟神曰：“自今以往，怀二心者如此豕！”方彼此谢罪，闻梁上顿足曰：“我复仇而自漏言，我之过也夫！”叹诧而去。此乾隆八九年间事。

侍姬明珩，粗知文义，亦能以常言成韵语。尝夏夜月明，窗外夹竹桃盛开，影落枕上。因作花影诗曰：“绛桃映月数枝斜，影落窗纱透帐纱。三处婆娑花一样，只怜两处是空花。”意颇自喜。次年竟病歿。其婢玉台，侍余二年余，年甫十八，亦相继夭逝。两处空花，遂成诗讖，气机所动，作者殊不自知也。

一庖人随余数年矣，今岁扈从滦阳，忽无故束装去，借住于附近巷中。盖挟余无人烹饪，故居奇以索高价也。同人皆为不平，余亦不能无愤恚。既而忽忆武强刘景南官中书时，极贫窘，一家奴偃蹇求去。景南送之以诗曰：“饥寒迫汝各谋生，

送汝依依尚有情。留取他年相见地，临阶惟叹两三声。”忠厚之言，溢于言表。再三吟诵，觉徧急之气都消。

卷二十·滦阳续录二

一馆吏议叙得经历，需次会城，久不得差遣，困顿殊甚。上官有怜之者，权令署典史。乃大作威福，复以气焰辄同僚，缘是以他事落职。邵二云学士偶话及此，因言其乡有人方夜读，闻窗棂有声，谛视之，纸裂一罅，有两小手擘之，大才如瓜子。即有一小人跃而入，彩衣红履，头作双髻，眉目如画，高仅二寸余。掣案头笔举而旋舞，往来腾踏于砚上，拖带墨渾，书卷俱污。此人初甚错愕，坐观良久，觉似无他技，乃举手扑之，噉然就执。蜷跼掌握之中，音呦呦如虫鸟，似言乞命。此人恨甚，径于灯上烧杀之，满室作枯柳木气，迄无他变。炼形甫成，毫无幻术，而肆然侮人以取祸，其此吏之类欤！此不知实有其事，抑二云所戏造，然闻之亦足以戒也。

昌吉守备刘德言：昔征回部时，因有急檄，取珠尔士斯路驰往。阴晦失道，十余骑皆迷，裹粮垂尽，又无水泉，姑坐树根，冀天晴辨南北。见崖下有人马骨数具，虽风雪剥蚀，衣械并朽，察其形制，似是我兵。因对之慨叹曰：“再两日不晴，与君辈在此为侣矣。”顷之，旋风起林外，忽来忽去，似若相招。试纵马随之，风即前导；试暂憩息，风亦不行。晓然知为斯骨之灵。随之返行三四十里，又度岭两重，始得旧路，风亦欻然息矣。众哭拜之而去。嗟乎！生既捐躯，魂犹报国；精灵长在，而名氏翳如，是亦可悲也已。

谓无神仙，或云遇之；谓有神仙，又不恒遇。刘向、葛洪、陶宏景以来，记神仙之书，不啻百家；所记神仙之名姓，不啻千人。然后世皆不复言及。后世所遇，又自有后世之神仙。岂保固精气，虽得久延，而究亦终归迁化耶？又神仙清静，方士幻化，本各自一途。诸书所记，凡幻化者皆曰神仙，殊为无别。有王媪者，房山人，家在深山。尝告先母张太夫人曰：山有道人，年约六七十，居一小庵，拾山果为粮，掬泉而饮，日夜击木鱼诵经，从未一至人家。有就其庵与语者，不甚酬答，馈遗亦不受。王媪之侄佣于外，一夕，归省母，过其庵前。道人大骇曰：“夜深虎出，尔安得行！须我送尔往。”乃琅琅击木鱼前道。未半里，果一虎突出。道人以身障之，虎自去，道人不别亦自去。后忽失所在。此或似仙欤？从叔梅庵公言：尝见有人使童子登三层明楼上（北方以覆瓦者为暗楼，上层作雉堞形以备御寇者为明楼），以手招之，翩然而下，一无所损。又以铜盂投溪中，呼之，徐徐自浮出。此皆方士禁制之术，非神仙也。舅氏张公健亭言：砖河农家，牧数牛于野，忽一时皆暴死。有道士过之，曰：“此非真死，为妖鬼所摄耳。急灌以吾药，使脏腑勿坏。吾为尔劾治，召其魂。”因延至家，禹步作法。约半刻，牛果皆蹶然起。留之饭，不顾而去。有知其事者曰：“此先以毒草置草中，后以药解之耳。不肯受谢，示不图财，为再来荧惑地也。吾在山东，见此人行此术矣。”此语一传，道士遂不复至。是方士之中，又有真伪，何概曰神仙哉！

李南涧言：其邻县一生，故家子也。少年佻达，颇渔猎男色。一日，自亲串家饮归，距城稍远，云阴路黑，度不及入，微雪又簌簌下。方踌躇间，见十许步外有灯光，遣仆往视，则茅屋数间，四无居人，屋中惟一童一姬。问：“有栖止处否？”姬曰：“子久出外，惟一孙与我住此。尚有空屋两间，不嫌湫

隘，可权宿也。”遂呼童系二马树上，而邀生入坐。姬言老病须早睡，嘱童应客。童年约十四五，衣履破敝，而眉目极姣好。试挑与言，自吹火煮茗不甚答。渐与谐笑，微似解意，忽乘间悄语曰：“此地密迩祖母房，雪晴当亲至公家乞赏也。”生大喜慰，解绣囊玉玦赠之。亦羞涩而受。软语良久，乃掩门持灯去。生与仆倚壁倦憩，不觉昏睡。比醒，则屋已不见，乃坐人家墓柏下，狐裘貂冠，衣裤靴袜，俱已褫无寸缕矣。裸露雪中，寒不可忍。二马亦不知所在。幸仆衣未褫，乃脱其敝裘蔽上体，蹙{薛足}而归，诡言遇盗。俄二马识路自归，已尽剪其尾鬣。衣冠则得于溷中，并狼藉污秽，灼然非盗，无可置词，仆始具泄其情状。乃知轻薄招侮，为狐所戏也。

戊子昌吉之乱，先未有萌也。屯官以八月十五夜，犒诸流人，置酒山坡，男女杂坐。屯官醉后，逼诸流妇使唱歌，遂顷刻激变，戕杀屯官，劫军装库，据其城。十六日晓，报至乌鲁木齐。大学士温公促聚兵。时班兵散在诸屯，城中仅一百四十七人，然皆百战劲卒，视贼蔑如也。温公率之即行，至红山口，守备刘德叩马曰：“此去昌吉九十里，我驰一日至城下，是彼逸而我劳，彼坐守而我仰攻，非百余人所能办也。且此去昌吉皆平原，玛纳斯河虽稍阔，然处处策马可渡，无险可扼，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线路耳。贼得城必不株守，其势当即来。公莫如驻兵于此，借陡崖遮蔽。贼不知多寡，俟其至而扼险下击，是反攻为守，反劳为逸，贼可破也。”温公从之。及贼将至，德左执红旗，右执利刃，令于众曰：“望其尘气，虽不过千人，然皆亡命之徒，必以死斗，亦不易当。幸所乘皆屯马，未经战阵，受创必反走。尔等各擎枪屈一膝跪，但伏而击马，马逸则人乱矣。”又令曰：“望影鸣枪，则枪不及贼，火药先尽，贼至反无可。尔等视我旗动，乃许鸣枪；敢先鸣者，手刃之。”

俄而贼众枪争发，砰訇动地。德曰：“此皆虚发，无能为也。”迨铅丸击前队一人伤，德曰：“彼枪及我，我枪必及彼矣。”举旗一挥，众枪齐发。贼马果皆横逸，自相冲击。我兵噪而乘之，贼遂歼焉。温公叹曰：“刘德状貌如村翁，而临阵镇定乃尔。参将都司，徒善应对趋跄耳。”故是役以德为首功。然捷报不能缕述曲折，今详著之，庶不湮没焉。由乌鲁木齐至昌吉，南界天山，无路可上；北界苇湖，连天无际，淤泥深丈许，入者辄灭顶。贼之败也，不西还据昌吉，而南北横奔，悉入绝地，以为惶遽迷瞽也。后执俘讯之，皆曰惊溃之时，本欲西走。忽见关帝立马云中，断其归路，故不得已而旁行，冀或匿免也。神之威灵，乃及于二万里外。国家之福祚，又能致神助于二万里外。猾锋螭斧，潢池盗弄何为哉！

昌吉未乱以前，通判赫尔喜奉檄调至乌鲁木齐，核检仓库。及闻城陷，愤不欲生，请于温公曰：“屯官激变，其反未必本心。愿单骑迎贼于中途，谕以利害。如其缚献渠魁，可勿劳征讨；如其枭獍成群，不肯反正，则必手刃其帅，不与俱生。”温公阻之不可，竟囊 驰去，直入贼中，以大义再三开导。贼皆曰：“公是好官，此无与公事。事已至此，势不可回。”遂拥至路旁，置之去。知事不济，乃掣刀奋力杀数贼，格斗而死。当时公论惜之曰：“屯官非其所属，流人非其所治，无所谓徇纵也。衅起一时，非预谋不轨，无所谓失察也。奉调他出，身不在署，无所谓守御不坚与弃城逃遁也。所劫者军装库，营弁所掌，无所谓疏防也。于理于法，皆可以无死。而终执城存与存，城亡与亡之一言，甘以身殉。推是志也，虽为常山、睢阳可矣。”故于其枢归，罔不哭奠。而于屯官之残骸归（屯官为贼以铁）算 自踵寸寸（算 至顶。乱定后，始掇拾之），无焚一陌纸钱者。

朱青雷言：曾见一长卷，字大如杯，怪伟极似张二水。首题纪梦十首，而蠹蚀破烂，惟二首尚完整可读。其一曰：“梦到蓬莱顶，琼楼碧玉山。波浮天半壁，日涌海中间。遥望仙官立，翻输野老闲。云帆三十丈，高挂径西还。”其二曰：“郁郁长生树，层层太古苔。空山未开凿，元气尚胚胎。灵境在何处？梦游今几回。最怜鱼鸟意，相见不惊猜。”年月姓名，皆已损失，不知谁作也。尝为李玉典书扇，并附以跋。或曰：“此青雷自作，托之古人。”然青雷诗格婉秀如秦少游小石调，与二诗笔意不近。或又曰：“诗字皆似张东海。”东海集余昔曾见，不记有此二诗否，待更考之（青雷跋谓，前诗后四句，未经人道。然昌黎诗：“我能屈曲自世间，安能从汝求神仙？”即是此意，特袭取无痕耳）。

京都有富室子，形状拥肿，步履蹒跚，又不修边幅，垢腻恒满面。然好游狭斜，遇妇女必注视。一日独行，遇幼妇，风韵绝佳。时新雨泥泞，遽前调之曰：“路滑如是，嫂莫要扶持否？”幼妇正色曰：“尔勿愤愤，我是狐女，平生惟拜月炼形，从不作媚人采补事。尔自顾何物，乃敢作是言，行且祸尔。”遂掬沙屑洒其面。惊而却步，忽堕沟中，努力踊出，幼妇已不知所往矣。自是心恒惴惴，虑其为祟，亦竟无患。数日后，友人邀饮，有新出小妓侑酒。谛视，即前幼妇也。疑似惶惑，罔知所措，强试问之曰：“某日雨后，曾往东村乎？”妓漫应曰：“姊是日往东村视阿姨，吾未往也。姊与吾貌相似，公当相见耶？”语殊恍惚，竟莫决是怪是人，是一是二，乃托故逃席去。去后，妓述其事曰：“实憎其丑态，且惧行强暴，如诳以伪词，冀求解免。幸其自仆，遂匿于麦场积柴后。不虞其以为真也。”席中莫不绝倒。一客曰：“既入青楼，焉能择客？彼固能千金买笑者也，盍挈尔诣彼乎！”遂偕之同往，具述妓翁

姑及夫名氏，其疑乃释（妓姊妹即所谓大杨、二杨者，当时名士多作《杨柳枝词》，皆借寓其姓也。）妓复谢以小时固识君，昨喜见怜，故答以戏谑，何期反致唐突，深为歉仄，敢抱衾枕以自赎。吐词娴雅，姿态横生。遂大为所惑，留连数夕。召其夫至，计月给夜合之资。狎昵经年，竟殁于消渴。先兄晴湖曰：“狐而人，则畏之，畏死也。人而狐，则非惟不畏，且不畏死，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！行且祸汝，彼固先言。是子也死于妓，仍谓之死于狐可也。”

郭大椿、郭双桂、郭三槐，兄弟也。三槐屡侮其兄，且诣县讼之。归憩一寺，见缁袍满座，梵呗竞作。主人虽吉服，而容色惨沮，宣疏通诚之时，泪随声下。叩之，寺僧曰：“某公之兄病危，为叩佛祈福也。”三槐痴立良久，忽发颠狂，顿足捶胸而呼曰：“人家兄弟如是耶？”如是一语，反覆不已。掖至家，不寝不食，仍顿足捶胸，诵此一语，两三日不止。大椿、双桂故别住，闻信俱来，持其手哭曰：“弟何至是？”三槐又痴立良久，突抱两兄曰：“兄固如是耶！”长号数声，一踊而绝。威曰神殛之，非也。三槐愧而自咎，此圣贤所谓改过，释氏所谓忏悔也。苟充是志，虽田荆、姜被，均所能为。神方许之，安得殛之？其一恻立殁，直由感动于中，天良激发，自觉不可立于世，故一瞑不视，戢影黄泉，岂神之褫其魄哉？惜知过而不知补过，气质用事，一往莫收；无学问以济之，无明师益友以导之，无贤妻子以辅之，遂不能恶始美终，以图晚盖，是则其不幸焉耳。昔田氏姊买一小婢，倡家女也。闻人谓邻妇淫乱，瞿然惊曰：“是不可为耶？吾以为当如是也。”后嫁为农家妻，终身贞洁。然则三槐悖理，正坐不知。故子弟当先使知礼。

朝鲜使臣郑思贤，以棋子两奩赠予，皆天然圆润，不似人

工。云黑者海滩碎石，年久为潮水冲激而成；白者为小车渠壳，亦海水所磨莹，皆非难得。惟检寻其厚薄均，轮廓正，色泽匀者，日积月累，比较抽换，非一朝一夕之力耳。置之书斋，颇为雅玩，后为范大司农取去。司农歿后，家计萧然，今不知在何所矣。

海中三岛十洲，昆仑五城十二楼，词赋家沿用久矣。朝鲜、琉球、日本诸国，皆能读华书。日本余见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图，疆界袤延数千里，无所谓仙山灵境也。朝鲜、琉球之贡使，则余尝数数与谈，以是询之，皆曰东洋自日本以外，大小国土凡数十，大小岛屿不知几千百，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，每帆樯万里，商舶往来，均不闻有是说。惟琉球之落_ㄣ祭，似乎三千弱水。然落_ㄣ祭之舟，偶值潮平之岁，时或得还，亦不闻有白银宫阙，可望而不可即也。然则三岛十洲，岂非纯构虚词乎！《尔雅》、《史记》，皆称河出昆仑。考河源有二：一出和闐，一出葱岭。或曰葱岭其正源，和闐之水入之。或曰和闐其正源，葱岭之水入之。双流既合，亦莫辨谁主谁宾。然葱岭、和闐，则皆在今版图内，开屯列戍四十余年，即深岩穷谷，亦通耕牧。不论两山之水，孰为正源，两山之中，必有一昆仑确矣。而所谓瑶池、悬圃、珠树、芝田，概乎未见，亦概乎未闻。然则五城十二楼，不又荒唐矣乎！不但此也，灵鹫山在今拔达克善，诸佛菩萨，骨塔具存，题记梵书，一一与经典相合。尚有石室六百余间，即所谓大雷音寺，回部游牧者居之。我兵追剿波罗泥都、霍集占，曾至其地，所见不过如斯，种种庄严，似亦藻绘之词矣。相传回部祖国，以铜为城。近西之回部云，铜城在其东万里。近东之回部云，铜城在其西万里。彼此遥拜，迄无人曾到其地。因是以推，恐南怀仁《坤輿图说》所记五大洲，珍奇灵怪，均此类焉耳。周编修书昌则曰：“有佛缘者，然后

能见佛界；有仙骨者，然后能见仙境。未可以寻常耳目，断其有无。曾见一道士游昆仑归，所言与旧记不殊也。”是则余不知之矣。

蔡季实殿撰有一仆，京师长随也。狡黠善应对，季实颇喜之。忽一日，二幼子并暴卒，其妻亦自缢于家。莫测其故，姑殓之而已。其家有老姬私语人曰：“是私有外遇，欲毒杀其夫，而后携子以嫁。阴市砒制饼饵，待其夫归。不虞二子窃食，竟并死。妇悔恨莫解，亦遂并命。”然姬昏夜之中，窗外窃听，仅粗闻秘谋之语，未辨所遇者为谁，亦无从究诘矣。其仆旋亦发病死。死后，其同侪窃议曰：“主人惟信彼，彼乃百计欺主人。他事毋论，即如昨日四鼓诣圆明园侍班，彼故纵驾车骤逸，御者追之复不返。更漏已促，叩门借车必不及。急使僮倩，则曰风雨将来，非五千钱人不往。主人无计，竟委曲从之，不太甚乎！奇祸或以是耶！”季实闻之，曰：“是死晚矣，吾误以为解事人也。”

杨槐亭前辈言：其乡有宦成归里者，闭门颐养，不预外事，亦颇得林下之乐，惟以无嗣为忧。晚得一子，珍惜殊甚。患痘甚危，闻劳山有道士能前知，自往叩之。道士慨然曰：“贤郎尚有多少事未了，那能便死！”果遇良医而愈。后其子冶游骄纵，竟破其家，流离寄食，若敖之鬼遂馁。乡党论之曰：“此翁无咎无誉，未应遽有此儿。惟萧然寒士，作令不过十年，而宦橐逾数万。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？”

槐亭又言：有学茅山法者，劾治鬼魅，多有奇验。有一家为狐所祟，请往驱除，整束法器，克日将行。有素识老翁诣之曰：“我久与狐友。狐事急，乞我一言。狐非获罪于先生，先生亦非有憾于狐也。不过得其贄币，故为料理耳。狐闻事定之后，彼许馈廿四金。今愿十倍其数，纳于先生，先生能止不行

乎？”因出金置案上。此人故贪卜林，当即受之。次日，谢遣请者曰：“吾法能治凡狐耳。昨召将检查，君家之祟乃天狐，非所能制也。”得金之后，意殊自喜。因念狐既多金，可以术取。遂考召四境之狐，胁以雷斧火狱，俾纳贿焉。征索既频，狐不堪扰，乃共计盗其符印。遂为狐所凭附，颠狂号叫，自投于河。群狐仍摄其金去，铢两不存。人以为如费长房、明崇俨也。后其徒阴泄之，乃知其致败之故。夫操持符印，役使鬼神，以驱除妖厉，以其权与官吏侔矣。受贿纵奸，已为不可；又多方以盈其溪壑，天道神明，岂逃监察。微群狐杀之，雷霆之诛，当亦终不免也。

天地高远，鬼神茫昧，似与人无预。而有时其应如响，殚人之智力，不能与争。沧洲上河涯，有某甲女，许字某乙子。两家皆小康，婚期在一二年内矣。有星士过某甲家，阻雨留宿。以女命使推。星士沉思良久曰：“未携算书，此命不能推也。”觉有异，穷诘之。始曰：“据此八字，侧室命也，君家似不应至此。且闻嫁已有期，而干支无刑克，断不再醮。此所以愈疑也。”有黠者闻此事，欲借以牟利，说某甲曰：“君家资几何，加以嫁女必多费，益不支矣。命既如是，不如先诡言女病，次诡言女死，市空棺速葬；而夜携女走京师，改名姓鬻为贵家妾，则多金可坐致矣。”某甲从之。会有达官嫁女，求美媵。以二百金买之。越月余，泛舟送女南行，至天妃闸，阖门俱葬鱼腹，独某甲女遇救得生。以少女无敢收养，闻于所司。所司问其由来。女在是家未久，仅知主人之姓，而不能举其爵里；惟父母姓名居址，言之凿凿。乃移牒至沧州，其事遂败。时某乙子已与表妹结婚，无改盟理。闻某甲之得多金也，愤恚欲讼。某甲窘迫，愿仍以女嫁其子。其表妹家闻之，又欲讼。纷纭轆轳，势且成大狱。两家故旧戚众为调和，使某甲出资往迎女，而为

某乙子之侧室，其难乃平。女还家后，某乙子已亲迎。某乙以牛车载女至家，见其姑，苦辩非己意。姑曰：“既非尔意，鬻尔时何不言有夫？”女无词以应。引使拜嫡，女稍赧赧。姑曰：“尔买为媵时，亦不拜耶？”又无词以应，遂拜如礼。姑终身以奴隶畜之。此雍正末年事。先祖母张太夫人，时避暑水明楼，知之最悉。尝语侍婢曰：“其父不过欲多金，其女不过欲富贵，故生是谋耳。乌知非徒无益，反失所本有哉！汝辈视此，可消诸妄念矣。”

先四叔母李安人，有婢曰文鸾，最怜爱之。会余寄书觅侍女，叔母于诸侄中最喜余，拟以文鸾赠。私问文鸾，亦殊不拒。叔母为制衣裳簪珥，已戒日脂车。有妒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，事遂沮格。文鸾竟郁郁发病死。余不知也。数年后稍稍闻之，亦如雁过长空，影沉秋水矣。今岁五月，将扈从启行，摒挡小倦，坐而假寐。忽梦一女翩然来，初不相识，惊问：“为谁？”凝立无语。余亦遽醒，莫喻其故也。适家人会食，余偶道之。第三子妇，余甥女也，幼在外家与文鸾嬉戏，又稔知其赍恨事，瞿然曰：“其文鸾也耶？”因具道其容貌形体，与梦中所见合。是耶非耶？何二十年来久置度外，忽无因而入梦也？询其葬处，拟将来为树片石。皆曰丘陇已平，久埋没于荒榛蔓草，不可识矣。姑录于此，以慰黄泉。忆乾隆辛卯九月，余题秋海棠诗曰：“憔悴幽花剧可怜，斜阳院落晚秋天。词人老大风情减，犹对残红一怅然。”宛似为斯人咏也。

宗室敬亭先生，英郡王五世孙也。著《四松堂集》五卷，中有《拙鹊亭记》曰：“鹊巢鸠居，谓鹊巧而鸠拙也。小园之鹊，乃十百其侣，惟林是栖。窥其意，非故厌乎巢居，亦非畏鸠夺之也。盖其性拙，视鸠为甚，殆不善于为巢者。故雨雪霜霰，毛羽褰褰；而朝阳一晞，乃复群噪于木杪，其音怡然，似

不以露栖为苦。且飞不高翥，去不远扬，惟饮啄于园之左右。或时入主人之堂，值主人食弃其余，便就而置其喙；主人之客来，亦不惊起，若视客与主人皆无机心者然。辛丑初冬，作一亭于堂之北，冻林四合，鹄环而栖之，因名曰拙鹄亭。夫鹄拙宜也，鹄何拙？然不拙不足为吾园之鹄也。”案此记借鹄寓意，其事近在目前，定非虚构，是亦异闻也。先生之弟仓场侍郎宜公，刻先生集竟，余为校讎，因掇而录之，以资谈柄。

疡医殷赞庵，自深州病家归，主人遣杨姓仆送之。杨素暴戾，众名之曰横（去声）虎，沿途寻衅，无一日不与人竞也。一日，昏夜至一村，旅舍皆满，乃投一寺。僧曰：“惟佛殿后空屋三楹。然有物为祟，不敢欺也。”杨怒曰：“何物敢崇杨横虎！正欲寻之耳。”促僧扫榻，共赞庵寝。赞庵心怯，近壁眠；横虎卧于外，明烛以待。人定后，果有声呜呜自外入，乃一丽妇也。渐逼近榻，杨突起拥抱之，即与接唇狎戏。妇忽现缢鬼形，恶状可畏。赞庵战栗，齿相击。杨徐笑曰：“汝貌虽可憎，下体当不异人，且一行乐耳。”左手揽其背，右手遽褪其裤，将按置榻上。鬼大号逃去，杨追呼之，竟不返矣。遂安寝至晓。临行，语寺僧曰：“此屋大有佳处，吾某日还，当再宿，勿留他客也。”赞庵尝以语沧州王友三曰：“世乃有逼奸缢鬼者，横虎之名，定非虚得。”

科场为国家取人材，非为试官取门生也。后以诸房额数有定，而分卷之美恶则无定，于是有拨房之例。雍正癸丑会试，杨丈农先房（杨丈讳椿，先姚安公之同年），拨入者十之七。杨丈不以介意，曰：“诸卷实胜我房卷，不敢心存畛域，使黑白倒置也。”（此闻之座师介野园先生，先生即拨入杨丈房者也）乾隆壬戌会试，诸襄七前辈不受拨，一房仅中七卷，总裁亦听之。闻静儒前辈，本房第一，为第二十名。王铭锡竟无魁

选。任钧台前辈，乃一房两魁。戊辰会试，朱石君前辈为汤药冈前辈之房首，实从金雨叔前辈房拨入，是雨叔亦一房两魁矣。当时均未有异词。所刻同门卷，余皆尝亲见也。庚辰会试，钱箴石前辈以蓝笔画牡丹，遍赠同事，遂递相题咏。时顾晴沙员外拨出卷最多，朱石君拨入卷最多，余题晴沙画曰：“深浇春水细培沙，养出人间富贵花。好是艳阳三四月，余香风送到邻家。”边秋崖前辈和余韵曰：“一番好雨净尘沙，春色全归上苑花。此是沉香亭畔种（上声），莫教移到野人家。”又题石君画曰：“乞得仙园花几茎，嫣红姹紫不知名。何须问是谁家种，到手相看便有情。”石君自和之曰：“春风春雨剩枯茎，倾国何曾一问名。心似维摩老居士，天花来去不关情。”张镜壑前辈继和曰：“墨捣青泥砚不沙，浓蓝写出洛阳花。云何不著胭脂染，拟把因缘问画家。”“黛为花片翠为茎，《欧谱》知居第几名？却怪玉盘承露冷，香山居士太关情。”盖皆多年密友，脱略形骸，互以虐谑为笑乐，初无成见于其间也。蒋文恪公时为总裁，见之曰：“诸君子跌宕风流，自是佳话。然古人嫌隙，多起于俳谐。不如并此无之，更全交之道耳。”皆深佩其言。盖老成之所见远矣。录之以志少年绮语之过，后来英俊，慎勿效焉。

科场填榜完时，必卷而横置于案。总裁、主考，具朝服九拜，然后捧出，堂吏谓之拜榜。此误也。以公事论，一榜皆举子，试官何以拜举子？以私谊论，一榜皆门生，座主何以拜门生哉？或证以《周礼》拜受民数之文，殊为附会。盖放榜之日，当即以题名录进呈。录不能先写，必拆卷唱一名，榜填一名，然后付以填榜之纸条，写录一名。今纸条犹谓之录条，以此故也。必拜而送之，犹拜摺之礼也。榜不放，录不出；录不成，榜不放。故录与榜必并陈于案，始拜。榜大录小，灯光晃耀之

下，人见榜而不见录，故误认为拜榜也。厥后，或缮录未完，天已将晓；或试官急于复命，先拜而行。遂有拜时不陈录于案者，久而视为固然。堂吏或因可无录而拜，遂竟不陈录。又因录既不陈，可暂缓写而追送，遂至写榜竣后，无录可陈，而拜遂潜移于榜矣。尝以问先师阿文勤公，公述李文贞公之言如此。文贞即公己丑座主也。

翰林院堂不启中门，云启则掌院不利。癸巳，开四库全书馆，质郡王临视，司事者启之。俄而掌院刘文正公、觉罗奉公相继逝。又门前沙堤中，有土凝结成丸，倘或误碎，必损翰林。癸未，雨水冲激，露其一，为儿童掷裂。吴云岩前辈旋歿。又原心亭之西南隅，翰林有父母者，不可设坐，坐则有刑克。陆耳山时为学士，毅然不信，竟丁外艰。至左角门久闭不启，启则司事者有谴谪，无人敢试，不知果验否也。其余部院，亦各有禁忌。如礼部甬道屏门，旧不加搭渡（搭渡以夹木二方，夹于门限，坡陀如桥状，使堂官乘车者可从中入，以免于旁绕）。钱箴石前辈不听，旋有天坛灯杆之事者，亦往往有应。此必有理存焉，但莫详其理安在耳。

相传翰林院宝善亭，有狐女曰二姑娘，然未睹其形迹。惟褚筠心学士斋宿时，梦一丽人携之行，逾越墙壁，如踏云雾。至城根高丽馆，遇一老叟，惊曰：“此褚学士，二姑娘何造次乃尔？速送之归。”遂霍然醒。筠心在清秘堂，曾自言之。

神奸机巧，有时败也；多财恣横，亦有时败也。以神奸用其财，以多财济其奸，斯莫可究诘矣。景州李露园言：燕、齐间有富室失偶，见里人新妇而艳之。阻遣一媼，税屋与邻，百计游说，厚赂其舅姑，使以不孝出其妇，约勿使其子知。又别遣一媼与妇家素往来者，以厚赂游说其父母，伪送妇还。舅姑亦伪作悔意，留之饭，已呼妇入室矣。俄彼此语相侵，仍互诟，

逐妇归，亦不使妇知。于是买休卖休，与母家同谋之事，俱无迹可寻矣。既而二媪诈为媒，与两家议婚。富室以惮其不孝辞，妇家又以贫富非偶辞，于是谋娶之计亦无迹可寻矣。迟之又久，复有亲友为作合，乃委禽焉。其夫虽贫，然故士族，以迫于父母，无罪弃妇，已快快成疾，犹冀破镜再合；闻嫁有期，遂愤郁死。死而其魂为厉于富室。合卺之夕，灯下见形，挠乱不使同衾枕，如是者数夜。改卜其昼，妇又恚曰：“岂有故夫在旁，而与新夫如是者？又岂有三日新妇，而白日闭门如是者？”大泣不从。无如之何，乃延术士劾治。术士登坛焚符，指挥叱咤，似有所睹，遽起谢去，曰：“吾能驱邪魅，不能驱冤魄也。”延僧礼忏，亦无验。忽忆其人素颇孝，故出妇不敢阻。乃再赂妇之舅姑，使谕遣其子。舅姑虽痛子，然利其金，姑共来怒詈。鬼泣曰：“父母见逐，无复住理，且讼诸地下耳。”从此遂绝。不半载，富室竟死。殆讼得直欤？富室是举，使邓思贤不能讼，使包龙图不能察。且恃其钱神，至能驱鬼，心计可谓巧矣，而卒不能逃幽冥之业镜。闻所费不下数千金，为欢无几，反以殒生。虽谓之至拙可也，巧安在哉！

京师有张相公庙，其缘起无考，亦不知张相公为谁。土人或以为河神。然河神宜在沽水、鄆郭县间，京师非所治也。又密云亦有张相公庙，是实山区，并非水国，不去河更远乎！委巷之谈，殊未足征信。余谓唐张守珪、张仲武皆曾镇平卢，考高适《燕歌行》序，是诗实为守珪作。一则曰：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。”再则曰：“君不见边庭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。”于守珪大有微词。仲武则摧破奚寇，有捍御保障之功，其露布今尚载《文苑英华》。以理推之，或土人立庙祀仲武，未可知也。行篋无书可检，俟扈从回銮后，当更考之。

卷二十一·滦阳续录三

轮回之说，凿然有之。恒兰台之叔父，生数岁，即自言前身为城西万寿寺僧。从未一至其地，取笔粗画其殿廊门径，庄严陈设，花树行列。往验之，一一相合。然平生不肯至此寺，不知何意，此真轮回也。朱子所谓轮回虽有，乃是生气未尽，偶然与生气凑合者，亦实有之。余崔庄佃户商龙之子，甫死，即生于邻家。未弥月，能言。元旦父母偶出，独此儿在襁褓。有同村人叩门，云贺新岁。儿识其语音，遽应曰：“是某丈耶？父母俱出，房门未锁，请入室小憩可也。”闻者骇笑。然不久夭逝。朱子所云，殆指此类矣。天下之理无穷，天下之事亦无穷，未可据其所见，执一端论之。

德州李秋崖言：尝与数友赴济南秋试，宿旅舍中，屋颇敝陋。而旁一院，屋二楹，稍整洁，乃锁闭之。怪主人不以留客，将待富贵者居耶？主人曰：“是屋有魅，不知其狐与鬼，久无人居，故稍洁。非敢择客也。”一友强使开之，展补被独卧，临睡大言曰：“是男魅耶，吾与尔角力；是女魅耶，尔与吾荐枕。勿瑟缩不出也。”闭户灭烛，殊无他异。人定后，闻窗外小语曰：“荐枕者来矣。”方欲起视，突一巨物压身上，重若盘石，几不可胜。扞之，长毛^{髯髯}_{参参}，喘如牛吼。此友素多力，因抱持搏击。此物亦多力，牵拽起伏，滚室中几遍。诸友闻声往视，门闭不得入，但听其砰訇而已。约二三刻许，魅要害中

拳，噉然遁。此友开户出，见众人环立，指天画地，说顷时状，意殊自得也。时甫交三鼓，仍各归寝。此友将睡未睡，闻窗外又小语曰：“荐枕者真来矣。顷欲相就，家兄急欲先争力，因尔唐突。今渠已愧沮不敢出，妾敬来寻盟也。”语讫，已至榻前，探手抚其面，指纤如春葱，滑泽如玉，脂香粉气，馥馥袭人。心知其意不良，爱其柔媚，且共寝以观其变。遂引之入衾，备极缱绻。至欢畅极时，忽觉此女腹中气一吸，即心神恍惚，百脉沸涌，昏昏然竟不知人。比晓，门不启，呼之不应，急与主人破窗入，喷水喷之，乃醒，已僵然如病夫。送归其家，医药半载，乃杖而行。自此豪气都尽，无复轩昂意兴矣。力能胜强暴，而不能不败于妖冶。欧阳公曰：“祸患常生于忽微，智勇多困于所溺。”岂不然哉！

余家水明楼与外祖张氏家度帆楼，皆俯临卫河。一日，正乙真人舟泊度帆楼下。先祖母与先母，姑侄也，适同归宁。闻真人能役鬼神，共登楼自窗隙窥视。见三人跪岸上，若陈诉者；俄见真人若持笔判断者。度必邪魅事，遣仆侦之。仆还报曰：对岸即青县境。青县有三村妇，因拾麦，俱僵于野。以为中暑，舁之归。乃口俱喃喃作谵语，至今不死不生，知为邪魅。闻天师舟至，并来陈诉。天师亦莫省何怪，为书一符，钤印其上，使持归焚于拾麦处，云姑召神将勘之。数日后，喧传三妇为鬼所劫，天师劾治得复生。久之，乃得其详曰：三妇魂为众鬼摄去，拥至空林，欲迭为无礼。一妇俯首先受污。一妇初撑拒，鬼揶揄曰：“某日某地，汝与某幽会林丛内。我辈环视嬉笑，汝不知耳，遽诈为贞妇耶！”妇猝为所中，无可置辩，亦受污。十余鬼以次媒褻，狼藉困顿，殆不可支。次牵拽一妇，妇怒詈曰：“我未曾作无耻事。为汝辈所挟，妖鬼何敢尔！”举手批其颊。其鬼奔仆数步外，众鬼亦皆辟易，相顾曰：“是

有正气，不可近，误取之矣。”乃共拥二妇入深林，而弃此妇于田塍，遥语曰：“勿相怨，稍迟遣阿姥送汝归。”正旁皇寻路，忽一神持戟自天下，直入林中。即闻呼号乞命声，顷刻而寂。神携二妇出曰：“鬼尽诛矣。汝等随我返。”恍惚如梦，已回生矣。往询二妇，皆呻吟不能起。其一本倚市门，叹息而已；其一度此妇必泄其语，数日，移家去。余尝疑妇烈如是，鬼安敢摄。先兄晴湖曰：“是本一庸人妇，未遭患难，无从见其烈也。迨观两妇之贱辱，义愤一激烈心，陡发刚直之气，鬼遂不得不避之。故初误触而终不敢干也，夫何疑焉！”

刘书台言：其乡有导引求仙者，坐而运气，致手足拘挛，然行之不辍。有闻其说而悦之者，礼为师，日从受法，久之亦手足拘挛。妻孥患其闲废至郁结，乃各制一椅，恒异于一室，使对谈丹诀。二人促膝共语，寒暑无间，恒以为神仙奥妙，天下惟尔知我知，无第三人能解也。人或窃笑。二人闻之，太息曰：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螻蛄不知春秋，信哉是言，神仙岂以形骸论乎！”至死不悔，犹嘱子孙秘藏其书，待五百年后有缘者。或曰：“是有道之士，托废疾以自晦也。”余于杂书稍涉猎，独未一阅丹经。然欤否欤？非门外人所知矣。

安公介然言：束州有贫而鬻妻者，已受币，而其妻逃。鬻者将讼，其人曰：“卖休买休，厥罪均，币且归官，君何利焉？今以妹偿，是君失一再婚妇，而得一室女也，君何不利焉。”鬻者从之。或曰：“妇逃以全贞也。”或曰：“是欲鬻其妹而畏人言，故托诸不得已也。”既而其妻归，复从人逃，皆曰：“天也。”

程编修鱼门言：有士人与狐女狎，初相遇即不自讳，曰：“非以采补祸君，亦不欲托词有夙缘，特悦君美秀，意不自持耳。然一见即恋恋不能去，倘亦夙缘耶？”不数数至，曰：“

恐君以耽色致疾也。”至或遇其读书作文，则去，曰：“恐妨君正务也。”如是近十年，情若夫妇。士子久无子，尝戏问曰：“能为我诞育否耶？”曰：“是不可知也。夫胎者，两精相搏，翕合而成者也。媾合之际，阳精至而阴精不至，阴精至而阳精不至，皆不能成。皆至矣，时有先后，则先至者气散不摄，亦不能成。不先不后，两精并至，阳先冲而阴包之，则阳居中为主而成男；阴先冲而阳包之，则阴居中为主而成女。此化生自然之妙，非人力所能为。故有一合即成者，有千百合而终不成者。故曰不可知也。”问：“孪生何也？”曰：“两气并盛，遇而相冲，正冲则歧而二，偏冲则其一阳多而阴少，阳即包阴；其一阴多而阳少，阴即包阳。故二男二女者多，亦或一男一女也。”问：“精必欢畅而后至。幼女新婚，畏缩不暇，乃有一合而成者，阴精何以至耶？”曰：“燕尔之际，两心同悦，或先难而后易，或貌瘁而神怡。其情既洽，其精亦至，故亦偶一遇之也。”问：“既由精合，必成于月信落红以后，何也？”曰：“精如谷种，血如土膏。旧血败气，新血生气，乘生气乃可养胎也。吾曾侍仙妃，窃闻讲生化之源，故粗知其概。‘愚夫妇所知能，圣人有所不知能’，此之谓矣。”后士人年过三十，须暴长。狐忽叹曰：“是鬢鬢者如芒刺，人何以堪！见辄生畏岂夙缘尽耶！”初谓其戏语，后竟不再来。鱼门多髯，任子田因其纳姬，说此事以戏之。鱼门素闻此事，亦为失笑。既而曰：“此狐实大有词辩，君言之未详。”遂具述其论如右。以其颇有理致，因追忆而录存之。

《吕览》称黎丘之鬼，善幻人形。是诚有之。余在乌鲁木齐，军吏巴哈布曰：甘肃有杜翁者，饶于资。所居故旷野，相近多狐獾穴。翁恶其中夜嗥呼，悉熏而驱之。俄而其家人见内室坐一翁，厅事又坐一翁，凡行坐之处，又处处有一翁来往，

殆不下十余。形状声音衣服如一，摒挡指挥家事，亦复如一。阖门大扰，妻妾皆闭门自守。妾言翁腰有绣囊可辨，视之无有，盖先盗之矣。有教之者曰：“至夜必入寝，不纳即返者翁也，坚欲入者即妖也。”已而皆不纳即返。又有教之者曰：“使坐于厅事，而舁器物以过，诈仆碎之。嗟惜怒叱者翁也，漠然者即妖也。”已而皆嗟惜怒叱。喧呶一昼夜，无如之何。有一妓，翁所昵也，十日恒三四宿其家。闻之，诣门曰：“妖有党羽，凡可以言传者必先知，凡可以物验者必幻化。盍使至我家，我故乐籍，无所顾惜。使壮士执巨斧立榻旁，我裸而登榻，以次交接，其间反侧曲伸，疾徐进退，与夫抚摩偎倚，口舌所不能传，耳目所不能到者，纤芥异同，我自意会，虽翁不自知，妖决不能知也。我呼曰：‘斫！’即速斫，妖必败矣。”众从其言，一翁启衾甫入，妓呼曰：“斫！”斧落，果一狐脑裂死。再一翁稍趑趄，妓呼曰：“斫！”果惊窜去。至第三翁，妓抱而喜曰：“真翁在此，余并杀之可也。”刀杖并举，殪其大半，皆狐与獾也。其逃者遂不复再至。禽兽夜鸣，何与人事？此翁必扫其穴，其扰实自取。狐獾既解化形，何难见翁陈诉，求免播迁？遽逞妖惑，其死亦自取也。计其智数，盖均出此妓下矣。

吴青纾前辈言：横街一宅，旧云有祟，居者多不安。宅主病之，延僧作佛事。入夜放焰口时，忽二女鬼现灯下，向僧作礼曰：“师等皆饮酒食肉，诵经礼忏殊无益；即焰口施食，亦皆虚抛米谷，无佛法点化，鬼弗能得。烦师传语主人，别延道德高者为之，则幸得超生矣。”僧怖且愧，不觉失足落座下，不终事，灭烛去。后先师程文恭公居之，别延僧禅诵，音响遂绝。此宅文恭公歿后，今归沧州李臬使随轩。

表兄安伊在言：县人有与狐女昵者，多以其妇夜合之资，

买簪珥脂粉赠狐女。狐女常往来其家，惟此人见之，他人不见也。一日，妇诟其夫曰：“尔财自何来，乃如此用？”狐女忽暗中应曰：“汝财自何来，乃独责我？”闻者皆绝倒。余谓此自伊在之寓言，然亦足见惟无瑕者可以责人。

赛商鞅者，不欲著其名氏里贯，老诸生也。挈家寓京师。天资刻薄，凡善人善事，必推求其疵，故得此名。钱敦堂编修歿，其门生为经纪棺衾，贍恤妻子，事事得所。赛商鞅曰：“世间无如此好人。此欲博古道之名，使要津闻之，易于攀援奔竞耳。”一贫民母死于路，跪乞钱买棺，形容枯槁，声音酸楚。人竞以钱投之。赛商鞅曰：“此指尸敛财，尸亦未必其母。他人可欺，不能欺我也。”过一旌表节妇坊下，仰视微哂曰：“是家富贵，仆从如云，岂少秦宫、冯子都耶！此事须核，不敢遽言非，亦不敢遽言是也。”平生操论皆类此。人皆畏而避之，无敢延以教读者，竟困顿以歿。歿后，妻孥流落，不可言状。有人于酒筵遇一妓，举止尚有士风。讶其不类倚门者，问之，即其小女也，亦可哀矣。先姚安公曰：“此老生平亦无大过，但务欲其识加人一等，故不觉至是耳。可不戒哉！”

乾隆壬午九月，门人吴惠叔邀一扶乩者至，降仙于余绿意轩中。下坛诗曰：“沉香亭畔艳阳天，斗酒曾题诗百篇。二八娇娆亲捧砚，至今身带御炉烟。”“满城风叶蓟门秋，五百年前感旧游。偶与蓬莱仙子遇，相携便上酒家楼。”余曰：“然则青莲居士耶？”批曰：“然。”赵春涧突起问曰：“大仙斗酒百篇，似不在沉香亭上。杨贵妃马嵬陨玉，年已三十有八，似尔时不止十六岁。大仙平生足迹，未至渔阳，何以忽感旧游？天宝至今，亦不止五百年，何以大仙误记？”乩惟批“我醉欲眠”四字。再叩之，不动矣。大抵乩仙多灵鬼所托，然尚实有所凭附。此扶乩者，则似粗解吟咏之人，炼手法而为之，故

必此人与一人共扶，乃能成字，易一人则不能书。其诗亦皆流连光景，处处可用。知决非古人降坛也。尔日猝为春涧所中，窘迫之状可掬。后偶与戴庶常东原议及，东原骇曰：“尝见别一扶乩人，太白降坛，亦是此二诗，但改满城为满林，蓟门为大江耳。”知江湖游士，自有此种稿本，转相授受，固不足深诘矣（宋蒙泉前辈亦曰：有一扶乩者至德州，诗顷刻即成。后检之，皆村书诗学大成中句也）。

田丈耕野，统兵驻巴尔库尔时（即巴里坤。坤字以吹唇声读之，即库尔之合声），军士凿井得一镜，制作精妙。铭字非隶非八分（隶即今之楷书，八分即今之隶书），似景龙钟铭；惟土蚀多剥损。田丈甚宝惜之，常以自随。歿于广西戎幕时，以授余姊婿田香谷。传至香谷之孙，忽失所在。后有亲串戈氏于市上得之，以还田氏。昨岁欲制为镜屏，寄京师乞余考定。余付翁检讨树培，推寻铭文，知为唐物。余为镌其释文于屏趺，而题三诗于屏背曰：“曾逐毡车出玉门，中唐铭字半犹存。几回反覆分明看，恐有崇徽旧手痕。”“黄鹄无由返故乡，空留鸾镜没沙场。谁知土蚀千年后，又照将军鬓上霜。”“暂别仍归旧主人，居然宝剑会延津。何如揩尽珍珠粉，满匣龙吟送紫珍。”香谷孙自有题识，亦镌屏背，叙其始末甚详。《夜灯随录》载威信公岳公钟琪西征时，有裨将得古镜。岳公求之不得，其人遂遭祸。正与田丈同时同地，疑即此镜传说也。

门人邱人龙言：有赴任官，舟泊滩河。夜半，有数盗执炬露刃入，众皆慑伏。一盗拽其妻起，半跪曰：“乞夫人一物，夫人勿惊。”即割一左耳，敷以药末，曰：“数日勿洗，自结痂愈也。”遂相率呼啸去。怖几失魂，其创果不出血，亦不甚痛，旋即平复。以为仇耶，不杀不淫；以为盗耶，未劫一物。既不劫不杀不淫矣，而又戕其耳；既戕其耳矣，而又赠以良药。

是专为取耳来也。取此耳又何意耶？千思万索，终不得其所以然，天下真有理外事也。邱生曰：“苟得此盗，自必有其所以然；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，但定非我所见之理耳。”然则论天下事，可据理以断有无哉（恒兰台曰：“此或采补折割之党，取以炼药。”似乃近之）！

董天士先生，前明高士，以画自给，一介不妄取，先高祖厚斋公老友也。厚斋公多与唱和，今载于《花王阁剩稿》者，尚可想见其为人。故老或言其有狐妾，或曰天士孤僻，必无之。伯祖湛元公曰：“是有之，而别有说也。吾闻诸董空如曰：天士居老屋两楹，终身不娶；亦无仆婢，井臼皆自操。一日晨兴，见衣履之当著者，皆整顿置手下；再视则盥漱俱已陈。天士曰：‘是必有异，其妖将媚我乎？’窗外小语应曰：‘非敢媚公，欲有求于公。难于自献，故作是以待公问也。’天士素有胆，命之入。入辄跪拜，则娟静好女也。问其名，曰：‘温玉。’问何求，曰：‘狐所畏者五：曰凶暴，避其盛气也；曰术士，避其劾治也；曰神灵，避其稽察也；曰有福，避其旺运也；曰有德，避其正气也。然凶暴不恒有，亦究自败。术士与神灵，吾不为非，皆无如我何。有福者运衰亦复玩之。惟有德者则畏而且敬。得自附于有德者，则族党以为荣，其品格即高出侪类上。公虽贫贱，而非义弗取，非礼弗为。倘准奔则为妾之礼，许侍巾栉，三生之幸也；如不见纳，则乞假以虚名，名画一扇，题曰某年月日为姬人温玉作，亦明公之末光矣。’即出精扇置几上，濡墨调色，拱立以俟。天士笑从之。女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，曰：‘此姬人事，不敢劳公也。’再拜而去。次日晨兴，觉足下有物，视之，则温玉。笑而起曰：‘诚不敢以贱体玷公，然非共榻一宵，非亲执媵御之役，则姬人字终为假托。’遂捧衣履侍洗漱讫，再拜曰：‘妾从此逝矣。’瞥然不见，遂不再

来。岂明季山人声价最重，此狐女亦移于风气乎？然襟怀散朗，有王夫人林下风，宜天士之不拒也。”

先姚安公曰：“子弟读书之余，亦当使略知家事，略知世事，而后可以治家，可以涉世。明之季年，道学弥尊，科甲弥重。于是黠者坐讲心学，以攀援声气；朴者株守课册，以求取功名。致读书之人，十无二三能解事。崇祯壬午，厚斋公携家居河间，避孟村土寇。厚斋公卒后，闻大兵将至河间，又拟乡居。濒行时，比邻一叟顾门神叹曰：‘使今日有一人如尉迟敬德、秦琼，当不至此。’汝两曾伯祖，一讳景星，一讳景辰，皆名诸生也。方在门外束补被，闻之，与辩曰：‘此神荼、郁垒像，非尉迟敬德、秦琼也。’叟不服，检邱处机《西游记》为证。二公谓委巷小说不足据，又入室取东方朔《神异经》与争。时已薄暮，检寻既移时，反覆讲论又移时，城门已阖，遂不能出。次日将行，而大兵已合围矣。城破，遂全家遇难。惟汝曾祖光禄公、曾伯祖镇番公及叔祖云台公存耳。死生呼吸，间不容发之时，尚考证古书之真伪，岂非惟知读书不预外事之故哉！”姚安公此论，余初作各种笔记，皆未敢载，为涉及两曾伯祖也。今再思之，书痴尚非不佳事，古来大儒似此者不一，因补书于此。

奴子刘福荣，善制网罟弓弩，凡弋禽猎兽之事，无不能也。析爨时分属于余，无所用其技，颇郁郁不自得。年八十余，尚健饭，惟时一携鸟铳，散步野外而已。其铳发无不中。一日，见两狐卧陇上，再击之不中，狐亦不惊。心知为灵物，惕然而返，后亦无他。外祖张公水明楼，有值更者范玉，夜每闻瓦上有声，疑为盗；起视则无有，潜踪侦之，见一黑影从屋上过。乃设机瓦沟，仰卧以听。半夜闻机发，有女子呼痛声。登屋寻视，一黑狐折股死矣。是夕闻屋上詈曰：“范玉何故杀我妾？”

时邻有刘氏子为妖所媚，玉私度必是狐，亦还詈曰：“汝纵妾私奔，不知自愧，反詈吾。吾为刘氏子除患也。”遂寂无语。然自是觉夜夜有人以石灰渗其目，交睫即来，旋洗拭，旋又如。渐肿痛溃裂，竟至双瞽，盖狐之报也。其所见逊刘福荣远矣，一老成经事，一少年喜事故也。

门人有作令云南者，家本苦寒，仅携一子一僮，拮据往，需次会城。久之，得补一县，在滇中，尚为膏腴地。然距省穹远，其家又在荒村，书不易寄。偶得鱼雁，亦不免浮沉，故与妻子几断音问。惟于坊本搢绅中，检得官某县而已。偶一狡仆舞弊，杖而遣之。此仆衔次骨。其家事故所备知，因伪造其僮书云，主人父子先后卒，二棺今浮厝佛寺，当借资来迎。并述遗命，处分家事甚悉。初，令赴滇时，亲友以其朴讷，意未必得缺；即得缺，亦必恶。后闻官是县，始稍稍亲近，并有周恤其家者，有时相馈问者。其子或有所称贷，人亦辄应，且有以子女结婚者。乡人有宴会，其子无不与也。及得是书，皆大沮，有来唁者，有不来唁者。渐有索逋者，渐有道途相遇似不相识者。僮奴婢媼皆散，不半载，门可罗雀矣。既而令托入覲官寄千二百金至家迎妻子，始知前书之伪。举家破涕为笑，如在梦中。亲友稍稍复集，避不敢见者，颇亦有焉。后令与所亲书曰：“一贵一贱之态，身历者多矣；一贫一富之态，身历者亦多矣。若夫生而忽死，死逾半载而复生，中间情事，能以一身亲历者，仆殆第一人矣。”

门人福安陈坊言：闽有人深山夜行，仓卒失路。恐愈迷愈远，遂坐崖下，待天晓。忽闻有人语，时缺月微升，略辨形色，似二三十人坐崖上，又十余人出没丛薄间。顾视左右皆乱冢，心知为鬼物，伏不敢动。俄闻互语社公来，窃睨之，衣冠文雅，年约三十余，颇类书生，殊不作剧场白须布袍状。先至崖上，

不知作何事。次至丛薄，对十余鬼太息曰：“汝辈何故自取横亡，使众鬼不以为伍？饥寒可念，今有少物哺汝。”遂撮饭撒草间。十余鬼争取，或笑或泣。社公又太息曰：“此邦之俗，大抵胜负之念太盛，恩怨之见太明。其弱者力不能敌，则思自戕以累人。不知自尽之案，律无抵法，徒自陨其生也。其强者妄意两家各杀一命，即足相抵，则械斗以泄愤。不知律凡杀二命，各别以生者抵，不以死者抵。死者方知悔之已晚，生者不知为之弥甚，不亦悲乎！”十余鬼皆哭。俄远寺钟动，一时俱寂。此人尝以告陈生，陈生曰：“社公言之，不如令长言之也。然神道设教，或挽回一二，亦未可知耳。”

嘉庆丙辰冬，余以兵部尚书出德胜门监射。营官以十刹海为馆舍，前明古寺也。殿宇门径，与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所说全殊，非复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旧矣。寺僧居寺门一小屋，余所居则在寺之后殿，室亦精洁。而封闭者多，验之，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，知旷废已久。余住东廊室内，气冷如冰，爇数炉不热，数灯皆黯黯作绿色。知非佳处，然业已入居，姑宿一夕，竟安然无恙。奴辈住西廊，皆不敢睡，列炬彻夜坐廊下，亦幸无恙。惟闻封闭室中，喁喁有人语，听之不甚了了耳。轿夫九人，入室酣眠。天晓，已死其一矣。飭别觅居停，乃移住真武祠。祠中道士云，闻有十刹海老僧，尝见二鬼相遇，其一曰：“汝何来？”曰：“我转轮期末至，偶此闲游。汝何来？”其一曰：“我缢魂之求代者也。”问：“居此几年？”曰：“十余年矣。”又问：“何以不得代？”曰：“人见我皆惊走，无如何也。”其一曰：“善攻人者藏其机，匕首将出袖而神色怡然，乃有济也。汝以怪状惊之，彼奚为不走耶？汝盍脂香粉气以媚之，抱衾荐枕以悦之，必得当矣。”老僧素严正，厉声叱之，欬然入地。数夕后，寺果有缢者。此鬼可谓阴险矣。然

寺中所封闭，似其鬼尚多，不止此一二也。

汪阁学晓园言：有一老僧过屠市，泫然流涕。或诘之。曰：“其说长矣。吾能记两世事：吾初世为屠人，年三十余死，魂为数人执缚去。冥官责以杀业至重，押赴转轮受恶报。觉恍惚迷离，如醉如梦，惟恼热不可忍。忽似清凉，则已在豕栏矣。断乳后，见食不洁，心知其秽；然饥火燃烧，五脏皆如焦裂，不得已食之。后渐通猪语，时与同类相问讯，能记前身者颇多，特不能与人言耳。大抵皆自知当屠割，其时作呻吟声者，愁也；目睫往往有湿痕者，自悲也。躯干痴重，夏极苦热，惟汨没泥水中少可，然不常得。毛疏而劲，冬极苦寒，视犬羊软毳厚毼，有如仙兽。遇捕执时，自知不免，姑跳跟奔避，冀缓须臾。追得后，蹴踏头顶，拗捩蹄肘，绳勒四足深至骨，痛若刀蠹。或载以舟车，则重叠相压，肋如欲折，百脉涌塞，腹如欲裂。或贯以竿而扛之，更痛甚三木矣。至屠市，提掷于地，心脾皆震动欲碎。或即日死，或缚至数日，弥难忍受。时见刀俎在左，汤镬在右，不知著我身时，作何痛楚，辄簌簌战栗不止。又时自顾己身，念将来不知磔裂分散，作谁家怀中羹，凄惨欲绝。比受戮时，屠人一牵拽，即惶怖昏瞶，四体皆软，觉心如左右震荡，魂如自顶飞出，又复落下。见刀光晃耀，不敢正视，惟瞑目以待刳剔。屠人先事刃于喉，摇撼摆拨，泻血盆盎中。其苦非口所能道，求死不得，惟有长号。血尽始刺心，大痛，遂不能作声，渐恍惚迷离，如醉如梦，如初转生时。良久稍醒，自视已为人形矣。冥官以夙生尚有善业，仍许为人，是为今身。顷见此猪，哀其荼毒，因念昔受此荼毒时，又惜此持刀人将来亦必受此荼毒，三念交萦，故不知涕泪之何从也。”屠人闻之，遽掷刀于地，竟改业为卖菜佣。

晓园说此事时，李汇川亦举二事曰：“有屠人死，其邻村

人家生一猪，距屠人家四五里。此猪恒至屠人家中卧，驱逐不去。其主人捉去，仍自来，絜以锁，乃已。疑为屠人后身也。又一屠人死，越一载余，其妻将嫁。方彩服登舟，忽一猪突至，怒目眈眈，径裂妇裙，啮其胫。众急救护，共挤猪落水，始得鼓棹行。猪自水跃出，仍沿岸急追。适风利扬帆去，猪乃懊丧自归。亦疑屠人后身，怒其妻之琵琶别抱也。此可为屠人作猪之旁证。又言：有屠人杀猪甫死，适其妻有孕，即生一女，落蓐即作猪号声，号三四日死，此亦可证猪还为人。余谓此即朱子所谓生气未尽，与生气偶然凑合者，别自一理，又不以轮回论也。

汪编修守和为诸生时，梦其外祖史主事珥携一人同至其家，指示之曰：“此我同年纪晓岚，将来汝师也。”因窃记其衣冠形貌。后以己酉拔贡应廷试，值余阅卷，擢高等。授官来谒时，具述其事，且云衣冠形貌，与今毫发不差，以为应梦。迨嘉庆丙辰会试，余为总裁，其卷适送余先阅（凡房官荐卷，皆由监试御史先送一主考阅定，而复转轮公阅），复得中式，殿试以第二人及第。乃知梦为是作也。按人之有梦，其故难明。《世说》载卫玠问乐令梦，乐云是想，又云是因。而未深明其所以然。戊午夏，扈从滦阳，与伊子墨卿以理推求。有念所专注，凝神生象，是为意识所造之梦，孔子梦周公是也。有祸福将至，朕兆先萌，与见乎蓍龟，动乎四体相同，是为气机所感之梦，孔子梦奠两楹是也。其或心绪瞽乱，精神恍惚，心无定主，遂现种种幻形，如病者之见鬼，眩者之生花，此意想之歧出者也。或吉凶未著，鬼神前知，以象显示，以言微寓，此气机之旁召者也。虽变化杳冥，千态万状，其大端似不外此。至占梦之说，见于《周礼》，事近祈禳，礼参巫觋，颇为攻《周礼》者所疑。然其文亦见于《小雅》“大人占之”，固凿然古经载籍所传，

虽不免多所附会，要亦实有此术也。惟是男女之爱，骨肉之情，有凝思结念，终不一梦者，则意识有时不能造。仓卒之患，意外之福，有忽至而不知者，则气机有时不必感。且天下之人，如恒河沙数，鬼神何独示梦于此人？此人一生得失，亦必不一，何独示梦于此事？且事不可泄，何必示之？既示之矣，而又隐以不可知之象，疑以不可解之语（如《酉阳杂俎》载梦得枣者，谓枣字似两来字，重来者，呼魄之象，其人果死。《朝野僉载》崔湜梦座下听讲而照镜，谓座下听讲，法从上来，镜字，金旁竟也。小说所说梦事如此迂曲者不一），是鬼神日日造谜语，不已劳乎？事关重大，示以梦可以也；而猥琐小事，亦相告语（如《敦煌实录》载宋补梦人坐桶中，以两杖极打之，占桶中人为肉食，两杖象两箸，果得饱肉食之类），不亦褻乎？大抵通其所可通，其不可通者，置而不论可矣。至于《谢小娥传》，其父夫之魂既告以为人劫杀矣，自应告以申春、申兰。乃以“田中走，一日夫”隐申春，以“车中猴，东门草”隐申兰，使寻索数年而后解，不又颠乎？此类由于记录者欲神其说，不必实有是事。凡诸家所占梦事，皆可以是观之，其法非大人之旧也。

何纯斋舍人，何恭惠公之孙也。言恭惠公官浙江海防同知时，尝于肩舆中见有道士跪献一物。似梦非梦，涣然而醒，道士不知所在，物则宛然在手中，乃一墨晶印章也。辨验其文，镌“青宫太保”四字，殊不解其故。后官河南总督，卒于任（官制有河东总督，无河南总督。时公以河南巡抚加总督衔，故当日有是称），特赠太子太保。始悟印章为神预告也。案仕路升沉，改移不一，惟身后饰终之典，乃为一生之结局。《定命录》载李迥秀自知当为侍中，而终于兵部尚书，身后乃赠侍中。又载张守珪自知当为凉州都督，而终于括州刺史，身后乃赠凉

州都督。知神注录籍，追赠与实授等也。恭惠公官至总督，而神以赠官告，其亦此意矣。

高冠瀛言：有人宅后空屋住一狐，不见其形，而能对面与人语。其家小康，或以为狐所助也。有信其说者，因此人以求交于狐。狐亦与款洽。一日，欲设筵飧狐。狐言老而饕餮。乃多设酒肴以待。比至日暮，有数狐醉倒现形，始知其呼朋引类来也。如是数四，疲于供给，衣物典质一空，乃微露求助意。狐大笑曰：“吾惟无钱供酒食，故数就君也。使我多财，我当自醉自饱，何所取而与君友乎？”

卷二十二·滦阳续录四

刘香畹言：有老儒宿于亲串家，俄主人之婿至，无赖子也。彼此气味不相入，皆不愿同住一屋，乃移老儒于别室。其婿睨之而笑，莫喻其故也。室亦雅洁，笔砚书籍皆具。老儒于灯下写书寄家，忽一女子立灯下，色不甚丽，而风致颇娴雅。老儒知其为鬼，然殊不畏，举手指灯曰：“既来此，不可闲立，可剪烛。”女人遽灭其灯，逼而对立。老儒怒，急以手摩砚上墨渾，搥其面而涂之，曰：“以此为识，明日寻汝尸，锉而焚之！”鬼“呀”然一声去。次日，以告主人。主人曰：“原有婢死于此室，夜每出扰人；故惟白昼与客坐，夜无人宿。昨无地安置君，揣君耆德硕学，鬼必不出。不虞其仍现形也。”乃悟其婿窃笑之故。此鬼多以月下行院中，后家人或有偶遇者，即掩面急走。他日留心伺之，面上仍墨污狼藉。鬼有形无质，不知何以能受色？当仍是有质之物，久成精魅，借婢幻形耳。《酉阳杂俎》曰：“郭元振尝山居，中夜，有人面如盘，瞋目出于灯下。元振染翰题其颊曰：‘久戍人偏老，长征马不肥。’其物遂灭。后随樵闲步，见巨木上有白耳，大数斗，所题句在焉。”是亦一证也。

乌鲁木齐农家多就水灌田，就田起屋，故不能比闾而居。往往有自筑数椽，四无邻舍，如杜工部诗所谓“一家村”者。且人无徭役，地无丈量，纳三十亩之税，即可坐耕数百亩之产。

故深岩穷谷，此类尤多。有吉木萨军士入山行猎，望见一家，门户坚闭，而院中似有十余马，鞍辔悉具。度必玛哈沁所据，噪而围之。玛哈沁见势众，弃锅帐突围去。众惮其死斗，亦遂不追。入门，见骸骨狼藉，寂无一人，惟隐隐有泣声。寻视，见幼童约十三四，裸体悬窗棂上。解缚问之，曰：“玛哈沁四日前来，父兄与斗不胜，即一家并被缚。率一日牵二人至山溪洗濯，曳归，共齑割炙食，男妇七八人并尽矣。今日临行，洗濯我毕，将就食，中一人摇手止之。虽不解额鲁特语，观其指画，似欲支解为数段，各携于马上为粮。幸兵至，弃去，今得更生。”泣絮絮不止。悯其孤苦，引归营中，姑使执杂役。童子因言其家尚有物埋窖中。营弁使导往发掘，则银币衣物甚多。细询童子，乃知其父兄并劫盗。其行劫必于驿路近山处，瞭见一二车孤行，前后十里无援者，突起杀其人，即以车载尸入深山；至车不能通，则合手以巨斧碎之，与尸及补被并投于绝涧，惟以马驮货去。再至马不能通，则又投羁縻于绝涧，纵马任其所往，共负之由鸟道归，计去行劫处数百里矣。归而窖藏一两年，乃使人伪为商贩，绕道至辟展诸处卖于市，故多年无觉者。而不虞玛哈沁之灭其门也。童子以幼免连坐，后亦牧马坠崖死，遂无遗种。此事余在军幕所经理，以盗已死，遂置无论。由今思之，此盗踪迹诡秘，猝不易缉；乃有玛哈沁来，以报其惨杀之罪。玛哈沁食人无厌，乃留一童子，以明其召祸之由。此中似有神理，非偶然也。盗姓名久忘，惟童子坠崖时，所司牒报名秋儿云。

佃户刘破车妇云：尝一日早起乘凉扫院，见屋后草棚中有二人裸卧。惊呼其夫来，则邻人之女与其月作人也，并僵卧，似已死。俄邻人亦至，心知其故，而不知何以至此。以姜汤灌苏，不能自讳，云：“久相约，而逼仄无隙地。乘雨后墙缺，

天又阴晦，知破车草棚无人，遂藉草私会。倦而憩，尚相恋未起。忽云破月来，皎然如昼。回顾棚中，坐有七八鬼，指点揶揄。遂惊怖失魂，至今始醒。”众以为奇。破车妇云：“我家故无鬼，欲观戏剧，随之而来。”先从兄懋园曰：“何处无鬼？何处无鬼观戏剧？但人有见有不见耳。此事不奇也。”因忆福建<口水>关公馆（俗谓之水口），大学士杨公督浙闽时所重建。值余出巡，语余曰：“公至水口公馆，夜有所见，慎勿怖，不为害也。余尝宿是地，已下键睡。因天暑，移床近窗，隔纱幌视天晴阴。时虽月黑，而檐挂六灯尚未灭。见院中黑影，略似人形，在阶前或坐或卧，或行或立，而寂然无一声。夜半再视之，仍在。至鸡鸣，乃恹恹缩入地。试问驿吏，均不知也。”余曰：“公为使相，当有鬼神为阴从。余焉有是？”公曰：“不然。仙霞关内，此地为水陆要冲，用兵者所必争。明季唐王，国初郑氏、耿氏，战斗杀伤，不知其几。此其沉沦之魄，乘室宇空虚而窃据；有大官来，则避而出耳。”此亦足证无处无鬼之说。

老仆施祥尝曰：“天下惟鬼最痴。鬼据之室，人多不往。偶然有客来宿，不过暂居耳，暂让之何害？而必出扰之。遇禄命重、血气刚者，多自败；甚或符箓劾治，更蹈不测。即不然，而人既不居，屋必不葺，久而自圯，汝又何归耶？”老仆刘文斗曰：“此语诚有理，然谁能传与鬼知？汝毋乃更痴于鬼！”姚安公闻之，曰：“刘文斗正患不痴耳。”祥小字举儿，与姚安公同庚，八岁即为公伴读。数年，始能暗诵《千字文》；开卷乃不识一字。然天性忠直，视主人之事如己事，虽嫌怨不避。尔时家中外倚祥，内倚廖媪，故百事皆井井。雍正甲寅，余年十一，元夜偶买玩物。祥启张太夫人曰：“四官今日游灯市，买杂物若干。钱固不足惜，先生明日即开馆，不知顾戏弄耶？”

顾读书耶？”太夫人首肯曰：“汝言是。”即收而键诸篋。此虽细事，实言人所难言也。今眼中遂无此人，徘徊四顾，远想慨然。

先兄晴湖第四子汝来，幼韶秀，余最爱之，亦颇知读书。娶妇生子后，忽患颠狂。如无人料理，即发不薙，面不盥；夏或衣絮，冬或衣葛，不自知也。然亦无疾病，似寒暑不侵者。呼之食即食，不呼之食亦不索。或自取市中饼饵，呼儿童共食，不问其价，所残剩亦不顾惜。或一两日觅之不得，忽自归。一日，遍索无迹。或云村外柳林内，似仿佛有人。趋视，已端坐僵矣。其为迷惑而死，未可知也。其或自有所得，托以混迹，缘尽而化去，亦未可知也。忆余从福建归里时，见余犹跪拜如礼，拜讫，卒然曰：“叔大辛苦。”余曰：“是无奈何。”又卒然曰：“叔不觉辛苦耶？”默默退去。后思其言，似若有意，故至今终莫能测之。

姚安公言：庐江孙起山先生谒选时，贫无资斧，沿途雇驴而行，北方所谓短盘也。一日，至河间南门外，雇驴未得。大雨骤来，避民家屋檐下。主人见之，怒曰：“造屋时汝未出钱，筑地时汝未出力，何无故坐此？”推之立雨中。时河间犹未改题缺，起山入都，不数月竟掣得是县。赴任时，此人识之，惶愧自悔，谋卖屋移家。起山闻之，召来笑而语之曰：“吾何至与汝辈较。今既经此，后无复然，亦忠厚养福之道也。”因举一事曰：“吾乡有爱蒔花者，一夜偶起，见数女子立花下，皆非素识。知为狐魅，遽掷以块，曰：‘妖物何得偷看花！’一女子笑而答曰：‘君自昼赏，我自夜游，于君何碍？夜夜来此，花不损一茎一叶，于花又何碍？遽见声色，何鄙吝至此耶？吾非不能揉碎君花，恐人谓我辈所见，亦与君等，故不为耳。’飘然共去。后亦无他。狐尚不与此辈较，我乃不及狐耶？”后

此人终不自安，移家莫知所往。起山叹曰：“小人之心，竟谓天下皆小人。”

太原申铁蟾，好以香奁艳体寓不遇之感。尝谒某公未见，戏为无题诗曰：“垆粉围墙罨画楼，隔窗闻拨钿箜篌。分（去声）无信使通青鸟，枉遣游人驻紫骝。月姊定应随顾兔，星娥可止待牵牛？垂杨疏处雕栊近，只恨珠帘不上钩。”殊有玉溪生风致。王近光曰：“似不应疑及织女，诬蔑仙灵。”余曰：“已矣哉，织女别黄姑，一年一度一相见，彼此隔河何事无？”元微之诗也。‘海客乘槎上紫氛，星娥罢织一相闻。只应不惮牵牛妒，故把支机石赠君。’李义山诗也。微之之意，在于双文；义山之意，在于令狐。文士掉弄笔墨，借为比喻，初与织女无涉。铁蟾此语，亦犹元、李之志云尔，未为诬蔑仙灵也。至于纯构虚词，宛如实事；指其时地，撰以姓名，《灵怪集》所载郭翰遇织女事（《灵怪集》今佚。此条见《太平广记》六十八），则悖妄之甚矣。夫词人引用，渔猎百家，原不能一一核实；然过于诬罔，亦不可不知。盖自庄、列寓言，借以抒意，战国诸子，杂说弥多，讖纬稗官，递相祖述，遂有肆无忌惮之时。如李□《独异志》诬伏羲兄妹为夫妇，已属丧心；张华《博物志》更诬及尼山，尤为狂吠（按：张华不应悖妄至此，殆后人依托。）如是者不一而足。今尚流传，可为痛恨。又有依傍史文，穿凿锻炼。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有太守吴公爱幸之之语，《骈语雕龙》（此书明人所撰，陈枚刻之，不著作者姓名）遂列长沙于变童类中。注曰：‘大儒为龙阳。’《史记·高帝本纪》称母媪在大泽中，太公往视，见有蛟龙其上。晁以道诗遂有‘杀翁分我一杯羹，龙种由来事杳冥’句，以高帝乃龙交所生，非太公子。《左传》有成风私事季友、敬嬴私事襄仲之文。私事云者，密相交结，以谋立其子而已。后儒拘泥‘

私’字，虽朱子亦有‘却是大恶’之言，如是者亦不一而足。学者当考校真妄，均不可炫博矜奇，遽执为谈柄也。”

从叔梅庵公言：族中有二少年（此余小时闻公所说，忘其字号，大概是伯叔行也），闻某墓中有狐迹，夜携铙往，共伏草中伺之，以背相倚而睡。醒则二人之发交结为一，贯穿缭绕，猝不可解；互相牵掣，不能行，亦不能立；稍稍转动，即彼此呼痛。胶扰彻晓，望见行路者，始呼至，断以佩刀，狼狈而返。愤欲往报，父老曰：“彼无形声，非力所胜，且无故而侵彼，理亦不直。侮实自召，又何仇焉？仇必败滋甚。”二人乃止。此狐小虐之使警，不深创之以激其必报，亦可谓善自全矣。然小虐亦足以激怒，不如敛戢勿动，使伺之无迹弥善也。

太和门丹墀下有石匮，莫知何名，亦莫知所贮何物。德慎斋前辈（慎斋名德保，与定圃前辈同名。乾隆壬戌进士，官至翰林院侍读。故当时以大德保小德保别之云）云：图裕斋之先德，昔督理殿工时，曾开视之。以问裕斋，曰：“信然。其中皆黄色细屑，仅半匮，不能满，凝结如土坯。谛审似是米谷岁久所化也。”余谓丹墀左之石阙，既贮嘉种，则此为五谷，于理较近。且大驾鹵部中，象背宝瓶，亦贮五谷。盖稼穡维宝，古训相传，八政首食，见于《洪范》。定制之意，诚渊乎远矣。

宣武门子城内，如培塿者五，砌之以砖，土人云：五火神墓。明成祖北征时，用火仁、火义、火礼、火智、火信制飞炮，破元兵于乱柴沟。后以其术太精，恐或为变，杀而葬于是。立五竿于丽谯侧，岁时祭之，使鬼有所归，不为厉焉。后成祖转生为庄烈帝，五人转生李自成、张献忠诸贼，乃复仇也。此齐东之语，非惟正史无此文，即明一代稗官小说，充栋汗牛，亦从未言及斯人斯事也。戊子秋，余见汉军步校董某，言闻之京营旧卒云：“此水平也。京城地势，惟宣武门最低，衢巷之水，

遇雨皆汇于子城。每夜雨太骤，守卒即起，视此培塿，水将及顶，则呼开门以泄之；没顶则门扉为水所壅，不能启矣。今日久渐忘，故或有时阻碍也。其城上五竿，则与白塔信炮相表里。设闻信炮，则昼悬旗、夜悬灯耳。与五火神何与哉！”此言似乎近理，当有所受之。

科场拨卷，受拔者意多不惬，此亦人情。然亦视其卷何如耳。壬午顺天乡试，余充同考官（时阅卷尚不回避本省）。得一合字卷，文甚工而诗不佳。因甫改试诗之制，可以恕论，遂呈荐主考梁文庄公，已取中矣。临填草榜，梁公病其“何不改乎此度”句侵下文“改”字（题为“始吾于人也”四字），驳落。别拨一合字备卷与余。先视其诗，第六联曰：“素娥寒对影，顾兔夜眠香。”（题为《月中桂》）已喜其秀逸。及观其第七联曰：“倚树思吴质，吟诗忆许棠。”遂跃然曰：“吴刚字质，故李贺《李凭箜篌引》曰：‘吴质不眠倚桂树，露脚斜飞湿寒兔。’此诗选本皆不录，非曾见《昌谷集》者不知也。华州试《月中桂》诗，举许棠为第一人。棠诗今不传，非曾见王定保《摭言》、计敏夫《唐诗纪事》者不知也。中彼卷之‘开花临上界，持斧有仙郎’，何如中此诗乎！微公拨入，亦自愿易之。”即朱子颖也。放榜后，时已九月，贫无絮衣。蒋心余素与唱和，借衣与之。乃来见，以所作诗为贄。余丙子扈从古北口时，车马壅塞，就旅舍小憩。见壁上一诗，剥残过半，惟三四句可辨。最爱其“一水涨暄人语外，万山青到马蹄前”二语，以为“云中路绕巴山色，树里河流汉水声”不是过也，惜不得姓名。及展其卷，此诗在焉。乃知针芥契合，已在六七年前，相与叹息者久之。子颖待余最尽礼，歿后，其二子承父之志，见余尚依依有情。翰墨因缘，良非偶尔，何尝以拔房为亲疏哉（余严江舟中诗曰：“山色空蒙淡似烟，参差绿到大江

边。斜阳流水推篷坐，处处随人欲上船。”实从“万山”句夺胎。尝以语子颖曰：“人言青出于蓝，今日乃蓝出于青。”子颖虽逊谢，意似默可。此亦诗坛之佳话，并附录于此）。

先师介野园先生，官礼部侍郎。扈从南巡，卒于路。卒前一夕，有星陨于舟前。卒后，京师尚未知，施夫人梦公乘马至门前，骑从甚多，然伫立不肯入。但遣人传语曰：“家中好自料理，吾去矣。”匆匆竟过。梦中以为时方扈从，疑或有急差遣，故不暇入。觉后，乃惊怛。比凶问至，即公卒之夜也。公屡掌文柄，凡四主会试，四主乡试，其他杂试殆不可缕数。尝有恩荣宴诗曰：“鸚鵡新班宴御园（按：“鸚鵡新班”不知出典，当时拟问公，竟因循忘之），摧颓老鹤也乘轩。龙津桥上黄金榜，四见门生作状元。”丁丑年作也。于文襄公亦赠以联曰：“天下文章同轨辙，门墙桃李半公卿。”可谓儒者之至荣。然日者推公之命云：“终于一品武阶，他日或以将军出镇耶！”公笑曰：“信如君言，则将军不好武矣。”及公卒，圣心悼惜，特赠都统。盖公虽官礼曹，而兼摄副都统。其扈从也，以副都统班行，故即武秩进一阶。日者之术，亦可云有验矣。

乩仙多伪托古人，然亦时有小验。温铁山前辈（名温敏，乙丑进士，官至盛京侍郎）尝遇扶乩者，问寿几何。乩判曰：“甲子年华有二秋。”以为当六十二。后二年卒，乃知二秋为二年。盖灵鬼时亦能前知也。又闻山东巡抚国公，扶乩问寿。乩判曰：“不知。”问：“仙人岂有所不知？”判曰：“他人可知，公则不可知。修短有数，常人尽其所禀而已。若封疆重镇，操生杀予夺之权，一政善，则千百万人受其福，寿可以增；一政不善，则千百万人受其祸，寿亦可以减。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预为注定，何况于吾？岂不闻苏 误杀二人，减二年寿；姜师德亦误杀二人，减十年寿耶？然则年命之事，公当自问，

不必问吾也。”此言乃凿然中理，恐所遇竟真仙矣。

族叔育万言：张歌桥之北，有人见黑狐醉卧场屋中（场中守视谷麦小屋，俗谓之场屋）。初欲擒捕，既而念狐能致财，乃覆以衣而坐守之。狐睡醒，伸宿数四，即成人形。甚感其护视，遂相与为友。狐亦时有所馈赠。一日，问狐曰：“设有人匿君家，君能隐蔽弗露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又问：“君能凭附人身狂走乎？”曰：“亦能。”此人即恳乞曰：“吾家酷贫，君所惠不足以贍，而又愧于数渎君。今里中某甲甚富，而甚畏讼。顷闻觅一妇司庖，吾欲使妇往应。居数日，伺隙逃出，藏君家；而吾以失妇，阳欲讼。妇尚粗有资首，可诬以蜚语，胁多金。得金之后，公凭附使奔至某甲别墅中，然后使人觅得，则承惠多矣。”狐如所言，果得多金，觅妇返后，某甲以在其别墅，亦不敢复问，然此妇狂疾竟不愈，恒自妆饰，夜似与人共嬉笑，而禁其夫勿使前。急往问狐，狐言无是理，试往侦之。俄归而顿足曰：“败矣！是某甲家楼上狐，悦君妇之色，乘吾出而彼入也。此狐非我所能敌，无如何矣！”此人固愚不已。狐正色曰：“譬如君里中某，暴横如虎，使彼强据人妇，君能代争乎？”后其妇颠痫日甚，且具发其夫之阴谋。针灸劾治皆无效，卒以瘵死。里人皆曰：“此人狡黠如鬼，而又济以狐之幻，宜无患矣。不虞以狐召狐，如螳螂黄雀之相伺也。古诗曰：‘利旁有倚刀，贪人还自贼。’信矣！”

门人王廷绍言：忻州有以贫鬻妇者，去几二载。忽自归，云初被买时，引至一人家。旋有一道士至，携之入山，意甚疑惧。然业已卖与，无如何。道士令闭目，即闻两耳风飐飐。俄令开目，已在一高峰上。室庐华洁，有妇女二十余人，共来问讯，云此是仙府，无苦也。因问：“到此何事？”曰：“更番侍祖师寝耳。此间金银如山积，珠翠锦绣、嘉肴珍果，皆役使

鬼神，随呼立至。服食日用，皆以拟王侯。惟每月一回小痛楚，亦不害耳。”因指曰：“此处仓库，此处庖厨，此我辈居处，此祖师居处。”指最高处两室曰：“此祖师拜月拜斗处，此祖师炼银处。”亦有给使之役，然无一男子也。自是每白昼则呼入荐枕席，至夜则祖师升坛礼拜，始各归寝。惟月信落红后，则净褌内外衣，以红绒为巨绋，缚大木上，手足不能丝毫动；并以绵丸塞口，暗不能声。祖师持金管如簪，寻视脉穴，刺入两臂两股肉内，吮吸其血，颇为酷毒。吮吸后，以药末糝创孔，即不觉痛，顷刻结痂。次日，痂落如初矣。其地极高，俯视云雨皆在下。忽一日狂飚陡起，黑云如墨压山顶，雷电激射，势极可怖。祖师惶遽，呼二十余女，并裸露环抱其身，如肉屏风。火光入室者数次，皆一掣即返。俄一龙爪大如箕，于人丛中攫祖师去。霹雳一声，山谷震动，天地晦冥。觉昏瞶如睡梦，稍醒，则已卧道旁。询问居人，知去家仅数百里。乃以臂钏易敝衣遮体，乞食得归也。忻州人尚有及见此妇者，面色枯槁，不久患瘵而卒。盖精血为道士采尽矣。据其所言，盖即烧金御女之士。其术灵幻如是，尚不免于天诛；况不得其传，徒受妄人之蛊惑，而冀得神仙，不亦颠哉！

江南吴孝廉，朱石君之门生也。美才夭逝，其妇誓以身殉，而屡缢不能死。忽灯下孝廉形见，曰：“易彩服则死矣。”从其言，果绝。孝廉乡人录其事征诗，作者甚众。余亦为题二律。而石君为作墓志，于孝廉之坎坷、烈妇之慷慨，皆深致悼惜，而此事一字不及。或疑其乡人之粉饰，余曰：“非也。文章流别，各有体裁。郭璞注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，于西王母事铺叙綦详。其注《尔雅·释地》，于‘西至西王母’句，不过曰‘西方昏荒之国’而已，不更益一语也。盖注经之体裁，当如是耳。金石之文，与史传相表里，不可与稗官杂记比，亦

不可与词赋比。石君博极群书，深知著作之流别，其不著此事于墓志，古文法也，岂以其伪而削之哉！”余老多遗忘，记孝廉名承绂，烈妇之姓氏，竟不能忆。姑存其略于此，俟扈蹕回銮，当更求其事状，详著之焉。

老仆施祥，尝乘马夜行至张白。四野空旷，黑暗中有数人掷沙泥，马惊嘶不进。祥知是鬼。叱之曰：“我不至尔墟墓间，何为犯我？”群鬼揶揄曰：“自作剧耳，谁与尔论理。”祥怒曰：“既不论理，是寻斗也。”即下马，以鞭横击之。喧哄良久，力且不敌；马又跳踉掣其肘。意方窘急，忽遥见一鬼狂奔来，厉声呼曰：“此吾好友，尔等毋造次！”群鬼遂散。祥上马驰归，亦不及问其为谁。次日，携酒于昨处奠之，祈示灵响，寂然不应矣。祥之所友，不过厮养屠沽耳，而九泉之下，故人之情乃如是。

门人吴钟侨，尝作《如愿小传》，寓言滑稽，以文为戏也。后作蜀中一令，值金川之役，以监运火药歿于路。诗文皆散佚，惟此篇偶得于故纸中，附录于此。其词曰：如愿者，水府之女神，昔彭泽清洪君以赠庐陵欧明者是也。以事事能给人之求，故有是名。水府在在皆有之，其遇与不遇，则系人之禄命耳。有四人同访道，涉历江海，遇龙神召之，曰：“鉴汝等精进，今各赐如愿一。”即有四女子随行。其一人求无不获，意极适。不数月病且死，女子曰：“今世之所享，皆前生之所积；君夙生所积，今数月销尽矣，请归报命。”是人果不起。又一人求无不获，意犹未已。至冬月，求鲜荔巨如瓜者。女子曰：“溪壑可盈，是不可饜，非神道所能给。”亦辞去。又一人所求有获有不获，以咎女子。女子曰：“神道之力，亦有差等，吾有能致不能致也。然日中必昃，月盈必亏。有所不足，正君之福。不见彼先逝者乎？”是人惕然，女子遂随之不去。又一人虽得

如愿，未尝有求。如愿时为自致之，亦蹙然不自安。女子曰：“君道高矣，君福厚矣，天地鉴之，鬼神佑之。无求之获，十倍有求，可无待乎我；我惟阴左右之而已矣。”他日相遇，各行其道，或喜或怅。曰：“惜哉！逝者之不闻也。”此钟侨弄笔狡狴之文，偶一为之，以资惩劝，亦无所不可；如累牋连篇，动成卷帙，则非著书之体矣。

郭石洲言：河南一巨室，宦成归里，年六十余矣。强健如少壮，恒蓄幼妾三四人；至二十岁，则治奁具而嫁之，皆宛然完璧。娶者多阴颂其德，人亦多乐以女鬻之。然在其家时，枕衾狎昵，与常人同。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饵，或以为徒悦耳目，实老不能男，莫知其审也。后其家婢媼私泄之，实使女而男淫耳。有老友密叩虚实，殊不自讳，曰：“吾血气尚盛，不能绝嗜欲。御女犹可以生子，实惧为身后累；欲渔男色，又惧艾之事，为子孙羞。是以出此间道也。”此事奇创，古所未闻。夫闺房之内，何所不有？床第事可勿深论。惟岁岁转易，使良家女得再嫁名，似于人有损；而不稽其婚期，不损其贞体，又似于人有恩。此种公案，竟无以断其是非。戈芥舟前辈曰：“是不难断，直恃其多财，法外纵淫耳。昔窦二东之行劫，必留其御寒之衣衾、还乡之资斧，自以为德。此老之有恩，亦若是而已矣。”

里有丁一士者，矫捷多力，兼习技击、超距之术。两三丈之高，可翩然上；两三丈之阔，可翩然越也。余幼时犹及见之，尝求睹其技。使余立一过厅中，余面向前门，则立前门外面相对。余转面后门，则立后门外面相对。如是者七八度，盖一跃即飞过屋脊耳。后过杜林镇，遇一友，邀饮桥畔酒肆中。酒酣，共立河岸。友曰：“能越此乎？”一士应声耸身过。友招使还，应声又至。足甫及岸，不虞岸已将圯，近水陡立处开裂有纹。

一士未见，误踏其上，岸崩二尺许。遂随之坠河，顺流而去。素不习水，但从波心踊起数尺，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，仍坠水中。如是数四，力尽，竟溺焉。盖天下之患，莫大于有所恃。恃财者终以财败，恃势者终以势败，恃智者终以智败，恃力者终以力败。有所恃，则敢于蹈险故也。田侯松岩于滦阳买一劳山杖，自题诗曰：“月夕花晨伴我行，路当坦处亦防倾。敢因恃尔心无虑，便向崎岖步不平！”斯真阅历之言，可贯而佩者矣。

沧州憩水井有老尼，曰慧师父，不知其为名为号，亦不知是此“慧”字否，但相沿呼之云尔。余幼时，尝见其出入外祖张公家。戒律谨严，并糖不食，曰：“糖亦猪脂所点成也。”不衣裘，曰：“寝皮与食肉同也。”不衣绸绢，曰：“一尺之帛，千蚕之命也。”供佛面筋必自制，曰：“市中皆以足踏也。”焚香必敲石取火，曰：“灶火不洁也。”清斋一食，取足自给，不营营募化。外祖家一仆妇，以一布为施。尼熟视识之，曰：“布施须用己财，方为功德。宅中为失此布，笞小婢数人，佛岂受如此物耶？”妇以情告曰：“初谓布有数十疋，未必一一细检，故遇取其一。不料累人受捶楚，日相诅咒，心实不安。故布施求忏罪耳。”尼掷还之曰：“然则何不密送原处，人亦得白，汝亦自安耶！”后妇死数年，其弟子乃泄其事，故人得知之。乾隆甲戌、乙亥间，年已七八十矣，忽过余家，云将诣潭柘寺礼佛，为小尼受戒。余偶话前事，摇首曰：“实无此事，小妖尼饶舌耳。”相与叹其忠厚。临行，索余题佛殿一额。余属赵春涧代书。合掌曰：“谁书即乞题谁名，佛前勿作诳语。”为易赵名，乃持去，后不再来。近问沧州人，无识之者矣。又景城天齐庙一僧，住持果成之第三弟子。士人敬之，无不称曰三师父，遂佚其名。果成弟子颇不肖，多散而托钵四方。惟此

僧不坠宗风，无大刹知客市井气，亦无法座禅师骄贵气；戒律精苦，虽千里亦打包徒步，从不乘车马。先兄晴湖尝遇之中途，苦邀同车，终不肯也。官吏至庙，待之礼无加；田夫、野老至庙，待之礼不减。多布施、少布施、无布施，待之礼如一。禅诵之余，惟端坐一室，入其庙如无人者。其行事如是焉而已。然里之男妇，无不曰三师父道行清高。及问其道行安在，清高安在，则茫然不能应。其所以感动人心，正不知何故矣。尝以问姚安公，公曰：“据尔所见，有不清不高处耶？无不清不高，即清高矣。尔必欲锡飞、杯渡，乃为善知识耶？”此一尼一僧，亦彼法中之独行者矣（三师父涅槃不久，其名当有人知，俟见乡试诸孙辈，使归而询之庙中）。

九州之大，奸盗事无地无之，亦无日无之，均不为异也。至盗而稍别于盗，而不能不谓之盗；奸而稍别于奸，究不能不谓之奸，斯为异矣。盗而人许遂其盗，奸而人许遂其奸，斯更异矣。乃又相触立发，相牵立息，发如鼎沸，息如电掣，不尤异之异乎！舅氏安公五章言：有中年失偶者，已有子矣，复买一有夫之妇。幸控制有术，犹可相安。既而是人死，平日私蓄，悉在此妇手。其子微闻而索之，事无佐证，妇弗承也。后侦知其藏贮处，乃夜中穴壁入室。方开篋携出，妇觉，大号有贼，家众惊起，各持械入。其子仓皇从穴出。迎击之，立踣。即从穴入搜余盗，闻床下喘息有声，群呼尚有一贼，共曳出繫缚。比灯至审视，则破额昏仆者其子，床下乃其故夫也。其子苏后，与妇各执一词：子云“子取父财，不为盗”。妇云“妻归前夫，不为奸”。子云“前夫可再合，而不可私会”。妇云“父财可索取，而不可穿窬”。互相诟谇，势不相下。次日，族党密议，谓涉讼两败，徒玷门风。乃阴为调停，使尽留金与其子，而听妇自归故夫，其难乃平。然已“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”矣。先

叔仪南公曰：“此事巧于相值，天也；所以致有此事，则人也。不纳此有夫之妇，子何由而盗、妇何由而奸哉？彼所恃者，力能驾驭耳。不知能驾驭于生前，不能驾驭于身后也。”

卷二十三·滦阳续录五

戴东原言：其族祖某，尝僦僻巷一空宅。久无人居，或言有鬼。某厉声曰：“吾不畏也。”入夜，果灯下见形，阴惨之气，砭人肌骨。一巨鬼怒叱曰：“汝果不畏耶？”某应曰：“然。”遂作种种恶状，良久，又问曰：“仍不畏耶？”又应曰：“然。”鬼色稍和，曰：“吾亦不必定驱汝，怪汝大言耳。汝但言一‘畏’字，吾即去矣。”某怒曰：“实不畏汝，安可诈言畏？任汝所为可矣！鬼言之再四，某终不答。鬼乃太息曰：“吾住此三十余年，从未见强项似汝者。如此蠢物，岂可与同居！”奄然灭矣。或咎之曰：“畏鬼者常情，非辱也。谬答以畏，可息事宁人。彼此相激，伊于胡底乎？”某曰：“道力深者，以定静祛魔，吾非其人也。以气凌之，则气盛而鬼不逼；稍有牵就，则气馁而鬼乘之矣。彼多方以饵吾，幸未中其机械也。”论者以其说为然。

饮食男女，人生之大欲存焉。干名义，渎伦常，败风俗，皆王法之所必禁也。若痴儿騃女，情有所钟，实非大悖于礼者，似不必苛以深文。余幼闻某公在郎署时，以气节严正自任。尝指小婢配小奴，非一年矣，往来出入，不相避也。一日，相遇于庭。某公亦适至，见二人笑容犹未敛，怒曰：“是淫奔也！于律奸未婚妻者。杖。”遂亟呼杖。众言：“儿女嬉戏，实无所染，婢眉与乳可验也。”某公曰：“于律谋而未行，仅减一

等。减则可，免则不可。”卒并杖之，创几殆。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，不是过也。自此恶其无礼，故稽其婚期。二人遂同役之际，举足趑趄；无事之时，望影藏匿。跋前后，日不聊生。渐郁悒成疾，不半载内，先后死。其父母哀之，乞合葬。某公仍怒曰：“嫁殇非礼，岂不闻耶？”亦不听。后某公歿时，口喃喃似与人语，不甚可辨。惟“非我不可”、“于礼不可”二语，言之十余度，了了分明。咸疑其有所见矣。夫男女非有行媒，不相知名，古礼也。某公于孩稚之时，即先定婚姻，使明知为他日之夫妇。朝夕聚处，而欲其无情，必不能也。“内言不出于阃，处言不入于阃”，古礼也。某公僮婢无多，不能使各治其事；时时亲相授受，而欲其不通一语，又必不能也。其本不正，故其末不端。是二人之越礼，实主人有以成之。乃操之已蹙，处之过当，死者之心能甘乎？冤魄为厉，犹以“于礼不可”为词，其斯以为讲学家乎？

山西人多商于外，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。俟蓄积有资，始归纳妇，纳妇后仍出营利，率二三年一归省，其常例也。或命途蹇剥，或事故萦牵，一二十载不得归。其或金尽裘敝，耻还乡里，萍飘逢转，不通音问者，亦往往有之。有李甲者，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，因冒其姓。家中不得其踪迹，遂传为死。俄其父母并逝，妇无所依，寄食于母族舅氏家。其舅本住邻县，又挈家逐什一，商舶南北，岁无定居。甲久不得家书，亦以为死。靳乙谋为甲娶妇。会妇舅旋卒，家属流寓于天津；念妇少寡，非长计，亦谋嫁于山西人，他时尚可归乡里。惧人嫌其无母家，因诡称己女。众为媒合，遂成其事。合卺之夕，以别已八年，两怀疑而不敢问。宵分私语，乃始了然。甲怒其未得实据而遽嫁，且诟且殴。阖家惊起，靳乙隔窗呼之曰：“汝之再娶，有妇亡之实据乎？且流离播迁，待汝八年而后嫁，亦可谅

其非得已矣。”甲无以应，遂为夫妇如初。破镜重合，古有其事。若夫再娶而仍元配，妇再嫁而未失节，载籍以来，未之闻也。姨丈卫公可亭，曾亲见之。

沧州酒，阮亭先生谓之“麻姑酒”，然土人实无此称。著名已久，而论者颇有异同。盖舟行来往，皆沽于岸上肆中，村酿薄醪，殊不足辱杯罍；又土人防征求无餍，相戒不以真酒应官，虽笞捶不肯出，十倍其价亦不肯出，保阳制府，尚不能得一滴，他可知也。其酒非市井所能酿，必旧家世族，代相授受，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。水虽取于卫河，而黄流不可以为酒，必于南川楼下，如金山取江心泉法，以锡罌沉至河底，取其地涌之清泉，始有冲虚之致。其收贮畏寒畏暑，畏湿畏蒸，犯之则味败。其新者不甚佳，必度阁至十年以外，乃为上品，一罌可值四五金。然互相馈赠者多，耻于贩鬻。又大姓若戴、吕、刘、王，若张、卫，率多零替，酿者亦稀，故尤难得。或运于他处，无论肩运、车运、舟运，一摇动即味变。运到之后，必安静处澄半月，其味乃复。取饮注壶时，当以杓平挹；数摆拨则味亦变，再澄数日乃复。姚安公尝言：饮沧酒禁忌百端，劳苦万状，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，实功不补患；不如遣小竖随意行沽，反陶然自适，盖以此也。其验真伪法：南川楼水所酿者，虽极醉，膈不作恶，次日亦不病酒，不过四肢畅适，恬然高卧而已。其但以卫河水酿者则否。验新陈法：凡度阁二年者，可再温一次；十年者，温十次如故，十一次则味变矣。一年者再温即变，二年者三温即变，毫厘不能假借，莫知其所以然也。董曲江前辈之叔名思任，最嗜饮。牧沧州时，知佳酒不应官，百计劝谕，人终不肯破禁约。罢官后，再至沧州，寓李进士锐巖家，乃尽倾其家酿。语锐巖曰：“吾深悔不早罢官。”此虽一时之戏谑，亦足见沧酒之佳者不易得矣。

先师李又聃先生言：东光有赵氏者（先生曾举其字，今不能记，似尚是先生之尊行），尝过清风店，招一小妓侑酒。偶语及某年宿此，曾招一丽人留连两夕，计其年今未四十。因举其小名，妓骇曰：“是我姑也，今尚在。”明日，同至其家，宛然旧识。方握手寒温，其祖姑闻客出视，又大骇曰：“是东光赵君耶？三十余年不相见，今鬓虽欲白，形状声音，尚可略辨。君号非某耶？”问之，亦少年过此所狎也。三世一堂，都无避忌，传杯话旧，惘惘然如在梦中。又住其家两夕而别。别时言祖籍本东光，自其翁始迁此，今四世矣。不知祖墓犹存否？因举其翁之名，乞为访问。赵至家后，偶以问乡之耆旧。一人愕然良久，曰：“吾今乃始信天道。是翁即君家门客，君之曾祖与人讼，此翁受怨家金，阴为反间，讼因不得直。日久事露，愧而挈家逃。以为在海角天涯矣，不意竟与君遇，使以三世之妇，偿其业债也。吁，可畏哉！”

又聃先生又言：有安生者，颇聪颖。忽为众狐女摄入承尘上，吹竹调丝，行炙劝酒，极阗狎冶荡之致。隔纸听之，甚了了，而承尘初无微隙，不知何以入也。燕乐既终，则自空掷下，头面皆伤损，或至破骨流血。调治稍愈，又摄去如初。毁其承尘，则摄置屋顶，其掷下亦如初。然生殊不自言苦也。生父购得一符，悬壁上。生见之，即战栗伏地，魅亦随绝。问生符上何所见。云初不见符，但见兵将狰狞，戈甲晃耀而已。此狐以为仇耶？不应有燕昵之欢；以为媚耶？不应有扑掷之酷。忽喜忽怒，均莫测其何心。或曰：“是仇也，媚之乃死而不悟。”然媚即足以致其死，又何必多此一掷耶？

李汇川言：有严先生，忘其名与字。值乡试期近，学子散后，自灯下夜读。一馆童送茶入，忽失声仆地，碗碎琤然。严惊起视，则一鬼披发瞪目立灯前。严笑曰：“世安有鬼，尔必

黠盗饰此状，欲我走避耳。我无长物，惟一枕一席，尔可别往。”鬼仍不动。严怒曰：“尚欲给人耶？”举界尺击之，瞥然而灭。严周视无迹，沉吟曰：“竟有鬼邪？”既而曰：“魂升于天，魄降于地，此理甚明。世安有鬼，殆狐魅耳。”仍挑灯琅琅诵不辍。此生崛强，可谓至极，然鬼亦竟避之。盖执拗之气，百折不回，亦足以胜之也。又闻一儒生，夜步廊下。忽见一鬼，呼而语之曰：“尔亦曾为人，何一作鬼，便无人理？岂有深更昏黑，不分内外，竟入庭院者哉？”鬼遂不见。此则心不惊怖，故神不瞽乱，鬼亦不得而侵之。又故城沈丈丰功（讳鼎勋，姚安公之同年）尝夜归遇雨，泥潦纵横，与一奴扶掖而行，不能辨路。经一废寺，旧云多鬼。沈丈曰：“无人可问，且寺中觅鬼问之。”径入，绕殿廊呼曰：“鬼兄鬼兄，借问前途水深浅？”寂然无声。沈丈笑曰：“想鬼俱睡，吾亦且小憩。”遂偕奴倚柱睡至晓。此则襟怀洒落，故作游戏耳。

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时，于空山捕得一玛哈沁。诘其何以得活，曰：“打牲为粮耳。”问：“潜伏已久，安得如许火药？”曰：“蜚螂曝干为末，以鹿血调之，曝干，亦可以代火药。但比硝磺力稍弱耳。”又一蒙古台吉云：“鸟铳贮火药铅丸后，再取一千蜚螂，以细杖送入，则比寻常可远出一二十步。”此物理之不可解者，然试之均验。又疡医殷赞庵云：“水银能蚀五金，金遇之则白，铅遇之则化。凡战阵铅丸陷入骨肉者，割取至为楚毒，但以水银自创口灌满，其铅自化为水，随水银而出。”此不知验否，然于理可信。

田白岩言：有士人僦居僧舍，壁悬美人一轴，眉目如生，衣褶飘扬如动。士人曰：“上人不畏扰禅心耶？”僧曰：“此天女散花图，堵芬木画也。在寺百余年矣，亦未暇细观。”一夕，灯下注目，见画中人似凸起一二寸。士人曰：此西洋界画，

故视之若低昂，何堵芬木也。”画中忽有声曰：“此妾欲下，君勿讶也。”士人素刚直，厉声叱曰：“何物妖鬼敢媚我！”遽掣其轴，欲就灯烧之。轴中絮泣曰：“我炼形将成，一付祝融，则形消神散，前功付流水矣。乞赐哀悯，感且不朽。”僧闻闾扰，亟来视。士人告以故。僧憬然曰：“我弟子居此室，患瘵而死，非汝之故耶？”画不应，既而曰：“佛门广大，何所不容。和尚慈悲，宜见救度。”士怒曰：“汝杀一人矣，今再纵汝，不知当更杀几人。是惜一妖之命，而戕无算人命也。小慈是大慈之贼，上人勿吝。”遂投之炉中。烟焰一炽，血腥之气满室，疑所杀不止一人矣。后入夜，或嚶嚶有泣声。士人曰：“妖之余气未尽，恐久且复聚成形。破阴邪者惟阳刚。”乃市爆竹之成串者十余（京师谓之火鞭），总结其信线为一，闻声时骤然爇之，如雷霆砰磕，窗扉皆震，自是遂寂。除恶务本，此士人有焉。

有与狐为友者，天狐也，有大神术，能摄此人于千万里外。凡名山胜境，恣其游眺，弹指而去，弹指而还，如一室也。尝云：“惟贤圣所居不敢至，真灵所驻不敢至，余则披图按籍，惟意所如耳。”一日，此人祈狐曰：“君能携我于九州之外，能置我于人闺阁中乎？”狐问何意。曰：“吾尝出入某友家，预后庭丝竹之宴。其爱妾与吾目成，虽一语未通，而两心互照。但门庭深邃，盈盈一水，徒怅望耳。君能于夜深人静，摄我至其绣阁，吾事必济。”狐沉思良久，曰：“是无不可。如主人在何？”曰：“吾侦其宿他姬所而往也。”后果侦得实，祈狐偕往。狐不俟其衣冠，遽携之飞行。至一处，曰：“是矣。”瞥然自去。此人暗中摸索，不闻人声，惟觉触手皆卷轴，乃主人之书楼也。知为狐所弄，仓皇失措，误触一几倒，器玩落板上，碎声砰然。守者呼：“有盗！”僮仆至，启锁明烛，执

械入。见有人瑟缩屏风后，共前击仆，以绳急缚。就灯下视之，识为此人，均大骇愕。此人故狡黠，诡言偶与狐友忤，被提至此。主人故稔知之，拊掌揶揄曰：“此狐恶作剧，欲我痛失君耳。姑免笞，逐出！”因遣奴送归。他日，与所亲密言之，且詈曰：“狐果非人，与我相交十余年，乃卖我至此。”所亲怒曰：“君与某交，已不止十余年，乃借狐之力，欲乱其闺阏，此谁非人耶？狐虽愤君无义，以游戏傲君，而仍留君自解之路，忠厚多矣。使待君华服盛饰，潜挈置主人卧榻下，君将何词以自文？由此观之，彼狐而人，君人而狐者也。尚不自反耶？”此人愧沮而去。狐自此不至，所亲亦遂与绝。郭彤纶与所亲有瓜葛，故得其详。

老儒刘泰宇，名定光，以舌耕为活。有浙江医者某，携一幼子流寓，二人甚相得，因卜邻。子亦韶秀，礼泰宇为师。医者别无亲属，濒死托孤于泰宇。泰宇视之如子。适寒冬，夜与共被。有杨甲为泰宇所不礼，因造谤曰：“泰宇以故人之子为变童。”泰宇愤恚，问此子知尚有一叔，为粮艘旗丁掌书算。因携至沧州河干，借小屋以居；见浙江粮艘，一一遥呼，问有某先生否。数日，竟得之，乃付以侄。其叔泣曰：“夜梦兄云，侄当归。故日日独坐舵楼望。兄又云：‘杨某之事，吾得直于神矣。’则不知所云也。”泰宇亦不明言，悒悒自归。迂儒拘谨，恒念此事无以自明，因郁结发病死。灯前月下，杨恒见其怒目视。杨故犷悍，不以为意。数载亦死。妻别嫁，遗一子，亦韶秀。有宦室轻薄子，诱为变童，招摇过市，见者皆太息。泰宇，或云肃宁人，或云任丘人，或云高阳人。不知其审，大抵住河间之西也。迹其平生，所谓歿而可祀于社者欤！此事在康熙中年，三从伯灿宸公喜谈因果，尝举以为戒。久而忘之。戊午五月十二日，住密云行帐，夜半睡醒，忽然忆及，悲其名

氏翳如。至滦阳后，为录大略如右。

常守福，镇番人。康熙初，随众剽掠，捕得当斩。曾伯祖光吉公时官镇番守备，奇其状貌，请于副将韩公免之，且补以名粮，收为亲随。光吉公罢官归，送公至家，因留不返。从伯祖钟秀公尝曰：“常守福矫捷绝伦，少时尝见其以两足挂明楼雉堞上，倒悬而扫砖线之雪，四围皆净（剧盗多能以足向上，手向下，倒抱楼角而登。近雉堞处以砖凸出三寸，四围镶之，则不能登，以足不能悬空也。俗谓之砖线）。持帚翩然而下，如飞鸟落地，真健儿也。”后光吉公为娶妻生子。闻今尚有后人，为四房佃种云。

门联唐末已有之，蜀辛寅逊为孟昶题桃符，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二语是也。但今以朱笺书之为异耳。余乡张明经晴岚，除夕前自题门联曰：“三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千锤百炼人。”适有锻铁者求彭信甫书门联，信甫戏书此二句与之。两家望衡对宇，见者无不失笑。二人本辛酉拔贡同年，颇契厚，坐此竟成嫌隙。凡戏无益，此亦一端。又董曲江前辈喜谐谑，其乡有演剧送葬者，乞曲江于台上题一额。曲江为书“吊者大悦”四字，一邑传为口实，致此人终身切齿，几为其所构陷。后曲江自悔，尝举以戒友朋云。

董秋原言：有张某者，少游州县幕。中年度足自贍，即闲居以蒔花种竹自娱。偶外出数日，其妇暴卒。不及临诀，心恒怅怅如有失。一夕，灯下形见，悲喜相持。妇曰：“自被摄后，有小罪过待发遣，遂羁縻至今。今幸勘结，得入轮回，以距期尚数载，感君忆念，祈于冥官，来视君，亦夙缘之未尽也。”遂相缱绻如平生。自此人定恒来，鸡鸣辄去。嫵婉之意有加，然不一语及家事，亦不甚问儿女，曰：“人世嚣杂，泉下人得离苦海，不欲闻之矣。”一夕，先数刻至，与语不甚答，曰：

“少迟君自悟耳。”俄又一妇褰帘入，形容无二，惟衣饰差别，见前妇惊却。前妇叱曰：“淫鬼假形媚人，神明不汝容也！”后妇狼狈出门去。此妇乃握张泣。张恹恹莫知所为。妇曰：“凡饿鬼多托名以求食，淫鬼多假形以行媚，世间灵语，往往非真。此鬼本西市娼女，乘君思忆，投隙而来，以盗君之阳气。适有他鬼告我，故投诉社公，来为君驱除。彼此时谅已受笞矣。”问：“今在何所？”曰：“与君本有再世缘，因奉事翁姑，外执礼而心怨望，遇有疾病，虽不冀幸其死，亦不迫切求其生。为神道所录，降为君妾。又因怀挟私愤，以语激君，致君兄弟不甚睦，再降为媵婢。须后公二十余年生，今尚浮游墟墓间也。”张牵引入帟。曰：“幽明路隔，恐干阴谴，来生会了此愿耳。”呜咽数声而灭。时张父母已故，惟兄别居。乃诣兄具述其事，友爱如初焉。

有嫠妇年未二十，惟一子，甫三四岁。家徒四壁，又鲜族属，乃议嫁。妇色颇艳。其表戚某甲，密遣一姬说之曰：“我于礼无娶汝理，然思汝至废眠食。汝能托言守志，而私昵于我，每月给资若干，足以贍母子。两家虽各巷，后屋则仅隔一墙，梯而来往，人莫能窥也。”妇惑其言，遂出入如夫妇。外人疑妇何以自活，然无迹可见，姑以为尚有蓄积而已。久而某甲奴婢泄其事。其子幼，即遣就外塾宿。至十七八，亦稍闻繁言。每泣谏，妇不从；狎昵杂坐，反故使见闻，冀杜其口。子恚甚，遂白昼入某甲家，事刃于心，出于背，而以“借贷不遂，遭其轻薄，怒激致杀”首于官。官廉得其情，百计开导，卒不吐实，竟以故杀论抵。乡邻哀之，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，乞文于朱梅崖前辈。梅崖先一夕梦是子，容色惨沮，对而拱立。至是憬然曰：“是可毋作也。不书其实，则一凶徒耳，乌乎表？书其实，则彰孝子之名，适以伤孝子之心，非所以安其灵也。”

遂力沮罢其事。是夕，又梦其拜而去。是子也，甘殒其身以报父仇，复不彰母过以为父辱，可谓善处人伦之变矣。或曰：“斩其宗祀，祖宗恫焉。盍待生子而为之乎？”是则讲学之家，责人无已，非余之所敢闻也。

小人之谋，无往不福君子也。此言似迂而实信。李云举言其兄宪威官广东时，闻一游士性迂僻，过岭干谒亲旧，颇有所获。归装补被衣履之外，独有二巨篋，其重四人乃能舁，不知其何所携也。一日，至一换舟处，两舷相接，束以巨绳，扛而过。忽四绳皆断如刃截，匍然堕板上。两篋皆破裂，顿足悼惜。急开检视，则一贮新端砚，一贮英德石也。石篋中白金一封，约六七十两，纸裹亦绽。方拈起审视，失手落水中。倩渔户投水求之，仅得小半。方懊丧间，同来舟子遽贺曰：“盗为此二篋，相随已数日，以岸上有人家，不敢发。吾惴惴不敢言。今见非财物，已唾而散矣。君真福人哉！抑阴功得神佑也？”同舟一客私语曰：“渠有何阴功，但新有一痴事耳。渠在粤日，尝以百二十金托逆旅主人买一妾，云是一年余新妇，贫不举火，故鬻以自活。到门之日，其翁姑及婿俱来送，皆羸病如乞丐。临入房，互相抱持，痛哭诀别。已分手，犹追数步，更絮语。媒姬强曳妇入，其翁抱数月小儿向渠叩首曰：‘此儿失乳，生死未可知。乞容其母暂一乳，且延今日，明日再作计。’渠忽跃然起曰：‘吾谓妇见出耳。今见情状，凄动心脾，即引汝妇去，金亦不必偿也。古今人相也不远，冯京之父，吾岂不能为哉！’竟对众焚其券。不知乃主人窥其忠厚，伪饰己女以给之，倘其竟纳，又别有狡谋也。同寓皆知，渠至今未悟，岂鬼神即录为阴功耶？”又一客曰：“是阴功也。其事虽痴，其心则实出于恻隐。鬼神监察，亦监察其心而已矣。今日免祸，即谓缘此事可也。彼逆旅主人，尚不知究竟何如耳。”先师又聃先生，

云举兄也。谓云举曰：“吾以此客之论为然。”余又忆姚安公言：“田丈耕野西征时，遣平鲁路守备李虎偕二千总将三百兵出游徼，猝遇额鲁特自间道来。二千总启虎曰：“贼马健，退走必为所及。请公率前队扼山口，我二人率后队助之。贼不知我多寡，犹可以守。”虎以为然，率众力斗。二千总已先遁，盖给虎与战，以稽时刻；虎败，则去已远也。虎遂战歿。后荫其子先捷如父官。此虽受给而败，然受给适以成其忠。故曰，小人之谋，无往不福君子也。此言似迂而实确。

云举又言：有人富甲一乡，积粟千余石。遇岁歉，闭不肯赈。忽一日，征集仆隶，陈设概量，手书一红笺，榜于门曰：“岁歉人饥，何必独饱？今拟以历年积粟，尽贷乡邻，每人以一石为律。即日各具囊筐赴领，迟则粟尽矣。”附近居民，闻声云合，不一日而粟尽。有请见主人申谢者，则主人不知所往矣。皇遽大索，乃得于久锢敝屋中，酣眠方熟，人至始欠伸。众惊愕掖起，于身畔得一纸曰：“积而不散，怨之府也；怨之所归，祸之丛也。千家饥而一家饱，剽劫为势所必至，不名实两亡乎？感君旧恩，为君市德。希恕专擅，是所深禱。”不省所言者何事。询知始末，太息而已。然是时人情汹汹，实有焚掠之谋。得是博施，乃转祸为福。此幻形之妖，可谓爱人以德矣。所云“旧恩”，则不知其故。或曰：“其家园中有老屋，狐居之数十年，屋圯乃移去，意即其事欤？”

小时闻乳母李氏言：一人家与佛寺邻。偶寺廊跃下一小狐，儿童捕得，束缚鞭捶，皆慑伏不动。放之则来往于院中，绝不他往。与之食则食，不与之食亦不敢盗，饥则向人摇尾而已。呼之似解人语，指挥之亦似解人意。举家怜之，恒禁儿童勿凌虐。一日，忽作人语曰：“我名小香，是钟楼上狐家婢。偶嬉戏误事，因汝家儿童顽劣，罚行游道路一月。今限满当归，故

此告别。”问：“何故不逃避？”曰：“主人养育多年，岂有逃避之理？”语讫，作叩额状，翩然越墙而去。时余家一小奴窃物远扬，乳母因说此事，喟然曰：“此奴乃不及此狐。”

陈云亭舍人言：“其乡深山中有废兰若，云鬼物据之，莫能修复。一僧道行清高，径往卓锡。初一两夕，似有物窥伺。僧不闻不见，亦遂无形声。三五日后，夜夜有夜叉排闥入，狰狞跳掷，吐火嘘烟。僧禅定自若。扑及薄团者数四，然终不近身；比晓，长啸去。次夕，一好女至，合什作礼，请问法要。僧不答。又对僧琅琅诵《金刚经》，每一分讫，辄问此何解。僧又不答。女子忽旋舞，良久，振其双袖，有物簌簌落满地，曰：“此比散花何如？”且舞且退，瞥眼无迹。满地皆寸许小儿，蠕蠕几千百，争缘肩登顶，穿襟入袖。或龇啮，或搔爬，如蚊虻蚋虱之攒啮；或抉剔耳目，擘裂口鼻，如蛇蝎之毒螫。撮之投地，爆然有声，一辄分形为数十，弥添弥众。左支右绌，困不可忍，遂委顿于禅榻下。久之苏息，寂无一物矣。僧慨然曰：“此魔也，非迷也。惟佛力足以伏魔，非吾所及。浮屠不三宿桑下，何必恋恋此土乎？”天明，竟打包返。余曰：“此公自作寓言，譬正人之愠于群小耳。然亦足为轻尝者戒。”云亭曰：“仆百无一长，惟平生不能作妄语。此僧归路过仆家，面上血痕细如乱发，实曾目睹之。”

老仆刘廷宣言：雍正初，佃户张璜于褚寺东架团焦（俗谓之团瓢，焦字音转也。二字出《北齐书》本纪）守瓜，夜恒见一人，行步迟重，徐徐向西北去。一夕，偶窃随之，视所往，见至一丛冢处，有十余女鬼出迓，即共狎笑鬬戏。知为妖物，然似是蠢蠢无所能，乃藏火铤于团焦，夜夜伺之。一夜，又见其过。发铤猝击，匍然仆地。秉火趋视，乃一翁仲也。次日，积柴燔为灰，亦无他异。至夜，梦十余妇女罗拜，曰：“此怪

不知自何来，力猛如黑虎。凡新葬女鬼，无老少皆遭胁污；有枝拒者，登其坟顶，踊跃数四，即土陷棺裂，无可栖身。故不敢不从，然饮恨则久矣。今蒙驱除，故来谢也。”后有从高川来者，云石人洼冯道墓前（冯道，景城人，所居今犹名相国庄，距景城二三里。墓则在今石人洼。余幼时见残缺石兽、石翁仲尚有存者，县志云不知道墓所在，盖承旧志之误也）忽失一石人，乃知即是物也。是物自五代至今，始炼成形，岁月不为不久；乃甫能幻化，即纵凶淫，卒自取焚如之祸。与邵二云所言木偶，其事略同，均可为小器易盈者鉴也。

外叔祖张公蝶庄家有书室，颇轩敞。周以回廊，中植芍药三四十本，花时香过邻墙。门客閤姓者，携一仆下榻其中。一夕就枕后，忽外有女子声曰：“姑娘致意先生。今日花开，又值好月，邀三五女伴借一赏玩，不致有祸于先生。幸勿开门唐突，足见雅量矣。”閤噤不敢答，亦不复再言。俄微闻衣裳纛卒纛祭声，穴窗纸视之，无一人影；侧耳谛听，时似喁喁私语，若有若无，都不辨一字，阒阒枕席，睡不交睫。三鼓以后，似又闻步履声。俄而隔院犬吠，俄而邻家犬亦吠，俄而巷中犬相接而吠。近处吠止，远处又吠，其声迢递向东北，疑其去矣。恐忤之招祟，不敢启户。天晓出视，了无痕迹，惟西廊尘上似略有弓弯印，亦不分明，盖狐女也。外祖雪峰公曰：“如此看花，何必更问主人？殆閤公莽莽有伧气，恐其偶然冲出，致败人意耳。”

沧州有董华者，读书不成，流落为市肆司书算。复不能善事其长，为所排挤。出以卖药卜卦自给，遂贫无立锥。一母一妻，以缝紵浣濯佐之，犹日不举火。会岁饥，枵腹杜门，势且俱毙。闻邻村富翁方买妾，乃谋于母，将鬻妇以求活。妇初不从。华告以失节事大，致母饿死事尤大，乃涕泗曲从，惟约以

倘得生还，乞仍为夫妇，华亦诺之。妇故有姿，富翁颇宠眷，然枕席时有泪痕。富翁固问，毅然对曰：“身已属君，事事可听君所为。至感忆旧恩，则虽刀锯在前，亦不能断此念也。”适岁再饥，华与母并为饿殍。富翁虑有变，匿不使知。有一邻姬偶泄之，妇殊不哭，痴坐良久，告其婢媼曰：“吾所以隐忍受玷者，一以活姑与夫之命，一以主人年已七十余，度不数年，即当就木；吾年尚少，计其子必不留我，我犹冀缺月再圆也。今则已矣！”突起开楼窗，踊身倒坠而死。此与前录所载福建学院妾相类。然彼以儿女情深，互以身殉，彼此均可以无恨。此则以养姑养夫之故，万不得已而失身，乃卒无救于姑与夫，事与愿违，徒遭玷污，痛而一决，其赍恨尤可悲矣。

余十岁时，闻槐镇一僧（槐镇即《金史》之槐家镇，今作淮镇，误也），农家子也，好饮酒食肉。庙有田数十亩，自种自食，牧牛耕田外，百无所知。非惟经卷法器，皆所不蓄，毗卢袈裟，皆所不具；即佛龕香火，亦在若有若无间也。特首无发，室无妻子，与常人小异耳。一日，忽呼集邻里，而自端坐破几上，合掌语曰：“同居三十余年，今长别矣。以遗蜕奉托可乎？”溘然而逝，合掌端坐仍如故，鼻垂两玉箸，长尺余。众大惊异，共为募木造龕。舅氏安公实斋居丁家庄，与相近，知其平日无道行，闻之不信。自往视之，以造龕未竟，二日尚未敛，面色如生，抚之肌肤如铁石。时方六月，蝇蚋不集，亦了无尸气，竟莫测其何理也。

喀喇沁公丹公（号益亭，名丹巴多尔济，姓乌梁汗氏，蒙古王孙也）言：内廷都领侍萧得禄，幼尝给事其邸第。偶见一黑物如猫，卧树下，戏击以弹丸。其物甫一转身，即巨如犬。再击。又一转身，遂巨如驴。惧不敢复击。物亦自去。俄而飞瓦掷砖，变怪陡作。知为狐魅，惴惴不自安。或教以绘像事之，

其崇乃止。后忽于几上得钱数十，知为狐所酬，始试收之，秘不肯语。次日，增至百文。自是日有所增，渐至盈千。旋又改为银一铤，重约一两。亦日有所增，渐至一铤五十两。巨金不能密藏，遂为管领者所觉。疑盗诸官库，榜掠讯问，几不能自白。然后知为狐所陷也。夫飞土逐肉（“断竹续竹，飞土逐肉”，《吴越春秋》载陈音所诵古歌，即弹弓之始也），儿戏之常。主人知之，亦未必遽加深责。狐不能畅其志也。饵之以利，使盈其贪壑，触彼祸罹，狐乃得适所愿矣。此其设阱伏机，原为易见；徒以利之所在，遂令智昏。反以为我礼即虔，彼心故悦。委曲自解，致不觉堕其彀中。昔夫差贪句践之服事，卒败于越；楚怀贪商於之六百，卒败于秦；北宋贪灭辽之割地，卒败于金；南宋贪伐金之助兵，卒败于元。军国大计，将相同谋，尚不免于受饵。况区区童稚，乌能出老魅之阴谋哉，其败宜矣！又举一近事曰：“有刑曹某官之仆夫，睡中觉有舌舔其面。举石击之，踣而毙。烛视，乃一黑狐。剥之，腹中有一小人首，眉目宛然，盖所谓炼婴儿未成也。翌日，为主人御车归。狐凭附其身，举凳击主人，且厉声陈其枉死状。盖欲报之而不能，欲假手主人以鞭笞泄其愤耳。此二狐同一复仇，余谓此狐之悍而直，胜彼狐之阴而险也。”

丹公又言：科尔沁达尔汗王一仆，尝行路拾得二毡囊，其一满贮人牙，其一满贮人指爪。心颇诧异，因掷之水中。旋一老姬仓皇至，左顾右盼，似有所觅，问仆曾见二囊否？仆答以未见。姬知为所毁弃，遽大愤怒，折一木枝奋击仆。仆徒手与搏，觉其衣裳柔脆，如通草之心；肌肉虚松，似莲房之穰。指所抠处辄破裂，然放手即长合如故。又如抽刀之断水。互斗良久，姬不能胜，乃舍去。临去顾仆誓曰：“少则三月，多则三年，必褫汝魄！”然至今已逾三年，不能为祟，知特大言相恐

而已。此当是炼形之鬼，取精未足，不能凝结成质，故仍聚气而为形。其蓄人牙爪者，牙者骨之余，爪者筋之余，殆欲合炼服饵，以坚固其质耳。

田侯松岩言：今岁六月，有扈从侍卫和升，卒于滦阳。马兰镇总兵爱公星阿，与和亲旧，为经理棺衾，送其骨归葬。一夕如厕，缺月微明。见一人如立烟雾中，问之不言，叱之不动。爱公故能视鬼，凝神谛审，乃和之魂也。因拱而祝曰：“昔斂君时，物多不备，我力绵薄，君所深知。今形见，岂有所责耶？”不言不动如故。又祝曰：“闻歿于塞外者，不焚路引，其鬼不得入关。曩偶忘此，君毋乃为此来耶？”魂即稽首至地，倏然而隐。爱公为具牒于城隍，后不复见。又扈从南巡时，与爱公同寓江宁承天寺，规模宏壮，楼阁袤延，所住亦颇轩敞。一日，方共坐，忽楼窗六扇无风自开，俄又自阖。爱公视之，曰：“有一僧坐北牖上，其面横阔，须髯鬃如久未剃，目瞪视而项微倮，盖缢鬼也。”以问寺僧，僧不能讳，惟怪何以识其貌，疑有人泄之。不知爱公之自能视也。又偶在船头，戏拈篙刺水。忽掷篙却避，面有惊色。怪诘其故。曰：“有溺鬼缘篙欲上也。”戊午八月，宴蒙古外藩于清音阁，爱公与余连席。余以松岩所语叩之，云皆不妄。然则随外有鬼，亦复如人。此求归之鬼，有系恋心；开窗之鬼，有争据心；缘篙之鬼，有竞斗心。其得失胜负、喜怒哀乐，更当一一如人。是胶胶扰扰，地下尚无了期。释氏讲忏悔解脱，圣人之法，亦使有所归而不为厉，其深知鬼神之情状矣。子贡曰：“大哉死乎，君子息焉！”庄周曰：“嗟来桑扈乎，而已反其真。”特就耳目所及言之耳。

卷二十四·滦阳续录六

狐能诗者，见于传记颇多，狐善画则不概见。海阳李文砚亭言：顺治、康熙间，周处士 寻薄游楚豫。周以画松名，有士人倩画书室一壁。松根起于西壁之隅，盘擎夭矫，横径北壁，而纤末犹扫及东壁一二尺；觉浓阴入座，长风欲来。置酒邀社友共赏。方攒立壁下，指点赞叹，忽一友拊掌绝倒，众友俄亦哄堂。盖松下画一秘戏图，有大木榻布长簟，一男一妇，裸而好合；流目送盼，媚态宛然。旁二侍婢亦裸立，一挥扇驱蝇，一以两手承妇枕，防蹂躏坠地。乃士人及妇与媵婢小像也。哗然趋视，眉目逼真，虽僮仆亦辨识其面貌，莫不掩口。士人恚甚，望空指划，詈妖狐。忽檐际大笑曰：“君太伤雅。曩闻周处士画松，未尝目睹，昨夕得观妙迹，坐卧其下不能去，致失避君，未尝抛砖掷瓦相忤也。君遽毒詈，心实不平，是以与君小作剧。君尚不自反，乖戾如初，行且绘此像于君家白板扉，博途人一粲矣。君其图之。”盖士人先一夕设供客具，与奴子秉烛至书室，突一黑物冲门去。士人知为狐魅，曾诟厉也。众为慰解，请入座；设一虚席于上。不见其形，而语音琅然；行酒至前辄尽，惟不食肴饌，曰：“不茹荤四百余年矣。”濒散，语士人曰：“君太聪明，故往往以气凌物。此非养德之道，亦非全身之道也。今日之事，幸而遇我。倘遇负气如君者，则难从此作矣。惟学问变化气质，愿留意焉。”丁宁郑重而别。回

视所画，净如洗矣。次日，书室东壁忽见设色桃花数枝，衬以青苔碧草。花不甚密，有已开者，有半开者，有已落者，有未落者；有落未至地随风飞舞者八九片，反侧横斜，势如飘动，尤非笔墨所能到。上题二句曰：“芳草无行径，空山正落花。”（按：此二句，初唐杨师道之诗）不署姓名。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。后周处士见之，叹曰：“都无笔墨之痕。觉吾画犹努力出棱，有心作态。”

景城北冈有玄帝庙，明末所建也。岁久，壁上霉迹隐隐成峰峦起伏之形，望似远山笼雾。余幼时尚及见之。庙祝棋道士病其晦昧，使画工以墨勾勒，遂似削圆方竹。今庙已圯尽矣，棋道士不知其姓，以癖于象戏，故得此名。或以为齐姓误也。棋至劣而至好胜，终日丁丁然不休。对局者或倦求去，至长跪留之。尝有人指对局者一著，衔之次骨，遂拜绿章，诅其速死。又一少年偶误一著，道士幸胜。少年欲改著，喧争不已。少年粗暴，起欲相殴。惟笑而却避曰：“任君击折我肱，终不能谓我今日不胜也。”亦可云痴物矣。

酒有别肠，信然。八九十年来，余所闻者，顾侠君前辈称第一，缪文子前辈次之。余所见者，先师孙端人先生亦入当时酒社。先生自云：“我去二公中间，犹可著十余人。”次则陈句山前辈与相敌，然不以酒名。近时路晋清前辈称第一，吴云岩前辈亦骀骀争胜。晋清曰：“云岩酒后弥温克，是即不胜酒力，作意矜持也。”验之不谬。同年朱竹君学士、周稚圭观察，皆以酒自雄。云岩曰：“二公徒豪举耳。拇阵喧呶，泼酒几半，使坐而静酌则败矣。”验之亦不谬。后辈则以葛临溪为第一，不与之酒，从不自呼一杯；与之酒，虽盆盎无难色，长鲸一吸，涓滴不遗。尝饮余家，与诸桐屿、吴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将阑，众皆酩酊，或失足颠仆。临溪一一指挥僮仆扶掖登榻，然

后从容登舆去，神志湛然，如未饮者。其仆曰：“吾相随七八年，从未见其独酌，亦未见其偶醉也。”惟饮不择酒，使尝酒亦不甚知美恶，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戏之。然亦罕有矣。惜不及见顾、缪二前辈，一决胜负也。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饮，曰：“东坡长处，学之可也；何并其短处亦刻画求似！”及余典试得临溪，以书报先生。先生复札曰：“吾再传有此君，闻之起舞。但终恨君是蜂腰耳。”前辈风流，可云佳话。今老矣，久不预少年文酒之会，后来居上，又不知为谁？

高官农家畜一牛，其子幼时，日与牛嬉戏，攀角捋尾皆不动。牛或嗅儿顶、舐儿掌，儿亦不惧。稍长，使之牧。儿出即出，儿归即归，儿行即行，儿止即止，儿睡则卧于侧，有年矣。一日往牧，牛忽狂奔至家，头颈皆浴血，跳踉哮吼，以角触门。儿父出视，即掉头回旧路。知必有变，尽力追之。至野外，则儿已破颅死；又一人横卧道左，腹裂肠出，一枣棍弃于地。审视，乃三果庄盗牛者（三果庄回民所聚，沧州盗藪也）。始知儿为盗杀，牛又触盗死也。是牛也，有人心焉。又西商李盛庭买一马，极驯良。惟路逢白马，必立而注视，鞭策不肯前。或望见白马，必驰而追及，衔勒不能止。后与原主谈及，原主曰：“是本白马所生，时时觅其母也。”是马也，亦有人心焉。

余八岁时，闻保母丁媪言：某家有犊牛，跛不任耕，乃鬻诸比邻屠肆。其犊甫离乳，视宰割其母，牟牟鸣数日。后见屠者即奔避，奔避不及，则伏地战栗，若乞命状。屠者或故逐之，以资笑噱，不以为意也。犊渐长，甚壮健，畏屠者如初。及角既坚利，乃伺屠者侧卧凳上，一触而贯其心，遽驰去。屠者妇大号捕牛。众悯其为母复仇，故缓追，逸之，意莫知所往。时丁媪之亲串杀人，遇赦获免，仍与其子同里閤。丁媪故窃举是事为之忧危，明仇不可狎也。余则取犊有复仇之心，知力弗胜，

故匿其锋，隐忍以求一当。非徒孝也，抑亦智焉。黄帝《巾机铭》曰（机是本字，校者或以为破体俗书，改为机字，反误）：“日中必慧（按：《汉书·贾谊传》引此句，作慧。《六韬》引此句，作慧。音义并同），操刀必割。”言机之不可失也。《越绝书》子贡谓越王曰：“夫有谋人之心，使人知之者，危也。”言机之不可泄也。《孙子》曰：“善用兵者，闭门如处女，出门如脱兔。”斯言当矣。

姜慎思言：乾隆己卯夏，有江南举子以京师逆旅多湫隘，乃税西直门外一大家坟院读书。偶晚凉树下散步，遇一女子，年十五六，颇白皙。挑与语，不嗔不答，转墙角自去。夜半睡醒，似门上了鸟微有声，疑为盗。呼僮不应，自起隔门罅窥之，乃日间所见女子也。知其相就，急启户拥以入。女子自言：“为守坟人女，家酷贫，父母并拙钝，恒恐嫁为农家妇。顷蒙顾盼，意不自持，故从墙缺至君处。君富贵人，自必有妇，倘能措百金与父母，则为妾媵无悔。父母嗜利，亦必从也。”举子诺之，遂相缱绻，至鸡鸣乃去。自是夜半恒至，妖媚冶荡，百态横生。举子以为巫山洛水不是过也。一夜来稍迟，举子自步月候之。乃忽从树杪飞下。举子顿悟，曰：“汝毋乃狐耶？”女子殊不自讳，笑而应曰：“初恐君骇怖，故托虚词。今情意已深，不妨明告。将来游宦四方，有一隐形随侍之妾，不烦车马，不择居停，不需衣食，昼可携于怀袖，夜即出而荐枕席，不愈于千金买笑耶？”举子思之，计良得。自是潜住书室，不待夜度矣。然每至秉烛，则外出，夜半乃返；或微露髻乱钗横状。举子疑之而未决。既而与其变童通；旋为二仆所窥，亦并与乱。庖人知之，亦续狎焉。一日，昼与变僮寝。举子潜扼杀之，遂现狐形，因埋于墙外。半月后，有老翁诣举子曰：“吾女托身为君妾，何忽见杀？”举子愤然曰：“汝知汝女为吾妾，

则易言矣。夫两雄共雌，争而相戕，是为妒奸，于律当议抵。汝女既为我妾，明知非人而我不改盟，则夫妇之名分定矣。而既淫于他人；又淫于我仆，我为本夫，例得捕奸。杀之，又何罪耶？”翁曰：“然则何不杀君仆？”举子曰：“汝女死则形见，此则皆人也。手刃四人，而执一死狐为罪案，使汝为刑官，能据以定讞乎？”翁俯首良久，以手拊膝曰：“汝自取也夫！吾诚不料汝至此。”振衣自去。举子旋移居准提庵，与慎思邻房。其妾童与狐尤昵，衔主人之太忍，具泄其事于慎思，故得其详。

吉木萨（乌鲁木齐所属也）屯兵张鸣凤调守卡伦（军营了望之名），与一菜园近。灌园叟年六十余，每遇风雨，辄借宿于卡伦。一夕，鸣凤醉以酒而淫之。叟醒大恚，控于营弁。验所创，尚未平。申上官，除鸣凤粮。时鸣凤年甫二十，众以为必无此事。或疑叟或曾窃污鸣凤，故此相报。然复鞫两造，皆不承，咸云怪事。有官奴玉保曰：“是固有之，不为怪也。曩牧马南山，为射雉者惊，马逸。惧遭责罚，入深山追觅。仓皇失道，愈转愈迷，经一昼夜不得出。遥见林内屋角，急往投之；又虑是盗巢，或见戕害，且伏草间覘情状。良久，有二老翁携手笑语出，坐磐石上，拥抱偎倚，意殊褻狎。俄左一翁牵右一翁伏石畔，恣为淫媾。我方以窥见阴私，惧杀我灭口，惴惴蜷缩不敢动。乃彼望见我，了无愧怍，共呼使出，询问何来；取二饼与食，指归路曰：‘从某处见某树转至某处，见深涧沿之行，一日可至家。’又指最高一峰曰：‘此是正南，迷即望此知方向。’又曰：‘空山无草，汝马已饥而自归。此间熊与狼至多，勿再来也。’比归家，马果先返。今张鸣凤爱六十之叟，非此老翁类乎！”据其所言，天下真有理外事矣。惟二翁不知何许人，遁迹深山，似亦修道之士，何以所为乃如此？因

忆《树屋书影》记仙人马绣头事，称其比及顽童，云中有真阴可采。是容成术，非但御女，兼亦御男。然采及老翁，有何裨益？即修炼果有此法，亦邪师外道而已，上真定无此也。

张助教潜亭言：昔与一友同北上，夜宿逆旅。闻乡卒乡祭有声，或在窗外，或在室之外间。初以为虫鼠，不甚讶。后微闻叹息，乃始栗然，侦之则无睹也。至红花埠，偶忘收笔砚，夜分闻有搁笔声。次早，几上有字迹，阴黯惨淡，似有似无。谛审，乃一诗，其词曰：“上巳好莺花，寒食多风雨。十年汝忆吾，千里吾随汝。相见不得亲，悄立自凄楚。野水青茫茫，此别终万古。”似香魂怨抑之语。然潜亭自忆无此人，友自忆亦无此人，不知其何以来也。程鱼门曰：“君肯诵是诗，定无是事。恐贵友讳言之耳。”众以为然。

同年胡侍御牧亭，人品孤高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。然性情疏阔，绝不解家人生产事，古所谓不知马几足者，殆有似之。奴辈玩弄如婴孩。尝留余及曹慕堂、朱竹君、钱辛楣饭，肉三盘，蔬三盘，酒数行耳，闻所费至三四金，他可知也。同年偶谈及，相对太息。竹君愤尤甚，乃尽发其奸，迫逐之。然积习已深，密相授受，不数月，仍故辙。其党类布在士大夫家，为竹君腾谤，反得喜事名。于是人皆坐视，惟以小人有党，君子无党，姑自解嘲云尔。后牧亭终以贫困郁郁死。死后一日，有旧仆来，哭尽哀，出三十金置几上，跪而祝曰：“主人不迎妻子，惟一身寄居会馆，月俸本足以温饱。徒以我辈剥削，致薪米不给。彼时以京师长随，连衡成局，有忠于主人者，共排挤之，使无食宿地，故不敢立异同。不虞主人竟以是死。中心愧悔，夜不能眠。今幸献所积助棺敛，冀少赎地狱罪也。”祝讫自去。满堂宾客之仆，皆相顾失色。陈裕斋因举一事曰：“有轻薄子见少妇独哭新坟下，走往挑之。少妇正色曰：‘实不相

欺，我狐女也。墓中人耽我之色，至病瘵而亡。吾感其多情，而愧其由我而殒命，已自誓于神，此生决不再偶。尔无妄念，徒取祸也。’此仆其类此狐欤！”然余谓终贤于掉头竟去者。

田侯松岩言：幼时居易州之神石庄（土人云，本名神子庄，以尝出一神童故也。后有三巨石陨于庄北，如春秋宋国之事，故改今名。今石在易州西南二十余里），偶与僮辈嬉戏马厰中。见煮豆之锅，凸起铁泡十数，并形狭而长。僮辈以石破其一，中有虫长半寸余，形如柳蠹，色微红，惟四短足与其首皆作黑色，而油然有光，取出犹蠕蠕能动。因一一破视，一泡一虫，状皆如一。又言：头等待卫常君青（此又别一常君，与常大宗伯同名），乾隆癸酉戍守西域，筑帐南山之下（塞外山脉，自西南趋东北，西域三十六国，夹之以居，在山南者呼曰“北山”，在山北者呼曰“南山”，其实一山也）。山半有飞瀑二丈余，其泉甚甘。会冬月冰结，取水于河，其水湍悍而性冷，食之病人。不得已，仍凿瀑泉之冰。水窍甫通，即有无数冰丸随而涌出，形皆如橄榄。破之，中有白虫如蚕，其口与足则深红，殆所谓冰蚕者欤？此与铁中之虫，锻而不死，均可谓异闻矣。然天地之气，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。极阳之内必伏阴，极阴之内必伏阳，八卦之对待，坎以二阴包一阳，离以二阳包一阴。六十四卦之流行，阳极于乾，即一阴生，下而为姤后；阴极于坤，即一阳生，下而为复。其静也伏斯敛，敛斯郁焉；其动也郁斯蒸，蒸斯化焉。至于化则生，生不已矣。特冲和之气，其生有常；偏胜之气，其生不测。冲和之气，无地不生；偏胜之气，或生或不生耳。故沸鼎炎熇、寒泉沍结，其中皆可以生虫也。崔豹《古今注》载，火鼠生于炎洲火中，绩其毛为布，入火不燃。今洋舶多有之，先兄晴湖蓄数尺，余尝试之。又《神异经》载，冰鼠生北海冰中，穴冰而居，啮冰而食，岁久大如象，

冰破即死。欧罗巴人曾见之，谢梅庄前辈戍乌里雅苏台时，亦曾见之。是兽且生于火与冰矣。其事似异，实则常理也。

数皆前定，故鬼神可以前知。然有其事尚未发萌，其人尚未举念，又非吉凶祸福之所关、因果报应之所系，游戏琐屑至不足道，断非冥籍所能预注者，而亦往往能前知。乾隆庚寅，有翰林偶遇乩仙，因问宦途。乩判一诗曰：“春风一笑手扶筇，桃李花开泼眼浓。好是寻香双蛱蝶，粉墙才过巧相逢。”茫不省为何语。俄御试翰林，以编修改知县。众谓次句隐用河阳一县花事。可云有验，然其余究不能明。比同年往慰，司閤者扶杖蹇{薛足}出。盖朝官仆隶，视外吏如天上人。司閤者得主人外转信，方立阶上，喜而跃曰：“吾今日登仙矣！”不虞失足，遂损其胫，故杖而行也。数日后，微闻一日遣二仆，而罪状不明。旋有泄其事者曰：“二仆皆谋为司閤，而先已有跛者。乃各阴饰其妇，俟主人燕息，诱而蛊之。至夕，一妇私具饼饵，一妇私煎茶，皆暗中摸索至书斋廊下。猝然相触，所贻俱倾；愧不自容，转怒而相诟。主人不欲深究，故善遣去。”于是诗首句三四句并验。此乩可谓灵鬼矣，然何以能前知（马夫人雇一针线人，曾在是家，云二仆谋夺司閤则有之，初无自献其妇意，乃私谋于一黠仆，黠仆为画此策，均与约：是日有暇，可乘隙以进。而不使相知，故致两败。二仆逐后，黠仆又党附于跛者，邀游妓馆。跛者知其有伏机，阳使先往待，而阴告主人往捕，故黠仆亦败。嗟乎！一州县官司閤耳，而此四人者互相倾轧，至辗转多方而不已。黄雀螳螂之喻，兹其明验矣。故附记之，以著世情之险）？此等事，终无理可推也。

余官兵部尚书时，往良乡送征湖北兵，小憩长辛店旅舍。见壁上有《归雁诗》二首，其一曰：“料峭西风雁字斜，深秋又送汝还家。可怜飞到无多日，二月仍来看杏花。”其二曰：

“水阔云深伴侣稀，萧条只与燕同归。惟嫌来岁乌衣巷，却向雕梁各自飞。”末题“晴湖”二字，是先兄字也。然语意笔迹皆不似先兄，当别一人。或曰：“有郑君名鸿撰，亦字晴湖。”

偶见田侯松岩持画扇，笔墨秀润，大似衡山，云其亲串德君芝麓所作也。上有一诗曰：“野水平沙落日遥，半山红树影萧条。酒楼人倚孤樽坐，看我骑驴过板桥。”风味翛然，有尘外之致。复有德君题语，云是卓悟庵作，画即画此诗意。故并录此诗，殆亦爱其语也。田侯云，悟庵名卓礼图，然不能详其始末。大抵沉于下僚者，遥情高韵，而名氏翳如。录而存之，亦郭恕先之远山数角耳。

古人祠宇，俎豆一方，使后人挹想风规，生其效法，是即维风励俗之教也。其间精灵常在，舐蚩如闻者，所在多有；依托假借，凭以猎取血食者，间亦有之。相传有士人宿陈留一村中，因溽暑散步野外。黄昏后，冥色苍茫，忽遇一人相揖。俱坐老树之下，叩其乡里名姓。其人云：“君勿相惊，仆即蔡中郎也。祠墓虽存，享祀多缺；又生列土流，歿不欲求食于俗辈。以君气类，故敢布下忱。明日，赐一野祭可乎？”士人故雅量，亦不恐怖，因询以汉末事，依违酬答，多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中语，已窃疑之；及询其生平始末，则所述事迹与高则诚《琵琶记》纤悉曲折，一一皆同。因笑语之曰：“资斧匮乏，实无以享君，君宜别求有力者。惟一语嘱君：自今以往，似宜求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中郎文集稍稍一观，于求食之道更近耳。”其人面颊彻耳，跃起现鬼形去。是影射敛财之术，鬼亦能之矣。

梁谿堂言：有客游粤东者，妇死寄柩于山寺。夜梦妇曰：“寺有厉鬼，伽蓝神弗能制也。凡寄柩僧寮者，男率为所役，女率为所污。吾力拒，弗能免也。君盍讼于神？”醒而忆之了

了，乃炷香祝曰：“我梦如是，其春睡迷离耶？意想所造耶？抑汝真有灵耶？果有灵，当三夕来告我。”已而再夕梦皆然。乃牒诉于城隍，数日无舛舛。一夕，梦妇来曰：“讼若得直，则伽蓝为失纠举，山神社公为失约束，于阴律皆获谴，故城隍踌躇未能理。君盍再具牒，称将诣江西诉于正乙真人，则城隍必有处置矣。”如所言，具牒投之。数日，又梦妇来曰：“昨城隍召我，谕曰：‘此鬼原居此室中，是汝侵彼，非彼摄汝也。男女共居一室，其仆隶往来，形迹嫌疑，或所不免。汝诉亦不为无因。今为汝重笞其仆隶，已足谢汝。何必坚执奸污，自博不贞之名乎？从来有事不如化无事，大事不如化小事。汝速令汝夫移柩去，同此案结矣。’再四思之，凡事可已则已，何必定与神道争，反激意外之患。君即移我去可也。”问：“城隍既不肯理，何欲诉天师，即作是调停？”曰：“天师虽不治幽冥，然遇有控诉，可以奏章于上帝，诸神弗能阻也。城隍亦恐激意外患，故委曲消弭，使两造均可以已耳。”语讫，郑重而去。其夫移柩于他所，遂不复梦。此鬼苟能自救，即无多求，亦可云解事矣。然城隍既为明神，所司何事，毋乃聪明而不正直乎？且养痍不治，终有酿成大狱时；并所谓聪明者，毋乃亦通蔽各半乎？

田白岩言：济南朱子青与一狐友，但闻声而不见形。亦时预文酒之会，词辩纵横，莫能屈也。一日，有请见其形者。狐曰：“欲见吾真形耶？真形安可使君见；欲见吾幻形耶？是形既幻，与不见同，又何必见。众固请之，狐曰：“君等意中，觉吾形何似？”一人曰：“当庞眉皓首。”应声即现一老人形。又一人曰：“当仙风道骨。”应声即现一道士形。又一人曰：“当星冠羽衣。”应声即现一仙官形。又一人曰：“当貌如童颜。”应声即现一婴儿形。又一人戏曰：“庄子言，姑射神人，

绰约若处子。君亦当如是。”即应声现一美人形。又一人曰：“应声而变，是皆幻耳。究欲一睹真形。”狐曰：“天下之大，孰肯以真形示人者，而欲我独示真形乎？”大笑而去。子青曰：“此狐尝称七百岁，盖阅历深矣。”

舅氏实斋安公曰：“讲学家例言无鬼。鬼吾未见，鬼语则吾亲闻之。雍正壬子乡试，返宿白沟河。屋三楹，余住西间。先一南士住东间。交相问讯，因沽酒夜谈。南士称：‘与一友为总角交，其家酷贫，亦时周以钱粟。后北上公车，适余在某巨公家司笔墨，悯其飘泊，邀与同居，遂渐为主人所赏识。乃抚余家事，潜造蜚语，挤余出而据余馆。今将托钵山东。天下岂有此无良人耶！’方相与太息，忽窗外呜呜有泣声，良久语曰：‘尔尚责人无良耶？尔家本有妇，见我在门前买花粉，诡言未娶，诳我父母，赘尔于家。尔无良否耶？我父母患疫先后歿，别无亲属，尔据其宅，收其资，而棺衾祭葬俱草草，与死一奴婢同。尔无良否耶？尔妇附粮艘寻至，入门与尔相诟厉，即欲逐我；既而知原是我家，尔衣食于我，乃暂容留。尔巧说百端，降我为妾。我苟求宁静，忍泪曲从。尔无良否耶？既据我宅，索我供给，又虐使我，呼我小名，动使伏地受杖。尔反代彼揪我项背，按我手足，叱我勿转侧。尔无良否耶？越余余，我财产服饰剥削并尽，乃鬻我于西商。来相我时，我不肯出，又痛捶我，致我途穷自尽。尔无良否耶？我歿后，不与一柳棺，不与一纸钱，复褫我敝衣，仅存一裤，裹以芦席，葬丛冢。尔无良否耶？吾诉于神明，今来取尔，尔尚责人无良耶？’其声哀厉，僮仆并闻。南士惊怖瑟缩，莫措一词，遽噉然仆地。余虑或牵涉，未晓即行。不知其后如何，谅无生理矣。因果分明，了然有据。但不知讲学家见之，又作何遁词耳。”

张浮槎《秋坪新语》载余家二事，其一记先兄晴湖家东楼

鬼（此楼在兄宅之西，以先世未析产时，楼在宅之东，故沿其旧名），其事不虚，但委曲未详耳。此楼建于明万历乙卯，距今百八十四年矣。楼上楼下，凡缢死七人，故无敢居者。是夕不得已开之，遂有是变，殆形家所谓凶方欤？然其侧一小楼，居者子孙蕃衍，究莫明其故也。其一记余子汝侏临歿事，亦十得六七，惟作西商语索逋事，则野鬼假托以求食。后穷诘其姓名、居址、年月与见闻此事之人，乃词穷而去。汝侏与债家涉讼时，刑部曾细核其积逋数目，具有案牘，亦无此条。盖张氏纪氏为世姻，妇女递相述说，不能无纤毫增减也。嗟乎！所见异词，所闻异词，所传闻异词，鲁史且然，况稗官小说。他人记吾家之事，其异同吾知之，他人不能知也。然则吾记他人家之事，据其所闻，辄为叙述，或虚或实或漏，他人得而知之，吾亦不得知也。刘后村诗曰：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唱蔡中郎。”匪今斯今，振古如兹矣。惟不失忠厚之意，稍存劝惩之旨，不颠倒是非如《碧云騞》，不怀挟恩怨如《周秦行记》，不描摹才子佳人如《会真记》，不绘画横陈如《秘辛》，冀不见槟于君子云尔。

亡儿汝侏，以乾隆甲子生。幼颇聪慧，读书未多，即能作八比。乙酉举于乡，始稍稍治诗，古文尚未识门径也。会余从军西域，乃自从诗社才士游，遂误从公安、竟陵两派入。后依朱子颖于泰安，见《聊斋志异》抄本（时是书尚未刻），又误堕其窠臼，竟沉沦不返，以讫于亡。故其遗诗遗文，仅付孙树庭等存乃父手泽，余未一为编次也。惟所作杂记，尚未成书，其间琐事，时或可采。因为简择数条，附此录之末，以不没其篝灯呵冻之劳。又惜其一归彼法，百事无成，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，存其名字也。

花隐老人居平陵城之东，鹊华桥之西，不知何许人，亦不

自道真姓字，所居有亭台水石，而蒔花尤多。居常不与人交接，然有看花人来，则无弗纳。曳杖伛偻前导，手无停指，口无停语，惟恐人之不及知、不及见也。园无隙地，殊香异色，纷纷拂拂，一往无际；而兰与菊与竹，尤擅天下之奇。兰有红有素，菊有墨有绿，又有丹竹纯赤，玉竹纯白。其他若方若斑，若紫若百节，虽非目所习见，尚为耳所习闻也。异哉，物之聚于所好，固如是哉！

士人某寓岱庙之环咏亭。时已深冬，北风甚劲。拥炉夜坐，冷不可支，乃息烛就寝。既觉，见承尘纸破处有光。异之，披衣潜起，就破处审视。见一美妇，长不满二尺，紫衣青裤，著红履，纤瘦如指，髻作时世妆，方爇火炊饭，灶旁一短足几，几上锡槃荧然。因念此必狐也。正凝视间，忽然一嚏。妇惊，触几灯覆，遂无所见，晓起，破承尘视之。黄泥小灶，光洁异常；铁釜大如碗，饭犹未熟也；小锡槃倒置几下，油痕狼藉。惟爇火处纸不燃，殊可怪耳。

徂徕山有巨蟒二，形不类蟒，顶有角如牛，赤黑色，望之有光。其身长约三四丈，蜿蜒深涧中。涧广可一亩，长可半里，两山夹之，中一隙仅三尺许。游人登其巔，对隙俯窥，则蟒可见。相传数百年前，颇为人害。有异僧禁制，遂不得出。夫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，似此亦无足怪。独怪其蜷伏数百年，而能不饥渴也。

泰安韩生，名鸣岐，旧家子，业医。尝夤夜骑马赴人家，忽见数武之外有巨人，长十余丈。生胆素豪，摇蕪鞚径过，相去咫尺，即挥鞭击之。顿缩至三四尺，短发蓬{髻会}，状极丑怪，唇吻翕辟，格格有声。生下马执鞭逐之。其行缓涩，蹒跚地上，意颇窘。既而身缩至一尺，而首大如瓮，似不胜载，殆欲颠仆。生且行且逐，至病者家，乃不见，不知何怪也。汶阳

范灼亭说。

戊寅五月二十八日，吴林塘年五旬时，居太平馆中，余往为寿。座客有能为烟戏者，年约六十余，口操南音，谈吐风雅，不知其何以戏也。俄有仆携巨烟筒来，中可受烟四两，蘸火吸之，且吸且咽，食顷方尽。索巨碗瀹苦茗，饮讫，谓主人曰：“为君添鹤算可乎？”其张吻吐鹤二只，飞向屋角；徐吐一圈，大如盘，双鹤穿之而过，往来飞舞，如掷梭然。既而嘎喉有声，吐烟如一线，亭亭直上，散作水波云状。谛视皆寸许小鹤，鹄鹑左右，移时方灭，众皆以为目所未睹也。俄其弟子继至，奉一觞与主人曰：“吾技不如师，为君小作剧可乎？”呼吸间，有朵云飘渺筵前，徐结成小楼阁，雕栏绮窗，历历如画。曰：“此海屋添筹也。”诸客复大惊，以为指上毫光现玲珑塔，亦无以喻是矣。以余所见诸说部，如掷杯放鹤、顷刻开花之类，不可殚述，毋亦实有其事，后之人少所见多所怪乎？如此事非余目睹，亦终不信也。

豫南李某，酷好马。尝于遵化牛市中见一马，通体如墨，映日有光，而腹毛则白如霜雪，所谓乌云托月者也。高六尺余，鬃尾髯然，足生爪，长寸许，双目莹澈如水晶，其气昂昂如群鸡之鹤。李以百金得之，爱其神骏，刍秣必身亲。然性至犷劣，每覆障泥，须施绊锁，有力者数人左右把持，然后可乘。按辔徐行，不觉其驶，而瞬息已百里。有一处去家五日程，午初就道，比至，则日未衔山也，以此愈爱之。而畏其难控，亦不敢数乘。一日，有伟丈夫碧眼虬髯，款门求见，自云能教此马。引就枥下，马一见即长鸣。此人以掌击左右肋，始弭耳不动。乃牵就空屋中，阖户与马盘旋。李自隙窥之，见其手提马耳，喃喃似有所云，马似首肯。徐又提耳喃喃如前，马亦似首肯。李大惊异，以为真能通马语也。少间，启户，引缰授李，马已

汗如濡矣。临行谓李曰：“此马能择主，亦甚可喜。然其性未定，恐或伤人，今则可以无虑矣。”马自是驯良，经二十余载，骨干如初。后李至九十余而终。马忽逸去，莫知所往。